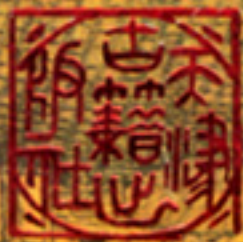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太平廣記

(第十一册)



中国古典名著  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· 文白对照全译 ·

# 太平广记

## 第十二册

卷二百七十六——卷三百

# 目 录

## 第十二册

### 第二百七十六卷 ..... 1

#### ● 梦一

周昭王 吴夫差 汉武帝 司马相如  
阴贵人  
张奂 郑玄 范迈 许攸 薛夏 蒋济  
周宣  
王戎 邹湛 陈桃 吕蒙 王穆 张天  
锡 张骏  
索充宋桶 苻坚 后赵宣咸 张甲 张  
茂 晋明帝  
冯孝将 徐精 商仲堪 商灵均 桓豁  
司马恬  
贾弼 王奉先 宗叔林 沙门法称 刘  
穆之  
徐羨之 沈庆之 明褒之 刘诞 袁愍  
孙 刘沙门  
诸仲务 孙氏 桓誓 张寻 徐祖 桓  
邈 周氏婢 何敬叔

### 第二百七十七卷 ..... 31

## ●梦二

阎英 宋琼 宋颖妻 卢元明 元渊

许超 北齐李广

萧铿 徐孝嗣 梁江淹 代宗

徐善

梦休征上

隋文帝 唐高祖 戴胄 娄师德 顾琮

天后

薛季昶 玄宗 魏仍 陈安平 李瞿昙

赵良器

奚陟 张鹭 裴元质 潘玠 樊系 吕

諲

## 第二百七十八卷 ..... 57

## ●梦三

梦休征下

张镒 楚实 杨炎 窦参 李逢吉 王

播 豆卢署

韦词 皇甫弘 杜牧 高元裕 杨敬之

卢贞犹子

国子监明经 薛义 郑光 宋言 曹确

刘仁恭

唐僖宗 刘檀 晋少主 辛寅逊 何致

雍 郭仁表

王珣 谢谔 崔万安 江南李令 毛贞

辅

## 第二百七十九卷 ..... 87

## ●梦四

梦咎征

萧吉 侯君集 崔湜 李林甫 杜玄

召蛟

李捎云 李叔霁 李诉 薛存诚 李伯  
伶 张瞻

于堇 卢彦绪 柳宗元 卫中行 张省  
躬 王恽

柳凌 崔暇 苏检 韦检 朱少卿 覃  
鹭 孟德崇

孙光宪 陆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

## 第二百八十卷 ..... 114

## ●梦五

鬼神上

炆帝 豆卢荣 杨昭成 扶沟令 王诸  
西市人

王方平 张诜 麻安石 阎陟 刘景复

## 第二百八十一卷 ..... 132

## ●梦六

鬼神下

李进士 侯生 袁继谦 邵元休 周藹  
郑起

朱拯 韦建 郑就

梦游上

樱桃青衣 独孤遐叔

## 第二百八十二卷 ..... 151

## ●梦七

梦游下

元稹 段成式 邢凤 沈亚之 张生

刘道济

郑昌图 韩确

## 第二百八十三卷 ..... 167

## ●巫

(厌咒附)

巫

师舒礼 女巫秦氏 杨林 来俊臣 唐

武后

阿来 雍文智 彭君卿 何婆 来婆

曾勤

阿马婆 白行简 许至雍 韦覲 高骈

厌咒

厌盗法 雍益坚 宋居士

## 第二百八十四卷 ..... 187

## ●幻术一

客隐游 天毒国道人 骞霄国画工 营

陵人

扶娄国人 徐登 周胗奴 赵侯 天竺

胡人

鞠道龙 阳羨书生 侯子光

## 第二百八十五卷 ..... 201

## ●幻术二

宋子贤 胡僧 祖珍俭 叶道士 河南

妖主

梁州妖主 明崇俨 刘靖妻 鼎师 李  
慈德  
叶法善 罗公远 北山道者 东明观道  
士 东严寺僧 荆术士 梵僧难陀 太  
白老僧

## 第二百八十六卷 ..... 220

●幻术三 张和 胡媚儿 中部民 板桥三娘子  
关司法  
长乐里人 陈武振 海中妇人 画工

## 第二百八十七卷 ..... 237

●幻术四 侯元 功德山 襄阳老叟 青城道士  
蜀都妇人

## 第二百八十八卷 ..... 248

●妖妄一 蔡诞 须曼卿 马太守 邳城人 纥干  
狐尾  
李恒 惠范 史崇玄 岭南淫祀 贺玄  
景  
瀛州妇人 薛怀义 胡僧宝严 胡超僧  
调猫儿鹦鹉 骆宾王 冯七姨 姜抚  
先生

## 第二百八十九卷 ..... 266

●妖妄二 李泌 纸衣师 明思远 周士龙 李长  
源

双圣灯 路神通 五福楼 鱼目为舍利  
目老叟为小儿 于世尊 捉佛光事 大  
轮咒  
陈仆射 解元龟 蔡旼 张守一

## 第二百九十卷 ..... 282

●妖妄三 吕用之 诸葛殷 董昌

## 第二百九十一卷 ..... 299

●神一 龙门山 太公望 四海神 延娟 齐桓  
公  
晋文公 郑繆公 晋平公 齐景公 妬  
女庙  
伍子胥 屈原 李冰 土羊神 梅姑  
秦始皇  
观亭江神 宛若 竹王 刘向 何比干

## 第二百九十二卷 ..... 319

●神二 栾侯 阳起 欧明 李高 黄原 贾逵  
李宪  
张璞 洛子渊 陈虞 黄翻 阳雍 钱  
祐 徐郎  
丁氏妇 阿紫

## 第二百九十三卷 ..... 337

●神三 度朔君 蒋子文 葛祚 虞道施 顾邵  
陈氏女



王表 石人神 圣姑 陈敏 费长房  
胡母班  
张诚之

## 第二百九十四卷..... 357

### ●神四

王祐 温峤 戴文谏 黄石公 袁双  
商康 贾充  
王文度 徐长 陈绪 白道猷 高雅之  
罗根生  
沈纵 戴氏女 孙盛 湛满 竺昙遂  
武曾  
晋孝武帝 简启之 王猛 封驱之

## 第二百九十五卷..... 377

### ●神五

王僧虔 陈慊 宫亭庙 安世高 曲阿  
神 谢奂  
李滔 树伯道 侯褚 卢循 陈臣 张  
舒 萧惠明  
柳积 赵文昭 河伯 邵敬伯 吴兴人  
刘子卿

## 第二百九十六卷..... 398

### ●神六

太室神 黄苗 龚双 萧总 萧岳 尔  
朱兆  
蒋帝神 临汝侯猷 阴子春 苏岭庙  
卢元明

董慎 李靖

## 第二百九十七卷 ..... 418

●神七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丹丘子   瀚海神   薛延陀   睦仁茜   兖  
州人

## 第二百九十八卷 ..... 436

●神八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柳智感   李播   狄仁杰   王万彻   太学  
郑生  
赵州参军妻

## 第二百九十九卷 ..... 449

●神九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韦安道

## 第三百卷 ..... 462

●神十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杜鹏举   河东县尉妻   三卫   李湜   叶  
净能  
王昌龄   张嘉祐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六 梦一

|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
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周昭王 | 吴夫差  | 汉武帝  | 司马相如 |
| 阴贵人 | 张 奂  | 郑 玄  | 范 迈  |
| 许 攸 | 薛 夏  | 蒋 济  | 周 宣  |
| 王 戎 | 邹 湛  | 陈 桃  | 吕 蒙  |
| 王 穆 | 张天锡  | 张 骏  | 索充宋桶 |
| 苻 坚 | 后赵宣咸 | 张 甲  | 张 茂  |
| 晋明帝 | 冯孝将  | 徐 精  | 商仲堪  |
| 商灵均 | 桓 豁  | 司马恬  | 贾 弼  |
| 王奉先 | 宗叔林  | 沙门法称 | 刘穆之  |
| 徐羨之 | 沈庆之  | 明褒之  | 刘 诞  |
| 袁愍孙 | 刘沙门  | 诸仲务  | 孙 氏  |
| 桓 誓 | 张 寻  | 徐 祖  | 桓 邈  |
| 周氏婢 | 何敬叔  |      |      |

### 周昭王

昭王即位三十年，王坐祗明之室，昼而假寐。忽白云蓊郁而

起，有人衣服皆毛羽，因名羽人。王梦中与语，问以上仙之术。羽人曰：“大王精智未开，求长生久视，不可得也。”王跪请绝欲之教。羽人乃以指画王心，应手即裂。王乃惊悟，而汗湿于衿席，因患心疾，即却膳撤乐。移于旬日，忽见所梦者来，语王曰：“先欲易王之心。”乃出方寸绿囊，中有药，名曰续脉丸补血精散，以手摩王之臆，俄而即愈。王即请此药，贮以玉缶，緘以金绳。以之涂足，则飞天地之外，如游咫尺之内。有得服之，后天而死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遗记》）

周昭王即位三十年了。一天，他坐在神殿里和衣小睡。忽见白云盛然而起，一个浑身长满羽毛的人飘然而至。昭王在梦中同那人对话，并询问成仙之道。那位羽人说：“大王尚未脱俗，想求长生不老，这是不可能的。”昭王跪下来，向羽人苦求脱俗绝欲之法。羽人就用指头划划昭王的心，那心便裂开了。昭王从梦中惊醒，汗水把袍子和坐垫都潮湿了，于是便患了心病。从此，他不吃不喝也不娱乐，十天一晃儿就过去了。一天，那位羽人忽然来到他的面前，并对他说：“我想先把大王的心变换一下。”说罢，拿出一方寸绿药囊，内装续脉丸补血精散。羽人用手按摩昭王的前胸。一会儿，昭王的病便全好了。昭王当即要下这药，装进玉缶里，并缠上金线。他用这药抹脚，就可以飞到云天外，而且像玩似的。昭王常常服食这药，终于活了老长时间才死。

## 吴夫差

吴王夫差夜梦三黑狗号，以南以北，炊甑无气。及觉，召群臣言梦，群臣不能解。乃召公孙圣。圣被召，与妻诀曰：“以恶梦召我，我岂欺心者，必为王所杀。”于是圣至，以所梦告之。圣曰：“王无国矣！犬号者，宗庙无主；炊甑无气，不食矣。”王果怒，杀之。及越兵至，王谓左右曰：“吾无道，杀公孙圣，汝可呼之。”于是三呼三应。吴卒为越所灭。（出《越绝书》）

吴王夫差晚上梦见三只黑狗叫，一会在南一会在北，炊甑也断了烟火。他醒来之后，立即召集群臣说梦，可是谁也解释不了。于是，夫差便召见公孙圣。公孙圣得到消息之后，便与妻子诀别，说：“大王因为作了恶梦召我去解，决非好事。可是我又不能说谎，必定被他杀害……”公孙圣来到殿前，夫差将自己作的梦告诉了他。公孙圣说：“大王要亡国了！狗叫，说明宗庙没了主人；炊甑无气，说明粮食已绝。”吴王果然大怒，杀了公孙圣。不久，越国兵马杀将过来，夫差对左右说：“我没有道理杀公孙圣啊，你们快唤他出来吧！”众人三呼公孙圣，公孙圣果然答应了三声。最后，吴国终于被越国灭掉了。

## 汉武帝

汉武帝梦大鱼，求去口中钩。明日游昆明池，见一鱼衔钩，

帝取钩放之。三日，池滨得明珠一双。（出《三秦记》）

汉武帝梦见一条大鱼，哀求他替自己摘掉口中的鱼钩。第二天，他游昆明池的时候，果然看见了一条衔着钩的大鱼。汉武帝急忙替它摘下鱼钩，把它放入水中。三天后，他在池边拾到了两颗明珠。

## 司马相如

司马相如，字长卿。将献赋而未知所为，梦一黄衣翁谓之曰：“可为《大人赋》，言神仙之事。”赋成以献，帝大嘉赏。（出《西京杂记》）

司马相如，字长卿。一天，他想作一首赋献上去却不知道怎么写好。晚上，梦见一位穿黄衣服的老人对他说：“你可作《大人赋》，谈谈神仙的事情。”司马相如醒来，照老人说的写成一赋献给了汉武帝，汉武帝大大地奖赏了他。

## 阴贵人

汉明帝阴贵人，梦食瓜甚美。时敦煌献异瓜种，名穹隆。父老云：“有道士从蓬莱得此种，食之不饥。”（出《王子年拾遗记》）

汉明帝时有一位阴贵人，作梦吃瓜，味道美极了。这时，恰巧赶上敦煌献来名叫穹隆的一种奇异的瓜籽。老人们说，有一位道士从蓬莱弄来的这种瓜籽，吃了它就再也不会觉得饥饿了。

## 张 奂

后汉张奂为武威太守。其妻梦帝与印绶，登楼而歌，觉以告奂。奂令占之。曰：“夫人方生男，复临此郡，命终此楼。”后生子猛。建安中，为武威太守，杀刺史邯鄯商，州兵围急，猛耻见擒，乃登楼自焚而死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东汉，张奂任武威太守。一天，他的妻子梦见皇帝给了她一方大印，高兴极了，登楼而歌。醒来，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张奂。张奂让人占了一卦，那人说：“夫人将来生了儿子，还得管理此地，而且会死在这座楼上。”后来，张奂的夫人真的生了个儿子，叫猛。建安年间，果然也做了武威太守。不久，他杀死刺史欲逃往邯鄯经商。刚要出城，便被官兵围住。他耻于被擒，就登楼自焚而死了。

## 郑 玄

郑玄师马融，三载无闻，融还之。玄过树阴下假寐，梦一人，以刀开其心，谓曰：“子可学矣。”於是寤而即返，遂洞精典籍。后东归，融曰：“诗书礼乐皆东矣。”（出《异苑》）

郑玄跟老师马融学习，三年没有学到什么。后来，马融让他回去。一日，郑玄在树荫下和衣小睡，梦见一个人用刀划开他的心，对他说：“你是完全可以使自己成为有学问的人！”郑玄睡醒后立即返回，不久就把所有的典籍弄懂弄通了。后来，他回了东方。马融叹了口气说：“诗书礼乐全去东方啦！”

## 范 迈

林邑谓紫磨金为上金，俗谓之杨迈金。范迈母梦人铺杨迈金席，与其生儿，儿生席色昭晰。后因生儿，名曰范迈，为林邑王。（出《林邑记》）

林邑国称紫磨金为上等金，民间叫它杨迈金。范迈的母亲当年梦见一个人铺杨迈金编的席子，跟她生下个儿子，生儿时席子金光四射，十分耀眼。后来，她就给儿子取名范迈，范迈长大以后成了林邑国的国王。

## 许 攸

许攸梦乌衣吏，奉漆案，案上有六封文书，拜跪曰：“府君当为北斗君，明年七月复有一案，四封文书，云：陈康为主簿。”觉后，适（适原作王。据许本改。）康至，曰：“今来当谒。”攸闻益惧。问康曰：我作道师，死不过作社公；今日得北斗、主簿，余为忝矣。”明年七月，二人同日而死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

许攸梦见黑衣小吏为他搬来一张漆案，案上有六封文书，那小吏向他拜跪说：“大人应当成为北斗府君。明年七月还有一张漆案，上面有四封文书，那是送给陈康的。”醒来后，陈康刚好赶到，并且说：“我今天是来拜见你的。”许攸更觉害怕。有顷，他对陈康说：“我问过法师，死后不过是土地神而已；今天能当北斗府君、主簿，岂不高攀了么？”第二年七月，他和陈康在同一天死去。

## 薛 夏

薛夏，天水人也，博学绝伦。母孕夏之时，梦有人遗一筐衣，云：“夫人必生贤明之子，为帝王所宗。”母记其梦之时。及生夏，年及弱冠，才术过人。魏文帝与之讲论，弥日不息，辞华旨畅，应对如流，无有凝滞。帝曰：“昔公孙龙称为辩捷，而迂诞诬妄，今子所说，非圣人言不谈，则子游、子贡之俦。不能过也。若仲尼在魏，复为入室焉。”帝手制书与夏，题云“入室生。”位至秘书丞。居甚贫，帝解御衣以赐之，以符先梦。名冠当时，为一代高士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遗记》）

薛夏是天水人，博学多才，举世无双。他母亲怀他的时候，梦见有人送来一箱衣服，说：“你一定能生个贤明的儿子，被帝王所尊崇。”母亲牢记起这个梦的时间，等生下了薛夏，长到二十岁左右时，就学识过人了。魏文帝与他谈论起来，整日不休息。他思想深刻，辞采华美，什么问题都难不倒。魏文帝说：“当年

公孙龙称为辩才，但他迂腐而又狂妄。今天你所说的，都是圣人之言，只有子游、子贡之辈才能赶得上。如果孔老夫子在魏国，也一定会进来看你的。”说罢。魏文帝亲手为他题字：“入室生”。后来成为秘书丞。他的家很穷，魏文帝解下自己的衣服赐给他。这与其母之梦相符。当时他的名气很大，成为一代风流人物。

## 蒋 济

魏蒋济为领军也。其妻梦亡儿涕泣言曰：“死生异路。我生时为卿相子孙，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，憔悴困辱，不可复言。今太庙西有孙阿者，将召为泰山令。愿母为白领军，嘱阿转我，今得乐处。”言讫，母遂惊寤。以白济，济曰：“梦不足凭耳。”明日，母复梦之，言曰：“我今来迎新君，止在庙下，未发之间，暂得归来。新君明日日中当发，临发多事，不得复归于此。愿重后之，何惜一试验也。”遂说阿形状，言甚备悉。天明，母又为言之曰：“昨又梦如此，虽知梦不足凭，何惜一验之乎？”济乃遣人诣太庙下，推问孙阿，果得之，形状如其梦。济乃涕泣曰：“几负我儿。”于是乃见孙阿，具语其事。阿不惧当死，而喜为泰山令，惟恐济言之不信也，乃谓济曰：“若诚如所言，某之愿也，不知贤郎欲得何职？”济曰：“随地下乐者与之。”阿许诺。言讫遣还，济欲速知其验，从领军门下至庙下，十步安一人，以传阿之消息。辰时传阿心痛，日中传阿亡。涕泣曰：“虽哀儿之不幸，见喜亡者之有知。”后月余，母复梦儿来告曰：“已得转为录事矣。”（出《列异传》）

蒋济是领军将军。一日，他的妻子梦见死去的儿子哭泣着说：“我与你们生死相隔。我活着的时候为将相子弟，今天在阴间却是泰山的小役卒，憔悴不堪，忍辱负重，简直没法说了！现在，在太庙西边有个叫孙阿的人，蒋被封为泰山县令。希望母亲转告父亲，嘱咐孙阿给我换个好地方。”儿子说完，母亲便惊醒了。她把这事告诉了丈夫。蒋济却说，梦是没有根据的。第二天，母亲又作了同样的梦，儿子说：“我今天是来迎接新县令的，住在太庙下，在出发前的间隙，暂得脱身归来。新县令明天中午出发，出发前的事务繁多，我不能再来这里。希望你再跟父亲说说，不妨试验一下……”然后他说出孙阿的模样，十分熟悉似的。天亮之后，母亲又把这事对父亲讲了，并说：“虽然说梦是没有根据的，但也不妨验证一下看看。”蒋济派人去太庙周围打听孙阿，果然找到了这个人，模样跟梦中说的一样。蒋济哭泣道：“差一点对不起我儿子啊。”于是，他找到孙阿，详细谈了此事。孙阿听说要当泰山令，一点也不怕死，只是担心蒋济的话不可信。他对蒋济说：“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当然愿意帮忙，可不知你儿子想干什么？”蒋济说：“你在阴间给他找个他喜欢干的差事吧。”孙阿答应下来。说完，蒋济便回到府中，为了快一点得到验证，他从领军门前到庙下，每十步安排一人，传递孙阿的消息。辰时时报告说孙阿心痛，中午就接到了孙阿的死讯。蒋济流泪道：“我虽然为儿子悲哀，但他让我找这位不怕死的人还是颇有见识的。”一个多月后，母亲又梦见儿子告诉她，自己已经转为掌管文书的录事了。

## 周 宣

魏周宣，字孔和，善占梦。或有问宣者：“吾梦乌狗。”宣曰：“君当得美食。”未几，复有梦乌狗，曰：“当堕车折脚。”寻而又云梦乌狗，宣曰：“当有火灾。”后皆如所言。其人曰：“吾实不梦，聊试君耳！三占不同，皆验，何也？”宣曰：“意形于言，便占吉凶。且乌狗者，祭神之物，故君初言梦之，当得美食也。祭祀即毕，则为所辄，当堕车伤折。车辄之后，必载以樵，故云失火。（出《魏志》）

魏国有个人叫周宣，字孔和，善于解梦。一日，有人对周宣说，我梦见了草扎的狗。周宣说，你能够得到美味的食品。不一会儿，那人说自己又梦见了草扎的狗。周宣说，你要从车上摔下来弄折脚。有顷，那人又说自己第三次梦见了草扎的狗。周宣说，这回你该有火灾。后来，正如周宣说的那样。那人道：“我其实没有作梦，只是想看看你的本事。三次虽然不同，可为什么都应验呢？”周宣说：“人的意念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，所以能占卜吉凶。乌狗是用来祭祀神灵的，所以你第一次说自己梦见了它，是应得到美味食品的。祭祀完毕，那乌狗也就被车轮碾轧，所以你会从车上摔下来弄坏脚。车轧之后，它只能当柴烧，所以我说你家要失火。”

## 王 戎

王戎梦有人以七枚榲子与之，著衣襟中。既觉得之，占曰：“榲，桑子也。”自后男女大小凡七丧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王戎梦见有人给他七颗榲子，他便揣入怀中。睡醒之后，怀中果然有七颗榲子。他占了一卦，结果说：“榲，桑（丧）子啊。”不久，他的七个儿女全死了。

## 邹 湛

邹湛梦一人拜，自称甄仲舒，求葬。湛觉，思之曰：舍西瓦土中人也。”乃取葬之。复梦其人来拜谢。（出《晋书》）

邹湛梦见一个人向他跪拜，说自己叫甄仲舒，请求为他安葬。邹湛醒来，心想：甄仲舒三个字，不就是“我乃舍西瓦土中人”么？于是，他在屋西瓦土中找到一个死人，将他重新安葬了。他又梦见那人来向他道谢。

## 陈 桃

虞翻注《易》，上奏曰：“臣郡吏陈桃，梦臣与道士相遇，散

发粗裘，付《易》六爻。（爻原作又。据明抄本改。）烧其三，以饮臣。臣乞尽吞之。道士言：‘易在天上，三爻（爻原作及。据明抄本改。）足以’。岂臣受命，应当知也。”（出《梦隼》）

虞翻注释易经，向皇帝奏道：“我手下有个叫陈桃的小吏，梦见我与道士相遇。那道士披头散发，衣衫褴褛。他给我易经中的六爻，被他烧了三爻，让我喝下去。臣请求把那三爻也吞下去。那道士却说：‘《易》在天上呢，地上有三爻足够了。臣子是受天之命，这一点是应当知道的。”

## 吕 蒙

吕蒙入吴，王劝其学。乃博览群籍，以《易》为宗。常在孙策坐酣醉，忽于眠中，诵《易》一部，俄而起惊。众人皆问之。蒙云：“向梦见伏羲、文王、周公，与我言论世祚兴亡之事，日月广明之道，莫不穷精极妙；未该玄言，政空诵其文耳。”众坐皆知蒙吃诵文也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遗记》）

吕蒙来到吴国，孙权劝他好好研究学问。他博览群书，并以易经为主，常在孙权身边谈经论道，有时还喝得酩酊大醉。一日，他在睡梦中忽然背诵易经一部。一会惊醒，大家都问他怎么回事儿。吕蒙说：“我在梦中见到了伏羲、文王和周公。他们跟我谈论国家兴亡之事，天地宇宙之理，观点都十分精辟绝妙。他们可

不是空发议论，仅仅背诵原文而已呵。”语惊四座，众人都知道吕蒙说梦话诵易经这件事了。

## 王 穆

洛阳王穆起兵酒泉，西伐索嘏，长史郭瑀谏，不从。夜梦乘青龙上天，至屋而止。觉叹曰：“屋字尸至也，龙飞屋上尸至，吾其死矣。”后果验。出（《前凉录》）

洛阳的王穆从酒泉发兵，向西讨代索嘏。长史郭瑀出面劝阻，王穆不听。晚上，他梦见自己乘青龙上天，刚到屋顶就停住了。他醒来叹道：“屋字就是尸至呵。龙飞屋上尸至，看来我得死了！”后来，果然应验了。

## 张天锡

张天锡在凉州。梦一绿色犬，甚长，从南来，欲咋天锡，床上避之，乃堕地。后苻坚遣苟苌者，绿地锦袍，从南来，攻入门，大破之。（出李产《集异传》）

张天锡在凉州梦见一只绿色的狗，特别高大，从南边扑来，想咬他，吓得他逃到床上想藏起来，结果却摔到地上。后来，前秦皇帝苻坚派苟苌杀来。那苟苌就穿着绿色锦袍，从南边攻进城

门，把凉州给破了。

## 张 骏

凉文王张骏，梦一人鬓眉皓白，自称子俞，曰：“地上之事付你，地下之事付我。”王寤问之，有侯子瑜先死。得其曾孙亮。为祈连令矣。（出《敦煌录》）

凉文王张骏，梦见一个鬓眉皆白的老人，自称叫子俞，对他说道：“地上的事情交给你，地下的事情交给我。”他醒来之后一打听，才知道有位叫子瑜的侯爷刚死，便得了个叫亮的曾孙子。原来，他是想祈求连任呵。

## 索充宋桶

索充梦一虏，脱上衣来诣充。索纁占曰：“虏去上半，下男字也。夷虏阴类，君妻当生男也。”已后果验。

又宋桶梦内中有一人著衣，桶一手把两杖，极打之。索纁占曰：“内中有人，是肉子也；两杖著之象，极打肉食也。”过三日，过三家，皆得肉食矣。（出刘彦明《敦煌录》）

索充梦见一个外夷的俘虏，脱了上衣来拜见自己。他请人算了一卦，说：“虏去上半身，下边是个男字。外夷的俘虏属于阴



类，指你妻子，意思是说你的妻子应该生个男孩儿。”以后果然应验了。

又有一个叫宋桶的人，梦见家内有个人在穿衣服，于是他一手拿两根棍子狠狠打去。醒来，他请人算了一卦，说：“内中有人，分明是肉字嘛；两杖呈筷子之象。这回你该有肉吃了！”他一连过了三天，走了三家，结果都吃到了肉。

## 苻坚

苻坚将欲南伐，梦满城出菜，又地东南倾。其占曰：“菜多，难为酱也。东南倾，江左不得平也。”（出《梦书》）

前秦皇帝苻坚想向南讨伐，晚上梦见城里长满蔬菜，而且大地向东南倾。第二天占了一卦，说：“菜多，难为酱（将）呵；大地东南倾斜，更说明江左难以夺取了。”

## 后赵宣咸

宣咸卒后五年，石虎梦见咸。涕泗嘱其子奋，曰：“非心力所达也。”通梦之言而有征：“奋今何在？”左右对曰：“为赵郡守。”于是即擢拜廷尉，为太常。才力不及父，因咸梦登列卿也。（出《赵书》）

宣咸死后五年，后赵皇帝石虎梦见了他。他哭啼着嘱咐儿子奋，说：“不是我心想着就能实现的呵。”石虎想，他这梦中之言是有求于我，便问：“奋现在什么地方？”手下人回答说当郡守呢。于是，石虎当即提升他为廷尉，掌管宗庙礼仪等。虽然奋的才华赶不上父亲，但却因父亲托的一个梦，而成为了九卿之一。

## 张 甲

张甲者，与司徒蔡谟有亲，侨住谟家。暂数宿行，过期不及。谟昼眠，梦甲云：“暂行，忽暴病，患心腹痛病，胀满不得吐下，某时死。”谟曰：“何以治之？”甲曰：“蜘蛛生断去脚，吞之则愈。”谟觉，使人往甲行所验之，果死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张甲跟司徒蔡谟有亲戚，寄居在蔡谟家中。开始几宿还不错，过些日子就不行了。一天，蔡谟白天睡着了，梦见张甲对他说：“我刚要走，忽然得了个急病，心腹疼痛，胀满想吐又吐不出来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。”蔡谟问道：“怎么能治呢？”张甲答道：“把活蜘蛛的腿弄掉，吞下去就好了。”蔡谟醒来，派人去张甲的住处检验，他果然已经死了。

## 张 茂

会稽张茂，尝梦大象，以问万推。曰：“君当为大郡，而不能善终。大象者大兽也，取诸其音，兽者守也。象以齿焚其身，

后必为人所杀。”茂永昌中，为吴兴太守。值王敦问鼎，执正不移，敦遣沈充灭之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会稽的张茂。曾经梦见过大象。他请人帮助解梦，说：你应当管理大郡的，但却不能善终。大象者大兽也，而兽就是守，取它的谐音嘛。大象因它的牙齿宝贵却毁坏了它的生命，将来必被人所杀。”张茂在永昌年间，任吴兴郡太守。等王敦掌管东晋大权时，他刚正不阿，王敦便派沈充把他灭掉了。

## 晋明帝

晋明时，献马者梦河神请之。及至，与帝梦同。即投河以奉神。始太傅褚裒，亦好此马。帝云：“已与河神。”及褚公卒，军人见公乘此马矣。（出孔约《志怪》）

晋明帝的时候，一位来献马的人梦见河神向他要这匹马。等他赶到殿前，一说，恰与晋明帝作的梦一样。于是，这马就被投进水里献给了河神。当初，太傅褚裒也想要这马，晋明帝说，已经送给河神了。等到褚裒死后，士兵们看见他骑着那匹马而行。

## 冯孝将

广平太守冯孝将，男马子。梦一女人，年十八、九岁，言

“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，不幸早亡，亡来四年，为鬼所枉杀。按生录，乃岁至八十余。今听我更生，还为君妻，能见聘否？”马子掘开棺视之，其女已活，遂为夫妇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广平太守冯孝将，有个儿子名叫马子。一日，马子梦见一个女子，十八九岁的样子，说：“我是前太守徐玄方的女儿，不幸夭折，死了四年后，又被鬼屈杀。按生死簿上讲，我能活到八十多岁。现在，听凭我再生一次，返回阳间作你的妻子，不知你肯不肯娶我？”第二天，这马子掘开那女子的棺材一看，那女子已经活了。于是，他俩便结成了夫妻。

## 徐 精

晋咸和初，徐精远行，梦与妻寝，有身。明年归。妻果产。后如其言矣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晋代咸和初年，徐精出远门的时候，梦见和妻子睡觉，并使她有了身孕。第二年，他从外地回到家，妻子果然生下个孩子。后来一问，一切都跟他说的一样。

## 商仲堪

商仲堪在丹徒，（丹徒原作舟。据《搜神记》及《异苑》七改）梦一人曰：“君有济物之心，岂能移我在高燥处，则恩及枯骨矣。”明日，果有一棺逐水。仲堪取而葬之于高冈，酹酒。其

夕，梦见其人来拜谢。（出《梦隽》）

商仲堪在丹徒县梦见一个人，对他说：“你既然有济困扶危的博爱之心，能不能把我挪到一个干燥的高地方？这样，你就对一具枯骨也有恩了。”第二天，果然顺水漂来一具棺材。商仲堪捞上来之后，又将他埋葬在山岗上，且用酒祭奠了他。当晚，商仲堪梦见那人前来感谢他。

## 商灵均

商灵均，义熙中，梦人来缚其身将去，形神乖散。复有一人云：“且置之，须作衡阳，当取之耳。”后除衡阳守，辞不得免，果卒官。（出《梦苑》。明抄本作《异苑》。）

晋义熙年间，商灵均作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人把他用绳子绑上就走，吓得他魂飞魄散。这时，又走出一个人来说：“放了他吧。衡阳还缺个太守，应当在那儿取他。”后来，商灵均果然被任命为衡阳太守，想推辞也不行，结果死在衡阳任上。

## 桓 豁

荆州刺史桓豁，所住斋中，见一人长丈余，梦曰：“我龙山之神，来无好意，使君既贞固，我当自去耳。”（出《甄异记》。许

本作出《述异记》。按今见《异苑》卷七)

荆州刺史桓豁住在自己的书房里。一日，他梦见一个人，足有一丈多高，对他说道：“我是龙山之神，这次来没有什么喜事，使君已经坚贞不移，我自然就会离去。”

## 司马恬

京口新城有邓艾庙，毁久。晋谯王司马恬为都督，梦一人自称邓公，求治舍宇。恬乃令与修造之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京城旁边有座邓艾庙，坍塌已经好长时间了。这时，晋谯王司马恬当上了都督。一天，他梦见一个人自称邓艾，请求他帮助修造一座房舍。第二天，司马恬就派人把那座邓艾庙重新建造起来。

## 贾 弼

河东贾弼为琅琊参军，夜梦一人，瘡黝大鼻眊目，请曰：“爱君之貌，换君之头，可乎？”梦中不获已，遂被换去。觉而人见者悉惊走。还家，家人悉藏。自此后能半而笑啼，两手足及口中，各题一笔书之，词翰俱美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河东的贾弼是琅琊郡的参军。晚上，他梦见一个人，样子长得很难看要求说：“我实在是太爱你的相貌了，想和你换换脑袋，可以吗？”因为在梦中不能够阻止，脑袋当即被那人换去。醒来之后凡是见到他的人全都吓跑了。回到家里，家里人也都吓得躲藏起来。从此以后，他能用半面脸哭笑，两手、两足及口中可以各拿一支笔写字，写出来的词章都很有文采。

## 王奉先

有贵人亡后，永兴令王奉先梦与之相对如平生。奉先问：“远有情色乎？”答云：“某日至某家，问婢。”后觉，问其婢，云：“此日某梦郎君来。”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有一个地位贵显的人死后，永兴县令王奉先梦见与他相对而坐，跟平时没什么两样。王奉先问道：“你们阴间也有男女之情吗？”那位贵人答道，哪天你有工夫去我家，一问我的婢女便知。王奉先醒来之后，便赶到他家去问他的婢女，婢女答说：“今天，我梦见了大人来到我家。”

## 宗叔林

晋阳守宗叔林得十头鳖，付厨曰：“每日以二头作臠。”其夜，梦十丈夫，皂布衣裤褶，扣头求哀。不悟而食二枚。明夜，又梦八人求命，方悟。乃放之，后梦八人来谢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晋阳太守宗叔林得到了十只老鳖，交给厨师说：“每天用二只鳖作肉羹。”当天晚上，他梦见十位汉子，穿黑色的布衣服，向他叩头并苦苦哀求。宗叔林没有醒悟，吃了两只老鳖。第二天晚上，又梦见八位汉子向他跪请饶命。这时，他才醒悟过来，把剩下的那八只鳖全放生了。后来，他梦见了那八个人前来道谢。

## 沙门法称

宋沙门法称，临终曰：有嵩（嵩原作松。据明抄本改。下同。）山人告我，江东刘将军应受天命。吾以三十二璧一饼为信物。”宋祖闻之，命僧惠义往嵩山。七日七夜行道，梦有一长须翁指示。及觉，分明忆所在，掘而得之。（出《冥祥记》）

北宋初年，佛门弟子法称，临死前说：“嵩山上有个人告诉我，江东的刘将军应当受命于天。我拿出三十二块宝玉和一饼金子为信物。”宋太祖听说了这件事，命令僧人惠义前往嵩山。路上走了七天七夜。最后这天夜里，惠义梦见了一位须发飘然的老人为他指示道路。等到他醒来的时候，还记得老人告诉他的那个藏宝的地方，结果一挖，就把那三十二块宝玉和一饼金全挖了出来。

## 刘穆之

刘穆之常渡扬子江宿，梦合两船为舫，上施华盖，仪饰甚盛，



以升天。既晓，有一姥问曰：“君昨夜有佳梦否？”穆之乃具说之，姥曰：“君必位居端揆。”言讫不见。后官至仆射丹阳尹，以元功也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穆之又梦，有人称刘镇军相迎。旦占之：“吾死矣，今岂有刘镇军耶？”后宋武帝遣人迎，共定大业。武帝时为镇军将军。（出《续异记》）

刘穆之曾在扬子江的船上过夜。一天晚上，他梦见两只船合拼成一只大游舫，上头盖着华丽的篷子，装饰得十分讲究，这游舫刚刚升天，天就亮了。这时，有一位老妇人问他说：“你昨天夜里是不是作了个美梦？”刘穆之以实相告。老妇人笑着说：“你一定能够当上宰相。”老妇人说完就不见了。后来，刘穆之果然位居仆射和丹阳尹等要职，真是功德圆满呵。刘穆之又作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人称呼他刘镇军，并笑脸相迎。早晨，他占了一卦后说：“我就要死了！这里哪有什么刘镇军呢？”后来，宋武帝派人来迎他进宫，与他共商国家大事。不久，他真的被封为镇军将军。

## 徐羨之

徐羨之为王雄少傅主簿。梦父作谓曰：“汝从今已后，勿渡朱雀桁，当贵。”羨之后行半桁，忆先人梦，回马。而以此除主簿，后果为宰相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徐羨之为王雄少傅当主簿。一天晚上，他梦见父亲对他说：“你从今往后，不再过朱雀桥，就能大富大贵。”后来，羨之有一次上了朱雀桥刚走一半，不由想起父亲托的那个梦，立刻策马返回。他因此被免去了主簿之职。后来，他记取这次教训，结果当上了宰相。

## 沈庆之

沈庆之，元嘉中，始梦牵鹵部入厕中，虽忻清道，而甚恶之。或为之解曰：“君必贵，然未也。鹵部者，富贵之容；厕中，所谓后帝也。君富贵不在今主矣。”后果中焉。（出《拾遗录》）

沈庆之是南北朝时宋文帝元嘉年间的人。一天夜里，他梦见自己带领仪仗队进到厕所里。虽然清洁，却使他十分厌恶。有人为他解梦说：“你一定会得到富贵。但是得等到将来。仪仗队是富贵的象征，厕所代表后帝的意思。所以说，你在当今皇帝在位时是得不到富贵的。”后来先帝死了，太子继位，他果然得到了富贵。

## 明褒之

元嘉九年，征北参军明褒之，有一从者，夜眠大魇。褒之自往唤之，顷间不能应。又失其头髻，三日乃寤。说云：“被三人捉足，一人髻之。忽梦见一道人，以丸药与之，如桐子，令以水

服之。”及悟，手中有药，服之遂瘥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，征讨北方的参军明褒之有一个随从，夜晚睡觉时惊吓得大叫起来。明褒之亲自去唤他，半天却不能应声。梳在头上的发髻也不见了。他三天之后才睡醒。对大家说：“我梦见自己被三人按住脚，一人割去发髻。忽然又梦见一位道士，掏出一丸药给我，那药象一颗梧桐子，并让我用水把它服下去。”等到醒了，大家这才看到他手中果然有一丸药，他服下之后病马上就好了。

## 刘 诞

竟陵刘诞，在广陵，左右直眠，梦人告之曰：“官须发为稍旄。”则觉已失发矣，如此数十人。（出《续异记》）

竟陵太守刘诞带人来到广陵。正当手下人都睡着了的时候，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，你的头发应该做长矛和旗帜呀。当他醒来时便已经失去了头发。像他这样的还有几十个人。

## 袁愍孙

袁愍孙，世祖出为海陵守，梦日堕身上，寻而追还，与机密。（出《拾遗记》）

袁愍孙这个人，在宋太祖时出任海陵郡守。一天，他梦见太阳落到自己身上。太祖很快把他召了回来，让他参与机密。

## 刘沙门

刘沙门居彭城，病亡。妻贫儿幼，遭暴风雨，墙宇破坏。其妻泣拥稚子曰：“汝父若在，岂至於此！”其夜梦沙门将数十人料理宅舍，明日完矣。（出《甄异记》）

刘沙门家住彭城，因病而死。撇下孤儿寡母，苦不堪言。一天，下了一场暴风雨，房子遭到严重破坏。妻子搂着小儿子哭泣着说：“你父亲如果还活着，咱们怎么也不致于落到这一步呵！”当夜，她梦见丈夫带领几十人前来修理房子。第二天她醒来一看，那房子果然修理完了。

## 诸仲务

诸仲务一女显姨，嫁为米元宗妻，产亡于家。俗闻产亡者，以墨点面。其母不忍，仲务密自点之，无人见者。元宗为始新县丞。梦妻来上床，分明新白妆面上有墨点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诸仲务有一个女儿叫显姨，嫁给米元宗为妻，因为生孩子难产死在家中。老百姓们说，凡因难产而死的女人，都应该在她脸

上点上墨汁。她的母亲不忍心这样做，诸仲务就悄悄地给她点上，没有让任何人看见。后来，米元宗当上了始新县令，梦见妻子来到眼前，分明看见她刚化了妆的脸上有墨点。

## 孙 氏

有孙氏求官，梦双凤集其两拳，以问占者宋董。曰：“凤凰非梧桐不栖。非竹实不食。卿当大凶，非苴杖，即削杖。”后孙氏果遭母丧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有个姓孙的人总想当官。一天，他梦见一对凤凰落在自己的两只手上。醒来之后，他去问算命先生宋董。宋董说：“凤凰不是梧桐树不落，不是竹子的种子不吃。看来，你要遭大难了。你不是得拿居父丧的苴杖，就得拿居母丧的削杖。”后来，他果然死了母亲。

## 桓 誓

桓誓字明期，居豫章时，梅玄龙为太守，先已病矣，誓往看之。语玄龙云：“吾昨夜忽梦见君，着丧衣来迎我。”经数日，复梦如前，云：“二十八日当拜。”二十七日，桓忽中恶，就玄龙索麝香丸。玄龙（玄龙二字原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闻，令作凶具。二十七日桓亡。二十八日龙卒。（出《续搜神记》）

桓誓，字明期。他住豫章郡的时候。梅玄龙当太守。一天，梅玄龙在桓誓之前先病倒了，桓誓前去看望他，并对玄龙说：“我昨天晚上忽然梦见你身穿丧衣来迎接我。”过了几天之后，桓誓又作了那样的梦，并梦见梅玄龙说二十八日再相见。二十七日那天，桓誓忽然也病倒了，派人向梅玄龙要麝香丸。玄龙听说了这件事，便吩咐下人赶紧准备棺材。二十七日桓誓病故，二十八日梅玄龙也死了。

## 张 寻

巴西张寻梦庭生一竹，节相似。都为一门。以问竺法度，云：“当暴贵，但不得久矣。”果然如其所言。（出《述异记》。明抄本作《异苑》）

巴西郡的张寻梦见院子里长出一棵竹子，那竹子每节都一样长，且长成了一个门形。为此，张寻去请教竺法度，回答说：“你能够大富大贵，但却不能长久。”后来，果然像他说的那样。

## 徐 祖

嘉兴徐祖幼孤，叔隗养之如所生。隗病，祖营作甚勤。是夜，梦二人来云：“汝叔应合死也。”祖叩头祈请哀愍。二人云：“念汝如此。为活之。”祖觉，叔乃瘥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嘉兴县的徐祖幼年成了孤儿，被叔叔徐隗收养，待他如亲生儿子一样。忽一日，徐隗病倒了。徐祖跑前跑后更加勤快。当夜，徐祖梦见二个人对他说：“你叔叔应该死了。”徐祖急忙跪下磕头，祈求免他叔叔一死，样子十分悲伤。那二人说：“看在你如此孝顺的份上，那就让他活下去吧。”徐祖醒来，他叔叔的病已经好了。

## 桓 邈

桓邈为汝南，郡人赍四乌鸭作礼。大儿梦四乌衣人请命。觉，忽见鸭将杀，遂救之，买肉以代。还梦四人来谢而去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桓邈为汝南郡太守。一天，手下人送来四只黑色的鸭子作礼物。当夜，他的大儿子梦见四个穿黑衣服的人请求他救命。醒来之后，忽然看见那四只鸭子就要被杀，急忙救了下来，并买来几斤肉顶替。事后，他还梦见那四个人前来道谢呢。

## 周氏婢

陈留周氏婢入山取樵，倦寝。忽梦一女子，坐中谒之曰：“吾目中有刺，愿乞拔之。”及觉，忽见一棺中有髑髅，眼中草生，遂与拔之。后于路旁得双金指环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陈留县老周家的婢女上山砍柴，因劳累过度便睡着了。忽然，她梦见一个女子坐在面前拜道：“我眼睛里有刺，请你帮我拔去吧！”婢女立刻醒来，忽然看见一口棺材，棺内有具骷髅，头骨眼中已生出草，她当即拔了下来。后来，她在路边捡到了一对金戒指。

## 何敬叔

何敬叔少奉法，作一檀像，未有木。先梦一沙门纳衣杖锡来云：“县后何家桐甚良。”觉，如梦求之，果得。（出《冥祥记》）

何敬叔少年就敬爱佛学，想做一个檀木佛像供起来，却没有木头。这时，他梦见一个和尚穿着粗布衣拄着禅杖来说：“县城后面何家的梧桐树就很好。”何敬叔醒来，照梦中的地点去寻找，果然找到了一片梧桐树。

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七 梦二

|     |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-|-----|
| 闫英  | 宋琼  | 宋颖妻  | 卢元明 |
| 元渊  | 许超  | 北齐李广 | 萧铿  |
| 徐孝嗣 | 梁江淹 | 代宗   | 徐善  |

### 梦休征上

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隋文帝 | 唐高祖 | 戴胄  | 娄师德 |
| 顾琮  | 天后  | 薛季昶 | 玄宗  |
| 魏仍  | 陈安平 | 李瞿昙 | 赵良器 |
| 奚陟  | 张鹭  | 裴元质 | 潘玠  |
| 樊系  | 吕諲  |     |     |

### 闫英

后魏闫英为肥城令，梦日堕所居黄山水中，林人以车牛挽致不出，英抱戴而归。后至散骑常侍。（出《梦隼》）

后魏时，闫英当上了肥城县令。一天，他梦见太阳落进他所居住的黄山下的水中，村里人用牛车拉也拉不出来，闫英急忙上前将那太阳抱入怀中回家了。后来，他的官职一直升到尊贵的散骑常侍。

## 宋 琮

后魏宋琮母病，冬月思瓜。琮梦见人与瓜，觉。得之手中。时称孝感。（出《梦隽》）

后魏，宋琮的母亲病危，三九天想吃西瓜。宋琮晚上作了个梦，梦见有人给他一个西瓜。醒来之后，他果然得到了那个西瓜。当时，人们都说，这是因为他的孝心感动了上苍。

## 宋颖妻

后魏宋颖妻邓氏，亡十五年。忽梦亡妻向颖拜曰：“今被处分为高崇妻，故来辞。”流涕而去。数日崇卒。（出《梦隽》）

后魏，宋颖的妻子邓氏已经死了十五年。一日，他忽然梦见妻子向自己拜道：“我今天已经分配给高崇作妻子了，所以向你告别。”说完大哭而去。几天之后，高崇就死了。

## 卢元明

后魏卢元明，字幼章，为中书侍郎。孝武永熙末，乃居洛东缑山。时元明梦友（友字原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人王由携酒就之言别。赋诗为赠。及觉，忆其诗十字云：“自兹一去后，朝市不复游。”元明叹曰：“由性不狎俗，旅寄人间，乃有今梦。诗复如此，必有他故也。”经三日，果闻由为乱兵所害。寻其亡日，乃是发梦之夜焉。（出《梦记》）

后魏有位卢元明，字幼章，任中书侍郎。孝武帝永熙末年，他住在洛东的缑山。一天，卢元明梦见朋友王由带着酒而来，与他告别。王由一边喝酒一边赋诗赠给他。卢元明醒来之后，还能想起他诗中的十个字：“自兹一去后。朝市不复游。”卢元明长叹一声道：“王由一向清高而不媚俗，如同暂居凡世的仙人，所以我才有这个梦。他写出了这样的诗句，看来一定有什么不测了。”过了三天，卢元明果然听说王由已被乱兵杀害了。查一查他死的日子，正好是卢元明作梦的那天夜里。

## 元 渊

后魏广阳王元渊，梦著衮衣倚槐树，问占者杨元稹。元稹言：“当得三公。”退谓人曰：“死后得三公耳，槐字木旁鬼。”果为朱荣所杀，赠司徒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后魏广阳王元渊，梦见自己穿着礼服倚在槐树上。第二天，他问占卜的人杨元稹，杨元稹说：“你能够做‘三公’高官。”背后，他又对人说：“这可得等他死后才能得到。槐字，不就是木旁边的鬼吗？”不久，元渊果然被朱荣所杀，死后才被封为司徒。

## 许 超

许超梦盗羊入狱，问杨元稹，元稹曰：“当得城阳令。”后封城阳侯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许超梦见自己因为偷羊而被关进监狱。醒后他问杨元稹这是怎么回事，杨元稹说：“你能当城阳县令。”后来，他真的被封为城阳侯。

## 北齐李广

北齐侍御史李广，博览群书。修史。夜梦一人曰：“我心神也。君役我太苦，辞去。”俄而广疾卒。（出《独异志》）

北齐，侍御史李广，广览群书，知识渊博。一日，他因编纂史籍太累而睡着了。梦中有一人说：“我是你的心神呵，你把我役使得太苦，我不得不走了！”很快，李广便因病而死。

## 萧 铿

齐宜都王铿年七岁，出阁，陶弘景为侍读。八九年中，甚相接遇。后铿遇害。时弘景隐山中，梦铿来，惨然言别曰：“某今命过，无罪，后三年。当生某家。”弘景访之以幽中事，多秘不出。及觉，即使人至都参访，果与梦符。弘景因此著《梦记》。（出《梦记》）

南朝齐宜都王萧铿，七岁那年就受藩封，陶弘景作侍读。在八九年时间里，二人相处得很好。后来，萧铿被害。当时，陶弘景躲在山里，梦见萧铿来了，神情凄惨地告别说：“我今生的寿命就算到头了。但因无罪，再过三年，我还能生在我们家。”陶弘景想问问阴间的事情，可他怎么也不肯讲。醒来之后，陶弘景半信半疑。三年之后，他派人去宜都一打听，果然跟梦中说的一样。因此，陶弘景写了一本《梦记》。

## 徐孝嗣

徐孝嗣，字始昌。曾在率府，昼卧北壁下。梦两童子，遽云：“移公床。”孝嗣惊起，壁有声，行数步而壁倒，压床。（出《谈薮》）

徐孝嗣，字始昌。他曾经住在帅府里。一天，他白日躺在北墙下，梦见了两个童子，急忙说要挪动他的床。徐孝嗣惊醒起来，听见墙壁有动静，刚跑几步那墙就倒了，压住了他的那张床。

## 梁江淹

宣城太守济阳江淹少时，尝梦人授以五色笔，故文采俊发。后梦一丈夫，自称郭景纯，谓淹曰：“前借卿笔，可以见还。”探怀得五色笔，与之。自尔淹文章蹶矣。故时人有“才尽”之论。（出《南史》）

南朝梁时，宣城太守济阳的江淹，小时候曾经梦见有人送给他一支五色笔，所以文采飞扬，才气横溢。后来，他又梦见一个人，自称叫郭景纯，对他说：“从前借给你的那支笔，现在该还我了吧？”江淹从怀中掏出五色笔，还给他。从那时起江淹的文章越来越差，所以人们便有了“江郎才尽”的说法。

## 代宗

李辅国恣横无君，代宗渐恶之。因寝，梦登楼，见高力士领数百铁骑，以戟刺辅国，流血洒地，前后歌呼，自北而去。遣谒者问其故，力士曰：“明皇之命也。”帝觉，不辄言。及辅国为盗所杀，帝异之，方以其梦话于左右。（出《杜阳杂编》）

李林甫横行无忌，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，代宗渐渐讨厌他了。一天，代宗睡觉时梦见自己登上楼去，忽见高力士带领数百兵马，用戟刺向李林甫，血洒在地上，前后欢呼着向北而去。代宗派人去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高力士说，这是唐明皇的命令啊。代宗惊醒过来，什么也没有说。等到李林甫被强盗所杀之后，代宗感到十分惊异，这才把那个梦告诉了身边的人。

## 徐 善

江南伪中书舍人徐善，幼孤，家于豫章。杨吴之克豫章，善之妹为一军校所虏。既定，军校得善，请以礼聘之。善自以为旧族，不当与戎士为婚，固不许，乃强纳币焉，悉掷弃之。临以白刃，亦不惧，然竟虏之而去。善即诣杨都，求见吴杨渥而诉之。时渥初嗣藩服，府廷甚严，僭拟王者。布衣游士，旬岁不得一见。而善始至白沙，渥夜梦人来言曰：“江西有秀才徐善，将来见公。今在白沙逆旅矣，其人良士也。且有情事，公可厚遇。”且即遣骑迎之。既至，礼遇甚厚，且问所欲言，善具白其妹事。即命赎归于徐氏。时歙州刺史陶雅闻而异之，因辟为从事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江南五代杨吴的中书舍人徐善，自幼父母双亡，住在豫章郡。吴王杨行密攻克豫章之后，徐善的妹妹被一个军官掳去。既成事实后，那军官找到徐善，并送来定亲的聘礼。徐善觉得自己是旧朝的人，不宜与他结亲，因此没有答应。那军官把钱币硬塞

给他，全被他扔了。接着，军官又把刀架到他脖子上，可他一点不怕。那军官便把他妹妹带走了。徐善立刻赶到都城告状，想找杨渥诉说一番。而当时杨渥刚掌大权，制度极严，深居简出，普通百姓一年也难见他一面。徐善到江西的白沙这一日，杨渥晚上梦见有人来对他说：“江西有位秀才叫徐善，想来见你，现在白沙的旅舍里。这人不但有才华，而且有事陈请，你要好好地待他。”天亮之后，杨渥立即派人去请徐善。徐善来到都城，受到很高的待遇。杨渥问他想对自己说什么，徐善便把妹妹被抢走的事情讲了。杨渥当即命令那位军官把徐善的妹妹还给徐家。当时，歙州刺史陶雅听说了这件事十分惊异，便任命徐善为从事。

## 梦休征上

### 隋文帝

隋文帝未贵时，常舟行江中。夜泊中，梦无左手。及觉，甚恶之，及登岸。诣一草庵。中有一老僧，道极高。具以梦告之。僧起贺曰：“无左手者，独拳也，当为天子。”后帝兴建此庵为吉祥寺。居武昌下三十里。（出《独异志》）

隋文帝未发迹的时候，常常乘船在江中漂游。一天夜泊时，他梦见自己的左手没了。醒来之后，他十分不悦，上岸后，走进一座小草屋。屋里有一位老和尚，道法极高。隋文帝把自己的梦



告诉了他。老和尚听罢站起身来祝贺道：“没有左手就是独拳（权）呵，你能够成为皇帝！”后来，隋文帝登基后便在此建起一座寺庙，称为吉祥寺。这寺庙在武昌下游三十里处。

## 唐高祖

唐太宗为秦王时，年十八，与晋阳令刘文靖首谋之夜。高祖梦堕床下，见遍身为虫蛆所食，甚恶之。咨询于安乐寺智满禅师。师俗姓贾氏，西河人也，戒行高洁。师曰：“此可拜乎！夫床下者，陛下也。群明食者，所谓群生共仰一人活耳。”高祖嘉其言。又云：“贫僧颇习《易》，以卦之象，明夷之兆。按《易》曰，巽在床下，纷若无咎，而早吉晚凶。斯固体大，不可以小，小则败。大则济，可作大事。以济群生，无往不亨，乃必成乎。”高祖动容曰：“虽蒙善诱，未敢当。”禅师眎秦王曰：“郎君与大人并叶兆梦，是谓干父之蛊，考用无咎。天理人事，昭然可知，不可固拒，天之与也。天与不取，必受其咎。无乃不可乎？”高祖拜而谢曰：“弟子何幸，再烦郑重丁宁之意，敢不敬从。”（出《广德神异录》）

唐太宗做秦王的时候，只有十八岁。他与晋阳县令刘文靖第一次密谋起事的那天晚上，高祖梦见自己掉到了床下，浑身爬满了蛆虫，令人作呕。第二天，他向安乐寺智满禅师询问这是吉是凶。智满禅师姓贾，是西河人，修养很深。禅师说：“你应该朝天拜谢呀！床下，就是陛下之意；蛆虫吃你，就是百姓共同仰仗

你一个人才能够生活。”高祖赞许地点点头。智满禅师又说：“我对《易经》十分熟悉，能够用卦象来解释事物的征兆。按易经所说，巽在床下，杂乱不堪，仿佛没有什么凶事，其实是先吉后凶。你虽然身材高大，但不能做小事，做小事必然失败。你应该做大事，做大事必然成功。如果你为民济世，会非常顺利地取得成功。”高祖听罢，非常激动地说：“虽然感谢你的好心诱导，但我实不敢当。”禅师又斜眼看了唐太宗一眼，说：“对你的梦所作的解释，和那些成大器的同在一页书上，都是要动干戈冒犯父王的罪行，但经考察都将成功的，你不能拒绝。倘若上天要给予你的，你如果拒绝，那是要受到惩罚的。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”高祖听罢拜谢道：“弟子有什么功德，又劳你郑重地叮嘱了一番，我怎敢不恭恭敬敬地从命呢？”

## 戴 胄

戴胄素与舒州别驾沈裕善。胄以唐贞观七年死。至八年八月，裕在州，梦其身行于京师义宁坊西南街。每见胄著故弊衣，面容甚悴，见裕悲喜。问公生平修福，今者何为？答曰：“吾昔误奏杀人，吾死后，他人杀羊祭我。由此二事，辩答辛苦，不可具言。今亦势了矣。”因谓裕曰：“吾平生与君善友，竟不能进君官位，深恨于怀。君今自得五品，文书已过天曹，相助欣庆，故以相报。”言毕而寤，向人说之，冀梦有征。其年冬，裕入京参选。有铜罚，不得官。又向人说所梦无验。九年春，裕将归江南，行至徐州，奉诏书，授裕五品，为婺州治中。（出《冥报记》）

戴胄向来跟舒州的别驾沈裕相好。戴胄于唐贞观七年死去。第二年八月，沈裕在舒州梦见戴胄走在京城义宁坊西南街上。只见他穿着过去那件破衣服，面容十分憔悴。看见沈裕，戴胄又悲又喜。沈裕问他一向可好，现在做什么。戴胄回答道：“我过去由于误奏一本，错杀了好人；我死之后，别人杀羊祭奠我。由于这样两件事情，把我折腾得好苦，真是苦不堪言。今天，事情总算过去了。”接着，他又对沈裕说：“我平生跟你那么好，竟然不能帮助你晋升，心中十分遗憾。今天，你终于升为五品官了，命令已经从天曹发出，我来是给你报喜的。”戴胄又庆贺了一番。说完话，沈裕便醒过来，把这件事对别人讲了，希望这梦能够成真。当年冬天，沈裕又进京等待分配。有铜罚，不得官。于是，他又对别人说自己作的梦不灵。贞观九年春天，沈裕要回到江南去，走到徐州时，皇帝的命令到了，封沈裕为五品官，任婺州治中。

## 娄师德

娄师德布衣时，常因沉疾，梦一人衣紫，来榻前再拜曰：“君疾且间矣，幸与其偕去。”即引公出。忽觉力甚捷，自谓疾愈。行路数里，见有廨署，左右吏卒，朱门甚高，曰：“地府院。”惊曰：“何地府院而在人间乎？”紫衣者对曰：“冥道固与人接迹，世人又安得而知之？”公入其院，吏卒辟易四退。见一空室，曰“司命署”。问职何如？对曰：“主世人禄命之籍也。”公因窃视之，有书数千幅，在几上。傍有绿衣者，称为案椽。公命出己之籍，按取一轴以进，公阅之，书己名，载其禄位年月，周历清贯，出入台辅，寿凡八十有五。览之喜，谓案椽曰：“某一布衣耳，无

饥冻足矣，又安敢有他望乎？”言未毕，忽有一声沿空而下，震撼檐宇。案椽惊曰：“天鼓且动，君宜疾归，不可留矣。”闻其声，遂惊悟，始为梦游耳。时天已曙，其所居东邻有佛寺，击晓钟。盖案椽所谓天鼓也。是日疾亦间焉。后入仕历官，咸如所载者。及为西京（明抄本京作凉）帅，一日，见黄衣使者至阁前曰：“冥途小吏，奉命请公。”公曰：“吾尝见司命之籍，纪吾之位，当至上台，寿凡八十有五，何为遽见命耶？”黄衣人曰：“公任某官时，尝误杀无辜人，位与寿为主吏所降，今则穷矣。”言讫，忽亡所见。自是卧疾，三日乃薨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娄师德还是普通百姓的时候，常常患病。一日，他梦见一个紫衣人来到床前，拜了又拜说道：“你的病就快好了，先跟我走一趟吧。”随即把他引出来。忽然，娄师德觉得自己力气很大，脚步敏捷，病已经好了。走了好几里路，看见前面有一座官府，周围站着吏卒，大红门相当高。紫衣人说：“这是地府的大院。”娄师德吃了一惊，说：“地府的大院为什么会在人间？”紫衣人回答说：“阴间的道路和阳间人们的足迹原本是相连的呵，可世人又怎么知道呢？”娄师德进了院子，吏卒们急忙闪到一旁。他看见一座空房子，叫“司命署”。他问这里面是管什么的？回答说是放世人禄名寿命籍册的。娄师德于是偷偷看了一眼，只见里面有几千册书，均放在几案上，旁边有穿绿衣服的人守护，这人被称为案椽。娄师德让他拿出自己的籍册。案椽取出一册递给他。他一看，只见书上有自己的名字，上面写着当官进爵的时间，一切都写得详详细细，而且可以活到八十五岁。他看后大喜，对案椽

说：“我一个小老百姓，饿不着冻不着就足够了，怎么敢有这样的奢望呢？”话没说完，忽然听到一个声音从空中降下，把屋檐震得直响。案椽一惊说：“这是天鼓在响，你得赶紧回去，不可久留。”听见这声音，娄师德便惊醒了，才知道方才是梦游。这时，天已经亮了，他家的东边有一座佛寺，正在击钟，这钟声就是案椽所说的天鼓了。当天，他的病就好了。后来，他走入仕途，步步高升，正像自己籍册上所载的那样。他一直成为西京的大元帅。一天，他看见一个黄衣使者来到楼前说：“我是阴间的小吏，奉命来请你。”他说：“我曾经看见过自己的禄命簿，记载着我的官位，寿命是八十五岁，成为上台星，怎么这么急就想要我的命呢？”黄衣人说：“你在当某个官的时候，曾错杀过无辜的人。你的官位与寿命是我的上司给的，现在他那里已经没有了。”说完娄师德便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从此卧床不起，三天后就死了。

## 顾 琮

顾琮为补阙，尝有罪系诏狱，当伏法。琮一夕忧愁，坐而假寐。忽梦见其母下体，琮愈惧，形于颜色。流辈问，琮以梦告之，自谓不祥之甚也。时有善解者贺曰：“子其免乎？”问何以知之？曰：“太夫人下体，是足下生路也。重见生路，何吉如之。吾是以贺也。”明日。门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，竟得免。琮后至宰相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顾琮任补阙之职时曾经受牵连被判有罪，皇帝下诏将他投

入监狱，当判死刑。顾琮忧惧不已，和衣小睡。这时，他忽然梦见母亲的阴部，惊恐万状，脸都变了色。同狱的人问怎么回事，顾琮便把梦告诉了他们，自以为这是大不祥之兆。当时，有位善于解梦的人却向他祝贺道：“你的死罪要免了。”顾琮问何以见得？那人说：“你母亲的阴部，本是你出生之路；你重又看见生路，这不是大吉大利吗？我就是因为这向你祝贺呵。”第二天，门下侍郎薛稷奏请皇帝说，顾琮之罪与事实不符，应当翻案。于是，顾琮竟然免于一死，后来还当了宰相。

## 天 后

唐则天后梦一鸛，羽毛甚伟，两翅俱折。以问宰臣，群公默然。内史狄仁杰曰：“鸛者陛下姓也。两翅折者，陛下二子，庐陵相王也。陛下起此二子，两翅全也。”武承嗣、武三思连项皆赤。后契丹围幽州，檄朝廷曰：“还我庐陵相王来。”则天乃忆狄公之言曰：“卿曾为我占梦。今乃应矣。朕欲立太子，何者为得？”杰曰：“陛下内有贤子，外有贤侄，取舍详择，断在圣衷。”则天曰：“我自有圣子，承嗣、三思是何疥癣。”承嗣等惧，掩耳而去。即降敕追庐陵，立为太子，充元帅。初募兵，无有应者。闻太子行，北邙山头皆兵满，无容人处。贼自退散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，皇后武则天梦见一只鸛，羽毛丰满，两只翅膀却折断了。醒来，她问宰相和大臣们这是怎么回事，众人沉默不语。内史狄仁杰说：“鸛者。陛下的姓呵。两翅膀折断，是说陛下的

两个儿子，现在却在庐陵郡做相王。你如果能起用这两个儿子，两翅膀就全了。”听罢他的话，武则天的两个侄子武承嗣、武三思连脖子都红了。后来，契丹人围住幽州，向朝廷下了一道檄文，说：“还我庐陵相王来！”于是，武则天回忆起狄仁杰的话来，心想，他曾经为我解梦，今天果然应验了。她说：“我想立太子，谁行呢？”狄仁杰说：“陛下内有贤子，外有贤侄，选择谁你可要认真考虑，最后还得由你定。”武则天说：“我当然要立我的儿子，承嗣、三思算什么东西？！”听她这么一说，承嗣等害怕了，乘人不备跑掉了。武则天随即降旨相王李旦，立为太子。他出任大元帅，开始招兵的时候，没有几个应招的。后来听说了太子的德行，北邙山头站满了来应招的新兵，再也容不下了。见状，敌人自己就退回去了。

## 薛季昶

唐薛季昶为荆州长史，梦猫儿伏卧于堂限上，头向外。以问占者张猷，猷曰：“猫儿者爪牙，伏门限者。阃外之事，君必知军马之要。”未旬日，除桂州都督岭南招讨使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，薛季昶任荆州长史。一日，他梦见小猫趴在屋前门槛上，脑袋向外张望。他问占卜的人张猷，张猷说：“猫儿即爪牙，也就是指武将；趴在门槛上，就是说在想家外之事。看来，你一定掌握指挥兵马的要柄。”不到十天，薛季昶便出任桂州都督和岭南招讨使。

## 玄 宗

玄宗尝梦落殿，有孝子扶上。他日以问高力士，力士云：“孝子素衣，此是韦见素耳。”帝深然之。数日，自吏部侍郎拜相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玄宗曾经梦见自己从殿上跌下来，有个孝子又把他扶上去。日后，他问高力士这是怎么回事，高力士说：“孝子穿素衣，这是指韦见素呵。”玄宗深感有理。几天之后，韦见素就从一个吏部侍郎成为了宰相。

## 又

玄宗梦入井，有一兵士，著绯襦，背负而出。明日。使于兵号中寻访，总无此人。又于苑中搜访，见一掌关，着绯襦，便引见。上问：“汝昨夜作何梦？”对曰：“从井中背负日出登天。”上睹其形状，与梦相似。乃问：“汝欲官乎？”答曰：“臣不解作官，臣家贫。”遂敕赐钱五百千。（出《定命录》）

玄宗梦见自己掉进井里，有一个兵士，穿着带裆的红裤子，将他背了上来。第二天，他派人到营房里寻找，怎么也找不到这个人。又派人到禁苑搜寻，见到了一个把门的，穿着带裆的红裤



子，便被领来见皇帝。玄宗问他昨天晚上作的什么梦，回答说：“我梦见自己从井里把太阳背上了天。”玄宗上前看他的容貌，与自己梦见的那个人很像，就问道你想不想作官呀？那人回答说：“我不懂作官的事情，我家很穷呵。”随即，玄宗赐给他五百贯钱。

## 魏 仍

魏仍与李龟年同选。相与梦。魏梦见侍郎李彭年，使人唤，仍于铨门中侧耳听之。龟年梦有人报，侍郎注与君一畿丞。明日共解此梦，以为门中侧耳是闻字，应是闻喜。果唱闻喜尉，李龟年果唱蕲州蕲县丞。仍后贬齐安郡黄冈尉，准敕量移。乞梦，梦拾得一毛蝇子。与李龟年占议，云：“毛字千下有七，应去此一千七百里。”如其言。（出《定命录》）

魏仍与李龟年同去应选，等待量才授官。晚上，他们各自作了一个梦。魏仍梦见侍郎李彭年被人唤去说话，自己在考场门里侧耳聆听。李龟年梦见有人报告说，侍郎建议给一个畿丞之职。第二天他们共同来解昨晚的梦，认为门中侧耳是个闻字，应该是闻喜。果然，魏仍被封为闻喜尉，李龟年被封为蕲州蕲县县丞。魏仍后来被贬为齐安郡黄冈县尉。他尊命上任，却不知此行多远。晚上，他又想作梦，结果梦见一毛蝇子。第二天和李龟年占卜并议论起来，李说：“毛字千下有七，那地方离这里有一千七百里呀！”结果跟他说的一样。

## 陈安平

给事中陈安平子，年满赴选。与乡人李仙药卧，夜梦十一月养蚕。仙药占曰：“十一月养蚕，冬丝也。君必送东司。”数日，果送吏部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给事中陈安平的儿子，年满应选，等待量才授官。临行前，他与同乡李仙药睡在一起，晚上梦见自己十一月养蚕。醒来，仙药为他占了一卦，说：“十一月养蚕。冬丝（东司）也！看来你一定会被送到吏部了！”几天之后，他果然被送到了吏部。

## 李瞿昙

饶阳李瞿昙，勋官番满选。夜梦一母猪极大。李仙药占曰：“母猪，狔主也。君必得屯主。”数日，果如其言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饶阳有位李瞿昙，参加有功之官的选任。晚上，他梦见一头老母猪，极大。李仙药占卦后说：“母猪，就是狔主呵。你一定能够得到屯主的职位。”几天之后，正如他说的一样，李瞿昙做了屯主。

## 赵良器

赵良器尝梦有十余棺，并头而列。良器从东历践其棺，至第十一棺破，陷其脚。后果历任十一政，至中书舍人卒。高适任广陵长史，尝谓人曰：“近梦于大厅上，见叠累棺木，从地至屋脊。又见旁有一棺，极为宽大，身入其中，四面不满。不知此梦如何？”其后累历诸任，改为詹事，亦宽漫之官矣。（出《定命录》）

赵良器曾经梦见有十余口棺材，并排摆在地上。他从东依次踩着棺材走，到第十一口时，那棺材破了，他的脚陷了进去。后来，他果然历任十一个职务，最后官至中书舍人时死了。高适任广陵郡的长史，曾对人说：“我最近梦见大厅里叠放着一堆棺材，从地上摆到屋顶。又看见旁边还有一口棺材，特别宽大，如果躺进去，周围能空好大地方。不知道这个梦怎么样？”他从此以后一连担任了好多个职务，最后改为执掌皇后、太子家事的詹事，也是个清闲自在的官。

## 奚 陟

奚侍郎陟，少年未从官，梦与朝客二十余人，就一厅中吃茶。时方甚热，陟东行首坐，茶起西，自南而去。二碗行，不可得至，奚公渴甚，不堪其忍。俄有一吏走入，肥大，抱簿书近千余纸，以案致笔砚，请押。陟方热又渴，兼恶其肥，忿之，乘高推其案

曰：“且将去。”浓墨满砚，正中文书之上，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，无不沾污。及惊觉。夜索纸笔细录，藏于巾笥。后十五年，为吏部侍郎。时人方渐以茶为上味，日事修洁。陟性素奢，先为茶品一副，余公卿家未之有也。风炉越瓯，碗托角匕，甚佳妙。时已热，餐罢，因请同舍外郎就厅茶会。陟为主人，东面首侍。坐者二十余人。两瓯缓行，盛又至少，揖客自西而始，杂以笑语，其茶益迟。陟先有痼疾，加之热乏，茶不可得，燥闷颇极。逡巡，有一吏肥黑，抱大文簿，兼笔砚，满面沥汗，遣押。陟恶忿不能堪，乃于阶上推曰：“且将去。”并案皆倒，正中令史面，及簿书尽污。坐客大笑。陟方悟昔年之梦。语于同省。明日，取所记事验之，更无毫分之差焉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奚陟现为侍郎。在他少年未作官时，曾梦见和来访的二十余位客人，坐在一个厅中喝茶。当时正热，奚陟坐在从东面数的头一个座位上，茶从西面开始敬，向南而去。两碗端上来，奚陟没有得到，渴得厉害，实在难以忍受了。一会儿，有一个小吏走上前来，长得又高又胖，抱着一摞子簿书，在案几上摆下笔砚，请大家签名。奚陟又热又渴，又讨厌那小吏的样子，便斥责他说：“你快下去吧！”说完一推案几，浓浓的墨水正溅在文书上面，并把小吏的衣服、手脚和脸全弄黑了。于是，他惊醒了。当夜他要来笔墨，把梦中的情景详细记录下来，藏在放衣物的竹器里。十五年之后，奚陟任吏部侍郎。这时人们才渐渐把茶视为上品，一天比一天讲究起来。奚陟日常颇为奢侈。他置了一套上好的茶具，连公卿家中也没有。风炉越瓯，碗托角匕，十分美妙。夏天

又到了，吃完午餐，他请客人在厅中喝茶。奚陟是主人，坐了东面头一个坐位。在坐的共有二十余人。两个茶碗上的极慢，装的又少，还得请客人从西面开始喝，再加上说说笑笑，这茶更显上得慢了。奚陟先前就有病，加上天热，茶又喝不上，又是急躁又是烦闷。过了一会，有一个又黑又胖的小吏，抱着一摞文簿走了进来。他把笔砚摆好，满脸是汗，请大家签名。奚陟气忿已极，就站在台阶上推了那小吏一把：“你快下去吧！”这时案几忽然倒了，墨水泼了他一脸，文簿也全都染污了，客人们见状大笑。奚陟这才想起当年那个梦。这两件事是多么相同呵。第二天，奚陟取出当年那个梦的记录一对照，更没有半点差别。

## 张 鸞

张鸞曾梦一大鸟，紫色，五彩成文，飞下，至庭前不去。以告祖父，云：“此吉祥也。昔蔡衡云：‘凤之类有五，其色赤文章凤也，青者鸾也，黄者鹓雏也，白者鸿鹄也，紫者鸞鸞也。’此鸟为凤凰之佐，汝当为帝辅也。”遂以为名字焉。鸞初举进士，至怀州，梦庆云复其身。其年对策，考功员外骞味道，以为天下第一。又初为岐王属，夜梦著绯乘驴。睡中自怪，我衣绿裳，乘马，何为衣绯却乘驴。其年应举及第，授鸿胪丞，未经考而授五品。此其应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张鸞曾梦见一只大鸟，紫色的，从天空中飞下来，落在他家门前不愿离去。他告诉了祖父，祖父说：“这是吉祥的征兆呵！当

年蔡衡说：‘凤的种类有五种，其中红色的是凤，青色的是鸾，黄色的是鸛雏，白色的是鸿鹄，紫色的叫鸞鸾凤凰。’这鸟是凤凰的辅鸟，你将来能够辅佐帝王执政呵。”于是就给他取了张鸞这个名字。张鸞中了进士之后，来到怀州，梦见吉祥之云盖在他的身上。这一年他应答朝廷的策问，主考官认为他颇有见地。算得上天下第一，随即又成为岐王的属下。晚上，他梦见自己穿着红衣服骑在毛驴上。睡梦中他还责怪自己，我应该穿绿衣裳骑在马上呵，怎么能穿着红衣裳骑在驴上呢？当年科举又考中了，被授予鸿胪丞一职。后来没用考试又授他五品官。这便应了他的那个梦。

## 裴元质

河东裴元质初举进士。明朝唱策，夜梦一狗从窠出，挽弓射之，其箭遂斨。以为不祥，问曹良史，曰：“吾往唱策之夜，亦为此梦。梦神为吾解之曰：‘狗者第字头也，弓第字身也，箭者第竖也，有斨为第也。’”寻而唱第。果如梦焉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河东的裴元质初试科举中了进士。第二年进京对策，晚上梦见一只狗从洞里钻出来，他急忙拉弓射它，那箭却撇到了一旁，觉得这是不祥之兆。醒来去问曹良史，曹良史回答说：“我那年进京对策的时候，也作过这样的梦。梦见神仙为我解梦说，狗即犬，犬字的左体写法就是第字的头；弓是第字的身子；箭者是第字那个竖；有撇才念第呵。”上殿后他果然对答如流，唱策中第，

梦应验了。

## 潘 玠

潘玠自称，出身得官，必先有梦。与赵自勤同选，俱送名上堂，而官久不出。后玠云，已作梦，官欲出矣。梦玠与自勤同谢官，玠在前行，自勤在后。及谢处，玠在东，公在西，相视而笑。其后三日，果官出。玠为御史，自勤为拾遗。同日谢。初引，玠在前先行，自勤在后。入朝，则玠于东立，自勤于西立，两人遂相视而笑。如其梦焉。（出《定命录》）

潘玠自己说，每当参加考试获得官职前，必先有梦予兆。那年，他和赵自勤同去应试，都把考卷呈上堂，结果却好长时间没有公布。后来潘玠说，已经作梦了，结果就要公布了。他梦见与赵自勤都被选中了，二人一同来谢主考官，自己前面走，赵自勤在后面跟着。来到堂前，潘玠在东，赵自勤在西，二人相视而笑。几天之后，考试的结果终于出来了，潘玠被封为御史，赵自勤被封为拾遗。他们同一天向主考官致谢。主考官将二人引荐给皇帝，潘玠走在前面，赵自勤跟在后面。来到殿上，潘玠站在东侧，赵自勤站在西侧，二人随即相视一笑，跟作的梦一样。

## 樊 系

员外郎樊系，未应举前一年，尝梦及弟。榜出，王正卿为榜

头。一榜二十六人。明年方举，登科之后，果是王正卿为首。人数亦同。系又自校书郎调选，吏部侍郎达奚珣，深器之，一注金城县尉。系不受。达奚公云：“校书得金城县尉不作，便作何官？”系曰：“不敢嫌畿尉，但此官不是系官。”经月余，本铨更无缺与换，抑令入甲，系又不伏。其时崔异于东铨注泾阳尉，缘是优缺，不授。异，尚书崔翹之子。遂别求换一缺，适遇系此官不定。当日榜引，达奚谓云：“不作金城那，与公改注了。公自云合得何官耶？”系云：“梦官合带阳字。”达奚叹曰：“是命也。”因令唱示，（示原作云，据明抄本改）乃泾阳县令。（出《定命录》）

员外郎樊系，在未考科举的前一年，曾经做梦考中了。试榜贴出来，王下卿为第一名。这一榜一共二十六个人。第二年考试，考中之后，果是王正卿第一名。人数也一样。樊系又从校书郎调往别的地方。吏部侍郎达奚珣说：“你不想做金城县尉，还要做什么官？”樊系说：“不敢嫌弃县尉官小。只因为这个官不是我当的。”经过一个多月选择衡量，没有空出来可以给他调换的官职。准备让他入甲，他还是不接授。这时候崔异被选择为泾阳县尉，因为这是个不太好的官职，没有给他。崔异是尚书崔翹的儿子。要求换一个别的空缺官职。正好遇上樊系的官职没定，当天就定下来写在簿上。达奚对樊系说：“不做金城县尉吧，我给你改派到别上了。你自己说说你就人应该得到什么官职吧？”樊系说：“我的梦中说官职应该带个阳字。”达奚叹着说道：“这才是命啊！”于是命手下人宣布，果然是泾阳县尉。



## 吕 諲

吕諲尝昼梦地府所追，随见判官。判官云：“此人勋业甚高，当不为用。”諲便仰白：“母老子幼，家无所主。”控告甚切，判官令将过王。寻闻（闻原作问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左右白王：“此人已得一替。”问替为谁？云是蒯适。王曰：“蒯适名士，职当其任。”遂放諲。諲时与妻兄顾况同宿。即觉，为况说之。后数十日，而适摄吴县丞，甚无恙。而况数玩諲。以为欢笑。适月余罢职，修第於吴之积善里。忽有走卒冲入，谒云：“丁侍御传语，令参三郎。”适云：“初不闻有丁侍御，为谁？”卒曰：“是仙芝。”适曰：“仙芝卒于余杭，何名侍御？”卒曰：“地下侍御耳。”适恶之曰：“地下侍御，何意传语生人。”卒曰：“兼令相追，不独传语。名籍已定，难可改移。”适求其白丁侍御：“己未合死，乞为求代。”卒去复来，云：“侍御不许，催令促装。”因中疾，数日而死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吕諲曾在大白天梦见自己被阴曹地府的人追捕，被拉去见判官。判官说：“这人功劳和业绩都很高，不能召他到阴间来任用。”吕諲便抬起头述说道：“我母亲老了而孩子还小，家中没有主人怎么行？”他说的恳切。判官去问阎王。一会儿，就听手下人对阎王说：“此人已经找到了一个替身。”阎王问替身是谁，回答说是蒯适。阎王说：“蒯适是位名士，让他担任这个职务吧。”吕諲随即被放了回来。当时，吕諲与妻子的哥哥顾况住在一起，

醒来之后便将这梦对他讲了。几十天之后，蒯适当吴县县丞，什么病也没有。顾况便几次逗吕諲，跟他开玩笑。蒯适干了一个多月便被免职，于吴县积善里修建府第。忽然有一个士兵冲进他家，拜道：“丁侍御传令，让我来参见于你。”蒯适说：“我不知道有个丁侍御呵，他是谁？”士兵说叫他丁仙芝，蒯适说：“丁仙芝死于余杭，怎么成了侍御？”士兵说：“阴间的侍御呵。”蒯适不悦地说：“阴间的侍御，为什么还要传话给活人？”士兵说：“想让你与他相随。不单是传话，名籍已经定下来了，很难更改。”蒯适求他对丁侍御说，自己尚不该死，请代为说情。士兵去后又回来，说：“侍御不允许，催你马上准备出发。”于是，蒯适便得了病，几天之后就死了。

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八

## 梦三

### 梦休征下

张 鎰 楚 实 杨 炎 窦 参  
李逢吉 王 播 豆卢署 韦 词  
皇甫弘 杜 牧 高元裕 杨敬之  
卢贞犹子 国子监明经 薛 义 郑 光  
宋 言 曹 确 刘仁恭 唐僖宗  
刘 檀 晋少主 辛夤 何致雍  
郭仁表 王 珣 谢 谔 崔万安  
江南李令 毛贞辅

### 梦休征下

张 鎰

张鎰，大历中守工部尚书判度支，因奏事称旨，代宗面许宰

相，恩泽甚厚。张公日日以冀，而累旬无信。忽夜梦有人自门遽入，抗声曰：“任调拜相。”张公惊寤，思中外无其人，寻译不解。有外甥李通礼者，博学善智。张公因召面示之，令研其理。李生沉思良久，因贺曰：“舅作相矣。”张公即诘之，通礼答曰：“任调反语饶甜，饶甜无逾甘草，甘草独为珍药，珍药反语，即舅名氏也。”公甚悦。俄有走马吏报曰：“白麻下。”公拜中书侍郎平章事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张镒于唐大历年间，在朝廷任工部尚书判度支，因为奏事称职，代宗皇帝当面许诺要封他为宰相。从此，代宗待他特别好。张镒天天盼望着下诏书，但几十天过去也没有消息。忽一日，他晚上梦见有人推门急忙而入，大声说道：“恭喜你调任拜相了！”张镒惊醒，想屋里屋外都没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有个外甥叫李通礼，博学多才，十分聪明，张镒便将他招呼来，当面讲出自己的梦，让他琢磨一下其中的奥妙。李通礼沉思良久，祝贺道：“舅舅要作宰相了！”张镒当即又问了一句何以见得？通礼回答说：“任调的反语是饶甜，饶甜不能超过甘草，甘草独自为一种珍药。珍药的反语就是舅舅的名氏了！”张镒大喜。有顷，有走马吏来报告说：“诏书下。”张镒果然被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，也就是拜相了！

## 楚 实

著作佐郎楚实，大历中，疫疠笃重，四十日低迷不知人。后

一日，忽梦见黄衣女道士至实前，谓之曰：“汝有官禄，初未合死。”因呼范政将药来。忽见小儿，持琉璃瓶，大角碗泻药。饮毕便愈。及明，许叔冀令送药来。实疾久困，初不开目。见小儿及碗药，皆昨夜所见，因呼小儿为范政。问之信然。其疾遂愈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大历年间，楚实任著作佐郎，掌撰拟文字。忽一日，他染上疾病病得很厉害，四十多天低烧昏迷，不省人事。后来有一天，他忽然梦见一个黄衣女道士来到面前，对他说：“你有官禄之命，现在还不该死。”随即唤范政把药端上来。这时忽然看见一个小孩儿，拿着琉璃瓶，和一大角碗泻药。楚实喝完便好了。天亮之后，许叔冀派人送药来。楚实病时间太久颇困倦，开始连眼睛也睁不开。当他看见小孩儿和药碗时，都与梦里见到的一样。他喊小孩儿为范政，再一问果然不错。他的病立刻就好了。

## 杨 炎

故相国杨炎未仕时，尝梦陟高山之巅，下瞰人境，杳不可辨。仰而视之，见瑞日在咫尺，红光赫然，洞照万里。公因举左右手以捧之，炎燠之气，如热心目。久而方寤，视其手，尚沥然而汗。公异之，因语于人，有解者曰：“夫日者，人君像也。今梦登山以捧日，将非登相位而辅人君乎？”其后杨公周历清贯，遂登相位，果叶捧日之祥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死去的老宰相杨炎未当官时，曾梦见自己登上高山之顶，俯视人间，茫茫一片，什么也分不清。他抬头看去，见太阳就在眼前，红光闪烁，普照万里。杨炎于是举起双手把它捧起来。那太阳滚烫滚烫的，一直热到他的心中。好长时间他才醒来。他看看自己的手，还直冒汗呢。杨炎感到惊异，便告诉了别人。有人解梦说：“太阳，本来是帝王的象征。他如今梦见自己登山捧日，这不是要当宰相辅佐皇帝吗？”后来，杨炎官运亨通，终于拜相。果然验证梦见登山捧日是很吉祥的呵。

## 窦参

贞元中，相国窦参为御史中丞。尝一夕梦德宗召对于便殿，问以经国之务。上喜，因以锦半臂赐之。及寤，奇其梦，默而念曰：“臂者庇也，大邑所以庇吾身也。今梦半臂者，岂上以我叨居显位，将给半俸，俾我致政乎？”蹙然久之。因以梦话于人，客有解曰：“公之梦祥符也。且半臂者，盖被股肱之衣也。今公梦天子赐之，岂非上将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？”明日，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唐贞元年间，窦参为御史中丞。他曾梦见德宗皇帝召他来到便殿，问他治国之道。听了他的回答，皇帝大喜，于是赐给他半臂锦缎。窦参醒来，觉得奇怪，默默地念叨着：“臂者庇护呵，大权才所以落在我的身上。今梦见半臂，难道说皇帝看我身居显位，将要给一半俸禄，对我执政不放心吧？”他十分忧虑，后来

把这梦告诉了别人。有人为他解梦说：“你的梦是个祥兆呵！半臂锦缎，也就是裹胳膊和大腿的衣服；胳膊和大腿常被视为得力助手。今天你梦见皇帝赐半臂锦缎，这不是说他要你将最得力助手一职委任于你吗？”第二天，窦参果然被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，拜了相。

## 李逢吉

李逢吉未掌纶诰前，家有老婢好言梦，后多有应。李公久望除官，因访于婢。一日，婢至惨然，公问故，曰：“昨夜与郎君作梦不好，意不欲说。”公强之，婢曰：“梦有人舁一棺至堂后。云：‘且置在此。’不久即移入堂中。此梦恐非佳也。”公闻甚喜，俄尔除中书舍人，后知贡举，未毕而入相。（出《因话录》）

李逢吉未被封官之前，家中有个老婢女好谈论梦，后来大多很灵验。李逢吉总想做官，常常向老婢女请教。一天，老婢女唉声叹气地走来，李逢吉问她为什么，她说：“我昨晚作了个梦，很不好。”她本不想说，李逢吉逼她讲。老婢女说：“我梦见有人抬一口棺材来到屋后说，‘暂时放在这吧。’不久，又挪到屋内。这梦恐怕不是什么好事。”李逢吉听罢却大喜。不久，他便出任中书舍人，主持向皇帝推荐贤能，很快就拜了相。

## 王 播

王播少贫贱，居扬州，无人知识。唯一军将常接引供给，无不罄尽。杜仆射亚在淮南。端午日，盛为竞渡之戏，诸州征伎乐，两县争胜负。采楼看棚，照耀江水，数十年未之有也。凡扬州之客，无贤不肖尽得预焉。唯王公不招，惆怅自责。宗人军将曰：“某有棚，子弟悉在，八郎但于棚内看，却胜居盘筵间也。”王公曰：“唯。”遂往棚。时夏，初日方照，宗人令送法酒一榼。曰：“此甚好，适令求得。”王公方愤懣，自酌将尽。棚中日出转热，酒浓昏惫，遂就枕。才睡，梦身在宴处，居杜之坐。判官在下，多于杜公近半。良久惊觉，亦不敢言于人。后为宰相，将除淮南，兼盐铁使。敕久未下，王公甚闷，因召旧从事在城者语之曰：“某淮南盐铁，此必定矣。当时梦中判官，数多一半，此即并盐铁从事也。”数日果除到。后偶临江宴会，宾介皆在。公忽觉如已至者，思之，乃昔年梦。风景气候，无不皆同。时五月上旬也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王播少年时十分贫苦，住在扬州，没有人知道他。只有一个军官常来接济他，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。当时，一位姓杜名亚的仆射来在淮南。端午节那天，举行盛大的赛龙舟表演，各州均征招参赛人员，两个县争胜负。各种颜色的棚子鲜艳夺目，照耀着江水，几十年都没这么热闹过。凡旅居扬州的外地人，无论是育才还是无德无能之辈都尽得其乐，只有王播无人理睬。他不由得



一阵怅然，自责不已。同族的那位军官说：“我有棚子，家里人都，你进去坐着看吧，这不胜过酒宴吗？”王播说声好，便进了棚子。当时正值夏天，太阳刚刚升起来。同族那位军官让人送来一榼酒，说，这酒很不错，刚叫人办来你快点喝吧。”王播心中烦闷，自斟自饮，把那一榼酒都快喝光了。太阳渐渐升高，酒劲也显得浓起来，使王播疲惫欲睡，当即就躺在枕头上。刚睡，他便梦见自己身在筵席上，坐在杜仆射的座位上，判官坐在下面，数目比杜亚的多一半。过了很久，王播惊醒了，也不敢告诉别人。后来他作了宰相，将兼任淮南盐铁使。可诏书好长时间也没有下来。他更加沉闷，便召集老部下对他们说：“我的淮南盐铁使是当定了。当时我梦见的判官，数目就多出一半。这就是说我要做盐铁从事。”几天之后，果然送来了诏书。后来，他在临江大摆筵席，客人们都在。王播忽然觉得这地方好像来过似的，一想，就是当年那个梦呵。风景气候等，没有跟梦中不一样的。当时正是五月上旬。

## 豆卢署

豆卢署，本名辅贞，少年旅于衢州。刺史郑式瞻厚待之。谓曰：“子复姓，不宜二名，吾为子易之。”乃书署、著、助三字授之，曰：“吾恐子群从中有同者，子自择焉。”其夕，梦老父告之：闻使君与君易名，君当四举成名，四者甚佳。”又曰：“君后二十年牧兹郡。”又指一方地曰：“此处可建亭台。”既寤，因改名著。后已再下第，又二举，后复不第。又二举，乃成名。盖自改名后四举也。后二十年，果为衢州刺史，于所梦之地立征梦亭。（出

## 《传载》)

豆卢署这个人，本名辅贞，少年流落到衢州。衢州刺史郑式瞻对他很器重，处处照顾他。一日对他说：“你是复姓，不宜取两个字的名，我为你改改吧。”便写了“署、著、助”三个字给他，又说：“我怕与你们家族中的人取的名字相同，你自己选择吧。”当夜，豆卢署梦见老父亲告诉他说：“我听说刺史大人给你改了名字，这样一来你四次应考就可以中举，署字上面这个四字很好呵。”又说，“你二十年之后便可以管理此郡。”接着，他又指着一块地说，这地方可以建一个亭子。这时豆卢署醒了。由于他改了名字，一连三次应试均未考取，而第四次终于中举。二十年之后，他果然出任衢州刺史，在他所梦见的那块地上修了一座征梦亭。

## 韦 词

元和六年，京兆韦词为宛陵廉使房武从事。秋七月，微雨，词于公署，因昼寝。忽梦一人投刺，视之了然。见题其字曰：“李故言。”俄于恍惚间，空中有人言：“明年及第状头。”是时元和初，有李顾言及第，意甚讶其事。为名中少有此故字者，焉得复有李故言哉？秋八月，果有取解举人具名投刺，一如梦中，但“故”为“固”耳，即今西帅李公也。词因梦中之事不泄，乃曰：“足下明年必擢第，仍居众君之首。”是冬，兵部侍郎许孟容知举，果擢为榜首。初固言尝梦著宋景衣。元和十年已后，景甚著，时

望籍甚，有拜大宪之耗。及景自司刑郎中知杂，出为泽州刺史，寻又物故。固言心疑其梦。长庆初。穆宗有事于圆丘，时固言居左拾遗。旧例：谏官从驾行礼者，太常各颁礼衣一袭。固言所服，因褰衣观其下，乃见书云：“左补阙宋景衣。”因言自说于班行。（出《续定命录》）

唐代元和六年，京兆韦词在宛陵廉使房武处从事。初秋七月，细雨微微，他由于疲倦白天就睡着了，忽然梦见一个人送来一张名片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“李故言”三个字。一会儿，韦词在恍恍惚惚中听见空中有人说：“明年及第的头名状元呵。”元和初年，有个李顾言中了状元。韦词十分惊讶：在人们取的名字当中，很少有用故字的，难道说还能再有一个李故言吗？仲秋八月，果然有位取得乡试头名的举人送来张名片，正如梦中一样，但中间“故”字为“固”，他便是西帅的李公。韦词隐瞒梦中之事不泄露，说：“你明年殿试一定能够及第，仍为众人之首。”这年冬天，兵部侍郎许孟容主持殿试，李固言果然列为榜首。当初，李固言曾梦见自己穿上了宰相宋景的衣裳。元和十年之后，宋景的名气大起来了，人们寄希望于他，有拜他作大官的消息。然而等到他从司刑郎中知杂，出任泽州刺史时，很快就死了。李固言对这个梦十分疑虑。长庆初年，穆宗皇帝有事来到圆丘。这时李固言任左拾遗。按老规矩，跟随皇帝出行的官员给皇帝行礼，太常每个人要发一件礼服。李固言拿起发给自己的那件衣服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左补阙宋景衣。他便把这件事跟同行者们说了。

## 皇甫弘

皇甫弘应进士举，华州取解。酒忤于刺史钱徽，被逐出。至陕州求解讫，将越城关，闻钱自华知举，自知必不中第，遂东归。行数程，因寝，梦其亡妻乳母曰：“皇甫郎方应举，今欲何去。”具言主司有隙。乳母曰：“皇甫郎须求石婆神。”乃相与去店北，草间行数里，入一小屋中，见破石人。生拜之。乳母曰：“小娘子婿皇甫郎欲应举，婆与看得否？石人点头曰：“得。”乳母曰：“石婆言得，即必得矣。他日莫望报赛。”生即拜石妇谢。乳母却送至店门。遂惊觉曰：“吾梦如此分明，安至无验？”乃却入城应举。钱侍郎意欲挫之。放杂文过，侍郎私心曰：“人皆知我怒弘，今若庭辱之，即不可。但不及第即得。”又令帖经。及榜成将写，钱心恐惧，欲改一人换一人，皆未决。反复筹度，近至五更不睡，谓子弟曰：“汝试取次，把一帙举人文章来。”既开，乃皇甫文卷。钱公曰：“此定于天也。”遂不改移。及第东归，至陕州，问店人曰：“侧近有（有字原缺。据明抄本改。）石婆神否？”皆笑曰：“郎君安得知？本顽石一片，牧牛小儿，戏为敲琢，似人形状，谓之石婆耳。只在店二三里。”生乃具酒脯，与店人共往，皆梦中经历处。奠拜石妇而归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皇甫弘在华州考取解元，准备参加殿试考取进士。不料，酒后失态，得罪了刺史钱徽，被赶了出来。他来到陕州求考，刚过城关就听说钱徽从华州到陕州主持殿试的考试，知道自己必定考

不上了。随即东归。走了一段路程，睡觉时梦见死去的妻子乳母说：“皇甫郎去应试，怎么往回走呢？”皇甫弘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，乳母说：“皇甫郎应该去求教一下石婆神。”于是就带皇甫弘去店北，荒野里行了好几里路，走进一间小屋中，看见一个石头人。皇甫弘跪下便拜。乳母说：“我家小娘子的夫婿皇甫郎想去应考，老婆婆你看他能否考得上？”石头人点头说：“考得上。”乳母对他说：“石婆神说能考得上，就一定能考得上，将来别忘报恩还愿哟！”皇甫弘急忙拜射。乳母又把他送回旅店。皇甫弘随即醒来，吃了一惊说：“我的梦如此清楚，怎么会不灵验呢？”就进城应考。钱徽想整治他。所有的考卷都交上来了，钱徽一一过目。他暗想：“人们都知道我生皇甫弘的气，今天如果当众羞辱他是不行的，而不让他考取还是可以的。他让下人将榜拿上来，那皇甫弘竟然名列前茅。他不由一阵恐惧，打算把皇甫弘的名字划掉，换上另一个人。他反复思量，怎也拿不定主意，到五更天还没有睡。他对家人说：“你把考卷拿来，挑一篇最好的文章给我。”家人照办，钱徽打开一看，是皇甫弘的考卷！钱徽叹口气说：“这都是天定的呵！”便没有把皇甫弘的名字划掉。皇甫弘及第东归，走到陕州，向旅店店主打听，附近有没有一位石婆神？店里人都笑了，说：“你怎么知道呢？那本是一块顽石，放牛郎们经常敲它玩，像人的样子，所以人们称它石婆婆，只离此店二三里远。”皇甫弘便备了酒肉，随店小二一起来到里，一切都象梦中经历的一样。他祭拜石婆婆之后便回去了。

## 杜 牧

杜牧顷于宰执求小仪，不遂；请小秋。又不遂。尝梦人谓曰：辞春不及秋。昆脚与皆头。后果得比部员外。（出《尚书故实》）

杜牧拜见宰执大人，想求个掌管吉凶礼制的小曹仪当，未成。又想求个掌管刑狱的秋官做，又未成。他在梦中梦见有人对他说：“辞别春天未到秋天，‘昆’字底与‘皆’字头呵。”后来，他果然到刑部（即比部）任了个员外郎。

## 高元裕

襄阳节度使高元裕，大和三年，任司勋员外郎，寓宿南宫。昼梦有人告曰：“十年作襄刺史。”既寤，仿佛仪质，盖伟秀士也。私异之，因援毫，以隐语记于厅之东楹，掩映之处，曰：“大三寤襄刺十年。”洎开成三年，为御史中丞，既渝前梦，遂谓梦固虚耳。是后出入中外，扬历贵位，清望硕德，冠冕时流，海内倾注，伫升鼎铉，视刺襄，乃优贤士之举耳。大中二年，由天官尚书，授钺汉南，去前梦二十年矣。公谓楹上之字，无复存也，因话其事于都官韦。好奇之士，往诣求焉。自公题记后，廨署补葺亦屡矣，而毫翰焕然独存。非神灵扶持而明征于今日耶！公因屈指，以今之年，加曩之十，乃二十年矣。何阴鹭之显晦微婉，及期而郎悟之如此哉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襄阳节度使高元裕，在唐代太和三年的时候任司勋员外郎，寄宿在南宫里。一天，他白日梦见有人对他说：“你十年之后作襄阳刺史。”随即醒来，梦中那挺拔的美男子仪表堂堂，好像还在面前。他暗自惊异，拿起笔，用隐语把这梦记在厅堂东边的门柱上。这里花草掩映，不易被发现。他写下这样几个字：“大三寤襄刺十年。”到了开成三年，他任御史中丞，改变了梦中的职务，于是他说梦是不真实的。这以后，他从朝廷到地方，历任各种显要官职，德高望重，名冠一时，举国注目，升为三公之一。站在这个位置上，他才觉得只有优秀的贤良之士才能够出任襄阳刺史呵。大中二年，他由天官尚书被授兵权镇守汉南，离前梦已经二十年了。他以为门柱上的字已不复存在，便将此事告诉了一韦姓都官。一些好奇者纷纷前去观看。自他题字之后，这房子已修过数次，但那行字赫然尚存；不是神灵帮助怎能让它留到现在呢？高元裕于是屈指一算，加上从前十年共二十年。苍天默默地佑护下民是相当微妙的，到这时候他终于恍然大悟。

## 杨敬之

杨敬之生（生原作任。据明抄本改。）江西观察使戴。江西应举时，敬之年长，天性尤切。时已秋暮，忽梦新榜四十进士，历历可数。寓目及半，其子在焉。其邻则姓濮阳，而名不可别。即寤大喜，访于词场，则云有濮阳愿者，为文甚高，且有声誉。时搜访草泽方急，雅在选中。遂寻其居，则曰闽人，未至京国。杨公诫其子。令听之。俟其到京，与之往来，以应斯梦。一日。杨公祖客灞上，客未至间，休于逆旅。有目远来者，试命询之，

乃贡士也。侦所自，曰：“自闽。”问其娃，曰：“濮阳。”审其名，曰：“愿。”杨公曰：“吁！斯天后也。安详有既梦于彼，复遇于此哉。”遂命相见。濮阳逡巡不得让，执所业以见。始阅其人，眉宇清朗；次与之语，词气安详；终阅其文，体理精奥；问其所抵，则曰：“今将僦居。”杨公令尽驱所行，置于庠序，命江西与之朝夕同处。是冬，（冬原作各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大称濮阳艺学于公卿间，人情翕然，升第必矣。试期有日，而生一夕暴卒。杨公惋痛嗟骇，搜囊其贫，乡路且远，力为营辨，归骨闽间。仍谓其子曰：“我梦无征，汝之一名，亦不可保。”明年，其子及第，而同年无濮阳者。夏首，将关送于吏部。时宰相有言：“前辈重族□望，轻官职。竹林七贤，曰陈留阮籍、沛国刘伶、河间向秀，得以言高士矣。”是岁慈恩寺题名，咸以族望。题毕，杨闲步塔下，仰视之曰：弘农杨戴，濮阳吴当。恍然如梦中所见。（出《唐阙史》）

杨敬之的儿子就是江西的观察使。江西应举时，杨敬之年龄大了，心中十分急切。这时正值晚秋，他忽然梦见新榜上公布的四十名进士，历历可数。他刚看了一半，便见到了自己儿子的名字。儿子后面的那个姓濮阳，而名字看不清。他醒来之后大喜，寻访于读书人集中的地方，人们说有个叫濮阳愿的人，文章写得特别好，且颇有名气。当时朝廷急于遍访山林草泽的高人逸士，早已经是被选入试的秀才了。于是，杨敬之找到他住的地方，那人说自己是福建人，从未到过京城。杨敬之嘱咐儿子说：“你听好了，等你到了京城，要和他往来交朋友，我的那个梦才能应验。”杨敬之在灞上送客，客人还没到，在旅馆里休息。这时，有



个人从远方而来，杨敬之试探着询问，才知道他是个贡士。又问他从哪里来，回答说福建。“你贵姓？”“我姓濮阳。”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叫愿。”杨敬之长叹一声道：“真是苍天有灵呵。不然，怎么会做了那样的梦，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呢？”随即让儿子来见。濮阳有些顾虑尚犹豫不决时，杨敬之之子杨戴已经带着书本进来了。他开始观察濮阳其人，只见他眉清目秀；再谈话，只见他谈吐稳健。最后，又翻阅了他的文章，写得十分精妙。杨敬之问他准备到什么地方去，回答说就准备住在这里。杨敬之把他的随从都打发走了，将他安置在学校里，命儿子跟他朝夕相处。这年冬天，杨敬之称赞濮阳学问高深，完全可以与公卿们相比，如果天理和人情相合，他一定能够及第。不料，就在考试前几天，濮阳却在一天晚间暴病而死。杨敬之又是惋惜又是惊骇。在整理遗物时，杨敬之才发现濮阳几乎一无所有，而且离家乡又相当远，经过一番奔走，才将他的遗骨送回了福建。然后，他对儿子说：“我的梦不灵，你的这一名，恐怕也保不住了！”第二年，他的儿子考中了进士，而没有濮阳的名字。初夏，将公文送到吏部之后，宰相说道：“前辈重族有名望，声名显赫，轻官职的。号称竹林七贤，如陈留的阮籍，沛国的刘伶，河间的向秀等，才被人称为高士呵。”当年，到慈恩寺题名，每个中举的人都写的是自己的族望。题完之后，杨敬之在塔下散步，抬头看了一眼后说：“弘农县的杨戴，濮阳县的吴当，真是恍然如当年梦见的一样呵！”

## 卢贞犹子

太子宾客卢尚书贞，犹子为僧。会昌中，沙汰僧徒，斥归家，

以荫补光王府参军。一夕，梦为僧时所奉师来慰，问其出处。再三告以佛氏沦破，已无所归。今为一官，徒遣旦夕。期再落顶上发，方毕志愿。且泣且诉之。良久曰，“若我志果遂与佛法。”语未竟，见八面屯兵，千乘万骑，旌旗日月，衣裳锦绣，仪卫四合，真天子大驾。军中喧喧，言迎光王。部整行列，以次前去。卢方骇愕不能测，遽惊觉，魂悸流汗，久之方能言，卒不敢泄于人。无几，宣宗自光邸践祚，录王府属吏。卢以例，不拘常调格迁叙，自是稍稍兴起释教。寺宇僧尼旧制，一契梦中语。卢校梦中所谓本师，盖参军事府主。近师弟子，故以为冥兆。岂神之意，以是微而显乎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太子宾客尚书卢贞，他的侄子作过僧人。唐会昌年间，遭淘汰，被斥责回到家中，借祖上之荫做了光王府的参军。一天晚上，梦见自己当和尚时的师傅来抚慰他。问他现在何处？便再三诉说，由于佛事日趋没落，自己无处可归，只好当了一个官，庸庸碌碌地打发时光。真期望再次削发为僧，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。他边泣边诉，最后又说：“如果我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献身佛法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忽见四周被士兵们包围了，千军万马，旌旗猎猎，围拢过来，就象皇帝的大驾来到跟前。人群中发出一阵阵欢呼，并说是迎接光王的。说罢，他们整队排列，依次进入府中。卢贞的侄子惊醒过来，且心有余悸，汗水把衣服都潮湿了，过好长时间才能够讲话。他不敢把这个梦泄露出去。没有几天，宣宗皇帝自光王府即位。光王府的人被录用不少，卢贞的侄子也在其列。打破常规，不拘一格，被录用者均得到了升迁。从此之后，

佛教又渐兴盛起来，寺庙，僧尼，一切如梦中师傅所期望的那样，都恢复了原状。卢贞的侄子梦见的所谓“师傅”，其实就是参军事府主呵。接近他师傅的弟子们说这是冥兆。此是神的旨意，它虽然很隐蔽但也是很明显的呵。

## 国子监明经

柳璟知举年，有国子监明经，失姓名，昼梦依徙于监门。有一人。负衣囊，访明（明原作问。据明钞本改。）经姓氏，明经语之，其人笑曰：“君来春及第。”明经遂邀入长兴里毕罗店，常所过处。店外有犬竞，惊曰：“差矣。”梦觉，遽呼邻房数人，语其梦。忽见长兴店子入门曰：“郎君与客食毕罗，计二斤，何不计直而去也？”明经大骇，解衣质之，且随验所梦，相其榻器，省如梦中。乃谓店主曰：“我与客俱梦中至是，客岂食乎？”店主惊曰：“初怪客前毕罗悉完，疑其嫌置蒜也。”来春，明经与邻房三人中所访者，悉上第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柳璟主持会考那年，最高学府国子监有位中明经科的学生，不知道姓名，白天梦见自己留连徘徊于国子监门口。这时，有一个背着衣囊的人问他的姓氏。就跟他说了。那人一听笑着说：“你明年春就能考上。”那人随即邀请他来到长兴里毕罗店。这地方他经常来。忽然，店外有狗打架，就惊呼：“不好！”他从梦中醒来，急忙招呼隔壁的几个人，把梦中的事情讲给他们听。这时，忽见长兴里毕罗店的店小二进门来说：“你与客人到我们那吃了

二斤毕罗，怎么不算帐就走呢？”明经科生十分惊骇，脱下衣服抵饭钱，并且进一步验证梦中所见，看到床铺等器物好象梦中看见的一样。接着他又对店主说：“我和客人都是在梦中来你这里的，”店主也吃惊道：“开始，我还奇怪客人面前的毕罗全都完好，疑心他嫌放蒜太多了。”第二年春天，科生和隔壁三位梦中所访者，全部考取了进士。

## 薛 义

秘省校书河东薛义，其妹夫崔秘者，为桐庐尉。义与叔母韦氏为客，在秘家。久之，遇痼疾，数月绵辍，几死。韦氏深忧，夜梦神人白衣冠袷单衣。韦氏因合掌致敬，求理义病。神人曰：“此久不治，便成勃症，则不可治矣。”因以二符兼咒授韦氏，咒曰：“‘勃症勃症，四山之神，使我来缚，六丁使者，五道将军，收汝精气，摄汝神魂。速去速去，免逢此人，急急如律令。’但疾发，即诵之，及持符，其疾便愈。”是时韦氏少女，年七岁，亦患痼疾。旁见一物，状如黑犬而蚝毛。神云：“此正病汝者，可急擒杀之，汝疾必愈。不尔，汝家二小婢，亦当患症。”韦氏梦中杀犬。及觉，传咒于义，义至心持之，疾遂愈。韦氏女子亦愈。皆如其言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河东的薛义在秘书省任校书。他的妹夫叫崔秘，为桐庐县尉。薛义和叔母韦氏在妹夫家作客，时间一长，他便患上了痼疾。几个月过去，身体日见虚弱，几乎要死了。韦氏深感忧虑，晚上

梦见一个仙人，穿着白色的夹单衣，戴着白色的帽子。韦氏急忙向他合掌致敬，并请他为薛义治病。仙人说：“这种病时间长了治不好，就成了勃症，就不能治了。所以我把两帖符和咒语传给你。这咒语说：‘勃症勃症，四山之神，使我来缚，六丁使者，五道将军，收汝精气，摄汝神魂，速去速去，免遭此人，急急如律令。’往后，只要他一犯病，你就念此咒语，把符拿在手中，这病便会好的。”这时，韦氏的小女儿才七岁，也患了症疾，旁边看见一个东西，长得像一只黑狗，浑身爬满毛虫。仙人说：“正是它给你们带来的病呵，你应该立即把它捉住杀掉，这样病就会好的。不然，你家的两个小婢女也会染上这病。”韦氏在梦中便把那狗杀死了。等她醒来之后，把咒语传给薛义，薛义在心里念叨着，病很快就好了。韦氏的小女儿也好了。这些都跟梦里说的一样。

## 郑 光

淄青郑尚书光，会昌六年春，梦自御牛车，车中载瑞日，光烛天地。自执鞚，行通衢中。俄而惊寤，且奇叹。后月余，宣宗即位。以元舅之故，累拜尚书淄青节度。果契前梦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尚书郑光是淄青人。唐会昌六年的春天，他梦见自己驾御着一辆牛车，车上载着一轮太阳，光照天地。他亲自攥着鞚带，行进在大道中央。他一会惊醒过来，感到奇怪。一个多月之后，宣

宗皇帝即位。因为元房舅舅的缘故，宣宗累封郑光为尚书、淄青节度使，果然契合了前面的梦。

## 宋 言

宋言，近十举而名未播。大中十一年，将取府解。本名岳，因昼寝，似有人报云：“宋秀才若头上戴山，无因成名。但去之，自当通泰。”觉来便思去之，不可名狱，遂去二犬，乃改为言。及就府试，冯涯侍郎作掾而为试官，以解首送也。时京兆尹张毅夫以冯（冯原作马。据《云溪友议》八改。）参军解送举人有私，奏谴澧州司户。再次，退解头为第六十五人。知闻来唱，宋曰：“来春之事，甘已参差。”及李潘舍人放榜，言第四人及第。（出《云溪友议》）

宋言本名岳，考了快十次也没有中举。唐大中十一年，府里又要举行各乡的解元考试了。他白天做梦，好象有个人对他说：“宋秀才如果头上顶着个山，便无法成名了。但只要把这个山去掉，则会平步青云。”醒来之后，他便想把自己名上的“山”字去掉。不过，不能叫“狱”字，便去掉两个“犬”字，改名为言。等到府试的时候，侍郎冯涯为主考官，他把头名解元送给了宋言。当时，京兆尹张毅夫认为冯涯在解送举人一事上有舞弊行为，便上奏一本，谴谪冯为澧州司户。其次，把宋言从第一名退到第六十五名。朋友们听到消息赶来慰问。宋言说：“起落都没有关系，明年春天再见。”第二年春天，舍人李潘发榜时，宋言

以第四名考上了进士。

## 曹 确

曹确判度支，（支原作史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亦有台辅之望。或梦剃发为僧，心甚恶之。有一士，云占梦多验。确召之，具以所梦话之。此人曰：“前贺侍郎，旦夕必登庸。出家者号剃度也。”无何，杜相出镇江西，而相国大拜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判度支曹确，还有出任台辅的希望。一天梦见自己削发作了和尚，心中非常厌恶。有一学士说自己会解梦，而且颇灵验。曹确招呼他进屋，把那梦讲给他听。这学士说：“我向侍郎贺喜，你很快就会得到重用！因为出家人称和尚为‘剃度’，你的官运就该应在‘杜’字上。”没过多久，杜相国出镇江西，就拜曹确为台辅了。

## 刘仁恭

梁刘仁恭微时，曾梦佛幡于手指飞出，占者曰：“君年四十九，必有旌幢之贵。”后如其说，果为幽帅焉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南北朝梁代，刘仁恭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，曾梦见佛幡从自己手中飞出去，算卦的人对他说：“你四十九岁那一年，一定能

够做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官。”后来正像他说的那样，果然出任幽州的大元帅。

## 唐僖宗

僖宗自晋王即位，幼而多能，素不晓棋。一夕，梦人以棋经三卷焚而使吞之。及觉，命待诏观棋，凡所指划，皆出人意。（出《补录记传》）

唐僖宗自从晋王登基以来，年幼多才，聪明无比，他从来不会下棋。一天晚上，梦见有人把三卷棋书烧成灰让他吞下去。醒来之后，让待诏来看他下棋，他的一招一式，均大出人的意料。

## 刘 檀

王蜀员外郎刘檀本名审义，忽梦一孝子，引令上檀香树，而谓曰：“君速登。”刘乃登。遂向怀内出绯衣，令服之。觉，因改名檀。未及一年，蜀郡牧请一杜评事充倅职，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，赐绯。敕下，杜丁忧不行。杜遂举刘于郡侯。郡侯乃奏檀，而所授官与杜先（先原作充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奏拟无别。是时刘方闲居力困，杜因遗刘新绯公服一领。果征梦焉。（出《玉溪编事》）



王蜀员外郎刘檀本名叫审义。一日，他忽然梦见一个孝子领着自己爬檀香树，并对他说：“你快点上！”刘就往上爬。那人又从怀中拿出件红衣服，让他穿上。醒来之后，他就改名刘檀了。不到一年，蜀郡守请一位姓杜的评事充任副职，奏请皇帝授予他殿中侍御史内供奉，并赐红衣服。诏书下，杜评事因父母之丧，不能就职，就把刘檀推荐给郡守。郡守又为刘檀重新奏请皇帝，官职等项均未变。这时，刘檀闲居家中且有些困顿，杜某送来红色的新公服一件，果然应了那个梦。

## 晋少主

开运甲辰岁暮冬，晋帝遣中使至内署，宣问诸学士云：朕昨夜梦一玉盘，中有一玉碗及一玉带，皆有碾文，光荧可爱，是何征也？宜即奏来。”承旨李慎仪与同僚并表奏贺，以为玉者帝王之宝也，带者有誓功之兆，盘盂者乃守器之象，为吉梦，不敢有他占。（出《玉堂闲话》）

开运甲辰年冬末，后晋皇帝派中使到内署，宣旨向各位大学士发问道：“皇帝昨夜梦见一只玉盘，上面有一只玉碗和一条玉带，都有碾文，光闪闪的，十分可爱，这是什么征兆？请马上奏来。”承旨之后，李慎仪和众学士联名向皇帝祝贺，都认为玉者是皇帝之宝，带者是有大军功之兆，盘者则是江山永固之象，这是个吉梦，不能作其他理解。

## 辛夤

孟蜀翰林学士辛夤，顷年在青城山居。其居则古道院，在一峰之顶，内塑像皇姑，则唐玄宗之子也。一夕，梦见皇姑召之，谓曰：“汝可食杏仁，令汝聪利，老而弥壮，心力不倦，亦资于年寿矣。汝有道性，不久住此，须出佐理当代。夤梦中拜请法制，则与申天师怡神论中者同。夤遂日日食之，令老而轻健，年愈从心，犹多著述。又梦掌中草不绝，（绝原作脱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后来内制草数年。复掌选，心力不倦。因知申天师怡神论中仙方。尽可验矣。（出《野人闲话》）

孟蜀之地的翰林学士辛夤，常年住在青城的大山里。他住的地方是一座古旧的道院，在一座山峰的顶上，里头塑着皇姑的像，这皇姑则是唐玄宗的女儿。一天晚上，辛夤梦见皇姑召见他，并对他说：“你应该吃杏仁呵。它可以使你聪明，老来更健壮，心力永不疲倦，也是追求长寿的资本呵。你有道性，不能长久住在这里，应该辅佐当代天子治理国家。”辛夤在梦中向她请教有什么好的办法和主张，皇姑只说这和申天师的《怡神论》是相同的。接着，辛夤便天天吃这种药，越老越显得年轻康健，从未有力不从心之感，还写了许多著作。他又梦见自己掌上生草，怎么也拔不尽。后来果然在内侍省起草文书数年，后又掌管殿试大权，心力不倦，因为他知道申天师《怡神论》的药方。梦真的应验了。

## 何致雍

何致雍者，贾人之子也。幼而爽俊好学。尝从其叔，泊舟皖口。其叔夜梦一人若官吏，乘马从数仆，来往岸侧。遍阅舟船人物之数。复一人自后呼曰：“何仆射在此，勿惊之。”对曰：“诺，不敢惊。”既寤，遍访邻舟之人，皆无姓何者。乃移舟入深浦中。翌日，大风涛，所泊之舟皆没，唯何氏存。叔父乃谓致雍曰：“我家世贫贱，吾复老矣，何仆射必汝也！善自爱。”致雍后从知于湖南，为节度判官。会楚王殷自称尊号，以致雍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。致雍自谓当作相，而居师长之任。后楚王希范嗣立，复去帝号，以致雍为节度判官检校仆射。竟卒于任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何致雍是商人的儿子，少年时爽朗英俊勤奋好学。他曾经跟着叔父，行船在皖口。他的叔叔晚上梦见一个人，像个官吏，骑在马上，后头跟着不少随从，来到岸边，仔细清点水中船只和人员的数量。这时，又有一人从后而喊到：“何仆射在这里，不要惊扰他！”回答说：“是的，不敢惊扰。”他随即醒来，把周围船上的人都问遍了，也没有一个姓何的。于是，他们就把船驶入水深处。第二天，风涛大作，所停泊的船只全都沉没了，只有他们何家的船幸免遇难。叔叔对何致雍说：“我家道穷苦，又老了，何仆射一定是你了！你可要自爱自强呵！”何致雍后来到湖南求学读书，做了个节度判官。到五代楚王马殷时自称尊号时，被封为

户部侍郎翰林学士。他自己则认为可以作宰相，而居师长之任。后来楚王马希范登基，复去帝号，封何致雍为节度判官检校仆射。他最后死于任上。

## 郭仁表

伪吴春坊吏郭仁表居冶（冶原作治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城北。甲寅岁，因得疾沉痾，忽梦道士衣金花紫帔，从一小童，自门入，坐其堂上。仁表初不甚敬，因问疾何时可愈。道士色厉曰：“甚则有之。”即寤，疾甚。数夜，复梦前道士至，因叩头逊谢。久之，道士色解，索纸笔。仁表以为将疏方，即跪奉之。道士书而授之，其辞曰：“飘风暴雨可思惟，鹤望巢门敛翅飞。”吾道之宗正可依，万物之先数在兹，不能行此欲何为？”梦中不晓其义，将问之，童子摇手曰：“不可。”拜谢，道士自西北而去。因尔疾愈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五代时，吴国有个春坊吏家住在冶城城北。甲寅年，患重病久治不愈。一日，忽然梦见有位道士披着一件金花紫帔，跟着一位小童，走进门来，坐在堂上。郭仁表开始不很客气，开口就问自己的病何时能好。那道士厉色说：“你只能越来越重！”当即醒来，他的病真的加重了。几夜之后，郭仁表又梦见那位道士来了，使急忙叩头谢罪。过了一会儿，道士的脸色渐渐好转，向他要笔和纸。他以为道士要开药方，当即跪下将笔纸奉上。道士写完送给他，只见纸上写道：“飘风暴雨可思惟，鹤望巢门敛翅飞，吾

道之宗正可依，万物之先数在兹，不能行此欲何为？！”郭仁表梦中不知道这诗的意义，想问问，那童子却摆摆手说：“不行。”他只好揖手拜谢，看着那道士向西北方向而去。醒来之后，他的病就好了。

## 王 珣

伪吴鄂帅王珣少为小将，从军围颍州，夜梦道士告之曰：“旦有流星堕地，能避之，当至将相。”明日，众军攻城，城中矢石如雨。珣仗剑，倚栅木而督战。俄有大石，正中其栅木及珣。铠甲之半皆糜碎，而珣无伤。因叹曰：“流星正尔耶。”由是自负，卒至大官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五代十国时，吴国鄂州的主帅王珣少年就是一员小将。他随军攻打颍州，晚上梦见一位道士告诉他说：“明天早晨有流星坠落于地，你如果能避开，就能够官至将相。”第二天，众军开始攻城，城中的箭和石头像雨点一般压下来。王珣举着长剑，倚在木栅栏上督战。突然，有一块大石头正好击中栅栏和王珣。身上的铠甲都砸碎了一半，而他却没有受伤。于是，他感叹不已，说：“那流星看来就是它了。”从此，他很自负，终于当上了大官。

## 谢 谔

进士谢谔，家于南康，舍前有溪，常游戏之所也。谔为儿时。

尝梦浴溪中，有人以珠一器遗之曰：“郎吞此，则明悟矣。”谓度其大者不可吞，即吞细者六十余颗，及长，善为诗。进士裴说为选其善者六十余篇，行于世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进士谢谔家住在南康，房前有一条小溪，他常常在那里戏水。谢谔小的时候，曾梦见自己正在溪水里洗澡，有人把一盒珍珠送给他说：“你吞下它，就可以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，甚至大彻大悟。”谢谔觉得那大的吞不下去，就吞下六十多颗小珍珠。等他长大之后，诗写得相当好。进士裴说为选了他最好的诗六十余篇，传播于世。

## 崔万安

江南司农少卿崔万安，分务广陵。常病苦脾泄，困甚。其家祷于后土祠。是夕，万安梦一妇人，珠珥珠履，衣五重，皆编贝珠为之。谓万安曰：“此疾可治。今以一方相与，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，枣肉为丸，米饮下二十丸。”又云：“此药太热，疾平即止。”如其言服之，遂愈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江南司农少卿崔万安，分管广陵郡。由于他经常患病，消化不良，十分窘困。家里人到后土庙为他祈祷。当天晚上，崔万安梦见一个女人，穿着很华丽衣服，头上戴的脚上穿的全是珍珠。她对崔万安说：“你的病是可以治好的，今天送你一个药方：可

以取来青木香肉豆蔻等分，用枣肉来和药丸，像吃饭那样饮下二十丸。”又说：“此药太热，病好了就不要再服。”醒后，他按照这女人的话去服此药，病很快就好了。

## 江南李令

江南有李令者，累任大邑，假秩至评事。世乱年老，无复宦情，筑室于广陵法云寺之西，为终焉之计。尝梦束草加首，口衔一刀，两手各持一刀，入水而行。意甚异之。俄而孙儒陷广陵，儒部将李琼屯兵于法云寺。恒止李令家，父事令。及儒死，宣城裨将马殷、刘建封辈，率众南走。琼因强令俱行。及殷据湖南，琼为桂管观察使。用令为荔浦令。则前梦之验也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江南有个叫李令的人，连任数城要职，后来做到代理评事。由于世道乱，年纪大，他再也没有当官的心了，便在广陵法云寺西边修起一座房子，以度晚年。不久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头上插了一把草，口中叼着一把刀，两只手还各拿一把刀，入水而行。他醒后感到十分惊异。不久，孙儒攻陷了广陵，他的部将李琼把兵马驻扎在法云寺。李琼经常到李令家来，待李令像父亲一样孝敬。后来孙儒死了，宣城的副将马殷、刘建封之辈，率兵马南去。李琼就强迫李令一起走。后来马殷等占据湖南，李琼任桂管观察使，他让李令做荔浦县令。前梦果然应验了。（头顶草口叼刀，双手各持一刀是“荔”字，入水而行是“浦”字。）

## 毛贞辅

伪吴毛贞辅，累为邑宰。应选之广陵，梦吞日。既寤，腹犹热。以问侍御史杨廷式。杨曰：“此梦至大，非君所能当。若以君而言，当得赤乌场官也。”果如其言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五代时，吴国有位毛贞辅，连做县令。一年，他到广陵应选，图朝廷量才授官。晚上梦见自己把太阳吞下去了，当即惊醒，腹部还热乎乎的。他问侍御史杨廷式这是何征兆，杨廷式说：“这梦至关重要，不是你所能担当得起的。如果就你而言，应该任赤乌场官呵。”后来，果然像他说的这样，毛贞辅做了赤乌场官。

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九 梦四

### 梦咎征

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|-----|
| 萧   | 吉   | 侯君集 | 崔   | 湜  | 李林甫 |
| 杜   | 玄   | 召 皎 | 李   | 捐云 | 李叔霁 |
| 李   | 诉   | 薛存诚 | 李   | 伯怜 | 张 瞻 |
| 于   | 董   | 卢彦绪 | 柳   | 宗元 | 卫中行 |
| 张省躬 | 王 恇 | 柳 凌 | 崔 暇 |    |     |
| 苏 检 | 韦 检 | 朱少卿 | 覃 鹭 |    |     |
| 孟德崇 | 孙光宪 | 陆 洎 | 周延翰 |    |     |
| 王 瞻 | 邢 陶 |     |     |    |     |

### 萧 吉

大业中，有人尝梦凤凰集手上，深以为善征，往诣萧吉占之。吉曰：“此极不祥之梦。”梦者恨之，而以为妄言。后十余日，梦者母死。遣所亲往问吉所以，吉云：“凤鸟非梧桐不栖，非竹实不食，所以止君手上者，手中有桐竹之象。《礼》云：‘苴杖竹也，削杖桐也。’是以知必有重忧耳。”（出《大业拾遗记》）

隋大业年间，有人曾梦见凤凰落在自己手上，深信这是吉兆，便拜见萧吉请他占卜。萧吉说：“这是个极不祥的梦呵。”那人十分憎恨他，认为他胡说。十几天之后，那人的母亲死了，便派亲属来问萧吉是怎么回事，萧吉说：“凤凰非梧桐树不落，非竹籽不吃；它之所以落你手上，是因为你手上有桐竹之象呵。就像《礼》书上说：‘苴杖竹也，削杖桐也。’（一个是居父丧用的，一个是居母丧用的。）所以我知道必有大不幸呵！”

## 侯君集

唐贞观中，侯君集与庶人承乾通谋，意不自安。忽梦二甲士录至一处，见一人高冠奋髯，叱左右，取君集威骨来。俄有数人操屠刀，开其脑上及右臂间，各取一骨片，状如鱼尾。因舂呖而觉，脑臂犹痛。自是心悸力耗，至不能引一钧弓。欲自首，不决而败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贞观年间，侯君集与平民承乾策划谋反，心神不安。忽然梦见二甲士捕他来到一个地方，看见一个人头戴高高的帽子，大胡子奋然而动，对手下人喊道：“取君集威骨来！”立刻有好几个人操起屠刀，打开他的脑袋和右臂，各取一骨片，形状象鱼尾。这时，他因说梦话而醒，脑袋和右臂还疼。从此以后心惊神耗，疲惫不堪，以至于连一张弓也拉不开。便想自首，还没有下决心，就失败了。

## 崔 湜

唐右丞卢藏用、中书令崔湜太平党，被流岭南。至荆州，湜夜梦讲坐下听法而照镜。问善占梦张猷。谓卢右丞曰：“崔令公大恶，梦坐下听讲，法从上来也。镜字金旁竟也。其竟于今日乎。”寻有御史陆遗免赍敕令湜自尽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右丞卢藏用同中书令崔湜组成太平党，被流放岭南。到了荆州，崔湜晚上梦见自己坐在地上一边听法一边照镜子，便问善于算卦的张猷。张猷对卢右丞说：“崔大人的梦是大凶之兆呵！坐地上听法，法是从上来的；镜字金旁加个竟字，竟便是终了之意——看来，他将终干今日了！”果然，御史陆遗免带着皇帝的敕命赶到，令崔湜自尽。

## 李林甫

李林甫梦一人，细长有髯，逼林甫，推之不去。林甫寤而言曰：“此裴宽欲谋替我。”（出《谈宾录》）

李林甫梦见一个人，瘦高个子，长有胡子，逼向自己，推也推不走。林甫醒来之后说：“这是裴宽谋划着替代我呀！”

## 杜 玄

洛州杜玄有牛一头，玄甚怜之。夜梦见其牛有两尾，以问占者李仙药，曰：“牛字有两尾，失字也。”经数日，果失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洛州杜玄有一头牛，深得他的爱怜。一天他梦见这头牛长了两条尾巴，便去问算卦的李仙药。李仙药说：“牛字有两尾，这不是个‘失’字吗？”几天之后，那头牛果然丢了。

## 召 皎

安禄山以讨君侧为名，归罪杨氏，表陈其恶，乃牒东京送表。议者以其辞不利杨氏，难于传送。又恐他日禄山见殓，乃使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。玄宗览之不悦，但传诏言皎还。皎出中书，见国忠，问：“送胡之表，无乃劳耶？赖其不相非状，忽有恶言，亦当送之乎？”呵使速去。皎还至戏口驿，意甚忙忙，坐厅上绳床，恍然如梦。忽觉绳床去地数丈，仰视，见一人介冑中立，呵叱左右二十余人，令扑己。虽被拖拽，厅上复有一人，短帽紫衣来云：“此非蒋清，无宜杀也。”遂见释放。皎数日还至洛，逆徒寻而亦至。皎与流辈数人守扃待命，悉被收缚。皎长大，有容止，而立居行首，往见贼将田軋贞。軋贞介冑而立，即前床间所梦者也。逆呵呼皎云：“何物小人，敢抗王师。”命左右仆杀。手力始

至，严庄遽从厅下曰：“此非蒋清，无宜加罪。” 軫贞方问其姓，云：“姓召。” 因而见释。次至蒋，遂遇害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，把帐都算在杨家人的身上，列其罪状，然后派人进京送表。参加商议的人认为这表不利于杨贵妃，传送困难，但又怕将来安禄山怪罪受诛，便派大理寺的主簿召皎送表至京。玄宗皇帝阅完后很不高兴，便传诏让召皎回去。召皎出了中书省，见到杨国忠。杨国忠说：“你为安禄山送表，岂不是很辛苦吗？”并责怪他不看清楚，明知是些恶言，还当送上呵。让他赶紧回去。召皎返还时走到戏口驿，心里很乱，坐厅里吊床上。他恍然如梦，突然觉得那床离地好几丈，抬头看见一个戴着盔甲的人站在大厅中央，指挥左右二十多人，命令他们拘捕自己，于是被又推又拽。厅上还有一个穿紫衣戴短帽的人过来说：“这不是蒋清，不宜杀他！”随即把他释放了。召皎数天之后回到洛阳。叛贼寻踪而至。召皎与同伙数人守门待命，全被捉住。召皎高大，仪容举止又好，便让他站在排头去见贼将田軫贞。田軫贞头戴盔甲站在那里，召皎见他同自己在床前梦见的那个人一样。田軫贞斥责召皎道：“你这小人是什么东西，敢与王师对抗！”随即命令仆从来杀召皎。他们刚要动手，只听严庄急忙从厅下喊道：“这不是蒋清，不宜杀他！”田軫贞这才问他姓什么，他回答：“姓召。” 所以就被释放了。接着就审讯蒋清，并把他杀害了。

## 李捎云

陇西李捎云，范阳卢若虚女婿也。性诞率轻肆，好纵酒聚饮。其妻一夜，梦捕捎云等辈十数人，杂以娼妓，悉被发肉袒，以长索系之，连驱而去，号泣顾其妻别。惊觉，泪沾枕席，因为说之。而捎云亦梦之，正相符会。因大畏恶，遂弃断荤血，持金刚经，数请僧斋，三年无他。后以梦滋不验，稍自纵怠，因会中友人，逼以酒炙。捎云素无检，遂纵酒肉如初。明年上巳，与李蒙、裴士南、梁褒等十余人，泛舟曲江中，盛选长安名倡，大纵歌妓。酒正酣舟覆，尽皆溺死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陇西的李捎云，是范阳卢若虚的女婿。他行为荒唐放肆，喜好聚众纵酒。他妻子一天夜里，梦见李捎云及其一伙十几人，夹杂着娼妓，全被用长绳子绑在一起，被人弄得披头散发，袒胸露肉，连推带搽地押走了。李回头看见妻子，哭着与她告别。妻子惊醒后，泪沾枕席，一说，正与丈夫梦见的一样。他们认为这是凶兆，便断了荤腥，几次请僧人来念金刚经，三年没出什么事儿。后来觉得那梦不灵验，李捎云又纵酒作乐，大吃大喝，行为不检点，如同当初。第二年三月过上巳节时，他与李蒙、裴士南、梁褒等十几个人，在曲江中划船，并从长安城里选来有名的乐人和歌妓，纵欲而为。正高兴的时候，船翻入江中，李捎云等全被淹死。

## 李叔霁

监察御史李叔霁者，与兄仲云俱进士擢第，有名当代。大历初，叔霁卒。经岁余，其妹夫与仲云同寝，忽梦叔霁，相见依然。语及仲云，音容惨怆曰：“幽明理绝，欢会无由，正当百年之后，方得聚耳。我有一诗，可为诵呈大兄。诗云：‘忽作无期别，沉冥恨有余。长安虽不远，无信可传书。’”后数年。仲云亦卒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监察御史李叔霁和哥哥仲云都是考中进士登第的，在当时颇有名气。大历初年，李叔霁死了。几年后，他的妹夫和仲云睡在一起，忽然竟梦见了他。叔霁完全是一副不忍分离的样子，谈到仲云，神情黯然地说：“现在我们阴阳相隔，理不相通，想见面是不可能的。只有等到他死了之后，我们才能聚首。我有一首诗，请你念给大哥听一听吧：‘忽作无期别，沉冥恨有余。长安虽不远，无信可传书。’”后来又过了几年仲云也死了。

## 李 诉

凉武公诉，以殊勋之子，将元和之兵，擒蔡破郢，数年攻战，收城下壁，皆以仁恕为先，未尝枉杀一人，诚信遇物，发于深恳。长庆元年秋，自魏博节度使、左仆射、平章事诏征还京师。将入洛，其衙门将石季武先在洛，梦凉公自北登天津桥，季武为导。

以宰相行呵叱动地。有道士八人，乘马，持绛节幡幢，从南欲上。导骑呵之，对曰：“我迎仙公，安知宰相？”招季武与语，季武骤马而前。持节道士曰：“可记我言，闻于相公。”其言曰：“耸辔排金阙，乘轩上汉槎。浮名何足恋，高举入烟霞。”季武元不识字，记性又少，及随道士信之，再闻已得。道士曰：“已记得，可先白相公。”乃惊觉，汗流被体。喜以为相国犹当上仙，况俗官乎！后三日，凉公果自北登天津桥，季武为导，因入憩天宫寺，月余而薨。

时人以仁恕端悫之心，固合于道，安知非谪仙数满而去乎。  
(出《续幽怪录》)

凉武公李诉是功臣的后代，率领着唐宪宗的部队拿下蔡州攻破郢城。李诉征战好几年，收复好多城池，但他为人治军都以宽容仁义为第一，从来没有错杀一人，且待人接物十分讲求信义，一片至诚，深得民心。长庆元年秋天，他在魏博任节度使，并得到左仆射、平章事的官职。这时，皇帝召他回京城，刚要进洛阳时，他手下一个已在洛阳的衙将石季武作了个梦，梦见李诉从北面登上京城的天津桥，自己担任仪仗前导。李诉的队列仪仗前面喝道，后面护卫十分威严，就像宰相出行一样。忽然有八个道士骑着马，持着迎贵宾的节幡从南面要上桥。李诉的前导就大声呵斥，让道士们闪开。道士说：“我们是来迎接仙公李诉的，不知道什么宰相不宰相！”道士招呼石季武，石季武就赶紧打马迎上来。持节幡的道士说：“我有几句话，你听后要记住，然后转告李诉。道士吟了一首诗，大意是：“骑着高头大马奔向金銮殿，



乘上华丽的金车直入星汉。世上的浮名有什么可留恋，怎比得了腾云驾雾羽化登仙？”石季武是个不识字记性又很差的人，但随道士念了两遍便记住了。道士说：“你既然已经记住了，就转告李诉吧！”说到这里，石季武惊醒了，出了一身大汗。他高兴地想：“在世间当宰相的还能成仙，像我这样的普通官吏大概也能成仙得道吧？”三天之后，李诉果然从北面登上天津桥，石季武为前导，并在天宫寺休息。一个多月后，李诉去世。人们都知道他为人仁恕诚实，合乎天道，却不知道他是被天上贬到人间的神仙，在人间期满了，自然要返回天界了。

## 薛存诚

御史中丞薛存诚，元和末，由台丞入给事中。末期，复亚台长。宪阁清严，俗尘罕到，再入之日，浩然有闲旷之思。及厅吟曰：“卷帘疑客到，入户似僧归。”后月，阍吏因昼寝未熟，仿佛间，见僧童数十人，持香花幢盖，作梵唱，次第入台。阍吏呵之曰：“此御史台，是何法事，高声入来？”其一僧自称：“识达，是中丞弟子，来迎本师。师在台，可入省迎乎？”阍吏曰：“此中丞，官亚台，本非僧侣，奈何敢入台门？”即欲擒之。识达曰：“中丞元是须弥山东峰静居院罗汉大德，缘误与天人言，意涉近俗，谪来俗界五十年。年足合归，故来迎耳。非汝辈所知也。”阍吏将驰报，遂惊觉。后数日，薛公自台中遇疾而薨。潜伺其年，正五十矣。（出《续玄怪录》）

唐元和末年，御史中丞薛存诚由台丞升门下省要职给事中。不到一个月，他又升任副御史。御史府第，整洁肃穆，远离街市。他升任后搬了进去，觉得心旷神怡。他来到厅中吟了两句诗：“卷帘疑客到，入户似僧归。”几个月后，看门的小吏正和衣而睡尚未睡深沉。他恍然间看见几十个僧童，拿着香花和印着佛名的幡旗，一边念着经文一边按顺序走进来。看门小吏斥道：“这是御史的公署，你们这是作什么法事，高声喊叫地进来？”其中一个和尚自称识达，是中丞薛存诚的弟子，这次来迎接师傅的。他说：“我师傅在吗？我们可以进去探望一下就把他接走吗？”看门小吏说：“这是中丞大人的官署，本不是寺院，你们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进来呢？！”当即就要去捉拿识达。识达说：“中丞原来是须弥山东峰静居院的罗汉大德，因为他错误地与佛祖说想涉足凡尘，被贬到人间五十年。现在五十年已满，我们所以来迎接他。这件事，你们这些人是不知道的。”看门小吏急忙要跑去报告，一下子从梦中惊醒。数天之后，薛存诚在公署患病而死，人们暗自一算，整好五十岁。

## 李伯怜

威远军小将梅伯成善占梦。有优人李伯怜游涇州乞钱，得米百斛。及归，令弟取之，过期不至。夜梦洗白马，访伯成占之。伯成抒思曰：“凡颍人好反语，洗白马，泻（泻字原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白米也。君所忧。或有风水之虞乎？”数日弟至，果言渭河中覆舟，一粒无余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威远军中有位叫梅伯成的小将，善于解梦。有个卖艺人李伯怜来到泾州，边卖艺边乞求讨要钱粮，共得一百斛米，回到家之后让弟弟来取。过好长时间，也未见弟弟将米运回。一天晚上，他梦见自己洗白马，便去请梅伯成解梦。梅伯成沉思着说：“凡是顛人都爱说反语。洗白马，泻白米也。你所忧虑的，也许有风水之灾呀！”几天之后，弟弟回来了，果然告诉他说船在渭河中翻沉，一粒米也没有剩。

## 张 瞻

江淮有王生者，榜言解梦。贾客张瞻将归。梦炊于臼中，问王生，生言：“君归不见妻矣。臼中炊，因无釜也。”贾客至家，妻卒数月矣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江淮有个王生，贴告示说自己会解梦。商人张瞻想回家去，晚上梦见自己用石臼做饭，便请教于王生。王生说：“你回去就见不到妻子了！在石臼里做饭，是因为没有锅呵。”张瞻赶到家中，妻子已经死好几个月了。

## 于 董

有一人梦松生户前，一人梦枣生屋上，以问补阙于董，董言：“松丘垅间所植，‘枣’字重来，重来呼魄之象。”后二人俱卒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有一个人梦见松树长在门前，一人梦见枣树生在屋上，便向补阙于堇求教。于堇说：“松树，是丘垅间所植，说的是坟呵；‘枣’字重来，是重来呼魄之象。”后来不久，二人都死了。

## 卢彦绪

许州司仓卢彦绪所居溷，夏雨暴至，水满其中，须臾漏尽。彦绪使人观之，见其下有古圻，中是瓦棺，有妇人，年二十余，洁白凝净，指爪长五六寸，头插金钗十余支。铭志云：是秦时人，千载后当为卢彦绪开，运数然也。闭之吉，后之凶。又有宝镜一枚，背是金花，持以照日，花如金轮。彦绪取钗镜等数十物，乃闭之。夕梦妇人云：“何以取吾玩具。”有怒色。经一年而彦绪卒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许州的司仓卢彦绪家中的厕所，夏天暴风雨一来，水便把里面灌满。一会儿那水便漏光了。卢彦绪招呼邻居们来看，只见下面有座坟坑，中间是口大棺材，里面躺着位二十多岁的女人，她白白净净的，指甲有五六寸长，头上插着十余支金钗。坟头的铭志上写道：这是秦时的人，千年之后当由卢彦绪发现，这是由运数决定的。不过，发现之后就关闭，则有大吉；但如果一打开，则有大凶。他又看见一面宝镜，背面雕着金花，举起它照太阳，那太阳便金光闪射。卢彦绪被迷住了心窍，拿出宝镜、金钗等十多件东西之后，才将棺闭上。晚上，他梦见那妇人对他说：“你怎么能拿走我的东西呢？”脸上有怒色。过了一年，卢彦绪就死

了。

## 柳宗元

柳员外宗元自永州司马征至京，意望重用。一日。诣卜者问命，且告以梦，曰：“余柳姓也，昨梦柳树仆地，其不祥乎？”卜者曰：“无苦，但忧为远官耳。”征其意，曰：“夫生则树柳，死则柳木。木者牧也，君其牧柳州乎？”竟如其言。后卒于柳州焉。（出《因话录》）

柳宗元员外从永州司马府来到京城，希望得到朝廷重用。一日，他向算卦的人问命，并告诉他自己昨晚作的一个梦，说：“我姓柳，昨晚梦见柳树倒在地上，这是不是不祥之兆？”算命的人说：“没有什么不祥的，只是怕要到远处做官了。”柳宗元又问其中之意，那人回答说：“你生是柳树，死便是柳木。木者牧也，看样子你得去柳州主事了！”后来，正如他所说的那样，柳宗元做了柳州州牧并一直到死。

## 卫中行

卫中行为中书舍人时，有故旧子弟赴选，投卫论囑，卫欣然许之。驳榜将出，其人忽梦乘驴渡水，蹶坠水中，登岸而靴不沾湿。选人与秘书郎韩皋有旧，访之，韩被酒，半戏曰：“公今年选事不谐矣！据梦，卫生相负，足下不沾。”及榜出，果驳放。韩

有学术，韩仆射犹子也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卫中行任中书舍人时，有老朋友的子弟进京应选，投到其门下并拜托于他，他痛痛快快地应承下来。驳榜将要公布时，那个人忽然梦见自己骑驴过河，驴一尥蹶子把他甩入水中，登岸后鞋却没有湿。这人与秘书郎韩皋有交情，登门拜访时，韩皋备下酒菜宴请他。韩皋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今年应选的事情不顺利呀！根据你的梦分析，卫中行肯定不会替你说话的，因为你鞋上没有沾水。”等到榜公布时，那人的名字果然被甩到一旁，没有重用。韩皋有学问，有见识，他本是大名鼎鼎的韩仆射的侄子呵。

## 张省躬

枝江县令张汀，子名省躬，汀亡，因住枝江。有张垂者，举秀才下第，客于蜀，与省躬素未相识。大和八年，省躬昼寤，忽梦一人，（一人二字原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自言当家，名垂，与之接，欢狎弥日。将去，留赠诗一首曰：“戚戚复戚戚，秋堂百年色。而我独茫茫，荒郊遇寒食。”惊觉，遽录其诗，数日而卒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枝江县令张汀的儿子叫张省躬。父亲死后，他一直住在枝江。有一位叫张垂的人，考秀才科未中，客死于四川，与省躬素不相识。大和八年，张省躬白天睡于堂前，忽梦一人自称与他同

姓，名字叫垂。张垂同他一见如故，无拘无束地玩了几天，临别时，留下一首诗赠给省躬，那诗是：“戚戚复戚戚，秋堂百年色。而我独茫茫，荒郊遇寒食。”这时，张省躬惊醒了，当即录下那首诗。他于数日之后死去。

## 王 恽

进士王恽，才藻雅丽，尤长体物。著《送君南浦赋》，为词人所称。会昌二年，其友人陆休符忽梦被录至一处，有驺卒止于屏外，见若胥靡数十，王恽在其中。陆欲就之，恽面若愧色，陆强牵之语，恽垂泣曰：“近受一职司，厌人闻。”指其类，“此悉同职也。”休符恍惚而觉。时恽住扬州，其子住太平，休符异所梦，迟明，访其家信，得王至洛书。又七日，其讣至，计其卒日，乃陆之梦夕也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进士王恽，才华横溢，文词典雅清丽，尤其擅长咏物。他写的《送君南浦赋》，为词人们所称道。唐会昌二年，他的朋友陆休符忽然梦见自己被押到一个地方，屏外站着养马驭车的驺从。这时，只见几十个跟自己一样用绳索牵连的人走过来，王恽也在其中。陆休符想凑过去，王恽惭愧地低下头。陆休符就硬把他拽到一旁问话，王恽哭泣着说：最近接受一个苦差事，谁听了谁厌恶。他又指指身边的人说，这些人全干一样的差事。陆休符恍惚间醒来。当时，王恽住在扬州，他的儿子住在太平。陆休符对此梦十分惊异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去王家问有无消息，看到了王恽

从洛阳写的信。又过七天，王恽的死讯送到。算算他死的日子，正是陆休符作梦的那天晚上。

## 柳 凌

司农卿韦正贯应举时，尝至汝州。汝州刺史柳凌留署军事判官。柳尝梦有人呈案，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，因访韦解之，韦曰：“柴，薪木也。公将此不久乎！”月余，柳疾卒。素贫，韦为部署，米麦缗帛，悉前请于官数月矣。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，韦披案，方省柳前梦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司农卿韦正贯进京应试时，曾来到汝州。汝州刺史柳凌留他任军事判官。柳凌曾梦见有人呈上个案子，案子上说欠柴一千七百束。他请韦正贯为自己解梦，韦正贯说：“柴薪木也，柳将木，看来你在这里住不多久了。”一个多月后，柳凌病死。他生前向来贫穷，韦正贯为他安排后事。他发现柳凌已向公家借过好几个月的钱粮布等维持生活，死后仍欠公家一千七百捆柴。

## 崔 暇

中书舍人崔暇弟嘏，娶李续女。李为曹州刺史，令兵马使国邵南勾当障车。后邵南因睡，忽梦崔女在一厅中，女立于床西，崔嘏在床东。女执红笺，题诗一首，笑授嘏，嘏因朗吟之。诗言：“莫以贞留妾，从他理管弦。容华难久驻，知得几多年。”梦后才



一岁，崔嘏妻卒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中书舍人崔嘏的弟弟叫崔嘏，娶李续的女儿作妻子。李续任曹州刺史。他派兵马使国邵南布置喜车，挂上布帷。后来，国邵南困极而睡，忽梦见崔嘏和李续的女儿在一个大厅里，李续的女儿站在床西，崔嘏站在床东。李续的女儿拿一红笺，题诗一首，笑着递给崔嘏。崔嘏朗声吟道：“莫以贞留妾，从他理管弦。容华难久驻，知得几多年。”梦后才一年，崔嘏的妻子便死了。

## 苏 检

苏检登第，归吴省家，行及同州澄城县，止于县楼上。醉后，梦其妻取笔砚，篋中取红笺，剪数寸而为诗曰：“楚水平如镜，周回白鸟飞。金陵几多地，一去不知归。”检亦裁蜀笺而赋诗曰：“还吴东去下澄城，楼上清风酒半醒。想得到家春欲（欲原作已。据明抄本改。）暮，海棠千树已凋零。”诗成，俱送于所卧席下。又见其妻答检所挈小青极甚。及寤，乃于席下得其诗，视篋中红笺，亦有剪处。小青其日暴疾。已而东去，及鄂岳已来，舍陆登舟，小青之疾转甚。去家三十余里，乃卒。梦小青云：“瘞我北岸新茔之后。”及殡于北岸，乃遇一新茔，依梦中所约瘞之。及归，妻已卒。问其日，乃澄城县所梦之日。谒其茔，乃瘞小青坟之前也。时乃春暮，其茔四面，多是海棠花也。（出《闻奇录》）

苏检考中进士，回吴探亲。走到同州澄城县，住在县衙楼上。喝酒醉后，梦见妻子拿来笔砚，小箱里取出红笺，剪下数寸写上诗句：“楚水平如镜，周回白鸟飞。金陵几多地，一去不知归。”苏检也裁下一片红笺赋诗道：“还吴东去下澄城，楼上清风酒半醒。想得到家春欲暮，海棠千树已凋零。”写成之后，全都放在所卧的炕席下面。苏检又看见妻子用皮鞭狠狠抽打他带来的小青，马上醒来。他从炕席找到了那两首诗，再一看箱子里的红笺，也有剪过的痕迹。小青这一天得了暴病。这时苏检已经东去，到鄂州的山区又回转来。他不走旱路走水路。小青的病越来越严重，在他离家还有三十多里路时，便凄然而死。苏检梦见小青说：“把我埋葬在河北岸的新坟之后。”苏检为小青出殡时，果然在北岸看到一座新坟，便遵照梦中的约定将小青埋在了这座新坟之后。苏检匆匆赶回家，才知妻子也已死去。问她死的日子，就是他在澄城县做梦那天。苏检去看妻子的坟，果然在小青的坟之前面。这时正是暮春，两座坟茔四周，盛开着洁白如雪的海棠花。

## 韦 检

韦检举进士不第。常有美姬，一日捧心而卒。检追痛悼，殆不胜情。举酒吟诗，悲怨可掬。因吟曰：“宝剑化龙归碧落，嫦娥随月下黄泉。一杯酒向青春晚，寂寞书窗恨独眠。”一日，忽梦姬曰：“某限于修短，不尽箕帚，涕泪漉然，常有后期。今和来篇，口占曰：‘春雨濛濛不见天，家家门外柳和烟。如今肠断空垂泪，欢笑重追别有年’。”检终日悒悒不乐，后更梦姬，曰：“郎遂相见。”觉来神魂恍惚，乃题曰：“白浪漫漫去不回，浮云

飞尽日西颓。始皇陵上千年树，银鸭金凫也变灰。”后果即世，皆符兆。（出《抒情诗》）

韦检进京应试未中。他曾经有个美妾，一天捂着心口窝倒地而死。韦检痛加追悼，难以表达自己的感情。于是，他举起酒杯吟起诗来，悲伤哀怨，那神态令人揪心。他吟道：“宝剑化龙归碧落，嫦娥随月下黄泉。一杯酒向青春晚，寂寞书窗恨独眠。”一天，他忽然梦见死去的美妾说：由于我命苦寿短，不能再侍奉于你，想到这些我就潸然泪下。不过，我们后会有期，今天我为咱们的将来与你和诗一首，随即吟道：‘春雨濛濛不见天，家家门外柳和烟。如今肠断空垂泪，欢笑重追别有年。’”醒来之后，韦检终日抑郁不乐，后来又梦见美妾对他说：“你快来与我相见吧！”从此，他更加神不守舍，恍恍惚惚，又题诗道：“白浪漫漫去不回，浮云飞尽日西颓。始皇陵上千年树，银鸭金凫也变灰。”后来他果然去世，一切全契合前梦的征兆。

## 朱少卿

王蜀时，有朱少卿者，不记其名。贫贱客于成都，因寝于旅舍。梦中有人扣扉觅朱少卿，其声甚厉，惊觉访之，寂无影响。复睡，梦中又连呼之。俄见一人，手中执一卷云：“少卿果在此？”朱曰：“吾姓即同，少卿即不是。”其人遂卷文书两头，只留一行，以手遮上下，果有“朱少卿”三字。续有一人，自外牵马一匹直入。云：“少卿领取。”朱视之，其马无前足，步步侧蹶，匍匐而

前，其状异常苦楚。朱大惊而觉，常自恶之。后蜀王开国，有亲知引荐，累至司农少卿。无何，膝上患疮，双足自膝下俱落，痛苦经旬，五月五日殁。乃马梦之征也。（出《王氏见闻》）

五代十国，王氏统治于蜀，有位姓朱任少卿之职的人，名字却记不得了。他当时十分寒酸，住在成都的旅馆里。一日，他梦见有人敲门来找朱少卿，声音很响。他一惊推开房门，却连个人影也未见到。接着又睡，梦中又有人连声呼唤。不一会儿，只见来了一个人，手中拿着一卷文，说：“朱少卿果然在这里！”朱说：“我的姓倒不错，却不是什么少卿。”那人随即卷起文书的两端，只留下一行字，用手遮住上面和下面，他果然看见有“朱少卿”三个字。接着又有一个人，从外面牵着一匹马径直走进来，说道：“请少卿领取。”朱抬头看去，只见那马没有前腿，一挪一挪的，像是要跌倒的样子，它几乎是向前爬行，显得异常痛苦。朱少卿大叫一声，惊醒过来。为此，他常常感到十分厌恶。后蜀王开国，有亲朋好友引荐，他的官一直当到司农少卿。无奈，他的膝盖上长了疮，双腿从膝盖以下全都烂掉了，苦苦熬了十年，五月五日死亡。不用说，这就是他的那个马梦之兆呵。

## 覃 鷖

孟蜀工部侍郎刘义度，判云安日。有押衙覃鷖，梦与友人胡鍼同在一官署厅前，见有数人，引入刘公，则五木备体，子然音旨，说理分解，似有三五人执对。久而方退，于行廊下坐，见进

食者，皆是鲜血。覃因问，旁人答曰：“公为断刑错误所致，追来亦数日矣。”遂觉。及早，见胡鍼话之，鍼曰：“余昨夜所梦，一与君叶，岂非同梦乎？”因共秘之。刘公其日果吟《感怀诗》十韵。其一首曰：“昨日方髻髻，如今满颌髻。紫阁无心恋，青山有意潜。”今其诗皆刊于石上，人皆讶其诗意。不数日而卒，岂非断刑之有错误乎？（出《野人闲话》）

五代十国，后蜀工部侍郎刘义度，离别云安那天，有个叫覃鹭的押司，梦见与朋友胡鍼一起站在一官署厅前，看见有好几个人把刘义度带进来，身上压着木头仍不屈服，独自与他们说理分辨，声音很响亮，好象有三五个人跟他对质。他好长时间才退下，坐在行廊中。这时，覃鹭看见刘义度喝的竟然全是鲜血！覃鹭上前询问，旁边的人回答说：“因为断案有错误，所以才让他喝鲜血。他被捉来已经好几天了。”覃鹭惊醒过来。等到第二天早晨，他把这件事对胡鍼咸说了，胡鍼不由吃了一惊：“我昨天晚上作的梦，跟你的一样，难道说这梦要变成真的了？”二人商议一下，决定暂时保密。这一天，刘义度果然吟《感怀诗》十首，其中一首是这样几句：“昨日方髻髻，如今满颌髻。紫阁无心恋，青山有意潜。”同时，他把这些诗都抄录在石头上，人们都为这诗意而感到惊讶。不几天，刘义度便死了。难道说真的是因为他断案有错误吗？

## 孟德崇

蜀宗正少卿孟德崇，燕王贻卹之子也。自恃贵族，脱略傲诞。尝太庙行香，携妓而往。一夕。梦一老人责之，且取案上笔，叱令开手，大书‘九十字’而觉。翌日，与宾客话及此事，自言“老人责我，是惜我也。书‘九十’字。赐我寿至九十也。”客有封琯戏之曰：“‘九十’字，乃是行书卒字。亚卿其非吉征乎？”不旬日，果卒。（出《野人闲话》）

后蜀的宗正少卿孟德崇，是燕王贻卹之子。他自以为出身贵族，轻慢狂傲而又荒唐。他曾经到太庙进香，把妓女也带了去。一天晚上，梦见一位老人斥责他，并拿起案上的笺，让他张开手掌，在上面写下“九十”二字后，他惊醒过来。第二天，他在酒席筵上与宾客们谈起这件事，自己美滋滋地说：“老人责怪我，其实是心疼我呀。他写下‘九十’二字，是让我一直活到九十岁哩！”客人中有个叫封琯的跟他开玩笑道：“‘九十’二字，乃是行书中的卒字，你可不要把它当作吉兆呀！”不到十天，孟德崇果然死了。

## 孙光宪

荆南节度使高保融有疾，幕吏孙光宪梦在渚宫池与同僚偶坐，而保融在西厅独处，唯姬妾侍焉。俄而高公弟保勳见召上桥，

授以笔砚，令光宪指搆发军，仍遣厅头二三子障蔽光宪，不欲保融遥见。逡巡，有具橐鞬将校列行俟命。次见掌节吏严光楚鞞而前趋，手捧两黑物，其一则如黑漆靴而光，其一即寻常靴也。谓光宪曰：“某曾失墨两挺，蒙王黜责，今果寻获也。”良久梦觉。翌日，说于同僚。逾月而保融卒，节院将严光楚具帖子取处分倒节，光宪请行军司马王甲判之。墨者阴黑之物，节而且黑，近于凶象，即向之所梦，倒双节之谓也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荆南节度使高保融有病，他的属员孙光宪梦中在渚宫池与同僚一起坐着，而高保融则独自呆在西厅，只有姬妾侍候着。有顷，高保融的弟弟高保勳应召上桥，授以孙光宪笔砚，让他写派军队出战的命令。并叫来厅上的两三个仆人挡着孙光宪，不想让高保融远远地看见。有顷，有一些穿着军装背着弓箭的将校列队待命。接着，又看见掌节吏严光楚拿着去毛的兽皮趋身上前，手中捧着两个黑物。其中一个则象黑漆靴子闪闪发光，一个就是平常的靴子。严光楚对孙光宪说：“我曾经丢失过两挺墨，蒙大王降职斥责，今天果然找到了。”良久梦醒。第二天，孙光宪把这件事说给同僚们听。一个多月后，高保融病死。节使院将严光楚的掌节使撤掉并发出文告。孙光宪请行军司马王甲来解这个梦，他说：墨者是阴黑之物，节而且黑，近于凶象，这就是原来那个梦，也就是倒双节的意思。（一个是节度使高保融，一个是掌节吏严光楚，因此才有“倒双节”之谓。）

## 陆 洎

江南陆洎为常州刺史，不克之任，为淮南副使。性和雅重厚，时辈推仰之，副使李承嗣尤与之善。乙丑岁九月，承嗣与诸客访之。洎从客曰：“某明年此月，当与诸客别矣。”承嗣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吾向梦人以一骑召去，止大明寺西，可数里，至一大府，署曰‘阳明府’。入门西序，复有东向大门，下马入一室。久之，吏引立阶下。门中有二绿衣吏，捧一案。案上有书，有一紫衣秉笏，取书宣云：‘洎三世为人，皆行慈孝，功成业就，宜授此官，可封阳明府侍郎，判九州都监事。来年九月十七日，本府上事。’复以骑送归，奄然遂寤。灵命已定，不可改矣。”诸客皆嘻然。至明年九月，日使候其起居。及十六日，承嗣复与向候之客诣之，谓曰：“君明日当上事，今何无恙也？”洎曰：“府中已办，明当行也。”承嗣曰：“吾常以长者重君，今无乃近妖乎？”洎曰：“唯君与我有缘，他日必当卜邻。”承嗣默然而去。明日遂卒，葬于茱萸湾。承嗣后为楚州刺史卒，葬于洎墓之北云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江南陆洎为常州刺史，由于不胜任被降为淮南副使。陆洎性格温和儒雅且稳重敦厚，同辈人都很推崇仰慕他，副使李承嗣和他尤其好。乙丑年九月，李承嗣与众客人一起来拜访他。陆洎对客人们说：“我明年这个月，就该与各位分别了！”李承嗣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，陆洎回答道：“我前些日子梦见自己被一个骑马



的人唤去，来到大明寺西边，又走了几里路，来到一座老大的府院，门上写着‘阳明府’三个字。进门向西走，又有一个朝东的大门，我们下马走进一室。好久，只见前面石阶上站着几个小吏，门里有两个绿衣吏抬来一方案子，案子上面摆着诏书。这时，有一位穿紫袍的官捧着笏板，取过诏书念道：‘洎三世为人，皆行孝慈，功成业就，宜授此官。可封阳明府侍郎，判九州都监事。来年九月十七日，本府上事，复以骑送归。’听到这里，我气息微弱，随即醒来。神灵已将我的寿命定下来了，不能改了。众客人听罢，颇感惊奇。到了第二年九月，一些人来准备照顾陆洎的起居饮食。到了十六日，李承嗣与那些等候在外的人一起拜见陆洎，对他说：“按你说的，明天该有事了，现在怎么还没有一点病态呢？”陆洎说：“手续已经办妥了，明天我就该走了。”李承嗣说：“我曾经象对待长辈一样敬重你，现在你怎么沾上了妖气呢？”陆洎说：“如果你与我有缘份，将来一定能选择我当邻居。”李承嗣什么也没说便离去了。第二天，陆洎死了，埋葬在茱萸湾。李承嗣是在做楚州刺史的时候死的，后埋葬在陆洎墓的北边。

## 周延翰

江南太子校书周延翰，性好道，颇修服饵之事。尝梦神人以一卷书授之，若道家之经，其文皆七字为句。唯记其末句云：“紫髯之畔有丹砂。”延翰寤而自喜，以为必得丹砂之效。从事建业卒，葬于吴大帝陵侧。无妻子，唯一婢名丹砂。（出《广异记》。明抄本作《稽神录》）

江南有位太子校书周延翰，平素信道，对仙药丹丸颇有研究。他曾经梦见神仙拿出一卷书送给他，象是道家的经书，上面每一句都是七个字。他只记住最后面一句是：“紫髯之畔有丹砂。”周延翰醒来之后暗自高兴，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得到丹砂以资长生。在晋的建业，周延翰任从事后死去，埋葬在孙权墓旁。他无妻子无儿子，唯一的婢女叫丹砂。

## 王 瞻

虔化县令王瞻罢任归建业，泊舟秦淮。病甚。梦朱衣吏执牒至曰：“君命已尽，今奉召。”瞻曰：“命不敢辞，但舟中狭隘，欲宽假之。使得登岸卜居，无所惮也。”吏许诺，以五日为期，至日平明，且当来也。”既寤，便能下床，自出僦舍，营办凶具，教其子哭踊之节，召六亲为别。至期，登榻安卧。向曙乃卒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虔化县令王瞻免职之后，回归建业，小船停泊在秦淮河上，病得很厉害。夜里，他梦见朱衣吏拿着一纸牒文来到身边，说：“你的寿命已经完了，今天我奉命召你回去。”王瞻说：“我不敢违命，但是船中狭窄，我想借个宽敞点的地方准备准备，先登上岸去选择一下，没有什么可畏惧的。”朱衣吏点头答应了，说：“以五天为期限，到第五天天大亮的时候，你必须回来。”王瞻醒来，便能起身下床，自己去找了一间房子，自己办理丧葬用的器物，并教儿女们哭丧的规矩，又召来亲属们诀别。到日子那天，

他老老实实躺倒在床上，迎着曙光而死。

## 邢 陶

江南大理司直邢陶，癸卯岁，梦人告曰：“君当为泾州刺史，既而为宣州泾县令。”考满，复梦其人告云：“宣州诸县官人，来春皆替，而君官诰不到。”邢甚恶之。至明年春，罢归，有荐邢为水部员外郎。牒下而所司失去，复请二十余日，竟未拜而卒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江南有位大理司直叫邢陶。癸卯年时，他梦见有人对他说：“你应当任泾州刺史，然后去做宣州泾县令。”任职时间将满，邢陶又梦见那人告诉他说：“宣州各县的县令，来年春天全都替换下来，可是你的诏令却没有到。”听罢，邢陶十分反感。到了第二年春天，他卸掉县令之职，被举荐为水部员外郎。诏令下来却丢失了，又重新奏请，二十多天却无消息，邢陶尚未上任便死去了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 梦五

### 鬼神上

炀 帝 豆卢荣 杨昭成 扶沟令  
王 诸 西市人 王方平 张 讷  
麻安石 阎 陟 刘景复

### 炀 帝

武德四年，东都平后，观文殿宝厨新书八千许卷将载还京师。上官魏梦见炀帝，大叱云：何因辄将我书向京师。”于时太府卿宋遵贵监运，东都调度，乃于陕州下书，著大船中，欲载往京师。于河值风覆没，一卷无遗。上官魏又梦见帝，喜云：“我已得书。”帝平存之日，爱惜书史，虽积如山丘，然一字不许外出。及崩亡之后，神道犹怀爱吝。按宝厨新书者，并大业所秘之书也。（出《大业拾遗》）

唐武德四年，东都洛阳平定之后，在观文殿书库有新书八千多卷，准备运回长安。有位上官魏梦见隋炀帝大声斥责道：“你

们为什么要把我的书运向长安?!”运书那天，由太府卿宋遵贵监运，从东京出发，到陕州又装到大船上，欲走水路载向长安。不料，遇到暴风雨将船颠覆，一卷书也没有剩下。这时，上官魏又梦见隋炀帝高兴地说：“那些书又回到我的手里了!”隋炀帝生前，一向爱惜书籍，他的书虽然堆积如山，但一个字也不许流失。他虽然死了，但上苍还爱怜于他，才这样做的。要知道，观文殿书库里的这批新书，全是隋炀帝在大业年间秘密珍藏的呵。

## 豆卢荣

上元初，豆卢荣为温州别驾卒，荣之妻即金河公主女也。公主尝下嫁辟叶，辟叶内属。其王卒，公主归来。荣出佐温州，公主随在州数年。宝应初，临海山贼袁晁攻下台州。公主女夜梦一人，被发流血，谓曰：“温州将乱，宜速去之。不然，必将受祸。”及觉，说其事。公主云：“梦想颠倒，复何足信。”须臾而寝，女又梦见荣，谓曰：“适被发者，即是丈人，今为阴将。浙东将败，欲使妻子去耳。宜遵承之。无徒恋财物。”女又白公主说之。时江东米贵，唯温州米贱。公主令人置吴绫数千匹，故恋而不去。他日，女梦其父云：“浙东八州，袁晁所陷。汝母不早去，必罹艰辛。”言之且泣。公主乃移居括州。括州陷，轻身走出，竟如梦中所言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上元初年，豆卢荣在温州别驾任上去世。豆卢荣的妻子是金河公主的女儿。公主曾经下嫁辟叶，做过辟叶王的妻子。辟

叶王死后，金河便回到了大唐。当时，豆卢荣来温州辅佐执政，金河公主也随他来到温州住了多年。宝应初年，临海的贼寇袁晁攻下了台州。这时金河公主的女儿梦见一个人，披头散发，浑身是血，对她说道：“温州将要遭受战乱之苦，你们应该快点离开。否则，必然会遭殃的。”醒来后，她把这件事讲给母亲听。金河公主说：“梦都是颠倒的，不足信呵。”有顷再睡，女儿又梦见了豆卢荣，说：“刚才那个披头散发的人，是你的父亲，现在是阴间的将军。浙东将败，是想让你们快点离去，望能照我说的去做，不要恋惜财物。”女儿醒来之后，又把这件事告诉了金河公主。当时江东粮食奇贵，只有温州粮食比较贱。金河公主让人买来江南绸缎几千匹，因此舍不得离去。又有一天，女儿梦见父亲对她说：“浙东的八个州，已经被袁晁所攻破；你母亲如果再不离去，必吃苦头。”说着便哭起来。于是，公主搬到括州，不久括州也陷落了。母女俩只身出走，跟梦中说的一样。

## 杨昭成

开元末，洛阳贾氏为广汉什邡令，将其家之任。欲至白土店东七里，其妻段氏，马惊堕坑而死，即殁于山中。经两载，弘农杨昭成为益州仓曹，之广汉。晓发，其妻窦氏忽于马上而睡，向后倾倒。昭成自下驭马，频呼问，犹不觉，将至白土方寤。云：“向梦有一妇人，衣绿单裙白布衫，年甫三十，容色艳丽，来控我马，悲啼久之，自称段姓，是什邡贾明府之妻。至此身死，见留山中，孤魂飘泊，不胜羁独。夫人后若还京，我有兄名某，见任京兆功曹，可相为访，令收己魂，归于故乡。深以相嘱，言讫

乃去。”昭成其夕宿白土，具以梦问店者。店人云：“贾明府妻坟，去此六七里。坠坑而死，殓在山中，已二年矣。”其言始末，与梦相类。昭成深异之，因记其事。后奉入京，寻其段族，具为说之。段氏举家悲泣，遂令人往取神柩，葬之。（出《灵异记》。明抄本作《灵怪集》）

唐玄宗开元末年，洛阳的贾氏为广汉郡什邡县令，上任时将家眷也一同带去。走到离白土店还有七里地的时候，他的妻子段氏，由于马惊了把她甩进土坑里摔死了。当时，就将她埋在了山中。两年之后，弘农县的杨昭成任益州仓曹，早晨出发去广汉。忽然，他的妻子窦氏在马上睡着了，向后倾倒。杨昭成亲自上前拦住马，连声呼喊，妻子却没有反应，快到白土店时才醒转过来。她对丈夫说：“刚才我梦见一个妇人，穿着白布衫和绿色的单裙子，年龄将近三十岁的样子，长得美艳动人。她拦住我的马，悲哭不已，并且自称姓段，是什邡贾县令的妻子，那年在这里摔死了，孤单地留在山中，不胜寂寞。她说夫人将来有机会回到京城，我有个哥哥叫什么什么，现任京兆功曹，你可以代我去看看他，并请收回我的魂魄，送回故乡。她千叮咛万嘱咐，然后便离去了。”杨昭成这天晚上住在了白土店里，把梦中的事全都跟店里人说了。店里人道：“贾县令妻子的坟，离这有六七里路。她确实是坠坑而死的，并且就埋在了山中，已经过去两年了。”事情的经过，果然与那梦相符。杨昭成十分惊异，便把这事记下了。后来，他奉旨进京，寻找到段氏的家人，把段氏的事说了，听说这件事之后，段家上下痛哭不止，当即派人进山取回棺柩，又重

新安葬了。

## 扶沟令

扶沟令某霁者，失其姓，以大历二年卒。经半岁，其妻梦与霁遇。问其地下罪福，霁曰：“吾生为进士，陷于轻薄，或毁謫词赋，或诋诃人物，今被地下所主。（明抄本作由。）每日送两蛇及三蜈蚣，出入七窍，受诸痛苦，不可堪忍。法当三百六十日受此罪，罪毕，方得脱生。近以他事，为阎罗王所剥，旧裈狼藉，为人所笑，可作一裈与我。”妇云：“无物可作。”霁曰：“前者万年尉盖又玄将二绢来，何得云无？”兼求铸像写法华经。妇并许之，然后方去尔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扶沟县令的名字叫霁，忘记他的姓了，于唐大历年间故去。半年之后，他的妻子在梦中与他相遇。妻子问他在阴间过得怎么样，他说：“我生前是进士，吃亏在于轻薄放浪，有时候写诗赋词发泄怨言，有时诋毁他人，现在被阴间所管制。每天送来两条毒蛇还有三只蜈蚣，让它们在耳、鼻、口等七个孔里钻来钻去。受的苦呵，真是不堪忍受。人家已经判我三百六十天受这种折磨，然后，才能托生于来世。最近，因为别的一点小事，我又被阎王爷痛打一顿，那条带裆的旧裤子已不像样子，人们都取笑于我。你能不能再作一条新的送我？”他妻子说：“没有布料可作呀。”霁说：“前几天，万年县尉盖又玄刚把二匹绢布送给你，怎么说没有布料呢？”接着，他又求妻子为他铸佛像写法华经。妻



子无奈，便一并都答应下来。这时，他才悄然离去。

## 王 诸

大历中，邛州刺史崔励亲外甥王诸，家寄绵州，往来秦蜀，颇谙京中事。因至京，与仓部令史赵盈相得。每賁左（賁左原作霁在。据明抄本改。）绵等事，盈并为主之。诸欲还，盈固留之。

中夜，盈谓诸曰：“某长姊适陈氏，唯有一笄女。前年，长姊丧逝。外甥女子，某留抚养。所惜聪惠，不欲托他人。知君子秉心，可保岁寒。非求于伉俪，所贵得侍巾栉。如君他日礼娶，此子但安存，不失所，即某之望也！成此亲者，结他年之好耳。”诸对曰：“感君厚意，敢不从命？固当期于偕老耳！”诸遂备纁币迎之。

后二年，遂挈陈氏归于左绵。是时励方典邛商，诸往覲焉。励遂责诸浪迹，又恐年长不婚，诸具以情白舅。励曰：“吾小女宽柔，欲与汝重亲，必容汝旧纳者。”陈氏亦曰：“岂敢他心哉，但得衣食粗充，夫人不至怪怒，是某本意。”诸遂就表妹之亲。既成婚，崔氏女便令取陈氏同居，相得，更无分毫失所。励令其子铿与诸江陵卜居，兼将金帛下峡而去。

三月诸发。五月，励受替，遂尽室江陵而行。诸与铿方买一宅，修葺。停午，诸忽梦陈氏被发来。哀告诸曰：“某，他乡一贱人。崔氏夫人，本许终始，奈何三峡舟中沐发，使人耸某，令于崩湍中而卒，永葬鱼鳖腹中！”哀泣沾襟。俄而铿于东厢寐，亦梦陈氏诉冤：“崔夫人不仁，致我性命三峡。”铿与诸偶坐，方讶其事，其夜，二人梦复如前。铿甚惭，谓诸曰：“某娘情性不当

如是，何有此冤！且今日江头望信，若闻陈氏不平安，此则必矣！”后数日，果有信，说陈氏溺三峡。及励到诸家，诸泣说前事。崔氏为其兄所责，不能自明，遂断发暗鸣而卒，诸亦荡游他处。

数年间，忽于夏口，见水军营之中东门厢，见一女人，姿状即陈氏也。诸流眄久之。其妇又殷勤瞻瞩，问僮仆云：“郎君岂不姓王？”僮走告诸。及白姨弟，令询其本末。陈氏曰：“实不为崔氏所挤，某失足坠于三峡，经再宿，泊尸于碛，遇鄂州回易小将梁璨。初欲收葬，后因吐无限水，忽然而苏。某感梁之厚恩，遂妻梁璨，今已诞二子矣。”诸由是疑负崔氏之冤，入罗浮山而为头陀僧矣！（出《乾闥子》）

唐大历年间，邛州刺史崔励的亲外甥王诸家住在绵州。他经常往来于秦蜀之间，对京城里的一些事情了如指掌。一日来到京城，他与仓部令史赵盈交上了朋友。他常常请求赵盈为绵州的亲人办些事情，赵盈都帮忙给办了。王诸想回去，赵盈却坚持把他留下来。半夜，赵盈对王诸说：“我大姐嫁给老陈家，只有一个外甥女。前年大姐去世了，抛下这个外甥女，由我留下抚养。我见她聪明可爱，不想托给他人。我知道你的脾气秉性，更知道你心地善良，跟着你不会受饥寒之苦。今天说这件事，不是想求你与她结为夫妻，只是想让她侍奉于你。如果你将来正式结婚娶妻，这孩子能够留在你们家里也就行了。这是我希望，如果你能够接受，我们的关系就会更密切了。”王诸回答说：“感谢你的美意，我怎敢不接受？我该与她白头偕老呵！”随即，王诸备下彩礼迎娶陈氏。两年之后，王诸带她回到了绵州。这时，王诸的

舅父崔励来邛州主管行商之事，王诸前去拜望。崔励当即就把他责骂了一顿，说他不务正业胡乱来，并担心他将来不再结婚。王诸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舅父讲了。崔励说：“我的小女儿性格温柔宽厚，我想把她嫁给你，来个亲上加亲。再说，她也一定能够容得下陈氏女的。”陈氏也说道：“我哪敢有别的什么想法，有个温饱也就满足了。夫人不责怪，不迁怒，这便是我的所求呵！”不久，王诸遂与表妹崔氏女喜结良缘。崔氏要求与陈氏同居一室，二人关系融洽，没有产生任何不悦的事情。崔励让他儿子崔铿与王诸到江陵买房子，顺便把金银布帛顺着三峡运回去。王诸是三月出发的。五月，崔励被人取替，全家人随即向江陵而去。王诸和崔铿刚买一座宅院，正在修葺，午休时候，王诸忽然梦见陈氏女披散着头发而来，哀哀切切地对他说：“我本是他乡一个卑贱的女人，向来对崔氏妇都很尊重，将来的事情也都谈妥了。可是，万万没有想到，那天我在三峡船中洗发，她指使人推了我一把，我便跌入激流中淹死了，永远葬在了鱼鳖的肚子里。”她边哭边说，泪水沾满了衣襟。一会儿，崔铿去东厢房睡觉，也说梦见了陈氏诉冤道：“崔夫人不仁，在三峡害了我的性命！”崔铿与王诸对面坐着，二人都感到很惊讶。当夜，他们的梦还是这样的。崔铿十分羞愧地对王诸说：“我姐姐的情性不该是这样的呀，怎么会有此冤呢？咱们暂且去江边等候消息，如果听说陈氏遇险，这事儿就一定是真的了！”几天之后，果然传来信说，陈氏已经在三峡淹死了。等到崔励赶到王诸家，王诸哭泣向他诉说了这件事。崔氏被她兄弟大声责骂了一顿，有口难辩，随即剪断头发，嗓子都哭哑了，最后竟一病而死。王诸心灰意冷，浪迹天涯。几年之后，他在夏口水军营里的大门东边，看见一个女人，那模

样酷似陈氏。王诸盯着她看了许久，她也站住脚，向王诸瞩目而视，并问他的仆人：“他是不是姓王？”仆人急忙告诉了王诸及崔铿，他们向陈氏询问究竟。陈氏说：“实际上，那天并不是崔氏指使人干的，而是我失足坠入三峡水中。过了一夜，我的尸体于第二天漂在浅水的沙石上。这时，幸遇鄂州回易小将梁璨。开始，他想将我收葬；后来我吐出了大量的水，忽然苏醒过来了。我为感谢梁的厚恩，便嫁给他作了妻子。现在，我们已经生下两个孩子了。王诸由于错怪了崔氏而觉得有负于她，便进了罗浮山做了一个头陀和尚。

## 西市人

建中年，京西市人忽梦见为人所录，至府县衙，府甚严。使人立于门屏外，遂去，亦不见召。唯闻门内如断狱之声，自屏隙窥之，见厅上有贵人，紫衣据案，左右绿裳执案簿者，三四人。中庭，朱泚械身锁项，素服露首，鞠躬如有分雪哀请之状，言词至切。其官低头视事，了不与言。良久方谓曰：“君合当此事，帝命已行，诉当无益。”泚辞不已，及至泣泣。其官怒曰：“何不知天命？”令左右开东廊下二院。闻开锁之声。门内有三十余人，皆衣朱紫，行列阶下。贵人指示曰：“此等待君富贵，辞之何益？”此人视之，乃李尚韦骆之辈也。诸人复入院门。又叱泚入西廊一院焉。贵人问左右云：“是何时事？”答曰：“十月。”又问何适而可。曰：“奉天。”如此诘问。良久乃已。前追使者复出，谓百姓曰：“误追君来，可速归。”寻路而返。梦觉，话于亲密。其后事果验也。（出《原化记》）

唐德宗建中年间，长安城西有个人忽然梦见自己被人捕去，来到一座县衙，这座府衙颇为森严。让西市人站在门外，使者就走了，也不见有来招呼，只听房子里有拷问犯人声音。他从屏风的缝隙间偷偷望去，只见大厅上有位大人物，穿着紫衣坐在案前，还有穿绿衣裳的人坐在其两旁，有三四个人。堂下，只见朱泚身上戴着枷锁和镣铐，穿着白衣服，伸出脑袋又是鞠躬又是磕头，苦苦地哀求着。那个大人物低头看着案子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半天，他才说：“你的命中注定有这件事，完全是按照天的旨意行事，哀求也没有用处。”朱泚又哀求，没完没了，泫然流涕。大人物怒道：“你连什么叫天命也不懂吗？！”他令手下人打开东廊下两个院门，随即传来开锁之声。门内有三十多个人，全穿朱紫色衣服，站立台阶两旁。那位大人物对这些人说：“这些人都在等待着你的富贵，推辞又有什么好处呢？”长安城西这个人举目望去，发现他们是李、尚、韦骆之辈呵。这些人没有办法，又回到院门。接着，那位大人物又叱责朱泚。大人物向手下人问道：“什么时候执行？”回答说：“十月。”又问：“合适吗？”回答说：“奉天而行。”这样一问一答，半天才完。长安城西这个人想上前问个明白，带他来的那人对他说：“我把你错抓了来，你赶快回去吧。”于是，他寻路而归。这时他从梦中惊醒，说给家里人听。后来的事情果然应验了。

## 王方平

太原王方平性至孝。其父有疾危笃。方平侍奉药饵，不解带者逾月。其后侍疾疲极，偶于父床边坐睡。梦一鬼相语，欲入其

父腹中。一鬼曰：“若何为入。”一鬼曰：“待食浆水粥，可随粥而入。”既约，方平惊觉。作穿碗。以指承之，置小瓶于其下。候父啜，乃去承指，粥入瓶中，以物盖上。于釜中煮之为沸，开视，乃满瓶是肉。父因疾愈。议者以为纯孝所致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太原有个叫王方平的人，十分有孝心。他的父亲患病在床，日见沉重；王方平煎汤熬药，侍奉左右，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脱衣服了。一天，他实在太疲劳了，就坐在父亲床边睡着了。这时，他梦见几个鬼在对话，一个说：“我想钻进他父亲的肚子里。”一个说：“你怎么钻进去？”另一个说：“等他喝稀粥的时候，可以随粥而入嘛！”他们刚刚约定好，王方平便惊醒了。他将粥碗击穿，用手先捂着，把一个小瓶子放在它的下面。等父亲要喝粥的时候，他把手一撤，粥便注入了瓶中。然后用东西盖上。他把这瓶子扔进锅里，煮沸无数次，再打开一看，满瓶是肉！不久，父亲的病就好了。人们议论说，正是他的孝心感动了上苍，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呵。

## 张 诩

张诩，以贞元中，以前王屋令调于有司。忽梦一中使来，诩即具簪笏迎之。谓诩曰：“有诏召君，可偕去。”诩惊且喜，以为上将用我。即命驾，与中使俱出。见门外有吏十余，为驱殿者。诩益喜，遂出开远门，西望而去。其道左有吏甚多，再拜于前。近二百里，至一城，舆马人物喧哗，阗咽于路，槐影四矗，烟幕

迥迤。城之西北数里，又一城。外有被甲者数百，罗立门之左右，执戈戟，列幡帜，环卫甚严，若王者居。既至门，中使命诜下马。诜整巾笏，中使引入门。兵士甚多。见宫阙台阁，既峻且丽。又至一门，中使引入百余人，具笏组，列于庭，仪甚谨肃。又有一殿峙然，琼玉华耀，真天子殿。殿左右有士数十，具甲倚剑。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。一人峨冠，被袞龙衣，凭玉几而坐殿之东宇。又有一冠衣者，貌若妇人，亦据玉几殿之西宇。有宫嫔数十，列于前。中使谓诜曰：“上在东宇，可前谒。”即趋之东宇前，再拜。有朱衣中使，立于殿之前轩，宣曰：“卿今宜促治吾宫庭事，无使有不如法者。”诜又再拜舞蹈。即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，其仪度如东宇，既拜，中使遂引出门。诜悸且甚，因谓之曰：“某久处外藩，未得见天子，向者朝对，无乃不可于礼乎？”中使笑曰：“吾君宽，无惧耳。”言毕东望，有兵士数百驰来。中使谓诜曰：“此警夜之兵也。子疾去，无犯严禁。”即呼吏命驾。惶惑之际而寤。窃异其梦，不敢语于人。后数日，诜拜虢陵令。及凡所经历，皆符所梦。又天后祔葬，诜所梦殿东宇下。峨冠被袞龙衣者，乃高宗也。殿西宇下，冠衣貌如妇人者，乃天后也。后数月，因至长安，与其友数辈会宿，具话其事。有以列圣真图示诜者，高宗及天后，果梦中所见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唐德宗贞元年间，张诜从前王屋县令调于有司，等待重新任用，忽然梦见一位中使来找他，他急忙捧起笏板迎上前去。那位中使对诜说：“现有诏书召见你，可跟随我来。”听罢，张诜又惊又喜，以为皇帝要重用自己，当即与中使走出房门，奉命前往皇

宫。一出门，只见两旁站着十余个小吏，都是皇宫里的人。张诩见状更加欢喜，随即打开了大门，随中使向西行去。走着走着，只见道左侧的小吏越来越多，并纷纷拜倒在他的面前。走了近二百里，来到一座大城，车马行人喧哗不已，致使交通堵塞。两旁槐树挺拔，烟雾飘然不绝。城西北方向数里，又有一座大城，外面有穿盔甲的兵士数百，持戈操戟，打着旌旗，站在门的两侧。看那防卫森严的样子，象皇帝居住的地方。来到门口，中使命令张诩下马，整理仪容，随即便将他引进门去。这里兵士更多。看那宫殿的楼阁亭台，真是既庄严又华丽。又走进一个大门，中使领进一百多人，每个人都捧着笏板，列于庭上，气氛显得更加谨肃。再走，又见到一座巍然的大殿，玉色生辉，华耀无比。这便是真天子的圣殿了。大殿左右有军士数十位，全戴着盔甲，佩着长剑。殿上还有好多穿着朱紫衣服的中使。这时只见一个人靠着玉几坐在大殿东侧，他穿着帝王的龙袍，头上皇冠威凛。还有一个戴高冠的人，靠着玉几坐在大殿的西侧。从相貌上看，这象个女人，身旁站立着几十个宫嫔。中使对张诩说：“皇帝坐在东侧，你可上前谒见。”张诩急忙躬身上前，跪拜。有位穿红衣服的中使站在殿前的高处，宣旨道：“爱卿适于管理我朝宫廷之事，使上上下下都严格守法。”张诩上前跪下又拜，乐得手舞足蹈。一会儿，中使把他又引到大殿西侧，又像刚才在东侧那样礼拜了一番。然后，中使带他走出门来。张诩心有余悸地对中使说：“我久居外地，没有见过皇帝；今天奉旨朝觐，不知道我有没有失礼的地方？”中使笑着说：“我们皇帝宽厚仁慈，用不着害怕。”说完他向东望去，只见有兵士数百急步跑来。中使对张诩说：“这些都是夜间负责警戒的士兵呵。你快回去吧，不要违犯这里的禁



规。”随即唤过一名小吏，命其驾车送张诩。张诩正惶惑之际从梦中醒来。他暗自为此梦惊，却又不敢告诉别人。几天之后，张诩被封为軹陵县令。此后他所经历的一切，都与那个梦相契合。后来，武则天后与唐高宗合葬。就是张诩梦见大殿东侧。戴着皇冠穿着龙袍的那个人，乃是高宗皇帝；坐在大殿西侧的那个女人，乃是则天皇后。数月之后，张诩因事来到长安，与好多朋友住在一起闲谈时，说到了这件事。于是，有人拿出“列圣真图”给张诩看——高宗皇帝及则天皇后，果然象梦中见到的一样。

## 麻安石

麻安石，唐贞元中至寿春，谒太守杨承恩。安石在道门，习学推步，自言大夫四月加官，合得旌节。是年，武成刺史三人，安州伊公慎、宋州刘公逸、寿州杨公淮并加散骑常侍。后安石忽夜梦。寿州子城内路西院中殿内，见戴冠帻神人，乘白马，朱尾鬣，称是宋武帝。呼安石向前曰：“杨承恩无节度使，卿不用住。”至明，方问人，此乃宋武帝升坛拜将处，有记见在。安石检解梦书，言见戴冠帻神与人言者，善恶如其言。遂再三恳辞，暂归山。是月，离寿州。后杨公风疾，罢归朝，果验也。（出《祥异集验》）

麻安石于唐贞元年间去寿春州，拜谒太守杨承恩。麻安石信奉道教，善于推算历法，他说杨承恩四月可以升官，到时候应该举行仪式。这年，武成道所辖的州里有三位刺史升了官，他们是

安州刺史伊慎，宋州刺史刘逸，寿州刺史杨准，都加官为散骑常侍。后来，麻安石晚上忽然作了一个梦，梦见在寿州附近一小城内路西院正中大殿上，有一个戴着帽子扎着头巾的神人，骑着白马，那马尾巴马鬃上长得是红毛。他自称宋武帝，把麻安石唤到面前说：“杨承恩当不成节度使，你不宜在此久留。”天亮之后，麻安石向人一打听才知道这里正是宋武帝升坛拜将处，并有记载。他看解梦的书上说，梦见戴帽子和头巾的神仙跟人说的话，善恶都会像他说的一样。于是他再三恳请辞行，暂时回到山中，当月离开寿州。后来杨承恩中风，只好罢职回朝。麻安石的梦果然应验了。

## 阎 陟

阎陟幼时，父任密州长史，陟随父在任。尝昼寝，忽梦见一女子，年十五六，容色妍丽，来与己会。如是者数月，寝辄梦之。后一日，梦女来别，音容凄断，曰：“己是前长史女，死殡在城东南角。明公不以幽滞卑微，用荐枕席。我兄明日来迎己丧，终天永别，岂不恨恨。今有钱百千相赠，以伸允眷。”言讫，令婢送钱于寝床下，乃去。陟觉，视床下，果有百千纸钱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阎陟小的时候，父亲任密州长史，他跟着父亲就住在密州。阎陟曾经在一个白天睡着了，忽然梦见一个小女子，十五六岁年纪，长得很漂亮，来与自己幽会。就这样一连过了好几个月，阎

陟一睡着就梦见那个女子。后来有一天，他梦见那女子来与自己告别，潸然泪下，神情凄绝。她说道：“我是本州前长史的女儿，死后埋葬在城东南角上。你不嫌我滞于幽冥地位卑微，与我同床共枕，尽夫妻之欢。我哥哥明天来为我迁坟，你我缘分已尽即将永别，岂不是此恨绵绵？现在我有一百千钱要赠给你，以作你将来娶妻之用。”说罢，她令婢女把钱放到床下就走了。阎陟醒来，一看床下，果然有一百千纸钱。

## 刘景复

吴泰伯庙，在东阊门之西。每春秋季，市肆皆率其党，合牢醴，祈福于三让王，多图善马、彩舆、女子以献之。非其月，亦无虚日。乙丑春，有金银行首纒合其徒，以绡画美人，捧胡琴以从，其貌出于旧绘者，名美人为胜儿。盖户牖墙壁会前后所献者，无以匹也。女巫方舞。有进士刘景复，送客之金陵，置酒于庙之东通波馆，而欠伸思寝。乃就榻，方寝，见紫衣冠者言曰：“让王奉屈。”刘生随而至庙，周旋揖让而坐。王语刘生曰：“适纳一胡琴，艺甚精而色殊丽。吾知子善歌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，以宠其艺。”初生颇不甘，命酌人间酒一杯与歌。逡巡酒至，并献酒物。视之，乃适馆中祖筵者也。生饮数杯，醉而作歌曰：“繁弦已停杂吹歇，胜儿调弄逻娑发。四弦拢拈三四声，唤起边风驻寒月。大声漕漕奔湑湑，浪蹙波翻倒溟渚。小弦切切怨颼颼，鬼注神悲低悉率。侧腕斜挑掣流电，当秋直夏腾秋鹖。汉妃徒得端正名，秦女虚夸有仙骨。我闻天宝年前事，凉州未作西戎窟。麻衣右衽皆汉民，不省胡尘暂蓬勃。太平之末狂胡乱，犬豕崩腾恣唐

突。玄宗未到万里桥，东洛西京一时没。一朝汉民没为虏，饮恨吞声空咽嗝。时看汉月望汉天。怨气冲星成（成字原缺。据明钞本补。）彗孛。国门之西八九镇，高城深垒闭闲卒。河湟咫尺不能收，挽粟推车徒矻矻。今朝闻奏凉州曲，使我心魂暗超忽。胜儿若向边塞弹，征人血泪应阑干。”歌既成，刘生乘醉，落泊草扎而献。王寻绎数四，召胜儿以授之。王之侍儿有不乐者，妒色形于坐。王（明抄本王作中，应连上为句。）恃酒，以金如意击胜儿首，血淋襟袖。生乃惊起。明日视绘素，果有损痕。歌今传于吴中。（出《纂异记》）

吴国的始祖庙，在城东正门的西侧。每到春秋季节，城中店铺的主人便领人带着猪羊和酒等祭品，向三让王祈求赐福，还有些人用纸扎了骏马、彩车和美女敬献给神。即使不是正日子，也天天不断有人来祭神。乙丑年春天，有位金店店主纠集徒众，在绸子上画上美女，那美女的容貌出自于旧画，还有捧着胡琴紧随其后的侍女。他们称那美女为胜儿。纵观房前屋后所有献来的祭品，没有能赶过他们的。女巫开始手舞足蹈。有位叫刘景复的进士，由于为客人送行，在庙东边的通波馆里喝了酒，久坐疲乏沉沉欲睡，就倒在了床上。刚睡着，就梦见一位穿戴紫衣冠的人对他说：“让王请你屈驾到庙里一坐。”刘景复随他来到庙上，与众人周旋又向让王揖拜后入坐。让王对刘景复说：“刚才收到一把胡琴，还有一个小女子。她琴艺精湛而姿色殊丽。我知道你精通歌律，因此想请你作一首胡琴曲，使她的琴艺尽情发挥。”开始，刘景复很不情愿，便说要喝一杯

人间的好酒之后才能唱。俄顷酒上来了，还有下酒菜。刘景复一看，原来是通波馆送别宴上的东西。刘景复一连喝了几杯酒，微醉，唱道：“繁弦已停杂吹歇，胜儿调弄逻娑发。四弦拢拈三四声，唤起边风驻寒月。大声漕漕奔淙淙，浪蹙波翻倒溟渤。小弦切切怨飐飐，鬼泣神悲低悉率。侧腕斜挑掣流电，当秋直戛腾秋鹖。汉妃徒得端正名，秦女虚夸有仙骨。我闻天宝年前事，凉州未作西戎窟。麻衣右衽皆汉民，不省胡尘暂蓬勃。太平之末狂胡乱，犬豕崩腾恣唐突。玄宗未到万里桥，东洛西京一时没。一朝汉民没为虏，饮恨吞声空咽嗝。时看汉月望汉天，怨气冲星成彗孛。国门之西八九镇，高城深垒闭闲卒。河湟咫尺不能收，挽粟推车徒屹屹。今朝闻奏凉州曲，使我心魂暗超忽。胜儿若向边塞弹，征人血泪应阑干。”唱完，刘景复乘着酒兴，用草扎了一只狗敬献上去。让王反复推求数次，把胜儿召到跟前，面授机宜。因此，让王的侍女有的就不高兴了，脸上现出嫉妒的神色。让王借着酒劲儿，用金如意敲击胜儿的脑袋，使她鲜血淋淋，湿透了衣襟和袖子。刘景复惊醒坐起。第二天，他进庙去看那绸布上的胜儿，头上果然有伤痕。他作的那首歌，至今还在江南一带流传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一 梦六

### 鬼神下

李进士 侯 生 袁继谦 邵元休  
周 蕩 郑 起 朱 拯 韦 建  
郑 就

### 梦游上

樱桃青衣 独孤遐叔

### 鬼神下

#### 李进士

有进士姓李，忘记名。尝梦见数人来（来原作云。据明抄本改。）追去。至一城，入门有厅，室宇宏壮。初不见人，李径升堂，侧坐床角。忽有一人，持杖击己，骂云：“何物新鬼，敢坐王床。”李径走出。顷之，门内传声王出，因见紫衣人升坐，所由引领人。王问：（问原作门。据明抄本改。）“其何故盗妹夫钱？”

初不之悟。王曰：“汝与他卖马，合得二十七千，汝须更（更原作叟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取三十（明抄本无十字。）千，此非盗耶？”须臾，见绯衣人至，为李陈谢：“此人尚有命，未合即留住，但令送钱还耳。”王限十五日，计会不了，当更追对。李既觉，为梦是诞事，理不足信。后十余日，有磨镜人至其家，自行善占。家人使占有验，竟以白李。李亲至其所，问云：“何物小人，诳惑诸下。”磨镜者怒云：“卖马窃资，王令计会，今限欲满，不还一钱，王即追君。君何敢骂国土也？”李惊怪是梦中事，因拜谢之，问何由知此。磨镜云：“昨朱衣相救者，是君曾祖。恐君更被追，所以令我相报。”李言妹夫已死，钱无还所。磨镜云：“但施贫丐，及散诸寺，云为亡妹夫施，则可矣。”如言散钱，亦不追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有位进士姓李。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。他曾经梦见不少人追赶自己。他跑到一座城池，走进一道大门，进门就是大厅，敞亮宏壮。开始，没发现有人，他便径直走进去，侧身坐在一张大床的床角上。这时，忽然走出一个人来，操起手杖向他打来，骂道：“你是哪来的新鬼，敢坐在大王的床上？！”李进士急忙走出门来。有顷，门内传出大王驾临的喊声，只见一个紫衣人威然落座，身后跟着不少人。大王向李进士问道：你因为什么要偷妹夫的钱？开始，他莫名其妙。大王又说：“你卖给你妹夫一匹马，应该卖二十七千钱，你却要他拿出三十千，这不是偷一样吗？”一会儿，来了一个穿红服的人，为李进士向大王道歉：“此人还有活命，不能就此留下来，只能命令李进士送钱还给妹夫。”大王限期十五

天，到时候不付钱，更要追究一番的。李进士醒来之后，认为这梦十分荒唐，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嘛！十几天之后，有位磨镜子的人来到他家，说自己会算卦。李进士的家人让他算了几个卦都挺灵验，就争着把这件事告诉了李进士。李进士亲自来到了那位磨镜人的住所，责问道：“你是哪来的小人，到这里来诳惑我的下人？！”磨镜人也怒目而视道：“你卖马骗钱，大王勒令你付钱，今天期限将满，你却不还一个子儿，大王马上还要追查你的。你怎么还敢骂我这样的国士呢？”李进士原以为那都是梦中的事情，不相信是真的，遂急忙拜倒谢罪，并问其根由。磨镜人说：“前者救你的那个穿朱衣者，乃是你的曾祖父。他担心你再被严加追究，所以派我前来报信。”李进士说妹夫已经死了，想还钱也没有地方呀。磨镜人说：“那你就施舍给穷苦人，或者送到寺庙里，并说这是为亡妹夫还愿的，就行了。”李进士照他说的那样把那些钱都散出去后，也就没有人再追究他了。

## 侯 生

上谷侯生者，家于荆门。以明经入仕，调补宋州虞城县。初娶南阳韩氏女，五年矣。韩氏尝夕梦黄衣者数辈召，出其门，偕东行十余里，至一官署。其宇下列吏卒数十辈，轩宇华壮，人物极众。又引至一院，有一青衣，危冠方屣，壮甚峻峙。左右者数百，几案茵席，罗列前后。韩氏再拜。俄有一妇人年二十许，身长丰丽，衣碧襦绛袖，以金玉钗为首饰，自门而来，称卢氏。谓韩氏曰：“妾与子仇敌且久，子知之乎？”韩氏曰：“妾一女子，未尝出深闺，安得有仇敌耶？”卢氏色甚怒曰：“我前身尝为职官，



子诬告我罪而代之，使吾摈斥草野而死，岂非仇敌乎？今我诉于上帝，且欲雪前身冤。帝从吾请，汝之死不朝夕矣。”韩氏益惧，欲以词拒，而卢氏喋喋不已。青衣者谓卢氏曰：“汝之冤诚如是也，然韩氏固未当死，不可为也。”遂令吏出案牒。吏曰：“韩氏余寿一年。”青衣曰：“可疾遣归，无久留也。”命送至门。行未数里，忽悸而寤，恶之不敢言。自是神色摧沮，若有疾者。侯生讯之，具以梦告。后数月，韩氏又梦卢氏者至其家，谓韩氏曰：“子将死矣。”韩氏惊寤，由是疾益加，岁余遂卒。侯生窃叹异，未尝告于人。后数年，旅游襄汉，途次富水。郡僚兰陵萧某，慕生之善，以女妻之。及萧氏归，常衣绛袖碧襦，以金玉钗为首饰，而又身长丰丽，与韩氏先梦同。生固以韩氏之梦告焉。萧氏闻之，甚不乐，曰：“妾外族卢氏。妾自孩提时，为伯舅见念，命为己女，故以卢为小字。则君亡室之梦信矣。”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上谷郡有一位侯生，家住在荆门县。他是考中与进士科并列的明经科走上仕途的，后来调补到宋州虞城县任职。最初，他娶了南阳一个姓韩的女子作妻子，已有五年了。一天，韩氏梦见好几个穿黄衣服的人来招呼她，并将她领出门，向东走了十余里，来到一个官署。这官署华丽壮观，颇有气势，屋檐下站着几十名吏卒，还有很多人。她被引到一个院子，看见有个青衣女子，高冠危髻，穿着方鞋，左右跟着好几百人，前后摆着几案和垫子，十分气派。韩氏向她拜了拜。有顷，又走出一个二十左右岁的妇人，颀长丰满，艳丽无比，衣服是绿色的，袖子却是深红色的，以金玉钗为首饰。她自称卢氏，上前对韩氏说：“我与你很早就

结下仇了，你知道吗？”韩氏说：“我一个女子，未曾走出深闺，怎么会有仇人呢？”卢氏沉下脸来怒道：“我的前身曾经是职官，你诬告我有罪而取代了我，使我流落郊野冻饿而死，这还不是仇敌吗？今天我向天帝提出申诉，想平冤昭雪，天帝听从了我的请求，你在一天之内就得死！”韩氏害怕了，想同她讲理，而卢氏却喋喋不休。这时，有位青衣女子对卢氏说：“你的冤案诚然应该平反，但是韩氏也不应当马上就处死，不能这么做呀！”随即，她让一小吏拿出案卷也就是生死簿，念道：“韩氏余寿一年！”青衣女子说：“立即遣送她回去，不要让她久留此地。”并嘱咐把她送出大门。韩氏走了不到一里地，忽然一声惊叫醒来。她对这梦又怕又厌，但却不敢讲，自然神色沮丧，恍恍惚惚，象有病的人。侯生问她，她只好将此梦告诉了他。数月之后，韩氏又梦见那卢氏来到家中，并对她说：“你将死了！”韩氏惊醒后，病情加重，年底就死了。侯生暗自惊异，不曾告诉别人。数年之后，他到襄阳一带旅游，中途经过富春江。同僚兰陵县的萧某人，见侯生很善良，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作妻子。侯生带萧氏回到了荆门。这位萧氏经常穿一件绿衣服，袖子却是深红色的，且身材颀长丰满，艳丽无比，也以金玉钗为首饰，与韩氏梦见的那位卢氏女相同。侯生遂将韩氏的梦讲给她听。萧氏听了，很不高兴，说：“我外祖父姓卢。从小，大舅喜欢我就让我做他的女儿，小名就叫卢。您亡妻的梦得到了验证了呀！”

## 袁继谦

殿中少监袁继谦，为兖州推官。东邻即牢城都校吕君之第。

吕以其第卑湫，命卒削子城下土以培之。削之既多，遂及城身，稍薄矣。袁忽梦乘马，自子城东门楼上。有人达意，请推官登楼。自称子城使也。与袁揖让，乃谓袁曰：“吕君修私第，而削子城之土，此极不可。推官盍言之乎？”袁曰：“某虽忝宾僚，不相统摄。”又曰：“推官既不言，某自处置。”不一年，吕公被军寨中追之，有过禁系，久而停职。其宅今属袁氏，张沅尝借居之。（出《玉堂闲话》）

殿中少监袁继谦，做了兖州掌勘问刑狱的推官。他的东邻即是牢城都校吕君的府第。吕君以他家房子低洼为由，命士兵去挖内城墙下面的土来垫。挖的越来越多，危及城身，墙也显得薄了许多。一日，袁继谦忽然梦见自己骑在马上，从城东的门楼往上登。这时，有人招手，并请袁继谦登楼，自称是内城之使。他与袁揖让一番后，对袁说：“吕君修私人住宅，而令士兵挖城墙下的土，这是很不应该的！你身为推官，怎么不去说说呢？”袁继谦说：“我虽然是个官，但却管不着他。”他又说：“推官用不着说话，我自己也会处理好的。”不到一年，那位吕君被军方追究责任，先是检查，后来便被停职。他的那个府第现在归属袁继谦，张沅曾经借住过呢。

## 邵元休

晋右司员外郎邵元休，尝说河阳进奏官潘某，为人忠信明达。邵与（与字原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之善，尝因从容话及幽冥，

且惑其真伪。仍相要云：“异日，吾两人有先物故者，当告以地下事，使生者无惑焉。”后邵与潘别数岁。忽梦至一处，稍前进，见东序下，帘幙鲜华，乃延客之所。有数客，潘亦与焉。其间一人，若大僚，衣冠雄毅，居客之右。邵即前揖。大僚延邵坐。观见潘亦在下坐，颇有恭谨之色。邵因启大僚，公旧识潘某耶。大僚唯而已，斯须命茶。应声已在诸客之前，则不见有人送至者。茶器甚伟。邵将啜之，潘即目邵，映身摇手，止邵勿啜。邵达其旨，乃止。大僚复命酒，亦应声而至诸客之前，亦不见执器者。罇罍古样而伟。大僚揖客而饮。邵将饮之，潘复映身摇手而止之，邵亦不敢饮。大僚又食，即有大饼饊下于诸客之前，馨香酷烈。将食，潘又止邵。有顷，潘目邵，令去。邵即告辞。潘白大僚曰：“某与邵故人，今欲送出。”大僚颌而许之。二人俱出公署，因言及顷年相邀幽冥之事。邵即问曰：“地下如何？”潘曰：“幽冥之事，固不可诬。大率如（如原作于。据明抄本改）人世，但冥冥漠漠愁人耳。”言竟，邵辞而去。及寤，因访潘之存殁，始知潘已卒矣。（出《玉堂闲话》）

晋代有位右司员外郎叫邵元休，他曾经说河阳进奏官潘某，为人忠厚豁达守信义。邵元休与他往来甚密。曾经在一起谈到阴间之事，都觉得惑然不解，难辨真假，于是便相约说：“到了那一天，咱们两个人有先死的，一定要把地下的事情告诉活的那个人，使生者再不感到疑惑。”后来，邵元休与潘分别数年。一天，他忽然梦见自己来在一处，朝前没走多远，只见中堂两旁的东墙下，幕幔鲜艳奢华，乃是筵请客人的地方。客人有好几位，潘某

也在其中。中间有一个人，衣冠威凛，坐在客人们的右边，像个大官。邵元休上前揖拜。那大官请他落坐。这时，邵元休看见潘某坐在下面，颇有恭谨之色。邵元休禀告那大官，说潘某是他的老朋友。那大官只是应了一声，便命人端茶。应声在客人面前，却不见有人端茶来。那茶器很大，邵元休要去喝，潘某急忙给他递眼神，并掩起身子朝他摇手，示意他不要喝。邵元休明白他的意思，便没有喝。那大官再次命令拿酒上来，也是应声来到各位客人面前，却不见有人倒酒。那盛酒的樽罍古式古样，非常之大。那大官朝各位揖手，便饮下一樽。邵元休又要去喝，潘某再次掩其身摇手制止。邵元休便不敢喝。那大官又大吃起来，诸位客人面前也摆上了香味扑鼻、令人垂涎的大饼等食品。邵元休又要吃，潘某又制止。有顷，潘某给邵递眼神，让他走。邵元休立即告辞。潘某对大官说：“我和他是老朋友，今天想送送他。”那大官颌首准许。邵元休和潘某走出公署，因说到当年相约阴间之事，邵元休问潘某：“地下怎么样呵？”潘某说：“幽冥之事，固然不能妄言，实事求是地讲，跟人间大体相同，不过只是空寂得令人惆怅而已。”说完，便辞别而去。醒来之后，邵元休急忙去打听潘某的消息，方知他已死多日了。

## 周 蔼

湘湖有大校周蔼者，居常与同门生姻好最厚。每以时人不能理命，致不萧子争财纷诟，列于讼庭，慨此为鉴。乃相约曰：“吾徒他年，勿遵其辙，倘有不讳，先须区分，俾其不露丑恶，胎责后人。”他日，同门生奉职襄郢，一夕，周校梦见挥涕（涕

原作霍。据《北梦琐言》逸文改。）告诉曰：“姨夫姨夫，某前言已乖，今为异物矣。昨在通衢，急风所中，已至不救。但念家事，今且来归，略要处理。”周校忽然惊觉，通夕不寐。迟明，抵其家说之，家人亦梦，不旬日凶问至矣。自是传灵语，均财产，戒子辞妻，言善意勤，殆一月而去，不复再来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湘湖有个任大校的周蔼，平时跟他的一个门生也是他的外甥女婿交情很深。他看到世上不少人因为生前没有处理好身后之事，才使得死后不肖子孙为争夺遗产大起纠纷，甚至闹到公堂。周蔼就对那门生说：“你将来可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。倘若有不象话的，先要把财产分好，使他的丑恶难以显露，影响后人。”后来，同门生一起去襄阳官府供职。一天晚上，周蔼梦见门生挥泪对他说：“姨夫姨夫，你前些日子说的话不幸言中，我现在已经死了。昨天在大街上，严重中风，以至不救而亡。但考虑到家里的事情，今天暂且回来处理一下。”周蔼忽然惊醒，彻夜未眠。第二天一早，他赶到门生家中一说，家人也说作了同样的梦。不到十天，噩耗传来。自然是转达遗嘱，合理分配遗产，告诫其子女如何做人，劝其妻子改嫁他人等，话语是善良的，态度是恳切的。周蔼在他家忙了将近一个月，就不再来了。

## 郑 起

进士郑起谒荆州节度高从诲，馆于空宅。其夕，梦一人告诉曰：“孔目官严光楚无礼。”意甚不平。比夕又梦。起异其事，召

严而说之。严命巫祝祈谢，靡所不至，莫知其由。明年。郑生随计，严光楚爱其宅有少竹径，多方面致之。才迁居，不日以罪咎而停职，竟不知其故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进士郑起去拜见荆州节度使高从诲时，住在一间空屋子里。当晚，梦见一个人对他说：“当孔目官的严光楚太无礼了！”看样子他很气愤。第二天郑起又作了同样的梦，醒后很奇怪，就把孔目官严光楚找来，把梦中的事情告诉了他。严光楚就让巫师设坛祈祷，请神帮他弄清梦的原因。然而怎么祈求梦中人也不出现，不知何故。第二年郑起随高从诲走了。严光楚一直喜欢郑起住的那个宅院，那里有青嫩的新竹夹成的小路，所以总想设法弄到手。严光楚刚一搬进去，不久就因犯罪遭鞭打而停职，但还是不知道那个梦是什么意思。

## 朱 拯

伪吴玉山主簿朱拯赴选，至扬州。梦入官署，堂上一紫衣正坐，旁一绿衣。紫衣起揖曰：“君当以十千钱见与。”拯拜许诺。遂寤。顷之，补安福令。既至，谒城隍神。庙宇神像，皆如梦中。其神座后屋漏梁坏。拯叹曰：“十千岂非此耶？”即以私财葺之，费如数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五代吴国玉山县的典簿官朱拯去朝廷应选，来在扬州。一

日，他梦见自己来到一座官署，大堂上正中坐着一位穿紫衣服的人，旁边那人则穿着绿衣服。那紫衣人急忙站起身，向朱拯一揖道：“你应当给我十千钱呵。”朱拯揖拜着答应下来。他随即醒来。不久，他被补任为安福县令。第二天，他去拜谒城隍庙。那庙宇和神像，全同梦中所见一样。这时，他发现神座后面的屋梁已朽并漏雨，不由叹道：“十千钱也许就是干这个用的吧？”当即他自己掏钱将坏梁换了下来，费用正好是十千钱。

## 韦 建

江南戎帅韦建，自统军除武昌节度使。将行，梦一朱衣人，道从数十，来诣韦曰：“闻公将镇鄂渚，仆所居在焉，栋宇颓毁，风雨不蔽，非公不能为仆修完也。”韦许诺。及至镇访之，乃宋无忌庙。视其像，即梦中所见。因新其庙。祠祀数有灵验云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江南军队之帅叫韦建。他由统军升任武昌节度使临行之前，梦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。这人身前身后跟着几十人。他来拜见韦建并说道：“听说你要去镇守鄂州，那可是我住的地方呵。我的房屋已经颓毁，连风雨都遮不住，只有你才能为我修好了……”韦建应承下来。他到任之后不久，便四处寻访，原来那是宋无忌的庙。看他的像，果然和梦中见到的那人相同。于是，韦建便将这庙修葺一新，不少人来祈福祝祷都特别灵验。



## 郑 就

寿春屠者郑就家至贫。常梦一人，自称廉颇，谓己曰：“可与屋东握地，取吾宝剑，当令汝富。然不得改旧业。”就如其言，果获之。逾年遂富。后泄其事，于是失剑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寿春有个屠夫叫郑就，家里很穷。他曾经梦见一个人，那人自称廉颇，对自己说道：“你可以到房子东边去挖地，把我的宝剑取出来，就会使你富起来。但是，你不能改行干别的。”郑就醒来之后就去房子东边挖地，果然得到一把宝剑。过了一年之后，他真的就富起来了。后来，他把这件事泄露了出去，宝剑便丢失了。

## 梦游上

## 樱桃青衣

天宝初，有范阳卢子，在都应举，频年不第，渐窘迫。尝暮乘驴游行，见一精舍中，有僧开讲，听徒甚众。卢子方诣讲筵，倦寝，梦至精舍门。见一青衣，携一篮樱桃在下坐。卢子访其谁家，因与青衣同餐樱桃。青衣云：“娘子姓卢，嫁崔家，今孀居在城。”因访近属，即卢子再从姑也。青衣曰：“岂有阿姑同在一

都，郎君不往起居？”卢子便随之。过天津桥，入水南一坊，有一宅，门甚高大。卢子立于门下。青衣先入。

少顷。有四人出门。与卢子相见。皆姑之子也。一任户部郎中、一前任郑州司马、一任河南功（功原作王。据明抄本改。）曹、一任太常博士。二人衣绯，二人衣绿，形貌甚美。相见言叙，颇极欢畅。斯须，引入此堂拜姑。姑衣紫衣，年可六十许。言词高朗，威严甚肃。卢子畏惧，莫敢仰视。令坐，悉访内外，备诸氏族。遂访儿婚姻未？卢子曰：“未。”姑曰：“吾有一外甥女子姓郑，早孤，遗吾妹鞠养。甚有容质，颇有令淑。当为儿平章，计必允遂。”卢子遂即拜谢。乃遣迎郑氏妹。有顷，一家并到，车马甚盛。遂检历择日，云：“后日大吉。”因与卢子定议。（议原作谢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姑云：“聘财函信礼席，儿并莫忧，吾悉与处置。儿有在城何亲故，并抄名姓，并具家第。”凡三十余家，并在台省及府县官。明日下函，其夕成结，事事华盛，殆非人间。明日拜席，大会都城亲表。拜席毕，遂入一院。院中屏帷床席，皆极珍异。其妻年可十四五，容色美丽，宛若神仙。卢生心不胜喜，遂忘家属。

俄又及秋试之时。姑曰：“礼部侍郎与姑有亲，必合极力，更勿忧也。”明春遂擢第。又应宏词，姑曰：“吏部侍郎与儿子弟当家连官，情分偏洽，令渠为儿必取高第。”及榜出，又登甲科，授秘书郎。姑云：“河南尹是姑堂外甥，令渠奏畿县尉。”数月，敕授王屋尉，迁监察，转殿中，拜吏部员外郎。判南曹，铨毕，除郎中。余如故。知制诰数月，即真迁礼部侍郎。两载知举，赏鉴平允，朝廷称之。改河南尹旋属车驾还京，迁兵部侍郎。扈从到京，除京兆尹。改吏部侍郎。三年掌铨。甚有美誉，遂拜黄门侍

郎平章事。恩渥绸缪，赏赐甚厚。作相五年，因直谏忤旨，改左仆射，罢知政事。数月，为东都留守、河南尹，兼御史大夫。

自婚媾后，至是经二十年，有七男三女，婚宦俱毕，内外诸孙十人。后因出行，却到昔年逢携樱桃青衣精舍门，复见其中有讲筵，遂下马礼谒。以故相之尊，处端揆居守之重，前后导从，颇极贵盛。高自简贵，辉映左右。升殿礼佛，忽然昏醉，良久不起。耳中闻讲僧唱云：“檀越何久不起？”忽然梦觉，乃见著白衫，服饰如故，前后官吏，一人亦无。回遑迷惑，徐徐出门，乃见小竖捉驴执帽在门外立，谓卢曰：“人驴并饥，郎君何久不出？”卢访其时，奴曰：“日向午矣。”卢子罔然叹曰：“人世荣华穷达，富贵贫贱，亦当然也，而今而后，不更求官达矣！”遂寻仙访道，绝迹人世矣。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唐玄宗天宝初年，范阳有位姓卢的人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，一连几年都未考中，渐入窘境。某日傍晚，他骑着毛驴游荡，看见一座供和尚讲经说法的地方，有位和尚在讲经，听众甚多。卢子刚要朝讲坛走去，一阵倦意袭来，便倚在大门口睡着了。他梦见一个穿青衣的青年女人，挎着一篮子樱桃坐在山坡下。卢子上前询问她家住哪里，然后便同她一起吃樱桃。青衣女人说：“我姓卢，嫁给了崔家，丈夫去世之后便在城里孀居。”于是攀问近亲的家属，她竟是卢子的姑姑！青衣女人说：“岂有与姑姑同在一城，而不去家里看看的道理？”卢子便随她而行，过天津桥，入水南一坊有一个大宅院，门非常高大。卢子站在门下，青衣女人先自走进去。少顷，一起走出四个人来，与卢子相见。他们全是

卢子姑姑的儿子：一个任户部郎中，一个前任郑州司马，一个任河南功曹，一个任太常博士。他们当中，两位穿着粉红色衣服，两位穿着绿色衣服，相貌都很英俊。见面之后，他们相互交谈，很是欢畅快乐。须臾，卢子被领着去北堂拜见姑姑。姑姑穿着紫衣服，年纪大约六十岁左右，说起话来声音颇响亮。也显得很有威严。卢子有点畏惧，不敢抬头去看。姑姑让卢子坐下，问这问那，对家族中的事情了如指掌。接着，她问卢子结婚没有，卢子说没有。姑姑说：“我有一个外甥女姓郑，很早就成了孤儿，我妹妹把她留在家中抚养。她不但有容貌，而且很贤淑，我想为你筹商一下，想必你会答应的。”卢子当即跪下拜谢。卢子就按照姑姑的安排行事，去迎接这位郑氏妹妹。有顷，她一家人全到了，来了不少车马，很是气派。随即，开始选择良辰吉日，说是后天大吉，便与卢子商议并决定下来。姑姑说：“聘礼请柬和礼席等，你不要担忧，我可以全部处理、安排。你在城里有什么亲戚？请把他们的姓名抄下来，写明地址。”结果，一共有三十多家，均在各级作官。第二天下通知，当天晚上举行婚礼，每一步都显得很豪华很讲究，非人间可比。第二日，双方的亲戚前来拜席，大家相互介绍了一番。拜完席后，他们走进一个院子，院子里屏帷床席，全都很珍贵。卢子的妻子郑氏年纪十四五岁，姿色美丽，如同仙女，他喜不自禁，连家里人都忘在了脑后。不久，又到了秋试之时，姑姑对他说：“现任礼部侍郎和我有亲戚，必然会鼎力相助，你更不用担忧。”第二年春天，卢子终于中第。又参加宏词科的特科考试，姑姑说：“吏部侍郎与你弟弟在一起作官，二人关系甚密，有他相助，你一定会取得好名次。”发榜时，果然登甲科，被授予秘书郎。姑姑说：“河南尹是我的堂外甥，我让

他为你奏荐京畿范围内的县尉。”几个月之后，果然授卢子为王屋县尉。紧接着，他又升职为监察史，转到殿中侍御史，拜吏部员外郎。掌判选院结束后，出任郎中。别的依然如故。他主持起草诏令几个月后，又升任礼部侍郎。两年连续主持殿试，颇有眼力且取舍公平，朝廷上下都赞不绝口。不久，他改任河南尹，刚上任又奉旨还京，升任兵部侍郎。随从护驾刚到京城，他出任京兆尹，后又改任吏部侍郎。在主持量才授官的三年中，声誉极佳，随即成为黄门侍郎平章事。圣上对他赏赐甚厚，皇恩优渥，做了五年相国。后来因率直谏言有违圣意，改任左仆射，罢免相国之职。又改任东都留守，河南尹兼御史大夫。从结婚到这时，已经过去二十年了。他有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婚姻和宦途都很满意。现已有孙子孙女及外孙外孙女十个。一天，他离家出行，却无意中来到当年与那位携樱桃的青衣女子相遇的房舍前，又看见了里面的讲坛，遂下马行礼拜谒。以其前相国的尊威，仍受到宰相的待遇，前呼后拥的，颇为隆重，如从前身居高位，深居简出一样。卢子登上大殿，向佛祖下拜，忽然觉得一阵昏醉，好久都没有站立起来。耳中听老和尚唱着问道：“施主为何这么久不起来？”忽然一惊，从梦中醒来。这时，卢子发现自己仍穿着一件白布衫，服饰均无变化。身前身后的官吏们，一个也不见了。他不由一阵迷惑惊惶，慢慢走出门来。此刻，只见仆人牵着毛驴拿着帽子站在门口，他对卢子抱怨地说：“人和驴都已经饿了，你为何这么久也不出来？”卢子问现在是什么时候，仆人道：“已经快到中午了！”卢子茫然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人世间的荣辱兴衰，高低贵贱，也应当顺其自然呵！”从此以后，卢子不再追求功名利禄，周游天下，寻仙访道，与尘世绝缘了。

## 独孤遐叔

贞元中，进士独孤遐叔，家于长安崇贤里，新娶白氏女。家贫下第，将游剑南。与其妻诀曰：“迟可周岁归矣。”遐叔至蜀，羈栖不偶，逾二年乃归。至郾县西，去城尚百里，归心迫速，取是夕及家。趋斜径疾行。人畜既殆，至金光门五六里，天已暝。绝无逆旅。唯路隅有佛堂，遐叔止焉。时近清明，月色如昼。系驴子庭外，入空堂中。有桃杏十余株。夜深，施衾褥于西窗下，偃卧。方思明晨到家，因吟旧诗曰：“近家心转切，不敢问来人。”至夜分不寐。忽闻墙外有十余人相呼声，若里胥田叟。将有供待迎接。须臾，有夫役数人，各持畚鍤箕帚，于庭中粪除讫，复去。有顷，又持床席牙盘蜡炬之类，及酒具乐器，阖咽而至。遐叔意谓贵族赏会，深虑为其斥逐。乃潜伏屏气，于佛堂梁上伺之。铺陈既毕，复有公子女郎共十数辈，青衣、黄头亦十数人，步月徐来，言笑宴宴。遂于筵中间坐。献酬纵横，履舄交错。中有一女郎。忧伤摧悴，侧身下坐。风韵若似遐叔之妻。窥之大惊。既下屋楸，稍于暗处，迫而察焉。乃真是妻也。方见一（见一原作一见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少年，举杯瞩之曰：“一人向隅，满坐不乐。小人窃不自量，愿闻金玉之声。”其妻冤抑悲愁，若无所控诉，而强置于坐也。遂举金爵，（爵原作雀。据明抄本改。）收泣而歌曰：“今夕何夕，存耶没耶？良人去兮天之涯，园树伤心兮三见花。”满座倾听，诸女郎转面挥涕。一人曰：“良人非远，何天涯之谓乎！”少年相顾大笑。遐叔惊愤久之，计无所出。乃就阶陛间，扞一大砖，向座飞击。砖才至地，悄然一无所有。遐叔怅然悲惋，

谓其妻死矣，速驾（驾原作惊。据明钞本改。）而归。前望其家，步步凄咽。比平明，至其所居，使苍头先入。家人并无恙，遐叔乃惊愕，疾走入门。青衣报娘子梦魇方寤。遐叔至寝，妻卧犹未兴。良久乃曰：“向梦与姑妹之党，相与玩月。出金光门外，向一野寺，忽为凶暴者数十辈，胁与杂坐饮酒。”又说梦中聚会言语，与遐叔所见并同。又云：“方饮次，忽见大砖飞坠，因遂惊魇殆绝。才寤而君至，岂幽愤之所感耶！”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唐德宗贞元年间，进士独孤遐叔家住在长安城崇贤里。他刚娶白氏女为妻，由于度日艰难，应举落第，他想去剑南一带散散心，与妻子告别说最迟一年后回来。遐叔到了四川由于找故旧不遇，过两年才归来。他走到郾县西，离长安城还有百里多路的时候，归心更加迫切，想于当天晚上到家。于是，他沿近路快速行进，人和驴都累得不行了。到离金光门还有五六里地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下来，又没有旅店，只见路边有一座佛堂，遐叔停了下来。当时已经快到清明了，月色很亮，如同白昼。他把驴系在庭外树上，只身走进佛堂。这里，有桃树和杏树十多棵。夜已经很深了，佛堂施给他被子和帐子，他便来到西窗下一卧。想到自己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到家中，他不由吟了一首旧诗：“近家心转切，不敢问来人……”到半夜时分也没有入睡。忽然听到墙外有十多个人的相互招呼声，象是街道的小吏和种田的老汉，仿佛要迎接和招待什么人。一会儿，有好几个夫役，有的拿畚箕，有的拿扫帚，还有的拿着掘土的钬，把庭中的粪土除完，然后离去。有顷，他们又拿来床席、蜡烛、杯盘、酒具和乐器等，吹吹打打而来。遐

叔还以为这是贵族或有钱人搞什么聚会，担心自己会遭到驱赶，便屏住呼吸藏到佛堂的梁上，偷偷地观察动静。那些夫役们布置完毕，又有十几个公子小姐和十几个丫环仆人，踏着月色徐徐而来。他们一一在筵席上就坐，一边谈笑一边吃喝，唱歌献舞，纵欢作乐。在那些女子当中，有一个相貌风韵均酷似遐叔之妻，她忧伤憔悴，闷闷不乐地坐在角落里。遐叔一看不由吃了一惊，当即从梁上滑下来，悄悄来到近处观察。不错，果然是他的妻子！这时，只见一个少年举杯走到他妻子面前，说道：“瞧，你一个坐在墙角，弄得大家都不快乐。小人不自量，想听你唱支歌，如何？”遐叔的妻子冤抑悲愁，但又不敢倾诉，只好强颜欢笑，举起酒杯，收泣而唱道：“今兮何兮？存耶没耶？良人去兮天之涯！园树伤心兮三见花……”满座倾听，悄然无声。听罢她的歌，不少女人都转脸抽泣起来。一个人说道：“你的丈夫离这不远，为什么要说他去了天之涯呢？”那少年瞅了遐叔妻子一眼，哈哈大笑。遐叔怒不可遏，又无计可施，就在台阶上抓起一块砖头向他猛地砸去。砖头落地处，竟然什么也没有！他惊醒之后，不由一阵怅然悲惋，心想，妻子已必死无疑了。他急忙往回赶，远远望着自己家，他更是悲从中来。天亮的时候，遐叔终于来到门前。他让仆人先进屋看看，说家里人一切都好，遐叔惊愕地冲进门去！丫环说，娘子梦魇刚刚醒来。遐叔闯进卧室，妻子半躺着，仿佛尚未醒来，好长时间才说道：“方才，我梦见和小姑等去赏月，出金光门外来到一座野寺，忽然被几十个暴徒胁迫，陪他们饮酒作乐……”她在梦中看到的那些事听到的那些话，与遐叔所见所闻完全一样。她又说：“正饮酒时忽见砖头飞来，猛地惊醒时你就回来了，难道说我的幽愤把你感动了吗？”

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二 梦七

### 梦游下

元 稹 段成式 邢 夙 沈亚之  
张 生 刘道济 郑昌图 韩 确

### 梦游下

#### 元 稹

元相稹为御史，鞠狱梓潼。时白乐天在京，与名辈游慈恩寺，小酌花下，为诗寄元曰：“花时同辞破春愁。醉折花枝（枝原作杭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作酒筹。忽忆故人天际去，计程今日到梁州。”时元果及褒城，亦寄《梦游》诗曰：“梦君兄弟曲江头，也向慈恩院里游。驿吏唤人排马去，忽惊身在古梁州。”千里魂交，合若符契也。（出《本事诗》）

唐相元稹做御史的时候，曾到梓潼郡勘察冤狱。当时，白居

易正在京城与名流们游览慈恩寺。他在花前饮酒时，写诗一首寄语元稹：“花时同辞破春愁，醉折花枝作酒筹。忽忆故人天际去，计程今日到梁州。”这时的元稹果然到达梁州的褒城。他也寄给白居易一首《梦游》诗：“梦君兄弟曲江头，也向慈恩院里游。驿吏唤人排马去，忽惊身在古梁州。”这对老友真是千里魂交，两首诗和得多么符契呵。

## 段成式

段成式常言：“闻于医曰：藏气阴多则梦数，阳壮则少梦，梦亦不复记。夫瞽者无梦，则知者习也。”成式表兄卢有则，梦看击鼓，及觉，小弟戏叩门为衙鼓也。又姊婿裴元裕言，群从中有悦邻女者，梦妓遗二樱桃，食之。及觉，核坠枕侧。李铉著《李子正辩》，言至精之梦，则梦中之身可见。如刘幽求见妻梦中身也。则知梦不可以一事推矣。愚者少梦，不独至人，闻之驺皂，百夕无一梦也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段成式曾经说：“我听医生讲，人体内存的阴气多作梦自然就多；人体内存的阳气壮作梦就少，即使作了梦也记不住。盲人不会作梦，这是因为人所梦见的必须是他熟悉的事物。”段成式的表兄卢有则，梦见击鼓时惊醒，原来是小弟弟跟他开玩笑，把门当作衙门的大鼓敲。另外，他姐夫裴元裕说，在族中的子侄里，有一个小子迷恋邻居家的女儿，遂梦见妓女送给他两颗樱桃，他吃下后便醒了，樱桃核掉在枕头旁边。李铉写的《李子正辩》中

说：“至精至诚之梦，梦中的人物形体是可以看见的。如刘幽想看见妻子在梦中的样子，结果如愿以偿。要知道，作梦不可以从一件事上去独立地推断。愚笨的人很少做梦，梦就偏偏不到他那里去。听说，喂马的驾车的差役们，一百天晚上也作不了一个梦。

## 邢 凤

元和十年，沈亚之始以记室从事陇西公军泾州，而长安中贤士皆来客之。五月十八日，陇西公与客期宴于东池便馆。既半，陇西公曰：“余少从邢凤游，记得其异，请言之。”客曰：“愿听。”公曰：“凤帅家子，无他能。后寓居长安平康里南，以钱百万，买故豪洞门曲房之第。即其寝而昼偃，梦一美人，自西楹来，环步从容，执卷且吟，为古妆，而高鬟长眉，衣方领、绣带，被广袖之襦。凤大悦曰：“丽者何自而临我哉？美人曰：‘此妾家也。妾好诗，而常缀此。’凤曰：‘幸少留，得观览。’于是美人授诗，坐西床，凤发卷，视首篇，题之曰《春阳曲》，终四句。其后他篇，皆类此数十句。美人曰：‘君必欲传，无令过一篇。’凤即起，从东庑下几上，取彩笺，传《春阳曲》。其词曰：‘长安少女玩春阳，何处春阳不断肠？舞袖弓弯浑忘却，罗帷空度九秋霜。’凤卒吟，请曰：‘何谓弓弯？’曰：‘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。’美人乃起，整衣张袖，舞数拍，为弯弓状以示凤。既罢，美人低头良久，既辞去。凤曰：‘愿复少留。’须臾间竟去，凤亦寻觉，昏然忘有所记。及更，于襟袖得其辞，惊视，复省所梦，事在贞元中，后凤为余言如是。”是日，监军使与宾府郡佐，及宴陇西独狐铉、范阳卢简辞、常山张又新、武功苏涤皆叹息曰：“可记。”故亚之退

而著录。明日，客复有至者，渤海高元中、京兆韦谅、晋昌唐炎、广汉李珣、吴兴姚合，泊亚之复集于明玉泉。因出所著以示之。于是姚合曰：“吾友王生者，元和初，夕梦游吴，侍吴王。久之，闻宫中出辇，吹箫击鼓，言葬西施。王悲悼不止，立诏门客作挽歌词。生应教为词曰：‘西望吴王阙，云书凤字牌。连江起珠帐，择土葬金钗。满地红心草，三层碧玉阶。春风无处所，凄恨不胜怀。’词进，王甚佳之。及寤，能记其事。王生本太原人也。”（出《异闻录》）

唐宪宗元和十年，沈亚之随从陇西公驻守泾州，任记室从事，长安城里的贤士们都来拜访作客。五月十八日，陇西公与客人们如期赴宴于东池便馆。宴会进行了一半，陇西公说道：“我小时候，曾跟一个叫邢凤的人出去游玩，遇见一件怪事，想说一说。”客人们说：“请你讲讲吧，我们都很愿意听。”陇西公说：“邢凤是元帅家的儿子，没有什么才能，后居住在长安城平康里南头，用百万之巨的钱，买下一座已故富豪的宅院，洞门曲房，幽雅僻静。当天，他就搬进去躺倒在床上。接着，他梦见一个美人，从西门走进来，脚步轻盈而从容，手捧书卷在吟诵着。她长长的眉毛，头上扎着高高的环形发髻，穿着方领衣服，系着绣带，披着宽袖小短袖，完全是古装打扮。邢凤非常高兴，说：‘美人为什么来到我的身边？’美人说：‘这是我的家呵。我喜欢诗，并常常写几句。’邢凤说：‘那么，请你小坐，我想欣赏欣赏。’于是，那美人坐在西床，把自己写的诗递给邢凤。邢凤接过来，先看首篇，题目叫《春阳曲》，一共四句。以后几篇计几十句，都

跟前几句类似。美人说：‘你一定想把它传播出去，那我何不记你一篇呢？’邢凤当即站起来，从东屋的案上取下彩笺，抄写《春阳曲》，这诗写道：‘长安少女玩春阳，何处春阳不断肠！舞袖弓弯浑忘却，罗帷空度九秋霜。’邢凤吟罢，请教问什么是‘弓弯’？美人答道：‘这是一种舞蹈，小时候父母让人教的。’她说完站起身，整衣张袖，舞了几拍，做弯弓状让邢凤看，舞罢，美人低头良久，欲告辞而去。邢凤说：‘请你再稍坐一会儿。’须臾间那美人已不知去向。邢凤惊醒过来，昏昏沉沉，似乎什么也没记住，一更天后，他从自己的衣袖间找出那首《春阳曲》，这才回忆起梦中的一切。事情发生在贞元年间，后来邢凤对我把这件事讲了一遍。”这一天，监军使与宾府郡佐及陇西独孤铉、范阳卢简辞、常山张又新、武功苏涤都叹息说：“值得写啊！”所以沈亚之便回去奋笔著书。第二天，客人中的渤海高元中、京兆韦谅、晋昌唐炎、广汉李珣、吴兴姚合等又与沈亚之来到明玉泉。沈亚之拿出作品给大家看。于是姚合说：“我的朋友王生，在元和初年一天晚上作梦游吴国并侍奉吴王夫差。很久后的一天，见宫中辇车出动，吹箫击鼓，说是要葬西施。夫差悲悼不已，让门客们作挽歌。王生写道：‘西望吴王阙，云书凤字牌。连江起珠帐，择土葬金钗。满地红心草，三层碧玉阶。春风无处所，凄恨不胜怀。’王生写完诗并将它献上去，吴王夫差深为赞赏。然后他就醒了，但能把梦中的事情记录下来。这个王生，本是太原人呵！”

## 沈亚之

太和初，沈亚之将之邠，出长安城，客索泉邸舍。春时，昼梦入秦。主内史廖，举亚之。秦公（公原作宫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召至殿前，膝前席曰：“寡人欲强国，愿知其方，先生何以教寡人？”亚之以昆、彭、齐桓对，公悦，遂试补中涓（秦宫也），使佐西乞术伐河西（晋秦郊也）。亚之率将卒前，攻下五城。还报，公大悦，起劳曰：“大夫良苦，休矣。”居久之，公幼女弄玉婿萧史先死。公谓亚之曰：“微大夫，晋五城非寡人有，甚德大夫。寡人有爱女，而欲与大夫备洒扫，可乎？”亚之少自立，雅不欲遇幸臣蓄之，固辞，不得请。拜左庶长，尚公主，赐金二百斤。民间犹谓萧家公主。其日有黄衣人中贵，疾骑马来，延亚之入宫阙。甚严。呼公主出，髻发，著偏袖衣，装不多饰，其芳殊明媚，笔不可模样。侍女祗承，分立左右者数百人。召见亚之便馆，居亚之于宫，题其门曰“翠微宫”。宫人呼为沈郎院。虽备位下大夫，繇公主故，公入禁卫。公主喜凤箫，每吹箫，必翠微宫高楼上。声调远逸，能悲人，闻者莫不身废。公主七月七日生，亚之当无祝寿。内史廖会（会原作鲁。据明钞本改）为秦以女乐遗西戎，戎主与之水犀小合。亚之从廖得以献公主，主悦赏爱重，结裙带上。穆公遇亚之之礼兼同列，恩赐相望于道。复一年春，公之始平，公主忽无疾卒，公追伤不已。将葬咸阳原，公命亚之作挽歌。应教而作曰：“泣葬一枝红，生同死不同。金钿坠芳草，香绣满春风。旧日闻箫处，高楼当月中。梨花寒食夜，深闭翠微宫。”进公，公读词善之。时宫中有出声若不忍者，公随泣下。又使亚之

作墓志铭，独忆其铭曰：“白杨风哭兮石甃髣髴，杂英满地兮春色烟和。珠愁纷瘦兮不生绮罗，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。”亚之亦送葬咸阳原，宫中十四人殉。亚之以悼怅过戚，被病。犹在翠微宫，然处殿外特室，不宫中矣。居月余，病良已。公谓亚之曰：“本以小女相托久要，不谓不得周奉君子，而先物故。弊秦区区小国，不足辱大夫。然寡人每见子，即不能不悲悼。大夫盍适大国乎？”亚之对曰：“臣无状，肺腑申公室，待罪左庶长。不能从死公主，君免罪戾，使得归骨父母国，臣不忘君恩如日。”将去，公追酒高会，声秦声，舞秦舞。舞者击鼙附骀呜呜，而音有不快，声甚怨。公执酒亚之前曰：寿。予顾此声少善，愿沈郎赓杨歌以塞别。”公命趣进笔砚，亚之受命，立为歌辞曰：击鼙（鼙原作体。据明抄本改。）舞，恨满烟光无处所。泪如雨，欲拟著词不成语。金凤衔红旧绣衣，几度宫中同看舞。人间春日正欢乐，日暮东风何处去。”歌卒，授舞者，杂其声而道之，四座皆泣。既再拜辞去，公复命至翠微宫，与公主侍人别。重入殿内时，见珠翠遗碎青阶下，窗纱檀点依然。宫人泣对亚之，亚之感咽良久，因题宫门诗曰：“君王多感放东归，从此秦宫不复期。春景自伤秦丧主，落花如雨泪燕脂。”竟别去。命车驾送出函谷关，出关已，送吏曰：“公命尽此，且去。”亚之与别，语未卒，忽惊觉，卧邸舍。明日，亚之为友人崔九万具道之。九万博陵人，谙古。谓余曰：“《皇览》云，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宫下，非其神灵凭乎？”亚之更求得秦时地志，说：“如九万言，呜呼！弄玉既仙矣，恶又死乎？”（出《异闻集》）

唐文宗太和初年，沈亚之要到邠州去，出了长安城，住在索泉旅舍。那是春天，他大白天作梦，梦见自己到了秦国。一位姓廖的主内史，竭力向秦公举荐沈亚之。秦公将沈亚之召到殿前，迎面而坐说：“我想使国家强大起来，想听听你有何良策，能不能传授于我？”沈亚之以昆、彭、齐桓公作例子回答他的问题，秦穆公听了很高兴，随即任他“中涓”之职，派他辅佐西乞术去讨伐河西，沈亚之身先士卒，冲锋陷阵，连攻下五座城池。穆公得知这一战报，十分兴奋，起身慰劳他说：“你辛苦了，好好休息一下。”他在宫中住了好长时间，秦穆公的小女儿叫弄玉，她的丈夫萧史已经死了。穆公对沈亚之说：“没有你，晋国的五座城池不会为秦所有，你立大功了。我有个爱女，想让她侍奉于你，如何？”沈亚之少年就自立自强，不愿受人之恩而臣服之，便推辞，但没有推辞掉。于是，他被拜为左庶长，赐金二百斤，并将公主许配给了她。老百姓还称弄玉为萧家公主。一天，一个穿黄衣服有权势的太监骑着马疾速跑来，请沈亚之进宫。宫殿上下十分威严。公主弄玉被呼唤出来。她穿着偏袖长衣，头发黑而稠密，尽管没有着意妆饰，却显得殊丽妩媚，难以描绘。侍女们恭恭敬敬地分立两旁，共有数百人之多。穆公在便馆召见了沈亚之，并让他住进宫中，门上题了“翠微宫”三个字。宫中的人们称这里为“沈郎院”。虽然他位居下大夫，但由于公主的原因，可以在宫禁中自由出入。公主喜欢凤箫，每次吹箫，必然要坐在“翠微宫”的高楼顶上。那箫声悠远动情，催人泪下，听到者莫不进入“忘我”之境界。公主是七月七日出生的，沈亚之不知道拿什么为她祝寿才好。内史廖曾受秦国派遣把一批歌伎赠给西戎，西戎回赠水犀小合。沈亚之从廖处得到了它，就把它献给了公主。公



主十分欣赏喜爱，便系在了裙带上。穆公对待沈亚之像对待女儿一样，恩赐有加，众人有目共睹。第二年春天，穆公的心情刚刚平静下来，弄玉公主忽然无病而死。穆公追伤不已，准备埋葬在咸阳原上。穆公让沈亚之写挽歌，他奉命写道：“泣葬一枝红，生同死不同。金钿坠芳草，香绣满春风。旧日闻箫处，高楼当月中。梨花寒食夜，深闭翠微宫。”写完之后呈送上去，穆公读完连声称好。这时，见宫中不少人都忍不住而哭出声满脸是泪，穆公也随之抽泣起来。他又让沈亚之作墓志铭，只记得上面写道：“白杨风哭兮石甃髭莎，杂英满地兮春色烟和。珠愁纷瘦兮不生绮罗，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？”他也到咸阳原上为弄玉送葬，有十四个宫女作了人殉。沈亚之悲伤惆怅过度，病倒了。他虽然还在翠微宫中，却被安置殿外特室，实际上不算在宫中了。住了一个多月后，病渐渐好了，穆公对他说道：“本来想把小女的终生都托付给你，不料她尚未侍奉于你，却先死去了。我们这个小小的秦国，虽然不能辱没你，但我一看见你，就不能不为死去的小女而悲哀。你何不去投奔大国呢？”沈亚之回答说：“臣没什么才能。但赤心报君，待罪左庶长。我没有随公主一起去死，你却免罪于我，使我能归骨于自己的祖国，你这太阳一般的恩德我将永记不忘。”临行之前，穆公设酒相送，唱秦腔，跳秦舞，跳舞的人击鼙拍腿呜呜地叫，听起来不愉快，似有一股幽怨之气。穆公举杯来到沈亚之面前说：“先祝你长寿。我听这声音不善，希望你作一首歌来纠正弥补一下吧。”穆公催促人拿来笔砚，沈亚之受命，当即写下一首歌词：“击鼙舞，恨满烟光无处所；泪如雨，欲拟著辞不成语。金凤衔红旧绣衣，几度宫中同看舞。人间春日正欢乐，日暮东风何处去？”写完，送给跳舞的人。在七嘴八舌的嘈

杂声中，他把歌词念了一遍，四周都抽泣不已。沈亚之再次向穆公拜别，穆公又让他去翠微宫同公主的侍从们告别。重新走进殿内时，只见公主留下的珠翠散落在石阶上，纱窗上的浅红色小点依然如故。宫女们哭泣着面对着亚之，亚之也感动地呜咽良久，于是在宫门上题诗一首：“君王多感放东归，从此秦宫不复期。春景自伤秦丧主，落花如雨泪燕脂。”然后告别而去。穆公派人用车把他送出函谷关。出关后，送行的小吏说：穆公让送到这里就回去。沈亚之与他告别，话未说完，忽然惊醒了。原来自己仍躺在索泉邸舍里。第二天，沈亚之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崔九万。崔九万是博陵县人，对历史颇有研究。他对沈亚之说：“关于写皇帝的书上说，秦穆公死后葬在雍橐泉祈年宫下面，这不是神灵显圣的凭证吗？”沈亚之得到秦代的地理志书，说：“如果像崔九万说的那样，哎呀，弄玉既然是神仙，怎么又会死了呢？”

## 张 生

有张生者，家在汴州中牟县东北赤城坂。以饥寒，一旦别妻子游河朔，五年方还。自河朔还汴州，晚出郑州门，到板桥，已昏黑矣。乃下道，取陂中径路而归。忽于草莽中，见灯火荧煌。宾客五六人，方宴饮次。生乃下驴以诣之。相去十余步，见其妻亦在坐中，与宾客语笑方洽。生乃蔽形于白杨树间，以窥之。见有长须者持杯：“请措大夫人歌。”生之妻，文学之家，幼学诗书，甚有篇咏。欲不为唱，四座勤请。乃歌曰：“叹衰草，络纬声切切。良人一去不复还，今夕坐愁鬓如雪。”长须云：“劳歌一杯。”饮讫。酒至白面年少，复请歌。张妻曰：“一之谓甚，其可再乎？”

长须持一筹筷云：“请置觥。有拒请歌者，饮一钟。歌旧词中笑语，准此罚。”于是张妻又歌曰：“劝君酒，君莫辞。落花徒绕枝，流水无返期。莫恃少年时，少年能几时？”酒至紫衣者，复持杯请歌。张妻不悦，沉吟良久，乃歌曰：“怨空闺，秋日亦难暮。夫婿断音书，遥天雁空度。”酒至黑衣胡人，复请歌。张妻连唱三四曲，声气不续。沉吟未唱间，长须抛觥云：“不合推辞。”乃酌一钟。张妻涕泣而饮，复唱送胡人酒曰：“切切夕风急，露滋庭草湿。良人去不回，焉知掩闺泣。”酒至绿衣少年，持杯曰：“夜已久，恐不得从容。即当睽索，无辞一曲，便望歌之。”又唱云：“萤火穿白杨，悲风入荒草。疑是梦中游，愁迷故园道。”酒至张妻，长须歌以送之曰：“花前始相见，花下又相送。何必言梦中，人生尽如梦。”酒至紫衣胡人，复请歌云：“须有艳意。”张妻低头未唱间，长须又抛一觥。于是张生怒，扞足下得一瓦，击之。中长须头。再发一瓦，中妻额。阒然无所见。张君谓其妻已卒，恸哭连夜而归。

及明至门，家人惊喜出迎。君问其妻，婢仆曰：“娘子夜来头痛。”张君入室。问其妻病之由。曰：“昨夜梦草莽之处，有六七人。遍令饮酒，各请歌。孥凡歌六七曲，有长须者频抛觥。方饮次，外有发瓦来，第二中孥额。因惊觉，乃头痛。”张君因知昨夜所见，乃妻梦也。（出《纂异记》）

有个叫张生的人，家住在汴州中牟县东北角的赤城坂。因为饥寒交迫，一天告别妻子去了黄河以北，五年之后才归来。从河朔回汴州。傍晚。他出了郑州的城门，到板桥的时候，天已昏黑。

于是，他下了大道，沿小路匆匆而行。忽然。只见草莽中灯光闪耀，有五六个人正在饮酒，张生就跳下驴来向前行去。走了十来步。他见自己的妻子也在那伙人当中，同那伙人说说笑笑挺热乎。张生就掩蔽在白杨树间，偷偷观察。有个长着大胡子的人。举起酒杯道：“请夫人为我们唱歌。”张生的妻子，出身文学世家，少年学习诗书，且写过不少篇章。她不想唱。那些人便恳请不已，没办法，她便唱道：“叹衰草，络纬声切切。良人一去不复还，今夕坐愁鬓如雪。”那个大胡子说：“有劳你唱歌，我干了这杯。”喝完之后，那酒杯又传到一个白脸少年手中，他请张生的妻子再唱一首。张妻说：“唱一首都有点过份，岂能再唱？！”大胡子拿着一双筷子说：“请拿个杯来，有不想唱歌的，就喝一盅。唱旧歌如果有笑的，也这样罚。”于是，张妻又唱道：“劝君酒，君莫辞，落花徒绕枝，流水无返期。莫恃少年时，少年能几时？”酒杯传到紫衣人手里，他也端杯请张妻唱歌。张妻不高兴了，沉吟好久，就又唱道：“怨空闺，秋日亦难暮。夫婿断音书，遥天雁空度。”酒杯传到黑衣胡人手上，又请张妻唱歌。她连续唱了三四首，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，沉吟未唱时，大胡子抛过酒杯说：“你不应该推辞。”就斟满一盅。张妻哭泣着把酒喝下去，为那黑衣胡人唱道：“切切夕风急，露滋庭草湿。良人去不回，焉知掩闺泣。”酒杯传到绿衣少年手上，他举杯说：“夜已深了，恐怕不能再这样不慌不忙了。既然要分别了，可是还没有一首歌呢！”便希望张妻再唱一首。她又唱道：“萤火穿白杨，悲风入荒草。疑是梦中游，愁迷故园道。”酒杯传到张妻手上，大胡子唱了一首歌送给她：“花前始相见，花下又相送。何必言梦中，人生尽如梦。”酒杯传到紫衣胡人手里，请张妻再唱一首，并要有艳词艳意。张

妻低头未唱间，大胡子又抛过一只酒杯。这时候，张生怒火中烧，忍无可忍，从脚下摸起一块瓦，砸去，正中大胡子的脑袋。他又扔了一块瓦，打中了妻子的额头。突然，所有的人都不见了踪影。张生颇为惊异，认为妻子已经死了，连夜恸哭而归。到家天已经亮了，家人惊喜地迎出门来。张生问妻子现在怎样，婢仆们说：“娘子昨晚头痛得厉害。”张生进屋，问妻子头痛的原因，妻子说：“昨天晚上梦见了到了一堆杂草丛生的地方，他们共有六七个人，轮番让我喝酒，每个人各让我唱一首歌，我一共唱了六七首。有一个大胡子频频抛酒杯给我，我刚喝了第二杯，忽然有瓦块飞来，第二块打中了我的额头，于是惊醒了，就开始头痛。”张生这才知道自己昨夜所看到的情景，乃是妻子的梦呵。

## 刘道济

光化中，有文士刘道济，止于天台山国清寺。尝梦见一女子，引生入窗下，有侧柏树葵花，遂为伉俪。后频于梦中相遇，自不晓其故。无何，于明州奉化县古寺内，见有一窗，侧柏葵花，宛若梦中所游。有一客官人，寄寓于此室，女有美才，贫而未聘，近中心疾，而生所遇，乃女子之魂也。又有彭城刘生，梦入一倡楼，与诸辈狎饮。尔后但梦，便及彼处。自疑非梦，所遇之姬，芳香常袭衣，亦心邪所致。闻于刘山甫也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唐昭宗光化年间。有位文士叫刘道济，住在天台山国清寺。他曾经梦见一个女子，领着他来到窗前，旁边有一片柏树和葵

花。接着，二人结为夫妻。后来，刘道济常常同她在梦中相遇。自己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，实在是无可奈何。他在明州奉化县古寺内，看到一扇窗外长着片柏树葵花，如同梦中去过的地方。有一位客官寄居在这间屋子里。他的女儿才貌双全，但因为穷尚未定亲。近来患了心病。而刘道济所梦见的那个女子，乃是她的魂呵。还有，彭城的刘生，梦见自己进了一个妓院，与其同类边玩妓女边喝酒。后来他一作梦就到那个地方去了。他自己怀疑这不是梦，因为他所遇见的妓女把香气留在了他的衣服上，常常使他心痴神迷。这也是由于他心邪所致呵。这个故事是听刘山甫讲的。

## 郑昌图

郑昌图登第岁，居长安。夜后纳凉于庭，梦为人殴击，擒出春明门，至合大路处石桥上，乃得解。遗其紫罗履一双，奔及居而寤。甚困，言于弟兄，而床前果失一履。旦今人于石桥上追寻，得之。（出《闻奇录》）

郑昌图登第那年，住在长安城里。他晚上到庭间纳凉，梦见被人殴打，用绳子绑紧押出春明门，到该上大路的一座石桥上，才得以脱身。他甩掉脚上穿的那双紫罗鞋，急忙跑回家。这才从梦中醒来。他很困惑，对兄弟们讲了，而床前果然丢了一只鞋。白天他让人去石桥寻找，真的找到了。

## 韩 确

越州有卢册者，举秀才，家贫，未及入京。在山阴县顾树村知堰，与表兄韩确同居。自幼嗜鲙，尝凭吏求鱼。韩方寐，梦身为鱼。在潭有相忘之乐。见二渔人，乘艇张网，不觉身入网，被取掷桶中。覆之以苇。复睹所凭吏，就潭商价。吏即揭鳃贯绁，楚痛殆不可忍。及至舍，历认妻子奴仆。有顷，置砧斫（斫字原空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之，苦若脱肤，首落方觉。神痴良久，卢惊问之，具述所梦。遽呼吏，访所市鱼处，洎渔子形状，与梦不差。韩后入释，住祇园寺，时开成二年也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越州有个人叫卢册，中了秀才，他家里很穷，没有到京城去。在山阴县顾树村管理河坝，与表哥韩确住在一起。韩确自幼特别喜欢吃鱼，曾经向一个买鱼的小吏要鱼。韩确刚刚睡下，梦见自己变成了鱼，在潭中有忘乎所以的乐趣。这时，有两个渔民乘船而来并撒下了网，韩确不知不觉钻进网中，又被取出扔进桶里，上头盖上了芦苇。他又看见那位买鱼的小吏站在潭边商量鱼价。那小吏揭开鱼鳃，又拽拽穿在上面的绳子，痛得他实在忍不住了。小吏把鱼带回家，让妻子奴仆一一观看。有顷，他被放到砧板上，用刀斧砍起来，疼得像是被剥了皮，直到头被砍掉方才醒来。他痴呆呆地坐了好长时间，卢册吃了一惊，问他是怎么回事。韩确把这个梦对他讲了，然后立刻喊来那个小吏，到市场的鱼摊上寻访那两个卖鱼人。那两个渔民终于找到了，看他们的模样，

与他梦中所见丝毫不差。后来韩确皈依了佛门，住在祇园寺。当时是唐文宗开成二年。



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三 巫

## (附厌咒)

巫

|     |      |   |     |     |   |     |
|-----|------|---|-----|-----|---|-----|
| 师舒礼 | 女巫秦氏 | 杨 | 林   | 来俊臣 |   |     |
| 唐武后 | 阿    | 来 | 雍文智 | 彭君卿 |   |     |
| 何   | 婆    | 来 | 婆   | 曾   | 勤 | 阿马婆 |
| 白行简 | 许至雍  | 韦 | 覲   | 高   | 骈 |     |

厌咒

厌盗法 雍益坚 宋居士

巫

师舒礼

巴丘县有巫师舒礼，晋永昌元年病死，土地神将送诣太山。

俗常谓巫师为道人。初过冥司福舍前，土地神问门吏：“此云何所？”门吏曰：“道人舍也。”土地神曰：“舒礼即道人。”便以相付。礼入门，见千百间屋，皆悬帘置榻。男女异处，有念诵者，吹唱者，自然饮食，快乐不可言。礼名已送太山，而身不至。忽见一人，八手四眼，提金杵逐礼，礼怖走出。神已在门外，遂执礼送太山。太山府君问礼：“卿在世间何所为？”礼曰：“事三万六千神，为人解除祠祀。”府君曰：“汝佞神杀生，其罪应重。”付吏牵去。礼见一物，牛头人身，持铁叉。捉礼投铁床上。身体焦烂，求死不得。经累宿，备极冤楚。府君主者，知礼寿未尽，命放归。仍诫曰：“勿复杀生淫祀。”礼既活，不复作巫师。（出《幽明礼》）

巴丘县有个巫师姓舒名礼，于晋代永昌元年病故，土地神把他送往泰山。俗人们平时认为巫师就是道士。刚刚来到阴曹地府的福舍前，土地神向守门的小吏问道：“这里是干什么的？”守门的小吏回答：“道士住的房子。”土地神说：“这位舒礼就是道士。”守门的小吏便准许他进去。舒礼一进门，就看见千百间屋子都悬挂着竹帘摆满了床铺，男女均分开来，有念诵经文的，有唱赞偈的，无拘无束地吃呀喝呀，那快乐劲儿简直妙不可言。舒礼的名字已送到泰山，而身子还没到。忽然看见一个八只手四只眼睛的人，捉着金杵前来驱赶舒礼，舒礼吓得急忙走出来。这时，一住神仙已等在门外，随即带着舒礼送往泰山。阴间的泰山府君问舒礼：“你在人间是干什么的？”舒礼回答说：“我侍奉三万六千位神仙，为人们解除祠祀之苦。”府君说：“你用花言巧语蒙骗神

仙而且杀生，这罪应当重判。”于是，把他交给一小吏牵走了。舒礼看见一个怪物，牛头人身，持着一把铁叉。这怪物将舒礼一把捉住，扔到一张烧红的铁床上。舒礼的身体烤得焦烂，且又求死不得。一连过了几夜，他受尽冤屈和折磨。府君又向上问主宰他命运的人，方知舒礼阳寿未尽，应该放他回去。临行之前，府君又告诫他说：“你不要再杀生，更不要再在祭祀的时候放纵胡为了。”舒礼当即活转过来。从此，他再也不作巫师了。

## 女巫秦氏

义熙五年，宋武帝北讨鲜卑，大胜，进围广固。军中将佐，乃遣使奉牲荐币，谒岱岳庙。有女巫秦氏，奉高人，同县索氏之寡妻也。能降灵宣教，言无虚唱，使使者设祷，因访克捷之期。秦氏乃称神教曰：“天授英辅，神魔所拟。有征无战，曩尔小虏，不足制也。到来年二月五日，当尅。”如期而三齐定焉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东晋义熙五年，宋武帝刘裕带兵北伐鲜卑，获得重大胜利，进而围攻广固。部队里的军官派人奉上牺牲献上纸钱，来拜谒泰安的岱岳庙。这里有一个女巫秦氏，奉高县人，本县索某的寡妻。她说自己能够显灵于世，且从无虚言，使得拜谒岱岳庙的兵士们迫不及待地设坛祈祷。他们向秦氏询问攻克广固的日期。秦氏自称神告诉她说：“苍天授命于英才来辅佐皇帝，这一切都是神魔所拟定的。此次围攻广固，定是有征无战。再说，一块弹丸之地，

要想制服它是轻而易举的。明年的二月五日，你们一定能把广固攻克。”果然，广固如期攻克，三齐之地终于平定下来。

## 杨 林

宋世，焦湖庙有一柏枕，或云“玉枕”。枕有小坼。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，至庙祈求，庙巫谓曰：“君欲好婚否？”林曰：“幸甚。”巫即遣林近枕边。因入坼中，遂见朱楼琼室。有赵太尉在其中，即嫁女与林。生六子，皆为秘书郎。历数十年，并无思归之志。忽如梦觉，犹在枕旁。林怆然久之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宋代，焦湖庙有一个柏树枕头，有人叫它玉枕，枕上有裂缝。当时，单父县人杨林做了商人，来庙里祈祷。庙里的巫师对他说：“你想结婚成家吗？”杨林说：“如果能这样，那可就太好了！”巫师立即让他来到柏枕旁，并从那裂缝中走了进去。杨林走着走着，随即看见一座镶金铺玉的红楼，赵太尉正坐在里面。太尉见了杨林，便把女儿嫁给了他。他和妻子生了六个儿子，都成了秘书郎。一直过了好几十年，杨林并没有要出去的想法。一天，他忽然如梦方醒，原来自己还站在枕头边呢。他凄怆不已，怅然若失。

## 来俊臣

唐载初年中，来俊臣罗织，告故庶人贤二子夜遣巫祈祷星

月，咒诅不道。拷楚酸痛，奴婢妄证，二子自诬，（诬原作巫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并鞭杀之。朝野伤痛。浮休子张鹭曰：“下里庸人，多信厌禱；小儿妇女，甚重符书。蕴匿崇奸，构虚成实。埽土用血，诚伊戾之故为；掘地埋桐，乃江充之擅造也。”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高宗载初年间，来俊臣罗织罪名，诬告一位平民的两个儿子，说他们派巫师在晚上祈祷星月，诅咒皇上，大逆不道。于是，他们遭到严刑拷打，疼痛难忍。奴婢作假证，他二人也屈打成招，最后，被皮鞭活活抽死了。为此，朝野上下一片悲伤。浮休子张鹭说：“穷乡僻壤的庸人们，才相信用诅咒他人来取胜；妇女和小孩儿，才把巫术和符书看得那么重要。心底藏着奸邪的恶念，把假的弄成真的，这是因为你的残暴、乖戾所至。掘地埋桐，是江充伪造的啊。”

## 唐武后

唐武后将如洛，至阆乡东，骑忽不进。召巫者问之，巫言：“晋龙骧将军王濬云：‘臣墓在道南，每为采樵者所苦。闻大驾至，故来求哀。’”后敕，去墓百步，禁耕植。今荆棘森然。（出《国朝杂记》）

唐代武则天后去洛阳，到阆乡县东边，她的马忽然不向前

走了。武后召来巫师问其原因，巫师说：“晋代的龙骧将军王濬说，我的坟就在道的南侧，常常受砍柴人践踏，苦不堪言，今天听说皇后大驾光临，故来诉苦并请求垂怜。”于是，武后当即就下了一道敕令：此墓百步之内，严禁耕植。如今，那里已长满荆棘，森然成林。

## 阿 来

唐韦庶人之全盛日，好厌禱，并将昏镜以照人，令其迷乱。与崇仁坊邪俗师婆阿来，专行厌魅。平王诛之。后往往于殿上掘得巫蛊，逆韦之辈为之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，被废为庶人的韦氏在过得最红火的时候，喜欢用巫术祈祷，并常用一面昏镜照人，使之神情迷乱。他与崇仁坊邪恶的老巫婆阿来一道，专搞装神弄鬼那一套。平王将他杀死后，经常在殿前挖出蛊虫，这是韦氏的同伙干的呀。

## 雍文智

唐韦庶人葬其父韦贞，号酆王。葬毕，葬官人赂见鬼师雍文智。诈宣酆王教曰：“当作官人，甚太艰苦，宜与赏，著绿者与绯。”韦庶人悲恻，欲依鬼教与之。未处分间，有告文智诈受贿赂，验遂斩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被废为庶人的韦氏为其父韦贞出殡，说他父将到阴间的酆都城作大王。葬后，管丧事的小官给巫师送了贿赂。让巫师雍文智假借酆三韦贞之口说：“管丧事的小官太清苦，应该给他些赏钱，穿绿衣的人给穿上绯衣。”韦某听见父亲的话很悲痛，就打算照此办理，给那位管丧事的小官一些赏钱。正欲办此事时，有人告发说巫师雍文智受贿敲诈，官府查实以后，就把雍文智杀了。

## 彭君卿

唐中宗之时，有见鬼师彭君卿，被御史所辱。他日，对百官总集，诈宣孝和敕曰：“御史不存检校，去却巾带。”即去之。曰：“有敕与一顿杖。”大使曰：“御史不奉正敕，不合决杖。”君卿曰：“若不合，有敕且放却。”御史裹头，仍舞蹈拜谢而去。观者骇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中宗年间，有一个能与鬼交往的巫师叫彭君卿，因为受到御史的污辱他怀恨在心。两天之后，正当文武百官聚会上朝时，彭君卿就假装已死的孝和皇帝的灵魂附体，传旨说：“御史行为不检点，应该给他摘去官帽和玉带的处分！”于是就照办了。彭君卿又说：“朕命责打御史一顿板子！”执刑的官员说：“御史没有当今皇帝的圣旨，是不该受杖刑的。”彭说：“不该打吗？那朕就传旨把他放了吧。”御史居然裹上头巾，拜谢皇上的不打板子之恩高兴而去。文武官员均莫名其妙，吓得够呛。

## 何 婆

唐浮休子张鹭，为德州平昌令。大旱，郡符下令，以师婆师（师字原空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僧祈之。二十余日无效。浮休子乃推土龙倒，其夜雨足。江淮南好神鬼，多邪俗，病即祀之，无医人。浮休子曾于江南洪州停数日，遂闻土人何婆，善琵琶卜。与同行入郭司法质焉。其何婆，士女填门，饷遗满道，颜色充悦，心气殊高。郭再拜下钱，问其品秩。何婆乃调弦柱，和声气曰：“个丈夫富贵，今年得一品，时年得二品，后来得三品，更后年得四品。”郭曰：“何婆错，品少者官高，品多者官小。”何婆曰：“今年减一品，明年减二品，后年减三品，更后年减四品，忽更得五六年，总没品。”郭大骂而起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浮休子张鹭任德州平昌县令。有一年大旱，郡里下令，让巫婆巫师们向天祈祷。结果，二十多天没有见效，张鹭就把土龙推倒，当天夜里雨便下足了。江淮以南，人们大多信鬼神，巫术盛行，有病便祭祀，没有医生。张鹭曾在江南洪州停留数日，听说当地人何婆，善于用琵琶占卜，他便与同行入郭司法一起找何婆询问。那何婆家，前来问卜的人熙熙攘攘，送来的东西填满了院子，脸上充满喜悦之色，心气很高。郭司法向何婆一拜再拜，送上银钱。何婆询问他的官职，然后调好琵琶弦儿，边唱边说地：“看你颇有富贵相，今年得一品，明年得二品，后年得三品，大后年得四品……”郭司法赶紧说：“何婆错了！品少的官职高，品



多的官职小。”何婆忙纠正说：“今年减一品，明年减二品，后年减三品，大后天减四品……”这样一改，五六年之后便一品不剩了。郭司法大骂一声站了起来。

## 来 婆

唐崇仁坊阿来婆，弹琵琶卜，朱紫填门。浮休子张鹭，曾往观之，见一将军，紫袍玉带，甚伟。下一匹细绦，请一局卜。来婆鸣弦柱，烧香，合眼而唱：“东告东方朔，西告西方朔，南告南方朔，北告北方朔，上告上方朔，下告下方朔。”将军顶礼既，告请甚多，必望细看，以决疑惑。遂即随意支配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长安城崇仁坊有位阿来婆，善于用弹琵琶来卜卦，人们送来的各种丝绢填满院子。浮休子张鹭曾前去观看。这时，只见一位紫袍玉带的将军，非常高大，带来一匹细绦，正在请阿来婆用琵琶卜卦。来婆烧上香，弹起弦子，闭眼而唱道：“东告东方朔，西告西方朔，南告南方朔，北告北方朔，上告上方朔，下告下方朔。”将军顶礼膜拜完毕，又诉说出自己的许多心愿，希望她仔细瞅瞅，以解除疑惑。这时，他把那匹细绦送给来婆，让她随意支配。

## 曾 勤

唐曾勤（曾勤原作勤曾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任魏州馆陶县尉，敕捕妖书人王直。县界藏失。刺（刺原作敕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史蒋钦绪奏请：“一百日捉不获，与中下考。”其时限已过半。有巫云：“少府必无事，不用过忧。”后遇按察史边冲寂奏，奉敕却夺刺史曾（刺史曾原作敕史曹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勤俸。会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巡陵恩赦，遂得无事。其时遣人分捕王直不得。又有日者云：“至某月某日，必获王直，反缚送来。”果有人于相州界，捉得别一王直。以月日反缚送到。推问逗留，不是畜妖书者，遂却放之。（出《定命录》）

唐代，曾勤任魏州馆陶县尉。皇帝颁布敕令，迅速将做妖书的王直捉拿归案。王直在馆陶县界躲藏起来，不见踪迹。刺史蒋钦绪奏请皇帝道：“一百天之内捉不到王直，就在曾勤的考绩栏上划个中下。”当时，期限已过半。有巫师说：“曾县尉必定无事，不用担忧。”后来，按察史边冲寂奉旨撤销曾勤的俸禄。碰巧十一月二十二日那天，得到大赦，才算无事。这时，派人分头追捕王直一无所获，又有占日卜筮的人说：“到某月某日，一定能捉到王直，而且会反绑捆双手送来。”果然，有人在相州地界抓到了另一个叫王直的人，在巫师说的那天反捆双手送了来。经过一段拘留审查，他不是那位妖书生，随即便将他放了。

## 阿马婆

唐玄宗东封，次华阴，见岳神数里迎谒。帝问左右，左右莫见。遂召诸巫，问神安在。独老巫阿马婆奏云：“在路左，朱鬢紫衣，迎候陛下。”帝顾笑之，仍敕（敕原作勒。据明抄本改。）阿马婆，敕神先归。帝至庙，见神橐鞬，俯伏殿庭东南大柏之下。又召阿马婆问之，对如帝所见。帝加礼敬，命阿马婆致意而旋。寻诏先诸岳封为金天王，帝自书制碑文，以宠异之。其碑高五十余尺，阔丈余，厚四五尺，天下碑莫大也。其阴刻扈从太子王公已下官名。制作状丽，镌琢精巧，无比伦。（出《开天传信记》）

唐玄宗东行去泰山封禅，第二天来到华阴县，看见华山之神从几里外前来迎拜。唐玄宗问手下人，手下人都说没有看见；随即又召来各位巫师，问神在哪里。惟独有老巫阿马婆奏道：“神在路的左侧，红头发紫衣服，正在迎候陛下。”玄宗看看她笑了，因而下敕命给她，让她请神先回去。玄宗皇帝来到庙前，看见华山之神身背装弓箭和衣甲的筒器，俯伏在殿庭东南的大柏树下，又召来阿马婆问之。阿马婆证实了皇帝之所见，玄宗便对她礼敬起来，并让她向神致意，然后下山而去。随即，玄宗下诏书给诸岳之神，赐封华山之神为金天王，并亲自书写碑文，以示宠爱。这座碑高五十多尺，宽一丈多，厚四五尺，天下的碑再也没有比它大的了。它的背面刻上扈从太子王公以下官名，真是精雕细琢，制作壮美，无与伦比。

## 白行简

唐郎中白行简，太和初，因大醉，梦二人引出春明门。至一新冢间，天将晓而回。至城门，店有鬻饼飧者。行简馁甚，方告二使者次。忽见店妇抱婴儿，使者便持一小土块与行简，令击小儿。行简如其言掷之，小儿便惊啼闷绝。店妇曰：“孩儿中恶。”令人召得一女巫至。焚香，弹琵琶召请曰：“无他故，小魍魉为患耳。都三人，一是生魂，求酒食耳，不为祟。可速作飧，取酒。”逡巡陈设。巫者拜谒，二人与行简就坐，食饱而起。小儿复如故。行简既寤，甚恶之，后逾旬而卒。（出《灵异记》）

唐代，有位郎中叫白行简。太和初年，因酒醉入睡，梦见两个人把他引出春明门，来到一座新坟前，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。走到城门口。看见饭店里在卖粥和汤饼。白行简饿得很，告诉那两个人停下。忽然，只见老板娘抱着婴儿走出来。那两个人拿一小土块给白行简，让他打婴儿。白行简按照他们说的，将小土块掷向婴儿，那孩子惊叫一声便背过气去。老板娘说：“不好，这孩子中了邪！”她让人召来一个女巫。那女巫来到之后，先烧香，又弹琵琶召请神灵，最后说道：“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小鬼作怪。共三个人，其中一个是活人，想来要酒饭，不是为作怪害人，应该快做汤饼，取酒来。”顷刻陈设完毕，女巫让行简和那二人就坐，先行拜谒。行简等酒足饭饱起来后，小孩病好如初。行简当即醒来，甚感厌恶，过几十天后便死了。

## 许至雍

许至雍妻某氏，仪容淡雅。早岁亡没，至雍颇感叹。每风景闲夜，笙歌尽席，未尝不叹泣悲嗟。至雍八月十五日夜于庭前抚琴玩月。已久，忽觉帘屏间有人行，吁嗟数声。至雍问曰：“谁人至此？必有异也。”良久，闻有人语云：“乃是亡妻。”云：“若欲得相见，遇赵十四。莫惜三贯六百钱。”至雍惊起问之。乃无所见。自此常记其言。则不知赵十四是何人也。后数年，至雍闲游苏州。时方春，见少年十余辈，皆妇人装，乘画舫，将谒吴太伯庙。许君因问曰：“彼何人也？而衣裾若是。”人曰：“此州有男巫赵十四者，言事多中为土人所敬伏，皆赵生之下辈也。”许生问曰：“赵生之术，所长者何也？”曰：“能善致人之魂耳。”许生乃知符其妻之说也。明日早，诣赵十四，具陈恳切之意。赵生曰：“某之所致者，生魂耳。今召死魂，又今生人见之，某久不为，不知召得否？知郎君有重念之意，又神理已有所白，某安得不为召之？”乃计其所费之直，果三贯六百耳。遂择良日，于其内，洒扫焚香，施床几于西壁下，于檐外结坛场，致酒脯。呼啸舞拜，弹胡琴。至夕。令许君处于堂内东隅，赵生乃于檐下垂帘卧，不语。至三更，忽闻庭际有人行声，赵生乃问曰：“莫是许秀才夫人否？”闻吁嗟数四，应云：“是。”赵生曰：“以秀才诚意恳切，故敢相迎，夫人无怪也。请夫人入堂中。”逡巡，似有人谒帘，见许生之妻。淡服薄妆，拜赵生，徐入堂内，西向而坐。许生涕泗呜咽：“君行若此，无枉横否？”妻曰：“此皆命也，安有枉横。”因问儿女家人及亲旧闾里等事，往复数十句。许生又

问：“人间尚佛经，呼为功德，此诚有否？”妻曰：“皆有也。”又问：“冥间所重何物？”“春秋奠享无不得，然最重者，浆水粥也。”赵生致之。须臾粥至，向口如食，收之，复如故。许生又曰：“要功德否？”妻云：“某平生无恶，岂有罪乎？足下前与为者，亦已尽得。”良久，赵生曰：“夫人可去矣，恐多时即有谴谪。”妻乃出，许生相随泣涕曰：“愿惠一物，可以为记。”妻泣曰：“幽冥唯有泪可以传于人代。君有衣服，可投一事于地。”许生脱一汗衫，置之于地。其妻取之，于庭树前悬一树枝，以汗衫蔽其面，大哭。良久，挥手却许生，挂汗衫树枝间，若乘空而去。许生取汗衫视之，泪痕皆血也。许生痛悼，数日不食。卢求著幽居苏州，识赵生，赵生名何，苏州人皆传其事。（出《灵异记》）

许至雍的妻子某氏，长得素净宜人，早年亡故，使至雍颇为伤感。每当风清月明而又无事可做的时候，每当笙停歌罢筵席散尽的时候，他都要怆然饮泣、悲叹不已。八月十五日晚上，许至雍于庭前抚琴赏月，不知不觉过了很长时间。忽然，他发觉帘屏后面有人走动，并且长吁短叹。许至雍问道：“什么人来到这里，想必有何目的？”好久，才听见有人说话，原来竟是亡妻！亡妻说：“如果你想与我相见，遇到赵十四，不要可惜三贯六百钱。”许至雍吃了一惊，爬起来正想问她，结果连个人影也没有见到。从此，许至雍便经常想起妻子说的那句话，却不知道赵十四是个什么人。数年之后，许至雍到苏州游玩。当时正是春天，他看见十几个少年全穿着女人的衣服，乘坐画船，将去拜谒周太王之子吴太伯庙。许至雍问道：“他们是什么人，为何穿这样的服装？”

对方回答说：“这个州里有位男巫叫赵十四，说的事情大都是准确的，为当地人所敬仰所崇拜。这些人都是赵十四的晚辈呵。”许至雍问道：“这位赵十四的法术，最拿手的是什么？”对方说道：“他最善于招人的灵魂。”这时，许致雍才知道这正符合妻子在梦中说过的话。第二天早晨，许至雍去见赵十四，表白心中恳切之情。赵十四说道：“我平时所招的，那是生人之魂；今天要我招死人之魂，又要让生人看见，这种事情，我可是好久不干了呵，不知道招来招不来？我知道，你向来很重情义，又在神明面前有所表白，我怎能不为你招之？”言罢，他算计了一下所需要的费用，果然是三贯六百钱？随即，赵十四便选择良辰吉日，在许至雍的屋子里洒扫焚香，把床铺几案放到西墙下，于屋檐外面结坛场，摆上酒肉。接着，赵十四吼叫着，舞蹈着，一边弹胡琴，一边拜仙。到了晚上，他让许至雍站在堂内东边的角落里，自己则放下帘子躺下来，一句话也不说。直到三更天，忽然叫见庭内有人话说声，赵十四便问：“你莫非是许秀才的夫人？”只听叹了几次气，答应了一声道：“是的。”赵十四说：“由于秀才诚意恳切，我才敢前来相迎，夫人不要责怪呀。请夫人入堂——”顷刻，像是有人揭开帘子，果然是许至雍的妻子。她淡服薄妆，拜见赵十四，然后徐步走进堂内，面朝西而坐。许至雍泪流满面，呜呜咽咽地说“你来到这里，是不是受了什么冤屈和强横？”妻子说：“这都是命呵，怎么谈得上冤屈和强横呢？”接着，她又问及儿女家人亲戚邻居的一些事情，反反复复说了几十句话。许至雍又问道：“人间崇尚佛经，并称之为‘功德’，你们那里也有么？”妻子说：“都有呵。”许至雍又问阴间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。妻子回答说：“春秋祭奠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，然而最重要的则是稀粥

呵！”赵十四招招手，一会儿就有人把稀粥送来了。许妻接过碗。便把粥倒进嘴里吃起来。一连吃了好几碗。许至雍又问道：“你要不要佛经？”妻子说：“我平生没做什么坏事，难道会有罪吗？你前些日子送给我的，也已经全部得到了。”良久，赵十四说：“夫人可以回去了，时间长了恐怕要受到责备的。”于是，妻子走出房门，许至雍相随泣涕着说：“希望你留给我一物，可作纪念。妻子哭泣着说：“阴间只有泪水可以送给亲人。你有衣服，可扔一件在地上……”许至雍脱下一件汗衫，放在地上。许妻拿过汗衫，又悬挂在庭树前面一根树枝，然后用汗衫蒙住脸大哭起来。良久，她挥手让许至雍走开，自己把汗衫挂在树枝间，然后乘空而去。许至雍取过汗衫看去，那上面的泪痕全是血呵。许至雍痛悼亡妻，一连几天都没有吃东西。这时，有个叫卢求著的人来苏州幽居，认识了赵十四，赵十四的名字叫何，苏州人至今还传说着这件事。

## 韦 覲

唐太仆卿书覲欲求夏州节度使。有巫者知其所希，忽诣韦曰：“某善祷祝星辰，凡求官职者，必能应之。”韦不知其诳诈，令择日。夜深，於中庭备酒果香灯等。巫者乘醉而至，请书自书官阶一道，虔后于醺席。既得手书官衔，仰天大叫曰：“韦覲有异志，令我祭天。”韦合族拜曰：“乞山人无以此言，百口之幸也。”凡所玩用财物，尽与之。时崔侃充京尹。有府囚叛狱，谓巫者是其一辈。里胥诘其衣装忽异？巫情窘，乃云：“太仆卿韦覲，曾令我祭天。我欲陈告，而以家财求我。非窃盗也？”既当申奏，宣



宗皇帝召覲至殿前，获明冤状。复召宰臣论曰：“韦覲城南上族，轩盖承家。昨为求官，遂招诬谤。无令酷吏加之罪戾。”其师巫便付京兆处死，韦贬潘州司马。（出《云溪友议》）

唐代，有位太仆卿叫韦覲，想当夏州的节度使。有个巫师知道他追求的是什么，忽然有一天登上门来对他说：“我这个人善于向星辰祝告祈福，凡是求官职的，没有不灵验的。”韦覲不知道他这是诳骗敲诈自己，便让他选择良辰吉日。这天深夜，韦覲让家人在中庭摆上香和蜡烛以及酒和水果等。巫师乘着酒劲儿赶到中庭，让韦覲自己写上一道要升的官衔，虔诚的摆到祭坛上。巫师抓过那道写好的官衔，仰天大叫道：“韦覲有野心，让我祭天！”韦覲见势不好，带领全家人跪倒于地，拜道：“求仙人不要说这种话，便是我们全家老少一百多口人之大幸！”结果，韦覲把家里的古玩财物，全都送给了巫师。当时，崔侃任京兆尹。有一个官府的囚犯从狱中逃出来，说那个巫师是他的同伙。里胥找到那个巫师，盘问他最近的服装怎么忽然变样了？巫师一阵惊窘，便说：“太仆卿韦覲，曾经让我为他祭天，我想告发，结果，他使用家中的财产求我……千真万确，这可不是我偷的呀！这件事，应当向上申奏才对。”宣宗皇帝把韦覲召到殿前，经再三查问，才弄清其中冤情，然后又召宰相的大臣们说道：“韦覲是城南的贵族，世代相传都是作官的。昨天为了求官遭到诬谤，不要让酷吏加罪于他。”不久，那巫师被押赴京城处死，韦覲被贬为潘州司马。

## 高 骈

唐高骈尝诲诸子曰：“汝曹善自为谋。吾必不学俗物，死入四板片中，以累于汝矣。”及遭毕师铎之难，与诸甥侄同坎而瘞焉。唯骈以旧毡苞之，果符所言。后吕用之伏诛，有军人发其中堂，得一石函。内有桐人一枚，长三尺许，身披桎，口贯长钉，背上琉骈乡贯甲子官品姓名，为厌胜之事。以是骈每为用之所制，如有助焉。（出《妖乱志》）

唐代有位高骈，他曾教导自己的孩子们说：“你们要自谋生路，好自为之。我呢，不想学芸芸俗辈，死后还要躺入那四块板中，再麻烦你们。”及遭毕师铎之难，便和各位侄子外甥一起埋在这个墓穴里，只有高骈的尸体用旧毡子包裹着，果然与先前的话相符。后来，妖人吕用之伏法，兵卒在他的屋里挖出一个石匣，内有一个桐木人，三尺多长，戴着脚镣子，嘴里钉着钉子，背上写着高骈的籍贯生日姓名职务等，这是用巫术诅咒人用的。以往，高骈每次被吕用之所控制，看来这东西是起了作用的。

## 厌咒

## 厌盗法

厌盗法，七日以鼠九枚，置笼中，埋于地，秤九百斤土覆坎，

深各二尺五寸，筑之令坚固，杂五行书曰：“亭部地上土涂灶，水火盗贼不经；涂屋四角，鼠不食蚕；涂仓廩，（廩字原空缺。据黄本补。鼠不食稻；以塞坎，百鼠种绝。”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这是一种制服盗窃的方法。初七这天时间，把九只老鼠分别放在笼子里埋入地下，秤九百斤土压在上面，都是二尺五寸深，夯实。《杂五行》书上说：在厨房亭间里用这种土涂抹灶台，水火和盗贼都不会侵害；涂抹屋子的四角，老鼠就不吃蚕；涂抹粮仓，老鼠就不吃稻谷。用它堵住所有的坑穴，各种老鼠便会绝种。

## 雍益坚

唐雍益坚云：“主夜神咒，持之有功德，夜行及寐，可已恐怖恶梦。”咒曰：“婆珊婆演底。”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代的雍益坚说，有一个专管夜晚的咒语，如果坚持每天都念就会灵验。夜晚走路和睡觉时如果害怕，或者作恶梦，一念咒语就会立杆见影。这句咒语是：“婆珊婆演底。”

## 宋居士

唐宋居士说，掷骰子咒云：“伊帝弥帝，弥揭罗帝。”念满十万遍，彩随呼而成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代的宋居士说：“掷骰子时念这样一句咒语：“伊帝弥帝，弥揭罗帝。”伏身念上十万遍，随着一声欢呼你就会赢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四 幻术一

客隐游 天毒国道人 骞霄国画工 营陵人

扶娄国人 徐 登 周眡奴 赵 侯

天竺胡人 鞠道龙 阳羨书生 侯子光

### 客隐游

魏安厘王观翔鹄而乐之，曰：“寡人得如鹄之飞，视天下如芥也。”客有隐游者闻之，作木鹄而献王。王曰：“此有形无用者也。夫作无用之器，世之奸民也。”召隐游，欲加刑焉。隐游曰：“大王知有用之用，未悟无用之用也。今臣请为大王翔之。”乃取而骑焉，遂翻然飞去，莫知所之也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魏安厘王看着正大飞翔的天鹅十分高兴，说：“我如果能像天鹅这样在空中飞翔，就可以傲视人间，视天下如同草芥了。”客人中有位隐士听了这句话，回去做了个木天鹅献给安厘王。安厘王说：“这东西只有模样而无用处。他做这种无用的东西，看来一定是个奸邪谄媚之人了！”随即，他将那隐士唤上来，想对他

动以刑罚。隐士说：“大王只知道有用的东西有用，却不知无用的东西也有用。今天，我请求为大王进行一次飞翔表演。”说罢，抓过木天鹅便骑上去，那木天鹅抖抖翅膀便飞走了，谁也不知道它飞到哪里去了。

## 天毒国道人

燕昭王七年，沐骨之国来朝，则申毒国之一名也。有道术人名尸罗。问其年，云：“百四十岁。”荷锡持瓶，云：“发其国五年，乃至燕都。”喜炫惑之术。於其指端，出浮图十层，高三尺，乃诸天神仙，巧丽物绝。列幢盖鼓舞，绕塔而行，人皆长五六分，歌唱之音，如真人矣。尸罗喷水为氛雾，暗数里间。俄而复吹为疾风，氛雾皆止。又吹指上浮图，渐入云里。又于左耳出青龙，右耳出白虎。始入之时，才一二寸，稍至八九尺。俄而风至云起，即以一手挥之，即龙虎皆入耳中。又张口向日，则见人乘羽盖，驾螭、鹄，直入于口内。复以手抑胸上，而闻衣袖之中，轰轰雷声。更张口，则向见羽盖、螭、鹄，相随从口中而出。尸罗常坐日中，渐渐觉其形小，或化为老叟，或变为婴儿，倏忽而死，香气盈室，时有清风来，吹之更生，如向之形。咒术炫惑，神怪无穷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遗记》）

燕昭王即位七年的时候，沐骨之国派使者来朝。所谓沐骨之国，则是天竺国（也叫身毒）的另一名称。他们来的人当中，有一位懂道术的名叫尸罗。问他的年龄，回答说一百四十岁。他带

着锡杖持着花瓶，从天竺国出发已经五年，才来到燕国的都城。尸罗擅长幻术，在他手指尖上能够现出十层佛塔，高三尺。天上的各位神仙，各露仙姿，仪态万方，打着旗子绕塔鼓舞而行。他们都五六分长，唱歌的声音，如同其人一样。尸罗喷出水来化作雾气，使数里之内都昏暗不明。顷刻，尸罗又吹出疾风，雾气全都消散了。接着，他又吹指上佛塔，佛塔便渐渐钻进云彩里。随即，他的左耳钻出一条青龙，右耳钻出一只白虎。刚出来的时候，才一二寸，一会儿就到了八九尺。倏尔，风至云起，尸罗只用一手挥了挥，那青龙和白虎全又钻进耳朵里，尸罗又张开大口向着太阳。这时，只见有人乘着羽盖，驾着龙和天鹅径直钻入尸罗的口中。尸罗又把手按在胸上，可以听到他衣袖之中有轰轰雷声。尸罗张大了口。则可以看见龙和天鹅相随从他口中飞出来。尸罗常常坐在太阳底下，只见他在渐渐变小，一会儿变成老头，一会儿变成婴儿，最后忽然死去了。这时，香气满室，不断有徐徐清风吹来。吹着吹着，尸罗便苏醒过来，得到了再生，模样跟先前一样。这变幻之术，真是神怪无穷啊。

## 骞霄国画工

秦始皇元年。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。使含丹青以漱地，即成魑魅及鬼怪群物之象；刻石为百兽之形，毛发宛若真矣。皆铭其臆前，记以年月。工人以绢画地。方寸之内，写四渎五岳列国之图。又为龙凤，骞翥若飞。皆不得作目，作必飞走也。始皇嗟曰：“刻画之形，何能飞走。”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，旬日则失之，不知何所在。山泽人云：“见二白虎，各无一眼，相

随而行，毛色形相，异于常见者。”至明年，西方献两白虎，皆无一眼。始皇发槛视之，疑是先所失者，乃刺杀之，检其臆前，果是元年所刻玉虎也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遗记》）

秦始皇元年，骞霄国献给他一名善于雕刻与绘画的人，他的名字叫裔。他将朱砂和石青喷在地上，当即就可以变出各种鬼怪的嘴脸和各种东西的样子。他还能够用石头雕刻出各种动物，连毛发都如同真的一样，栩栩如生。另外，他还把雕刻的时间铭刻在动物们的胸前。他把绢布铺在地上，方寸之内，便画出江、河、淮、济等四渎和五岳以及列国的地图。他刻画出来的龙和凤凰，则飘然若飞，活灵活现，但都没有眼睛，如果刻画着眼睛，它们就会真的飞走了。秦始皇叹道：“这刻画出来的假东西，怎么能够飞走呢？”他让那画工用漆在两只玉虎的头上各点一只眼睛，结果不到十天，这两只玉虎便失踪了，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深山大泽边的百姓们说，看见两只白老虎，各缺一只眼睛，总是形影不离，结伴而行，长得完全一样，连毛色都没什么差别。经常看到这两只白老虎的人，无不感到惊奇。到了第二年，西方献来两只白老虎，都缺一只眼睛。秦始皇命人打开槛车细看，怀疑是先前丢失的那两只玉虎，便将它们刺死了。检查它们的胸前，皆有小字，果然是去年丢失的那两只玉虎。

## 营陵人

汉北海营陵有道人，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。其同郡，妇死已



数年，闻而往见之曰：“愿令我一见亡妇，死不恨矣。”道人曰：“卿可往见之。若闻鼓声，即出勿留。”乃语其相见之术。于是与妇言语悲喜，恩情如生。良久，闻鼓声，恨恨不能得往。当出户时，奄忽其衣裙户间，掣绝而去。至后岁余，此人身亡。室家葬之，开冢，见妇棺盖下有衣裾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汉代，北海营陵这地方有位道士，能够让人和已死去的人相会。和他同一个郡里有位先生，妻子已经死好几年了。听说了这件事，便登门拜访，对道士说道：“让我看看死去的妻子吧，这样我死后也就没什么遗憾的了。”道士说：“你可以去看她，但是如果听见鼓声，你必须立即出来，不要停留。”然后，就把与死人相见之术传授与他。这位先生见到亡妻之后，悲喜交加，恩爱如生，不知不觉过去了好长时间。这时候，忽然传来鼓声，他恨不得随妻子而去。当他出门时，匆忙间衣服的大襟被门夹住了，他猛地将其挣断才走了出来。一年多后，这人便死了。家人想把他同妻子埋在一起，打开他妻子的坟墓，只见棺材盖下夹着块衣服的大襟。

## 扶娄国人

南垂有扶娄之国。其人善能机巧变化，易形改服，大则兴云雾，小则入纤毫。缀金玉毛羽为衣服。能吐云喷火，鼓腹则如雷霆之声。或为巨象、狮子、龙、蛇、犬、马之状。或为虎口中生人，或于掌中备百兽之乐，宛转屈曲于指间。人形或长数分，或

复数寸，神怪倏忽，炫（炫原作佳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丽于时。乐府皆传此伎，至末（末原作宋。据明抄本改。）犹学焉，得粗得精，代代不绝，乃俗谓之婆侯伎，则扶娄之音讹耳。（出《拾遗记》）

南疆有个扶娄国，那里的人都善于变幻之术，易容貌改服饰。他们大则大到兴起云雾，小则小到钻入纤毫之中。他们的衣服缀金戴玉，挂着羽毛。他们能吐云喷火，鼓起肚子就会传出轰轰雷声，或者变成大象狮子龙蛇犬马的样子，或者从老虎口中钻将出来，或者让各种动物在掌上尽情欢乐，让它们盘旋舞蹈于手指之间。他们的身体有时长数分，有时缩数寸，神神怪怪，变化于倏忽之间。他们这套变化之术，炫丽于当时，每个音乐官署里都传授此术，到了前朝末代还在学习呢。有的学得粗浅，有的学得精深，代代流传不绝。这套变幻之术，民间欲称婆侯伎。“婆侯”乃是“扶娄”二字的讹音。

## 徐 登

闽中有徐登者，女子化为丈夫。与东阳赵昞并善方术。时遭兵乱，相遇于溪，各矜其所能。登先禁溪水为不流，昞次禁枯柳为生梯。二人相视而笑。登年长，昞师事之。后登身故，昞东入长安。百姓未知昞。乃升茅屋，据鼎而爨。主人惊怪。昞笑而不应，屋亦不损。又尝临水求渡，船人不许。昞乃张盖坐中，长啸呼风，乱流而济。于是百姓敬服，从者如归。长安令恶而杀之。

民立祠于永宁，而蚊蚋不能入。（出《水经》）

福建有个叫徐登的人，他是由女子变成男人的。他与东阳郡的赵昞都善于方术，当时兵荒马乱，二人在溪水边相遇。他们开始都认为自己的本事大。徐登先露出一手，让溪水停住不流；赵昞接着施展本领，让枯死的柳树长出茂密的枝叶。二人不由相视一笑。徐登年龄大些，赵昞便拿他当作老师对待。后来徐登死了，赵昞便向东进了长安城。这里的百姓都不认识他。他便跳上房顶，用鼎来烧火煮饭。这家的主人感到很吃惊，便大声责怪他。赵昞却笑而不答，房子也一点没有损坏。接着，他又来到河边想渡过去，船家不许他上船；他便打开雨伞坐在当中，一声长啸，呼来一阵狂风，将他送到了对岸。于是，百姓们都很敬服他，拜他为师的人如潮水般涌来。长安县令对赵昞深恶痛绝，便将他杀害了。老百姓在永宁为他修了一座祠堂，连蚊蚋之类的昆虫都无法入内。

## 周眡奴

魏时，寻阳县北山中蛮人，有术，能使人化作虎。毛色爪身悉如真虎。乡人周眡有一奴，使入山伐薪。奴有妇及妹，亦与俱行。既至山，奴语二人云：“汝且上高树去，我欲有所为。”如其言。既而入草，须臾，一大黄斑虎从草山，奋越哮吼，甚为可畏。二人大怖。良久还草中，少时复还为人，语二人：“归家慎勿道。”后遂向等辈说之。周寻复之，乃以醇酒饮之，令熟醉。使人解其

衣服，乃身体事事祥视，了无异。唯于髻发中得一纸，画作虎，虎边有符，周密取录之。奴既唤醒，问之。见事已露，遂具说本末，云：“先尝于蛮中告余，有一蛮师云有此符，以三尺布，一斗米，一只鸡，一斗酒，受得此法。”（出《冥祥记》）

魏时，寻阳县北山中居住着一伙蛮子，他们颇有法术，能把人变成老虎，全身上下跟真虎毫无二致。当地人周眡有一个奴仆，主人派他进山砍柴。这奴仆还有妻子和妹妹，也一同前往。刚到山上，这奴仆便对妻子和妹妹二人说：“你们暂且爬到高高的树上去，我将要有个大的举动。”正如他所说的那样，既而钻进了草丛。有顷，一只大黄斑猛虎从草丛中蹿出来，狂奔吼啸，十分可怕，把那两个女人吓得乱叫。过了一会儿，老虎又回到草丛。倏尔又还原为人。这奴仆对妻子和妹妹说：“回家千万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。”后来，这两个女人却把此事跟同伴们说了。人们商量了一下，用酒把他灌醉，然后解开他的衣服，整个身体各处都仔细看过，却未发现有什么异常，只是在发髻中找到一张纸，上面画着一只老虎，老虎旁边有咒符。有人小心翼翼抄录那咒符。那奴仆被唤醒后，遭到人们的盘问，见事已败露，只好道出真相。他说：“我先前曾经去找那伙蛮子买粮食，有位蛮师说他有这种咒符。于是，我就用三尺布、一斗米、一只鸡、一斗酒，学成了这种法术。”

## 赵 侯

晋赵侯少好诸术，姿形悴陋，长不满数尺。以盆盛水作禁，鱼龙立见。侯有白米，为鼠所盗。乃披发持刀，画作地狱，四面为门。向东啸，群鼠俱到。咒之曰：“凡非啖者过去，盗者令止。”止者十余，剖腹看脏，有米在焉。曾徒跣须履，因仰头微吟，双履自至。人有笑其形容者，便阳设，以酒杯向日，（《异苑》曰作口。）即掩鼻不脱，仍稽顙谢过。着地不举。永康有骑石山，山上有石人骑石马，侯以印指之，人马一时落首，今犹在山下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晋代，赵侯年轻时喜好各种法术，显得十分憔悴和丑陋，他身高不到数尺。他用盆盛水作幻术，鱼龙立刻显现出来。他有不少白米，却常被老鼠盗食。于是，赵侯就披头散发地操起刀，在地上画一座地狱，四面是门。他朝东吼叫几声，一大群老鼠都赶到了。念咒语道：“凡是没有偷吃白米的过去，偷吃的给我站住！”共有十几只老鼠站住了。他便将其剖腹查内脏，果然肚子里还有白米粒呢。他有一次光着脚正需要鞋，便仰着脑袋小声叨咕了几句，一双鞋便从天而降。有人笑话他形容丑陋，他便在白天作幻术，举起酒杯朝着太阳放到鼻子上，酒杯不掉，他还能叩首致谢，着地不举。永康县境内有座骑石山，山上有个石人骑着一匹石马。他用自己的印章一指，那石人和石马的脑袋便同时落地，现在还在山下面。

## 天竺胡人

晋永嘉中，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。有幻术，能断舌吐火，所在人士聚观。将断舌，先吐以示众。然后刀截，血流覆地。乃烧取置器中，传以示人。视之，舌半犹在。既而还取，合续之，有顷如故，不知其实断否也。尝取绢布与人各执一头，中断之。已而取两段，合祝之，绢布还连续，故一体也。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，投火中，众共视之，见其烧爇了尽。乃拨灰，举而出之，故向物也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晋代永嘉年间，有位天竺国胡人来到江南。他会作幻术，能够割断舌头吐出火来，周围的人们都来围观。他先把舌头吐出来让众人看，然后用刀截断，血流遍地，又烧了一阵儿放入器皿中，让大家传看。再一看他，还有半只舌头。随即，他把那半只舌头拿过来接上去，有顷便完好如初，不知道他真的截断与否。他曾经拿出绢布让人各扯一头，中间割断，然后便拿着两块断绢闭目祈祝，那绢布当即就连为一体。又拿书纸及绳缕之类，扔入火中，大家一起看着它们燃成灰烬。他再一拨灰，手里举着的还是原来那些东西。

## 鞠道龙

葛洪云：余少所知有鞠道龙，善为幻术。向余说古时事。有

东海人黄公，少时能乘龙御虎，佩赤（赤原作步。据明抄本、许本改。）金为刀，以绛绀束发。立兴云雾，坐成山河。及衰老，气力羸惫，饮酒过度，不能行其术。秦末，有白虎见于东海，黄公以赤刀厌之，术既不行，为虎所杀。三辅人俗用以为戏，汉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。（出《西京杂记》）

葛洪说：“我小时候知道有个叫鞠道龙的，善于幻术，他向我讲古时候的事儿说，黄公是东海上的人，年少时能骑龙赶虎，身上佩着一把赤金刀，用深红色的丝带扎着头发。他站起来能呼风唤云，坐下去巍然如山如河。到了老年，他变得羸弱衰竭，力不能支，再加之饮酒过度，便不能行幻术了。秦朝末年，东海一带出现了白老虎，黄公拿着赤金刀想去制服它，结果由于不能行幻术，被老虎吃掉了。后来，三辅一带的人把这件事编成戏给老百姓们演了。汉朝时，在歌舞杂技中还保留着这个节目。”

## 阳羨书生

东晋阳羨许彦于绥安山行，遇一书生，年十七八，卧路侧，云：脚痛，求寄彦鹅笼中。彦以为戏言，书生便入笼。笼亦不更广，书生亦不更小。宛然与双鹅并坐，鹅亦不惊。彦负笼而去，都不觉重。

前息树下，书生乃出笼。谓彦曰：“欲为君薄设。”彦曰：“甚善。”乃于口中吐一铜盘奩子，奩子中具诸饌馐，海陆珍羞方丈，其器皿皆是铜物，气味芳美，世所罕见。酒数行，乃谓彦曰：

“向将一妇人自随，今欲暂要之。”彦曰：“甚善。”又于口中吐出一女子，年可十五六，衣服绮丽，容貌绝伦，共坐宴。俄而书生醉卧。此女谓彦曰：“虽与书生结好，（好原作妻。据明抄本改。）而实怀外心，向亦窃将一男子同来，书生既眠，暂唤之，愿君勿言。”彦曰：“甚善。”女人于口中吐出一男子，年可二十三，亦颖悟可爱，仍与彦叙寒温。书生卧欲觉，女子吐一锦行幃，书生仍留女子共卧。男子谓彦曰：“此女子虽有情，心亦不尽，向复窃将女人同行，今欲暂见之，愿君勿泄言。”彦曰：“善。”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女子，年二十许，共宴酌。戏调甚久，闻书生动声，男曰：“二人眠已觉。”因取所吐女子，还内口中。须臾，书生处女子乃出，谓彦曰：“书生欲起。”更吞向男子，独对彦坐。书生然后谓彦曰：“暂眠遂久，居独坐，当悒悒耶。日已晚，便与君别。”还复吞此女子，诸铜器悉内口中。留大铜盘，可广二尺余。与彦别曰：“无此藉君，与君相忆也。”大元中，彦为兰台令史，以盘饷侍中张散，散看其题，云是汉永平三年所作也。（出《续齐谐记》）

东晋东间，阳羨县有位叫许彦的人正在绥安山里走，遇见一个十七八岁的书生，躺在路旁，说自己脚痛，并请求许彦打开手提的鹅笼子，他要钻进去。许彦开始以为他开玩笑，便打开鹅笼。结果，那书生真的就钻了进去。奇怪的是，那笼子也不变大，书生也没变小，他却与一对鹅并坐在一起，鹅竟然不惊。许彦提起那笼子，并不觉重。来到一棵大树下休息时，书生才走出来，对许彦说：“我想为你设一薄宴，以示感谢。”许彦点点头说：“很



好。”于是，那书生从嘴里吐出一铜盘奩子，奩子中有各种饭菜，山珍海味罗列在一起。那器皿全是铜的，气味芳美。世所罕见。酒喝了数巡，那书生才对许彦说道：“这些日子，有一个女人总跟着我；今天，我想暂时把她唤来。”许彦说：“很好。”于是，书生又从嘴里吐出一个女子，年纪大约十五六岁，容貌绝美，衣服华丽，同他们坐在一起饮酒。有顷，书生便醉倒了。那女子对许彦说：“我虽然与书生相好，可实际上却怀有外心，并偷偷地领来一个男子。书生既然睡着了，我想暂时把他唤来，希望你不要说。”许彦说：“好吧。”于是，女子便从口中吐出一个男人来，年纪大约二十三岁，也显得十分聪颖可爱，并同许彦寒暄畅叙。书生将要醒来，那女子又吐出一鲜艳华美且可移动的屏风，与他躺到一起。那男人对许彦说：“这女子与我虽然有情，但也非一心一意。方才我还偷着约一个女子前来，现在想趁此机会看看她。希望你不要泄露此事。”许彦说：“好”。于是，这男人又从口中吐出一个女子，年纪在二十岁左右。与他同宴共饮。调笑好长时间，听见屏风内的书生有动静，这男人说：“他们已经睡醒了。”然后将所吐的女子吸回口中。不一会儿，书生处的那个小女子就出来了，对许彦说：“书生快要起来了！”然后将那男人吞进口中，单独与许彦对坐。书生起来后对许彦说：“这一小觉睡得太久了，让你单独坐着，挺难受吧？天已经很晚了，只好跟你告别。”说罢，便将那小女子连同所有铜的器皿又全吞进口中，只留下一个二尺多的大铜盘送给许彦，并告别道：“别后咱们无所寄托，只有相互回忆吧！”太元年间，许彦任兰台令史，将那大铜盘送给侍中张散。张散看上面的字，说是东汉永平三年制作的。

## 侯子光

安定人侯子光，弱冠美姿仪。自称佛太子，从大秦国来，当王小秦国。易姓名为李氏，依酈（明抄本酈作鄂。）爰赤眉家。颇见其妖怪，事微有验。赤眉信之，妻以二女。转相扇惑，京兆樊绥、竺龙、谨（明抄本谨作严。）谌、谢乐等，众聚数千于杜阳山，称大皇帝。改元龙兴，立官属。大将军镇西石广斩平之，子光颈无血，十余日面色如生。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侯子光是安定人，二十来岁，英俊潇洒。他自称是佛的太子，从当时称为大秦国的罗马来，应当成为小秦国的主宰。他改名为李氏，投奔到酈处的爰赤眉家。爰家见他十分古怪，便让他占了几卜，果然有些灵验。爰赤眉信服了他，并将两个女儿嫁给他作妻子。随即，他开始煽风点火，妖言惑众。京兆郡的樊绥、竺龙、谨谌、谢乐等聚众数千人，在杜阳山称侯子光为大皇帝，改年号为龙兴，任命主官的属吏。镇西大将军石广将他们镇压下去了。杀侯子光的时候，他的脖子竟然没有血，砍下的头颅十多天都象活着时一样，脸色红润如初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五 幻术二

宋子贤 胡 僧 祖珍俭 叶道士  
河南妖主 梁州妖主 明崇俨 刘靖妻  
鼎 师 李慈德 叶法善 罗公远  
北山道者 东明观道士 东岩寺僧  
荆术士 梵僧难陀 太白老僧

### 宋子贤

隋炀帝大业九年，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。每夜楼上有光明，能变作佛形，自称弥勒佛出世。又悬镜于堂中，壁上尽为兽形。有人来礼谒者，转其镜，遣观来生像，或作蛇兽形。子贤辄告之罪业。当更礼念，乃转人形示之。远近惑信，聚数千百人，遂潜作乱。事泄。官捕之。夜至，绕其所居。但见火坑，兵不敢进。其将曰：“此地素无坑，止妖妄耳。”及进，复无火，遂擒斩之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隋炀帝大业九年的时候，唐县人宋子贤善于搞幻术。他住的楼上，每天夜里都有光亮，他能把自己变成佛的样子，并自称弥

勒佛出世。他还把镜子悬挂在堂中，墙上显出的都是各种野兽的样子。有人前来拜谒，把那面镜子一翻，便使之看到自己来世的模样，有的竟然是毒蛇和野兽。宋子贤就告诉他来世的罪恶和业绩。当再一祈祷之后，就转出人的样子给他看。远远近近的人们，都被宋子贤迷惑住了，聚众几千人，准备闹事作乱。不久，事情泄露了，官军来逮捕宋子贤。晚上，官军赶到之后便把他的住所包围起来。但一见有火坑，士兵便不敢上前。领队的将军说：“这地方平常日子没有坑，我们要平息妖孽的妄为。”说罢率众而进，再也看不见火坑了。宋子贤被擒住后斩首示众。

## 胡 僧

唐贞观中，西域献胡僧。咒术能死人，能生人。太宗令于飞骑中取壮勇者试之。如言而死，如言而生。帝以告太常少卿傅奕。奕曰：“此邪法也。臣闻邪不犯正，若便咒臣，必不能行。”帝召僧咒奕，奕对之无所觉。须臾，胡僧忽然自倒，若为所击，便不复苏矣。（出《国朝杂记》）

唐代贞观年间，西域献来一个僧人。他颇有法术，能用咒语致人死命，也能用咒语再让他复活。唐太宗令于飞骑中带一个壮汉来试验。结果，正如胡僧所说的那样，让他死他就死，让他活他就活。太宗皇帝对太常少卿傅奕说了此事，傅奕道：“这是邪术啊。我听说邪不犯正，如果让他来咒我，一定不会成功。”太宗立即让胡僧咒傅奕。傅奕站在胡僧对面，却毫无感觉。一会儿，

胡僧忽然自己倒下了，仿佛被什么狠狠击中，再也没有苏醒。

## 祖珍俭

唐咸亨中，赵州祖珍俭有妖术。悬水瓮于梁上，以刀砍之，绳断而瓮不落。又于空房内密闭门，置一瓮水，横刀其上。人良久入看，见俭支解五段，水瓮皆是血。人去之后，平复如初。冬月极寒。石臼冰冻，咒之拔出。卖卜于信都市，日取百钱，盖君平之法也。后被人纠告，引向市斩之，颜色自若，了无惧，命纸笔作词，精彩不挠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高宗咸亨年间，赵州的祖珍俭会妖术。他把一个水瓮悬挂在房梁上，然后用刀去砍，绳子砍断了而水瓮却不落下来。还有一次，他在空房子里紧闭门户，搬进一瓮水，然后把刀横放在上面。过了好久，人们进去一看，只见祖珍俭已经肢解成五段，水瓮里全是血！人们走后，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冬天极冷，石臼冻在了冰上；他一念咒语，就把石臼拔了起来。后来，他到都市里算卦挣钱，每天都能挣百余钱，依靠的是严君平那套法术。不久被人告发，押向闹市斩首示众。他脸不变色，坦然自若，一点也不害怕，并让人拿来纸笔作词一首，写得十分精彩，思路丝毫不乱。

## 叶道士

唐陵空观叶道士，咒刀。尽力斩病人肚，横桃柳于腹上，桃柳断而肉不伤。后将双刀砍一女子，应手两段，血流遍地。家人大哭。道士取续之，喷水而咒。须臾，平复如故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，陵空观有个叶道士。他拿着刀念咒语，将桃柳枝横放在病人肚子上，然后尽全力砍下去，桃柳枝断了而病人一点也未受伤。后来，他又拿着双刀砍向一个女子，结果手举刀落，那女子当即被砍成两段，血流遍地。见状，女子的家人大哭。叶道士将女子的两段身子连在一起，喷上水之后念起咒语来。一会儿，那女子便苏醒过来，跟原来一模一样。

## 河南妖主

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方西坊，皆有胡妖神庙。每岁，商胡祈福，烹猪杀羊，琵琶鼓笛，酣歌醉舞。酬神之后，募一胡为妖主。看者施钱并与之。其妖主取一横刀，利同霜雪，吹毛不过。以刀刺腹，刃出于背，仍乱扰肠肚流血。食顷，喷水咒之，平复如故。此盖西域之幻法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，河南府的立德坊及南市西坊，都有胡妖的神庙。每年，人们都杀猪宰羊，奏起各种乐器，载歌载舞，开怀畅饮，乞求胡妖赐福。酬敬完神之后，征募一西域人做妖主，观众施舍一些钱给他。这妖主拿出一把刀，锋利无比，吹毛立断。他把这刀刺入腹中，刀尖从后背穿出来，再把刀搅个不停，肠肚流血不止。吃喝之后有顷，他将伤口喷上水再念咒语，当即恢复原样。这就是西域的幻术呵。

## 梁州妖主

唐梁州妖神祠。至祈祷日，妖主以利铁，从额上钉之，直洞腋下，即出门。身轻若飞，须臾数百里。至西妖神前，舞一曲，即却至旧妖所，乃拔钉，一无所损。卧十余日，平复如初。莫知其所以然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，梁州有座妖神祠。每到祈祷日这一天，妖主就将钉子之类的利铁从额头钉进去，再从腋下穿出来，然后立即出门，身子轻得如同飞起来一般，一会儿就能走几百里。到西妖神祠前，舞上一曲，然后返回到原来的妖神祠，把钉子拔出来，结果一点也没有损伤。他卧床十几天后，便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。

## 明崇俨

唐明崇俨有术法。大（大原作文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帝试之，为地窖，遣妓奏乐。引俨至，谓曰：“此地常闻弦管，是何祥也？卿能止之？”俨曰：“诺。”遂书二桃符，于其上钉之，其声寂然。上笑，唤妓人问，云：“见二龙头，张口向下，（下原作上。据明抄本改。）遂怖俱不敢奏乐也。”上大悦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，有个叫明崇俨的人颇有法术。大帝唐玄宗想考考他，便令数名歌妓到地窖里奏乐。然后，大帝将明崇俨召来，对他说道：“这地方常听见有人奏乐，是不是有何不祥？你能制止吗？”明崇俨道：“是。”随即画了两个桃符，钉在那地窖上面，管弦之声戛然而止。大帝笑了，唤歌妓们来问原因。歌妓回答说：“方才看见两个龙头，张口向下，吓得我们不敢奏乐了！”大帝听罢，非常高兴。

## 刘靖妻

唐蜀县令刘靖妻患。正谏大夫明崇俨诊之曰：“须得生龙肝，食之必愈。”靖以为不可得。俨乃书符，乘风放之上天。须臾有龙下，入瓮水中，剔取肝，食之而差。大（大原作文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帝盛夏须雪及枇杷、龙眼子。俨坐顷间，往阴山取雪，至岭取果子，并到。食之无别。时瓜未熟，上思之，俨索百钱将去。



须臾，得一大瓜。云：“缙氏老人园内得之。”上追老人至，问之；云：“土埋一瓜，拟进。适看，（看原作卖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唯得百钱耳。”俨独卧堂中，夜被刺死，刀子仍在心上。敕求贼甚急，竟无踪绪。或以为俨役鬼劳动，被鬼杀之。孔子曰：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”信哉！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，蜀之县令刘靖的妻子病倒了。正谏大夫明崇俨为她诊脉后说：“必须得有生龙肝呵，吃了病就会好的。”刘靖认为无法得到。明崇俨就画了一道符，乘着风放上天去，一会功夫，便有一条龙下来，钻进了水瓮之中。明崇俨将龙肝剔出来，请刘靖妻子吞食，吃了病便好了。唐大帝玄宗在盛夏想要雪花和枇杷龙眼等水果。明崇俨就在端坐不语的那一时刻间，从阴山取来雪花，从岭南取来水果，一并送到大帝面前，大帝食之，味道不错。当时瓜尚未熟，大帝想吃，明崇俨要了百钱而去，有顷，果然带回一个大瓜，并说“这是在缙氏老人瓜园里买的。”大帝急忙追上老人询问是否属实，老人回答说，那瓜是在土里埋着的，再往下看，只得到了一百钱。后来，明崇俨自己单独睡在床上，被人刺死了，刀子一直插在心上。大帝下敕令捉拿凶手，尽管催得十分紧，但竟未有一点线索。有人认为明崇俨把小鬼们役使得太劳苦了，小鬼们忍无可忍，便把他杀死了。孔子说：“想除掉异端，则等于害自己。”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啊。

## 鼎 师

唐则天朝，有鼎师者，瀛博野人，有奇行。太平公主进，则天试之。以银瓮盛酒三斗，一举而饮尽。又曰：“臣能食酱。”即令以银瓮盛酱一斗，鼎师以匙抄之，须臾即竭。则天欲与官。鼎曰：“情愿出家。”即与剃头。后则天之复辟也。鼎曰：“如来螺髻，菩萨宝首。若能修道，何必剃除。”遂长发，使张潜决一百。不废行动，亦无疮痍，时人莫测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，武则天主持朝政的时候，瀛州博野县有位鼎师，具有神奇的本事。一日，太平公主向母亲推荐他。武则天想试试鼎师，便令人用银瓮装了三斗酒，结果他一饮而尽。他又说道：“我能吃酱。”武则天又让人用银瓮装来一斗酱。鼎师用匙子舀着吃，一会儿便吃光了。武则天想让他做官，他却说：“我情愿出家当和尚。”武则天当即命人给他削了发。后来，武则天复辟，重新主朝。鼎师说：“如来佛和观音菩萨都是留着头发的。如果能一心修炼，参禅悟道，何必一定要把头发剃掉呢？”后来他便留起长发，武则天让张潜责打鼎师一百刑杖。但并不影响他的行动，身上却不生疮痍。当时的人们都困惑不解。

## 李慈德

唐大足年中，有妖妄人李慈德，自云能行符书厌。则天于内

安置。布豆成兵马，画地为江河。与给使相知，削竹为枪，缠被为甲，三更于内反。宫人扰乱，相投者十二三。羽林将军杨玄基闻内里声叫，领兵斩关而入，杀慈德阍竖数十人。惜哉，慈德以厌为容，以厌而丧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，大足年间，有个妖道的人叫李慈德，自称能画符行咒。武则天把他安置在内宫。他把豆粒撒在地上当兵马，在地上画江河关隘。他和给事中串通，削竹子作枪刺，缠被子当盔甲，三更天在内宫造反。内宫里的人被惊扰，混乱不堪，并有十二三个人投奔了李慈德。御林军将领杨玄基听见内宫传来哭喊声，带兵斩关闯了进去，杀了李慈德及宦官等数十人。真是遗憾呵，李慈德是因巫术而获荣华，也是因巫术而丧命。

## 叶法善

唐孝和帝，令内道场僧与道士，各述所能，久而不决。玄都观叶法善，取胡桃二升，并壳食之并尽。僧仍不伏。法善烧一铁钵赫赤，两手欲合老僧头上。僧唱贼，袈裟掩头而走。孝和抚掌大笑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，孝和皇帝让在宫内做道场的和尚与道士各显其能。好久，分不出高低。玄都观的道士叶法善让人拿来胡桃二升，连壳带仁全部吃光了。和尚们仍然不服气。叶法善又烧一铁钵通红的

火，两手捧着欲往一位老和尚头上扣，老和尚喊了声“要杀人了”，用袈裟蒙住脑袋逃走了。见状，孝和皇帝拍掌大笑。

## 罗公远

唐道士罗公远，幼时不慧。遂入梁山数年，忽有异见，言事皆中。敕追入京。先天中，皇太子设斋，远从太子乞金银器物，太子靳固不与。远曰：“少时自取。”太子自封署房门。须臾开视，器物一无所见。东房见封闭，往视之，器物并在其中。又借太子所乘马，太子怒，不与。远曰：“已取得来，见于后园中放在。”太子急往枥上检看，马在如故。侍御史袁守一，将食器数枚，就罗公远看年命，奴擎衣袱在门外。不觉须臾，在远公衣箱中。诸人大惊，莫知其然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，道士罗公远小时候并不聪明，可自从进了梁山数年之后，忽然间有了特殊的本领，无论猜什么事都能够猜对。于是，他奉旨进京。玄宗先天年间，皇太子设素宴招待他。他向太子讨要金银器物，太子十分吝啬，坚决不给。罗公远说：“一会儿，我自己去拿。”太子急忙关紧房门。有顷，再打开一看，那些金银器物全都不见了。东宫原本是锁着的，进去一看，那些器物全都在这儿呢！罗公远又向太子借他的马骑，太子火了，说什么也不借给他。罗公远说：“马已经被我牵来了，正在后园里拴着。”太子急忙跑到后园马槽边验看，他的马果然在这里，而且还是原来的样子。侍御史袁守一拿来不少食品，请罗公远算命，让仆人拿

着衣服和头巾等候在门口。不觉眨眼之间，袁守一的衣服和头巾竟然进了罗公远的衣箱里。众人大惊，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

## 北山道者

唐张守珪之镇范阳。檀州密云令有女，年十七，姿色绝人。女病逾年，医不愈。密云北山中有道者，衣黄衣，在山数百年，称有道术。令自至山请之。道人既至，与之方，女病立已。令喜，厚其货财。居月余，女夜卧，有人与之寝而私焉。其人每至，女则昏魔。及明人去，女复如常。如是数夕，女惧告母。母以告令。乃移床近己，夜而伺之。觉床动，掩焉，擒一人，遽命灯至，乃北山道者。令缚而讯之。道者泣曰：“吾命当终，被惑乃尔。吾居北山六百余载，未常到人间，吾今垂千岁矣。昨蒙召殷勤，所以到县。及见公女，意大悦之，自抑不可，于是往来。吾有道术，常昼日能隐其形，所以家人不见。今遇此厄，夫复何言。”令竟杀之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唐代，张守珪镇守范阳的时候。檀州密云县令有个女儿，十七岁，长得绝顶美貌。她病倒一年多了，怎么也治不好。密云县北山里有个道士，穿黄衣服，在山里好几百年了，都说他颇有道术。县令亲自进山去请，那道士才走下山来，给了他一个药方，女儿的病随即痊愈。县令大喜，赏给他一大批财物，同时，还留他住了一个多月。在这期间，县令的女儿晚上睡觉时，总有人进来同她躺在一起并发生关系。那人每天晚上来的时候，她都象在

梦中被什么压住而不能动。天亮后那人走了，她才恢复如常。就这样一连好几个晚上，县令的女儿很害怕，便告诉了母亲，母亲又告诉了父亲。县令让人把女儿的床移到自己隔壁，到了晚上在一旁窥视。忽然，他看见那床在动，悄悄扑上前去，抓住一个人，令手下拿灯来看，原来竟是那位北山道士！县令命人将他绑住便开始审讯。道士哭着说道：“我的生命该完结了，这是因为自己经不住诱惑呵。我在北山住了六百多年，未曾到过人间，现在眼看就要一千岁了。前些日子，见你诚心诚意请我，所以才来到县上。看见你女儿之后，心中十分喜悦，再也控制不住，便天天与她交欢。我有道术，白天常常施用隐身法，所以你的家人们看不见。今天遭此一劫，我也是无话可说。”县令终于把他杀了。

## 东明观道士

唐开元中，宫禁有美人，忽夜梦被人邀去，纵酒密会，极欢而归，归辄流汗倦怠。后因从容奏于帝，帝曰：“此必术士所为也。汝若复往，但随宜以物识之。”其夕熟寐，飘然又往。美人半醉，见石砚在前，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风之上。寤而具后。帝乃潜以物色，令于诸宫观中求之。果于东明观得其屏风，手文尚在，所居道士已遁矣。（出《开天传信记》）

唐代开元年间，皇宫里有一个美人，忽然间作梦被人邀到一个地方，秘密幽会，纵酒作乐，行完男女之事才归来，醒来之后大汗淋漓，神情倦怠。后来，她果断地将此事奏明皇帝。皇帝说：

“这一定是术士所干的。你如果再被邀去，要见机行事，取个物证才好识别。”当天晚上，美人熟睡之后，飘飘然又被邀了去。喝到半醉时，美人看见面前摆着一方砚台，便悄悄在屏风上按下一个指印。醒来之后，她又对皇帝如实禀告。皇帝派人暗中寻访，并让他们在各宫的道观中查找。很快在东明观里找到了那个印着美人指纹的屏风，而住在这里的道士却已经逃跑了。

## 东岩寺僧

博陵崔简少敏惠，好异术。尝遇道士张元肃晓以道要，使役神物，坐通变化。唐天宝二载如蜀郡。

郡有吕谊者，遇简而厚币以遗，意有所为。简问所欲，乃曰：“继代有女，未尝见人，闺帷之中，一夕而失。意者明公蕴非常之术，愿知所捕，瞑目无恨矣。”简曰：“易耳。”即于别室，夜设几席，焚名香以降神灵。简令吕生伏剑于户，若胡僧来可执之求女，慎无伤也。简书符呵之，符飞出。食顷间，风声拔树发屋。忽闻一甲卒进曰：“神兵备，愿王所用。”简曰：“主人某日失女，可捕来。”卒曰：“唯东山上人，每日以咒水取人，得非是乎？”简曰：“若然，可逮捕来。”卒去，须臾还曰：“东山上人闻之骇怒，将下金刚伐君，奈何”简曰：“无苦。”又书符飞之。倏忽有神兵万计，皆奇形异状，执剑戟列庭。俄而西北上见一金刚来，长数十丈，张目叱简兵。简兵（兵字原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俯伏不敢动。简剑步于坛前，神兵忽隐，即见金刚骇（明抄本骇作走。）矣！久之无所见。忽有一物，猪头人形，著豹皮水襌，云：“上人愿起居仙官。”简踞（踞原作路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坐而命之。紫衣胡

僧趋入。简让曰：“僧盗主人女，安敢妄有役使！”初僧拒诈。吕生忽于户间跃出，执而尤之。僧迫不隐，即曰：“伏矣！贫道行大力法，盖圣者致耳，非僧所求。今即归之，无苦相逼。向非仙宫之命，君岂望乎？愿令圣者取来。”俄顷，见猪头负女至，冥然如睡。简曰：“宜取井花水为桃汤，洗之即醒。”遂自陈云：“初睡中，梦一物猪头人身摄去，不知行近远，至一小房中，见胡僧相凌。问何处，乃云天上也，便禁闭无得出。是夜。有兵骑造门，猪头又至，云：‘崔真人有命。’方得归。然某来时，私于僧房门上涂少脂粉，有三指迹，若以此寻可获。”

吕生厚遗简，而阴求僧门所记。余数月，游东岩寺，入曲房，忽见指迹于门右扇，遽追之，僧宿昔已去，莫知所之。寺与吕生居处，可十里有余耳。（出《通幽记》）

博陵郡的崔简小时候聪敏过人，喜欢学异术。他曾经拜道士张元肃为师，张授之以要领，崔简渐渐学会役使神灵及凭空变化等本事。唐天宝二年，崔简来到蜀郡。郡里有个叫吕谊的人，遇到崔简后送给他一大笔钱，好象有事相求。崔简问道：“你要我干什么？”吕谊回答说：“我有一个女儿，未曾见过外人，一直深居闺帷之中，可是却在一个晚上失踪了。我知道你身藏异术。想求你把她找回来，这样我便死而无憾了。”崔简说：“这很容易。”当即到吕谊的一间屋内，夜里摆上几案，烧香祈祷神灵下降。崔简让吕谊拿着剑站在门口，说如果胡僧进来就抓住向他要女儿，但注意不要伤他。崔简画了一张符，吹了一口气，那符便飞出门外。一顿饭的工夫，只听风声大作，树摇屋动，忽然闯进一个戴



盔甲的士兵报告说：“神兵已到，请大王调遣！”崔简说“我的主人在一天把女儿丢了，快去把她找回来。”士兵说：“只听说东山有个和尚，每天咒水捉人，难道说是他干的吗？”崔简说：“如果真是这样，可尽快将他抓来！”士兵转身而去。顷刻便又返回来说：“东山那个和尚听到消息之后，又是惊骇又是恼怒，要请金刚来讨伐你，有什么办法？”崔简说了声“没关系”，又画了张符吹上天去。倏忽之间，天上下来数以万计的神兵，一个个奇形怪状，执着剑戟等兵器站在门前。一会儿，西北方的天上下来一个金刚，几十丈高，横眉立目地叱责崔简。神兵们全都卧倒不敢动。崔简握剑走到祭坛前，神兵们忽然间隐去，那金刚也吓得不见踪影。有顷，又来了一个猪头人身的怪物，穿着豹皮水裤，他说：“和尚愿意前来拜见仙官。”崔简盘腿大坐命令他。这时，穿着紫衣服的胡僧走了进来，崔简叱责道：“你把我主人的女儿偷了去，怎么还敢役使鬼神作怪？”开始，胡僧不认帐，一副假惺惺的样子。吕谊忽然间从门后跃出，执剑逼向他，怒不可遏。那胡僧见逃不掉，被迫认罪：“我服了！贫道行大力法，那金刚就来了，不是我祈求的呵。现在他已经回去，你就不要再逼我了。刚才如果不是仙官崔简令我交出那女子，你还能要回女儿吗？好吧，我让那金刚把你的女儿带来。”俄顷，只见那猪头人身的怪物把吕谊的女儿背了回来。这女子昏然如睡。崔简说：“应该取井花水做桃汤，给她洗一洗就能醒来。”吕谊的女儿醒来之后，随即告诉崔简：“我刚刚睡着的时候，梦见自己被一个猪头人身的怪物掳去，不知走了多远，来到一个小房子里，被胡僧欺凌。我问这是什么地方，他说这是天上，便把我幽禁起来出去不得。这天晚上，有一军骑来到门前，那猪头人身的怪物也来了。他说，

‘崔真人有令’，才得回来。我来时，偷偷在胡僧的房门上涂了少量脂粉，留下三个指印，如果按此线索查找，一定能够找到。”吕谊重重地酬谢了崔简，并在暗地里寻查那胡僧门上的指印。数月之后，吕谊等游东岩寺，入内室，忽然看见女儿的三个指印正在那右扇门上。随即开始搜捕，那胡僧早逃跑了，不知道逃向何处。这座寺院与吕谊的家，相隔有十余里路。

## 荆术士

唐大历中，有荆士从南来，止于陟圯寺。好酒，少有醒时。因寺中大斋会，人众数千，术士忽曰：“余有一技。可代拈（拈原作拈。据明抄本改。）瓦盂珠之欢也。”乃合彩色于一器中，驛步抓目。徐祝数十言，方饮水再三，嚬壁上。成维摩问疾变相，五色相宜，如新写，逮半日余，色渐薄，至暮都灭。惟金粟纶巾鹞子衣上一花，经两日犹在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代大历年间，有个姓荆的术士从南方而来，住在陟圯寺。他喜欢喝酒，一喝就醉，很少有醒着的时候。一日，寺中举行大斋会，来了好几千人。荆术士忽然说道：“我有一个特殊的本领，比用手拍碎瓦片或从地洞里变出一串珠子好看。”说罢，他便将各种颜色的染料调和在一个器皿里，跨前一步抬起目光，慢慢地祝祷几十句，才喝下好几口水喷到墙上。墙上显出神佛维摩诘访问人间疾苦的图像，各种颜色互相衬映，如同刚画的一样。过大半天，那色彩渐渐变淡，傍晚便消失了，只有金粟如来维摩诘身

上的纶巾鹞子衣上的一朵小花，过了两天还依然存在。

## 梵僧难陀

唐丞相魏公张延赏，在蜀时，有梵僧难陀得如幻三昧，入水火，贯金石，变化无穷。初入蜀，与三尼俱行，或大醉狂歌，戍将将断之。乃僧至，且曰：“某寄迹桑门，别有药术。”因指三尼。“此妙于歌管。”戍将反敬之，遂留连，为办酒。夜会客与剧饮，僧假褊裆巾帽。市铅黛，饰其三尼。及坐，含睇调笑，逸态绝世。饮将阑，僧谓尼曰：“可谓押衙踏某曲也。”因徐进对舞，曳绪回雪，迅赴摩趺，技又绝伦也。良久，曲终而舞不已。僧喝曰：“妇女风耶？”忽起取戍将佩刀，众谓酒狂，惊走，僧乃拔刀砍之，皆踣于地，血及数尺。戍将大惧，呼左右缚僧。僧笑曰：“无草草。”徐举尼，三枝筇枝也，血乃酒耳。又尝在饮会，令人断其头，钉耳于柱，无血。身坐席上，酒至，泻入脰疮中，面赤而歌，手复抵节。会罢，自起提首安之，初无痕也。时时预言人凶衰，皆谜语，事过方晓。成都有百姓，供养数日，僧不欲住，闭关留之，僧因走入壁间，百姓遽牵，渐入，惟余袈裟角，顷亦不见。来日壁上有画僧焉，其状形似，日月渐薄。积七日，空有黑迹，至八日，黑迹亦灭，已在彭州矣。后不知所之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朝的丞相魏公张延赏，在蜀郡做官的时候，有一个叫难陀的印度和尚悟得了幻术的要领，入水火，穿金石，无所不能，变

化无穷。他刚刚来到蜀郡，与三位尼姑同行，甚至喝得大醉狂歌起来。一位军队的将领见状，想把他们分开。难陀迎上前去，说：“我出身于沙门，所以别有道术。”然后指指那三个尼姑：“她们都善于歌舞乐器。”于是，那将领反倒有几分敬意，并将他们留住，置办一座酒席，晚上同他们开怀畅饮。难陀和尚借来了女人的衣服和头巾，又买来胭脂，把三个尼姑打扮起来。坐下之后，他同尼姑们眉来眼去地调笑着，风流绝世。酒快喝完时，难陀对尼姑们说：“咱们踏着一个曲子行拍，跳一段如何？”于是，她们便缓缓起舞。难陀的舞姿健美激越。他跳着跳着，忽然又打坐于地，真是技艺绝伦。良久，曲终而舞不停。难陀喝道：“这些女人疯了！”忽然拿起那位将领的佩刀。众人都以为他喝醉了，耍酒疯，四散而逃。难陀拔刀追砍，大家都吓得跌倒在地上，血溅出好几尺远。那位将领惊恐起来。喊手下人把难陀捆起来。难陀笑道：“你不要惊慌。”说完，他把那三个尼姑缓缓举起来，原来是三棵竹枝呵，她们的血就是酒。他还有一次喝酒的时候，让人砍下自己的脑袋，钉在柱子上，一点血也没有。他仍坐在席间，酒来了就顺着颈部的伤口倒进去，脸色红扑扑的唱起来，手还打着拍节。散筵之后，他自己提起脑袋再安到脖子上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他时常为他人预言吉凶，全用隐语，事情过后才能明白。成都有个老百姓，把他留在自己家中供吃供喝好几天，他却还要走。那家主人关上门挽留他。难陀于是走到墙壁上，主人急忙去拽，他却渐渐钻进墙里，只剩下一个袈裟角。一会儿，袈裟角也不见了。第二天，他的画像出现在墙上，与本人酷似。随着时光的移动，画像的颜色渐渐变淡。第七天，空有黑迹；第八天，黑迹也消失。这时候，难陀早已到了彭州，后来便不知去向。

## 太白老僧

大唐中，有平阳路氏子，性好奇。少从道士游，后庐于太白山。尝一日，有老僧叩门，路君延坐，与语久之。僧曰：“檀越好奇者，然未能臻玄奥之枢，徒为居深山中。莫若裘轻裘，驰骏马，游朝市，可不快平生志，宁能与麋鹿为伍乎？”路君谢曰：“吾师之言，若真有道者。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迹，何为张虚词以自炫耶？”僧曰：“请弟子观我玄妙之迹。”言讫，即于衣中出一合子，径寸余，其色黑而光。既启之，即以身入，俄而化为一鸟，飞冲天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大唐年间，平阳路某人有个儿子，好奇心颇强。他小时候跟随道士云游，后来在太白山上住下来。一天，有位老僧来敲门，路君请他进来入坐，二人畅谈好长时间。老僧说：施主是个喜好猎奇的人，但还没能领会玄妙奥秘的关键，白白地住在深山之中，莫如穿皮衣，骑骏马，行游于都市，去实现平生的志愿，怎么能在此与麋鹿等野兽为伍呢？”路君表示感谢，说：“听了师傅您的话，好像真是得道之人。但是不能把你的玄机展示给我，岂不是虚张声势自我炫耀吗？”老僧说：“好，请你看我的玄机。”说完，当即从衣服里拿出一个小盒，直径仅一寸多，闪着黑亮的光泽。打开之后，他便钻了进去，旋即化作一只鸟腾空而起，飞入蓝天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六 幻术三

张 和 胡媚儿 中部民 板桥三娘子  
关司法 长乐里人 陈武振 海中妇人  
画 工

### 张 和

唐贞元初，蜀郡豪家，富拟卓郑。蜀之名姝，无不毕致，每按图求之。媒盈其门，常恨无可意者。或言：“坊正张和，大侠也。幽房闺稚，无不知之，盍以诚投乎？”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诣其居告之，张和欣然许之。

异日，与豪家子皆出西郭一舍，入废兰若，有大像巍然，与豪家子升像之座。和引手扪佛乳揭之。乳坏成穴，如碗，即挺身入穴，引豪家子臂，不觉同在穴中。通行数十步，忽睹高门崇墉，状如州县。和扣门五六，有丸髻婉童迎拜曰：“主人望翁来久矣。”有顷，主人出，紫衣贝带，侍者十余，见和甚谨。和指豪家子曰：“此少君子也，汝可善待，予有切事须返，不坐而去。”言讫，已失和所在。豪家子心异之，不敢问。主人延于中堂，珠玑缣绣，罗列满目。具陆海珍膳，命酌。进妓交鬟撩鬟，缥缈神仙，其舞杯闪球之令，悉新而多思。有金器，容数升，云擎鲸口，钿以珠

粒。（其舞至珠粒二十六字原空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豪家子不识，问之。主人笑曰：“此次皿也，本拟伯雅。”豪家子竟不解。至三更，主人忽顾妓曰：“无废欢笑，予暂有所适。”揖客而起，骑从如州牧，列炬而出。

豪家子因私于墙隅，妓中年差暮者，遽就谓曰：“嗟乎！君何以至是？我辈已为所掠，醉其幻术，归路永绝。君若要归，但取我教。”受以七尺白练，戒曰：“可执此，候主人归，诈祈事设拜，主人必答拜，因以练蒙其颈。”将曙，主人还。豪家子如其教，主人投地乞命曰：“死姬负心，终败吾事，今不复居此。”乃驰骑他去。所教妓即与豪家子居。二年忽思归。妓亦不留。大设酒乐饯之。饮阑，妓自持锤，开东墙一穴，亦如佛乳，推豪家子于墙外，乃长安东墙下，遂乞食方达蜀。其家失已多年，意其异物，道其初始信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德宗贞元初年，蜀郡有这么一户富豪之家，富足可比卓、郑。蜀郡所有的美女，没有不主动上门的。每次来之前，都要先送一幅画像。媒婆们把他家的门槛都挤破了，可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中意的。有人说现任坊正的张和，实际上是一个大侠，闺房幽院，全在他心里装着，你何不试心诚意地请他帮忙呢？这位富豪之子就带着金银布帛等礼物，当天夜里来到张和家把自己的意思说了。张和欣然答应下来。一天，张和与富豪之子一起出了西城门，走进一座旧寺庙。这里，有一座大佛像巍然矗立。张和与富豪之子攀上佛像的底座。张和伸手将佛像的乳部揭开，里面有一个碗状的洞，随即将身子一挺钻进洞中，然后又拽住富豪之子的

胳膊，把他也拉了进去。走了几十步远，忽然看见高高的城墙和大门，看样子像州府县衙。张和上前敲了五六下房门，一个留着发髻的漂亮小孩出来迎接说：“我家主人已经盼你很久了！”有顷，主人走了出来，身上是紫衣宝带，跟着十几个侍从，但对张和却十分恭敬。张和指着富豪之子道：“这位少年君子。你可要好好对待他。我有急事必须马上返回，不能坐了！”话音刚落，张和便没影了。富豪之子感到诧异，却又不敢问。主人在中堂摆下筵席，珠光宝气，绫罗绸缎，山珍海味，真是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主人向他敬酒。随即，进来一些翘首弄姿的歌妓，一个个飘然欲仙。席间，以抛球行酒令，不但新奇而且需要多加考虑。桌上有一个金子铸的器皿，能容下好几升，大口，上面镶嵌着珍珠。富豪之子不知这是何物，使询问了一句。主人笑笑说：“这是第二等的器皿，本来是仿造伯雅酒杯制成的。”富豪之子竟然没听明白主人的话。到了三更天，主人忽然对歌妓们说：“不要停止歌舞欢笑，我暂时得去办点别的事情。”遂站起向客人告别，从坐骑和随从上看像个州牧，打着火把列队而出。富豪之子到墙角小便，歌妓中有一个年龄较大的走上前去，对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何必这样呢？我们已被人用幻术掳到此地，归途永断。你如果想要回去，那就听我告诉你一个办法：取来七尺白绢，说几句斋戒的话。然后拿着它等主人回来，假装祈祷拜谢，主人必然会答谢。这时候，你用白绢勒住他的脖子就行了。”天快亮的时候，主人回来了，富豪之子照那歌妓说的去做，主人倒在地上乞求饶命说：“这个死老婆子没有良心，终于败坏了我的大事。现在，我不能再住此地了！”说完，便跨上马奔驰而去。那位歌妓便与富豪之子同居了。二年之后，他忽然想回家，歌妓也不挽留，大设



酒乐为他饯行。然后，那歌妓亲自拿一把锤，在东墙掘开一个洞，亦像佛像乳部的那个洞一样。她把富豪之子推到墙外，原来竟是长安城的东墙下面。接着，他一路乞讨才回到蜀郡。他的家里因他走失多年，怀疑他是鬼，他把当初的情景讲出来之后人们才相信。

## 胡媚儿

唐贞元中，扬州坊市间，忽有一妓（明抄本妓作技。）术丐乞者，不知所从来。自称姓胡，名媚儿，所为颇甚怪异。旬日之后，观者稍稍云集。其所丐求，日获千万。

一旦，怀中出一琉璃瓶子，可受半升。表里烘明，如不隔物，遂置于席上。初谓观者曰：“有人施与满此瓶子，则足矣。”瓶口刚如苇管大。有人与之百钱，投之，琤然有声，则见瓶间大如粟粒，众皆异之。复有人与之千钱，投之如前。又有与万钱者，亦如之。俄有好事人，与之十万二十万，皆如之。或有以马驴入之瓶中，见人马皆如蝇大，动行如故。须臾，有度支两税纲，自扬子院，部轻货数十车至。驻观之，以其一时入，或终不能致将他物往，且谓官物不足疑者。乃谓媚儿曰：“尔能令诸车皆入此中乎？”媚儿曰：“许之则可。”纲曰：“且试之。”媚儿乃微侧瓶口，大喝，诸车辘辘相继，悉入瓶，瓶中历历如行蚁然。有顷，渐不见，媚儿即跳身入瓶中。纲乃大惊，遽取扑破，求之一无所有。从此失媚儿所在。

后月余日，有人于清河北，逢媚儿，部领车乘，趋东平而去。是时，李师道为东平帅也。（出《河东集》）

唐代贞元年间，扬州的街道上，忽然间出现一个靠幻术行乞的女艺人，不知道从何处来，她自称姓胡，叫媚儿。好表演的幻术十分怪异，十天之后，观众越来越多，她每天都能获一千万钱。一天早晨，她从怀中掏一个玻璃瓶子，可容半升，表里通明，仿佛中间什么也没有似的。她把瓶子放在席子上，第一次对观众说：“如果有人施舍的钱能够装满这个瓶子，我就知足了。”这个瓶子的嘴刚有芦苇管那么粗细。有人拿出一百钱，向瓶子里投去，只听“当”的一声，钱真的进入瓶中，然而一枚枚却只有米粒大小。观众们都很吃惊。又有人给媚儿一千钱，跟方才一样投进瓶中。结果同前面一样。又有给一万钱的，也是那样。一会儿有几个好事者，你拿十万钱我拿二十万钱，结果全都是那样。还有骑驴马等钻入瓶子里的，只见那人和驴马全都像苍蝇那么大，动作还是原来的样子。俄顷，有两个掌财政的税官，从扬子院率十车轻浮货路过这里，均驻足而视。他们也想同时进入，看看最终能否带着其他东西前往，并说这是官家的东西，用不着怕。他们对胡媚儿说：“你能够让这些车辆都进瓶子里去吗？”胡媚儿说：“只要允许就可以。”税官说：“你可以试验一下。”胡媚儿就微侧瓶口，大吼一声，那些车辆便滚滚向前，相继都进入瓶中。瓶子里就像爬进一行蚂蚁，历历可数。一会儿，便看不见了。这时，只见胡媚儿纵身一跃跳入瓶中。税官大惊，当即抓起那瓶子拍碎，结果什么也没有。从此，便不知道胡媚儿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一个多月之后，有人在清河北面，看见胡媚儿率领着那些车辆，朝东平而去。当时，李师道正在东平的军队中任主将。

## 中部民

唐元和初，有天水赵云，客游郾<sub>陽</sub>時，过中部县，县僚有燕。吏擒一人至，其罪不甚重，官僚欲纵之。云醉，固劝加刑，于是杖之。

累月，云出塞，行及芦子关，道逢一人，要之言款。日暮，延云下道过其居。去路数里，于是命酒偶酌。既而问曰：“君省相识耶？”云曰：“未尝此行，实昧平生。”复曰：“前某月日，于中部值君，某遭罹横罪，与君素无仇隙，奈何为君所劝，因被重刑？”云遽起谢之。其人曰：“吾望子久矣，岂虞于此获雪小耻！”乃令左右，拽入一室。室中有大坑，深三丈余，坑中唯贮酒糟十斛。剥去其衣，推云于中。饥食其糟，渴饮其汁，于是昏昏几一月，乃缚出之。使人蹙顰鼻额，援捩支体，其手指肩髀，皆改旧形。提出风中，倏然凝定。至于声韵亦改。遂以贱隶蓄之，为乌延驿中杂役。

累岁，会其弟为御史，出按灵州狱。云以前事密疏示之。其弟言于观察使李铭，由是发卒讨寻，尽得奸宄，乃复灭其党。临刑亦无隐匿，云：“前后如此变改人者，数世矣！”（出《独异志》）

唐代元和初年，从天水来了一个叫赵云的人，欲到郾<sub>陽</sub>县祭天地五帝的地方游览一番。经过中部县时，官吏们设宴招待他。捕吏擒来一个人，罪不太重，官吏们想放了他。这时，赵云喝醉了，劝说他们加刑，于是那人受到了杖笞。几个月后，赵云来到塞外，

走到芦子关时，在路上遇见一个人，说是想要款待他。当时天色已晚，那人领赵云走了好几里路，回到家中摆上酒席，一边劝酒一边问道：“你想起来没有，咱们已经是老相识了？！”赵云说：“这地方我从未来过，咱们实在是素昧平生。”那人又说：“前些日子，有一天我于中部县见到了你，你使我吃了不少苦头。我与你向来没有什么仇隙，没想到你会那样对他们说，所以我被处以重刑。”赵云明白了，赶忙起来谢罪。那个人说：“我在这等你很久了，没料到在这里得到消除耻辱的机会”说完就命令手下人把赵云拽进一个屋子，屋内有火坑，三丈多深，坑内只贮存着十斛酒糟。他令手下人扒下赵云的衣服，把他推入坑中。他饿了就吃那酒糟，渴了就喝里面的水。就这样，他昏昏沉沉地过了近一个月，那人才把他绑了上来。派人挤压赵云的五官，扭转其肢体。他的手指和肩髀，便全变了形，经风一吹，随即定型，而且连声音语调也改了，就把他作为贱奴留下来，在乌延驿站当杂役。一年之后，赶上弟弟以御史身份到灵州监狱巡行，赵云便把这些事秘密地告诉了他。他的弟弟回去后就对观察使李铭讲了，李铭当即派士兵寻访，抓住了那个妖人，又剿灭了他的同党。临刑之前，那妖人也不想隐瞒，说道：“我这样改变人的形体音容，前前后后算起来，一共有好几代了！”

## 板桥三娘子

唐汴州西有板桥店。店娃三娘子者，不知何从来，寡居，年三十余，无男女，亦无亲属。有舍数间，以鬻餐为业，然而家甚富贵，多有驴畜。往来公私车乘，有不逮者，辄贱其估以济之。

人皆谓之有道，故远近行旅多归之。

元和中，许州客赵季和，将诣东都，过是宿焉。客有先至者六七人，皆据便榻。季和后至，最得深处一榻，榻邻比主人房壁。既而，三娘子供给诸客甚厚。夜深致酒，与诸客会饮极欢。季和素不饮酒，亦预言笑。至二更许，诸客醉倦，各就寝。三娘子归室，闭关息烛。人皆熟睡，独季和转展不寐。隔壁闻三娘子窸窣，若动物之声。偶于隙中窥之，即见三娘子向覆器下，取烛挑明之。后于巾厢中，取一副耒耜，并一木牛、一木偶人，各大六七寸，置于灶前，含水喂之。二物便行走，小人则牵牛驾耒耜，遂耕床前一席地，来去数出。又于厢中，取出一裹荞麦子，受于小人种之。须臾生，花发麦熟，令小人收割持践，可得七八升。又安置小磨子，碾成面讫，却收木人子于厢中，即取面作烧饼数枚。有顷鸡鸣，诸客欲发，三娘子先起点灯，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，与客点心。季和心动遽辞，开门而去，即潜于户外窥之。乃见诸客围床，食烧饼未尽，忽一时踣地，作驴鸣，须臾皆变驴矣。三娘子尽驱入店后，而尽没其货财。季和亦不告于人，私有慕其术者。

后月余日，季和自东都回，将至板桥店，预作荞麦烧饼，大小如前。既至，复寓宿焉，三娘子欢悦如初。其夕更无他客，主人供待愈厚。夜深，殷勤问所欲。季和曰：“明晨发，请随事点心。”三娘子曰：“此事无疑，但请稳睡。”半夜后，季和窥见之，一依前所为。天明，三娘子具盘食，果实烧饼数枚于盘中讫，更取他物。季和乘间走下，以先有者易其一枚，彼不知觉也。季和将发，就食，谓三娘子曰：“适会某自有烧饼，请撤去主人者，留待他宾。”即取己者食之。方饮次，三娘子送茶出来。季和曰：“请主人尝客一片烧饼。”乃拣所易者与啖之。才入口，三娘子据

地作驴声。即立变为驴，甚壮健。季和即乘之发，兼尽收木人木牛子等。然不得其术，试之不成。季和乘策所变驴，周游他处，未尝阻失，日行百里。

后四年，乘入关，至华岳庙东五六里，路旁忽见一老人，拍手大笑曰：“板桥三娘子，何得作此形骸？”因捉驴谓季和曰：“彼虽有过的，然遭君亦甚矣！可怜许，请从此放之。”老人乃从驴口鼻边，以两手擘开，三娘子自皮中跳出，宛复旧身，向老人拜讫，走去。更不知所之。（出《河东集》）

唐代，汴州西边有个板桥旅店，店里的女老板叫三娘子，不知道从何处而来。她三十多岁年纪，无女无儿，一直是独自一人，连个亲戚也没有，却有不少房屋。她以卖粥饭为业，然而家里却很富裕，有许多头驴。往来路过的公私车辆，有不能当天赶到目的地，她总是降价接待他们，人们都说她经营有方，因此远远近近的旅客都到这里食宿。元和年间，有位从许州来的客人叫赵季和，想去往东都洛阳，路过此地便住下了。在他之前，还有六七个客人，把方便一点的床位全占了。赵季和是后来的，只好睡最里面的一张铺。这张铺紧靠着墙，隔壁后便是女老板的房间。当天，三娘子对这些客人招待得十分周到，深夜还来向他们敬酒，说说笑笑，开怀畅饮。赵季和向来不喝酒，也不与他们谈笑。到了二更天，客人们都醉倒了，便各自睡下。三娘子回到自己房里，关门吹了蜡烛。人们都进入了梦乡，惟独赵季和翻来复去睡不着。忽然，他听见隔壁窸窣作响，像是搬动什么东西的声音，于是，他便透过缝隙窥视。只见那三娘子走到招魂用具前，把蜡烛

挑亮了，然后从箱子里拿出一副犁杖，还有一个木头牛，一个木头人，都只有六七寸大小。三娘子把它们放在灶坑前，喷上水，木头人和木头牛便行走起来。小人牵着牛拉着犁杖，随即开始耕床前的地，来来回回地忙碌着。三娘子又从箱子里拿出一袋荞麦种子，让小人种上了。一会儿，那荞麦便发芽了，接着就开花就成熟了。三娘子让小人收割脱皮，得到了七八升荞麦。又安上一个小石磨，把荞麦磨成面才算完事。然后，三娘子把木头人木斗牛收回箱子里，当即用那面做了一些烧饼。有顷鸡鸣，旅客们要动身了。三娘子先起来点上灯，把新做的烧饼放到盘子上端给他们。赵季和心中疑惑恐惧没有吃，开门而去，蹲在窗外偷偷地观察动静。只见那几位客人围在桌前，烧饼还没有吃光，忽然同时跌倒在地上，像驴那样叫起来，不一会儿便都变成了驴。三娘子把他们全部赶到店后，而把所有的财物据为己有。赵季和没把这件事告诉别人，暗自却钦佩她这套幻术。一个多月之后，赵季和从洛阳返回，快到板桥店的时候，他事先准备好一些荞麦烧饼，大小同三娘子做的一样。来到店中，三娘子见他还要住宿，像当初一样高兴。这天夜里没有别的客人，三娘子待他更加热情。半夜，三娘子向他献殷勤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”赵季和回答：“我明天早晨出发，请随便准备些点心。”三娘子说：“这事你不用考虑，请安心睡吧。”半夜过后，赵季和又透过缝隙向三娘子房间窥视，一切又同上次一样。天亮了，三娘子端来点心盘子，上面摆着几张烧饼。趁她回去拿别的东西时，赵季和赶紧拿出自己准备好的烧饼，从盘子里偷换下来一个，三娘子没有发觉。赵季和快要走的时候，刚要吃烧饼时对三娘子说：“刚巧我自己的烧饼还没有吃完，请把你端来的这些撒下去，留着招待别的客人

吧。”说罢，他便掏出自己带的烧饼吃起来。刚吃了第二个，三娘子送茶出来，赵季和说：“请你尝尝我带的烧饼吧。”说完就把刚刚偷换下来的那张烧饼递给三娘子吃。三娘子刚咬了一口，便趴在地上发出驴的叫声，随即变成了一头驴，很健壮。赵季和骑上她就出发了，并将木头人木头牛等也带了去。然而，他怎么也弄不明白那幻术的要领，试了几次都失败了。他赶着这头由人变成的驴，周游四方，日行百里，从来没有迷路受阻。四年之后，他骑驴进关，到华山岳庙东边五六里处，路旁有一个老人，忽然拍手大笑道：“板桥三娘子，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？”说完，他捉住驴对赵季和说：“她虽有罪过，但被你这么一折腾，也够可怜的了，请在这里放了她吧。”老人说完，把驴的鼻子用两手一掰，三娘子从皮肉中跳了出来，当即恢复原形。三娘子向老人跪谢完毕，转身而去，谁也不知道她到了什么地方。

## 关司法

郢州司法关某，有佣妇人姓钮。关给其衣食，以充驱使。年长，谓之钮婆，并有一孙，名万儿，年五六岁，同来。关氏妻亦有小男，名封六，大小相类。关妻男常与钮婆孙同戏，每封六新制衣，必易其故者与万儿。一旦，钮婆忽怒曰：“皆是小儿，何贵何贱？而彼衣皆新，而我儿得其旧！”甚不平也。关妻问曰：“此吾子，尔孙仆隶耳。吾念其与吾子年齿类，故以衣之，奈何不知分理？自此故衣亦不复得矣！”钮婆笑曰：“二子何异也？”关妻又曰：“仆隶那与好人同。”钮婆曰：“审不同？某请试之。”遂引封六及其孙，悉内于裙下，著地按之。关妻惊起夺之，两子悉



为钮婆之孙，形状衣服皆一，不可辨。乃曰：“此即同矣！”关妻大惧，即与司法同祈请恳至，曰：“不意神人在此。”自此一家敬事，不敢以旧礼相待矣。良久，又以二子致裙下按之，即各复本矣。关氏乃移别室居钮婆，厚待之，不复使役。

积年，关氏颇厌怠，私欲害之。令妻以酒醉之，司法伏户下，以钁击之，正中其脑，有声而倒。视之，乃栗木，长数尺。夫妻大喜，命斧砍而焚之。适尽，钮婆自室中出曰：“何郎君戏之酷也？”言笑如前，殊不介意。郢州之人知之，关不得已，将白于观察使。入见次，忽有一关司法，已见使言说，形状无异。关遂归，及到家，堂前已有一关司法先归矣。妻子莫能辨之，又哀祈钮婆，涕泣拜请，良久渐相近，却成一人。自此其家不复有加害之意。至数十年，尚在关氏之家，亦无患耳。（出《灵怪集》）

郢州司法姓关，不知其名。他家中有位女佣姓钮。关司法供她衣食，为的是使她更加听自己使唤。她的年龄渐渐大了，上下都叫她钮婆。钮婆还有一个孙子，叫万儿，年龄只有五六岁，每次都随钮婆一起来。关司法的妻子也有个小男孩儿，叫封六，与万儿高矮相仿。这两个孩子在一起玩耍嬉戏。每当封六做件新衣服，必定把换下来的旧衣服送给万儿。一天早晨，钮婆忽然发怒道：“都是小孩儿，怎么还有贵贱之分？你们家孩子全穿新的，我孙子总穿旧的，这太不公平了！”关司法的妻子道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你的孙子是他的奴仆。我念他和我儿子年龄相仿，因此才把衣服送给他，你怎么不明事理？从此以后，万儿连旧衣服也得不到了。”钮婆冷笑着对关司法的妻子说：“这两个孩子有什么不同

呢？”关司法的妻子说：“奴仆怎么能跟主人相同呢？”钮婆说：“要弄清他们同与不同，必须先试验一下。”随即，她把封六和万儿都拉到身边，用裙子一盖往地上按去。关司法的妻子惊叫一声，上前去夺，结果两个孩子都变成了钮婆的孙子，模样和衣服全都一样，怎么也分辨不清。钮婆说：“你看，他们是不是相同？”关司法的妻子吓坏了，与丈夫一起找钮婆乞求原谅，说：“想不到仙人来到我们面前！”从这以后，全家好好敬待她，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了！良久，她把裙子里的两个孩子又往地上一按，他们便各自恢复了原样。关司法把另外一间的房间让给钮婆居住，待她很优裕，不再当佣人使唤了。过了几年，关司法感到十分厌烦，想暗害她。一天，他让妻子用酒将其灌醉，自己趴在窗户底下，用镐头猛地一击，正中钮婆的脑袋，她“咚”的一声倒在地上。关司法上前一看，原来是根栗木，有好几尺长。两口子大喜，让手下人用斧子砍碎再烧掉。栗木刚烧完，钮婆从屋子里走出来，说：“为什么你要这样过分地耍戏我呀？”她谈笑如故，好像不介意的样子。郢州的上上下下全知道了这件事。关司法迫不得已，想向观察使说明详情。来到观察使的下榻之处，他忽然看见已经有一个关司法，正同观察使谈话呢，他长得跟真关司法一模一样。关司法急忙回到家里，堂前已经有一个关司法先他而到，可自己的妻子竟然没有认出来。夫妻俩又向钮婆乞求救助，并痛哭流涕地跪下请罪。良久，那个假关司法渐渐向真关司法靠近，直至合为一人。从此，关司法不再想加害于钮婆了，过了几十年，钮婆一直住在关家，再也没有麻烦了。

## 长乐里人

唐宝历中，长乐里门有百姓刺臂，数十人环瞩之。忽有一人，白襴，倾首微笑而去。未十步，百姓子刺血如衄，痛苦次骨。食顷，出血斗余，众人疑向观者所为，令其父从而求之。其人不承，其父拜数十，乃捻轍土若祝，“可傳此”。如其言血止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代宝历年间，长乐里门口有个老百姓用刀自刺胳膊，几十个人在围观。忽然来了一个穿白连衣裤的人，看了一眼后，低头微笑而去。没有走上十步，那个老百姓胳膊上血流如注，一直疼到骨头。一顿饭的工夫，出了足有一斗的血。大家都怀疑这是方才那个穿白连衣裤的人干的，便让那个自刺胳膊的老百姓的父亲上前追问，穿白连衣裤的人不承认，那位做父亲的连连跪拜磕头。穿白连衣裤的人说：“你用手搓点车道沟里的土祷告一下。敷在伤口上就好了。”照他说的去做，那人的血果然止住了。

## 陈武振

唐振州民陈武振者，家累万千，为海中大豪。犀象玳瑁仓库数百，先是西域贾漂泊溺至者，因而有焉。海中人善咒术，俗谓得牟法。凡贾舶经海路，与海中五郡绝远，不幸风漂失路，入振州境内，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咀。起风扬波，舶不能去，必漂于

所咒之地而止，武振由是而富。招讨使韦公干，以兄事武振，武振没（没原作犀象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入。公干之室亦竭矣。（出《投荒杂录》）

唐代振州人陈武振，家中积有万金，为沿海诸岛的一位大富豪，犀牛角、象牙以及玳瑁之类的宝物，在仓库里存着成百上千。先前，他是随西域商船落水漂泊到此，所以才发起来的。海岛上的人都善于咒术，俗称得牟法。凡是走海路的商船，与海岛中的五个郡府都很遥远，不幸遇到风浪迷失方向，有的就漂流到振州境内。振州的一些百姓便登上山去，披头散发地念起咒语，使大海中掀起波涛，船怎么也走不了，必定要漂到他们念咒语的地方才行。陈武振由此而富起来。任招讨使的韦公干，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陈武振。陈武振后来所有财物妻室被没收入官。韦公干的家里财源也就枯竭了。

## 海中妇人

海中妇人善厌媚，北人或妻之。虽蓬头伛偻，能令男子酷爱，死且不悔。苟弃去北还，浮海荡不能进，乃自返。（出《投荒杂录》）

海岛上的女人善于用巫术和妖媚迷人，北方一些男人有的便娶她们作妻子。这些女人虽然蓬头垢面且伛偻着身子，却能讨

男人们的喜欢，并一个个至死不悔。如果男人扔下妻子回北方老家，坐船过海时船就不往前走，于是只好再回到妻子身边。

## 画 工

唐进士赵颜，于画工处得一软障，图一妇人甚丽。颜谓画工曰：“世无其人也，如何令生，某愿纳为妻。”画工曰：“余神画也，此亦有名，曰真真。呼其名百日，昼夜不歇，即必应之。应则以百家彩灰酒灌之，必活。”

颜如其言，遂呼之百日，昼夜不止。乃应曰：“喏。”急以百家彩灰酒灌，遂活。下步言笑，饮食如常。曰：“谢君召妾，妾愿事箕帚。”终岁，生一儿，儿年两岁，友人曰：“此妖也，必与君为患！余有神剑，可斩之。”其夕，乃遗颜剑。剑才及颜室。真真乃泣曰：“妾南岳地仙也，无何为人画妾之形，君又呼妾名，既不夺君愿。君今疑妾，妾不可住。”言旋，携其子却上软障，呕出先所饮百家彩灰酒。睹其障，唯添一孩子，皆是画焉。（出《闻奇录》）

唐代，有个叫赵颜的进士，从画工那里得到一个布制屏障，上面画了一个女子，异常美丽。赵颜对画工说：“世间没有这样的人呵。如果真能让她活了，我愿娶她为妻。”画工说：“这是我的神来之笔呵。她也有个名字，唤作真真。只要你连续一百天昼夜不停地叫她的名字，她就一定能够答应。等她答应之后，你就马上用一百家的彩灰酒灌她，一定会活的。”赵颜照他说的去做

了，一直昼夜不歇地连呼一百天真真的名字，画上的女子果然应了一声：“哎——”赵颜又急忙用百家彩灰酒灌她，有顷，她真的活了，并从画上走下来，有说有笑，而且吃喝同正常人一样。她说：“谢谢你把我唤来，我愿意做你的妻子，好好服侍你。”一年以后，真真生下一个孩子。孩子长到两岁的时候，有个朋友对他说：“这女人是个妖怪，必然会给你带来灾难。我这有把神剑，你可以用它斩了她！”当天晚上，那位朋友把剑送给赵颜，赵颜刚把剑带进屋子，真真便哭着说：“我是南岳的地仙呵。不知为什么被人画去了形体，你又叫我的名字，我不想让你失望才走下来的。你今天开始怀疑我了，我也就不能再与你生活下去了。”说罢，带着孩子飘然入了软障，并吐出先前喝下的百家彩灰酒。赵颜看看那软障，除了真真又多了个孩子，全是画的呀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七 幻术四

侯 元 功德山 襄阳老叟 青城道士  
蜀都妇人

侯 元

侯元者，上党郡铜鞮县山村之樵夫也。家道贫窶，唯以鬻薪为事。唐乾符己亥岁，于县西北山中伐薪。回憩谷口，傍有巨石，巍然若厦屋。元对之太息，恨己之劳也。声未绝，石砉然豁开若洞。中有一叟，羽服乌帽，髯发如霜，曳杖而出。元惊愕，遽起前拜。叟曰：“我神君也，汝何多歎？自可于吾法中取富，但随吾来。”叟复入洞中，元从之。行数十步，廓然清朗。田畴砥平，时多异花芳草。数里，过横溪。碧湍流苔，鸳鸯溯洄。其上长梁夭矫如晴虹焉。过溪北，左右皆乔松修篁。高门渥丹，台榭重复。引元之别院，坐小亭上，檐楹阶砌，皆奇宝焕然。及进食行觞。复目所未睹也。食毕叟退。

少顷。二童揖元诣便室，具汤沐，进新衣一袭。冠带竟，复导至亭上。叟出，命仆设净席于地，令元跪席上。叟授以秘诀数万言，皆变化隐显之术。元素蠢憨，至是一听不忘。叟诫曰：“汝虽有少福，合于至法进身，然面有败气未除，亦宜谨密自固，若图谋不轨，祸必丧生！且归存思。如欲谒吾，但至心扣石，当

有应门声。”元因拜谢而出，仍令一童送之。即出洞穴，遂泯然如故，视其樵苏已失。

至家，其父母兄弟惊喜曰：“去一句，谓已碎于虎狼之吻。”元在洞中，如一日耳。又讶其服装华洁，神气激扬。元知不可隐，乃谓其家人言已，遂入静室中，习熟其术。期月而术成，能变化百物，役使鬼魅，草木土石，皆可为步骑甲兵。于是悉收乡里少年勇悍者为将卒，出入陈旌旗幢盖，鸣鼓吹，仪比列国焉。自称曰：贤圣。官有三老、左右弼、左右将军等号。每朔望，必盛饰往谒神君。神必戒以无称兵，若固欲举事，宜待天应。

至庚子岁，聚兵数千人。县邑恐其变，乃列上。上党帅高公，寻命都将以旅讨之，元驰谒神君请命。神君曰：“既言之矣，但当偃旗卧鼓以应之。彼见兵威若是，必不敢内薄而攻我，志之，慎勿轻接战。”元虽唯诺，心计以为我奇术制之有余，且小者不能抗，后其大者若之何？复示众以不武也。既归，令其党戒严。是夜，潞兵去元所据险三十里，见步骑戈甲蔽山泽，甚难之，明方阵以前。元领千余人直突之，先胜后败，酒酣被擒。至上党，繫之府狱，严兵围守。旦视枷穿中，唯灯台耳，失元所在。夜分已达铜鞮，经诣神君谢罪。君怒曰：“庸奴终违我教，今日虽幸而免，斧钁亦行将及矣，非吾徒也！”不顾而入。郁悒趋出。后复谒神君，虔心扣石，石不为开矣！而其术渐歇，犹为其党所说。是秋，率徒掠并州之大谷，而并骑适至，围之数重。术既不神，遂斩之于阵，其党与散归田里焉。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）

侯元这个人，是上党郡铜鞮县山村里的一个樵夫，家境十分



贫寒，只能靠卖柴过半饥半饱的日子。唐代乾符己亥年，他在县城西北面的山里砍柴。回到谷口休息的时候，见旁边有一块巨石，像楼房一样高大，侯元便对着巨石叹息，说自己整年劳碌而不得温饱，命太苦了云云。话音未落，那巨石豁然开了，闪出一个洞来。洞内有个老头儿，穿着用鸟羽制成的衣服，戴着黑帽子，头发胡子全白了，拄着拐杖走了出来。侯元吃了一惊，颇感愕然。随即，他起身朝前一拜再拜。老头儿说：“我是神君呵，你何必如此不好意思呢？从今往后，你可以从我教你的法术中求得富贵。好吧，你先随我来。”老头儿说完又进入洞中，侯元也跟了进去。走了几十步，前方顿时清朗起来，平展展的田野上，种的多是奇花异草。走了几里地横着一条小溪，溪流湍急，冲击着碧绿色的苔藓，有一对对鸳鸯和鸂鶒在游动。溪上的桥梁屈曲而有气势，宛若晴天后的彩虹。到了溪的北面，只见左右全是松柏树和长竹子，一道道红色的大门，台榭重叠，甚为壮观。神君领侯元来在另一个院子里，坐在小亭子上。这时，只见房檐、柱子和台阶，全都焕然一新且十分新奇。等到吃饭喝酒时，那些菜肴尽是他所没有见到过的。饭后老头儿便下去了。有顷，两个童子向侯元作了个揖，请他去洗澡间。洗完了热水澡，换了一身新衣服，腰带帽子全有。两个童子又把他带回小亭子，刚坐下，那老头儿便走出来，让仆人把一张干净席子铺在地上，令侯元跪到席上去。老头儿教给侯元几万句的秘诀，全是变化隐身之术。侯元向来又蠢又憨，但是这些口诀他一听就记住了。老头儿告诫他道：“虽然说你年轻时有福，合乎进门学法的条件，但你脸上的晦气尚未除尽，应该注意谨慎和保密，好自为之。倘若你图谋不轨，必遭杀身之祸。回去之后千万记住这一点。如果你还想见我，到

这块巨石中间敲几下，我就会答应的。”侯元谢别老头儿欲走，老头儿派一小童送他走出洞穴。随即，那块巨石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，没有一点痕迹。侯生见他的柴草已经丢失，便回到家中。见了他的父母兄弟都惊喜地说：“你已经走十天了，还以为你被虎狼吃掉了呢！”侯元在石洞里，好像才过了一天。对于他整洁华美的服装和激扬的神气，大家都颇为惊讶。侯元知道瞒不住，便把实情对家人说了。然后，他便进入一个安静的房间，练习老头儿传授的法术。一个月之后，他的法术终于练成了，能够变化百物，役使鬼神，就连草木土石等，也能使之变成千军万马。于是，他把村子里一些勇猛强悍的小伙子招为兵，有的还封为将，走动时吹吹打打，鸣锣开道，举着旗帜，那阵势赶上列国诸侯出巡了。侯元自称圣贤，并设了三老、左右弼、左右将军等官职。每当初一和十五，他都要穿上盛装去拜谒神君老头儿。神君每次都要告诫他不要举兵，如果你一定要举事的话，那也要等到上天答应才行。到了庚子年，侯元聚集了几千人马，县里担心他要造反，便把这件事向上报告了。上党元帅高公寻命令都将带兵讨伐他。侯元急忙谒见神君老头儿请他想办法，神君说道：“我已经说过了。看来，你只能用偃旗息鼓的办法来对付他们。他们看见我们如此，必定不敢轻易攻击。记住呵，你一定要慎重，千万不要轻易应战。”侯元虽然点头称是，心里却想：凭我的这身道术制他们是绰绰有余的，这么一小股敌人都不敢抵抗，再来大批人马那又该怎么样？又在部下面前表现出自己不勇武。从神君处回来，他令其同党戒严。当天晚上，潞州的兵马赶来了，在距离侯元占据的天险还有三十里的地方，只见漫山遍野全是骑戈兵士，颇难攻打，便等到天亮之后，在阵前摆下方阵。侯元领一千多人

突围，先胜后败，最终因酒后睡着了被擒住。先押到上党，用绳子捆住投入监狱，重兵看守。但天亮一看，枷锁已被打开，侯元已经没影了，只剩下一个灯台。半夜时分，侯元又回到铜鞮县，径直奔往神君处谢罪。神君大怒道：“你这愚蠢的奴才，到底没有听我的话呀！今天你虽幸免一死，但腰斩你的时候也马上到了。你不是我的徒弟，你走吧。”说罢，拂袖而去。侯元抑郁地走出山洞，后来再想同神君见上一面，可无论他怎么虔诚地敲石门，那石门也不开。从此，他的道术渐渐地失去了，但还受到同党的喜欢、拥护。当年秋天，他率同党羽到并州的大谷掠夺，并州的兵骑疾速赶到，围了好几重。而侯元的道术也不灵了，当即被斩于阵前。他的那些同党们作鸟兽散，都回家种田去了。

## 功德山

唐巢寇将乱中原。汴中有妖僧功德山，（原本功德山三字在妖僧二字上。据明抄本改。）远近桑门皆归之。至于士庶，无不降附者。能于纸上画神寇，放入人家，令作祸祟，幻惑居人。通宵继画，不能安寝，或致人疾苦。及命功德山赠金作法，则患立除之。又画纸作甲兵，夜夜与街坊嘶鸣，腾践城郭，天明即无所见。又多画其犬，焚祝之，夜则鸣吠，相咬啮于街衢，居人不得安眠。命而赠之，即悄无影响。人即异其术，趋术者愈众。又滑州有一僧，颇善妖术，与功德山无异，公私颇患之。时中书令王铎镇滑台，遂下令曰：“南燕地分有灾，宜善禳之。”遂自公衙，（衙原作卫。据明抄本改。）至于诸军营，（军营原作营军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开启道场，延僧数千人。僧数不足，遂牒汴州，请

（请原作诸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功德山一行徒众悉赴之。遂以幡花螺钹迎至卫。赴道场之夕，分选近上名德，入于公衙，其余并令散赴诸营礼忏。泊入营，悉键门而坑之，方袍而死者数千人。衙中只留功德山已下奠长，讯之，并是巢贼之党，将欲自二州相应而起，咸命诛之。（出《王氏见闻》）

唐代末年，黄巢率兵准备向中原进军。汴州有个妖僧叫功德山，远远近近的佛教徒都归心于他。至于普通百姓，也没有不信服于他的。他能够在纸上画神神怪怪的强盗，然后把他放入人家，令他作祟惹祸，迷惑百姓。他通宵不停地画着，连觉也不睡，不知给百姓带来多少痛苦。等到有人用重金请功德山作法，那么灾祸立刻就会消除。功德山还用纸画甲兵，天天晚上在街道上嚎叫，践踏城墙，可等到天亮之后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他还画了不少狗，一边焚烧一边祈祷，晚上就会听见狗叫，在大街上互相咬架，吵得人们不得安睡。当有人赠给他钱财，那些狗便都无声无影了。他的道术使人们感到惊异，越来越多的人向他求教。另外，滑州也有一个僧人，很擅长妖术，与功德山没什么两样，官家和百姓都深受其害。当时，中书令王铎正镇守滑州，他下令说：南燕部分地区有天灾，可以好好设坛祈祷一番。随即，从衙门到各个军营，都开设道场，拟邀请僧人数千。僧人数量不够，便向汴州发信求援，请功德山及其弟子全部赶来。就这样，功德山一行被用佛教的礼节迎接到滑州军营。赴道场那天晚上，选了功德山及其靠近他的几个人进了衙门，其余的都分散到各个军营念经拜祷。他们一进军营，便关上大门全被活埋，光穿着道袍的和尚就

死了好几千人，衙门里只留下了功德山及其手下的几个小头目。经过审讯，才知道他们全是黄巢的同党，想在汴、滑二州响应黄巢的起义，准备造反。王铎下令把他们全杀了。

## 襄阳老叟

唐并华者，襄阳鼓刀之徒也。尝因游春，醉卧汉水滨。有一老叟叱起，谓曰：“观君之貌，不是徒博耳。我有一斧与君，君但持此造作，必巧妙通神，他日慎勿以女子为累。”华因拜受之。

华得此斧后，造飞物即飞，造行物即行。至于上栋下宇，危楼高阁，固不烦余刃。后因游安陆间，止一富人王枚家。枚知华机巧，乃请华临水造一独柱亭。工毕，枚尽出家人以观之。枚有一女，已丧夫而还家，容色殊丽，罕有比伦。既见深慕之，其夜乃逾垣窃入女之室。其女甚惊。华谓女曰：“不从，我必杀汝。”女荏苒同心焉。其后每至夜，窃入女室中。他日枚潜知之，即厚以赂遗遣华。华察其意，谓枚曰：“我寄君之家，受君之惠已多矣，而复厚赂我，我异日无以为答。我有一巧妙之事，当作一物以奉君。”枚曰：“何物也？我无用，必不敢留。”华曰：“我能作木鹤，令飞之。或有急，但乘其鹤，即千里之外也。”枚既尝闻，因许之。华即出斧斤，以木造飞鹤一双，唯未成其目。枚怪问之。华曰：“必须君斋戒，始成之能飞。若不斋戒，必不尔飞。”枚遂斋戒。其夜，华盗其女，俱（俱原作但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乘鹤而归襄阳。

至曙，枚失女，求之不获，因潜行入襄阳，以事告州牧。州牧密令搜求，果擒华。州牧怒，杖杀之，所乘鹤亦不能身飞。

## (出《潇湘记》)

唐代，有个叫并华的人，本是襄阳的一个木工。有一次春游，他醉倒在汉水边上。有一个老头儿将他喊起来，对他说道：“看你这相貌，不是只会玩乐之人。我有一把斧子送给你，只要你用它做出东西来，一定是巧妙通神的。不过，你要小心，将来不要因为女人而吃亏。”华某接过斧子，谢了又谢。他从得到这把斧子之后，造出小鸟就能飞翔，造出小兽便能奔跑。至于修造楼阁上栋下梁之类，则不用第二斧子就很牢固。后来，他来到安陆郡，住在富人王枚的家里。王枚知道华某的本事，就请他临水建造一个独柱亭。完工之后，王枚喊出全家所有的人观看。王枚有一个女儿，因为丧夫而回到家中。她长得美若天仙，很少有人敢与她相比。华某一见面，就深深地喜欢上她了。当天晚上，他翻墙而过，偷偷钻进王枚女儿的房间，那女子大惊。华某对女子说：“你不从，我就会马上杀了你。”随着时光的流逝，王枚之女渐渐便同他一心。后来，每天夜晚，华某都偷偷钻进她的房间，行夫妻之事。有一天，王枚在暗中知道了这件事，当即用优厚的钱物打发他走。华某明白了其中的意思，对王枚说：“我住在你家，受你的恩惠已经够多的了，而你还要送我这么多钱物，将来我没什么报答你的呀。我手中有一套巧妙的技术，就做一样东西送给你吧。”王枚说：“什么东西？我用不着的话，必不敢留。”华某说：“我能作木鹤，并且能让它飞起来。如果一旦有什么急事，就可以骑上它，顷刻便到千里之外。”王枚头一回听说，想试试，便点头答应了。华某拿出那把神斧，用木头做了一只飞鹤，只是眼

睛尚未完成。王枚觉得奇怪，便问华某，华某说：“你必须斋戒数日，然后它才能飞。如果不斋戒，它决不会飞。”王枚遂斋戒。当天晚上，华某将王枚的女儿偷偷背出来，两个人乘鹤飞归襄阳。到天亮的时候，王枚才发现女儿不见了，四处去找也没有找到，便偷偷地进了襄阳，把这件事告诉了州牧大人。州牧密令搜寻，果然将华某擒获。州牧大怒，华某被杖笞而死，他所乘的木鹤亦不能自己飞起来了。

## 青城道士

伪蜀青城山道士能幻术，往往入锦城，施其法，有所获，即潜挈归洞穴。或闻其行甚秽，官吏中有识者，颇恶之。后于成都诱引富室及勋贵子弟，皆潜而随之。或于幽僻宅院中，洒扫焚香设榻，张陈帷幌。则独于室内作法，或召西王母、或巫山神女、或麻姑、鲍姑神仙，皆应召而至，与之杯饌寝处，生人无异。则令学者隙而窥之。欢笑罢，则自帘帷之前蹶而去。又忽城中化出金楼，众皆睹之，惑众颇甚。其民间少年，膏粱子弟，满城如狂。少主知其妖，密使人擒之，累月不获。后有人报云：“已出笮桥门去。”因使人逐之，乃以猪狗血赍行。至青城路上三十余里，及之，遂倾血沃之。不能施其术，及下狱讯之，云：“年年采民家处子住山中，行黄帝之道。”死于岩穴者不知其数。豪贵之家，颇遭秽淫。所通辞款，指贵达之门甚多。少主不欲彰其恶，潜杀之。（出《王氏见闻》）

五代时，后蜀的青城山道士会幻术，常常去成都施展一番，有了收获，便偷偷提着回到洞穴。官吏当中有认识青城道士的，对之深恶痛绝。后来，他在成都引诱富豪的妻妾及功臣贵族的后代，悄悄将她们引入山中，或者让他们在幽静的宅院中洒水扫地焚香设榻，或者让他们支张帷帐和幌子等。而他自己则单独在室内作法，有时召西王母，有时召巫山神女，有时召麻姑或鲍姑等神仙，她们都能应召而为，与他同杯共饮同床共枕。生人没有觉察出什么反常。青城道士则让跟自己学法的人，通过缝隙向室内窥视。他享乐一番之后，那些神女们便在帘帷之前悄然消逝。忽然，他在城中变幻出金楼来，人们都前来围观，被他迷惑的人越来越多。其中，那些民间少年，富家子弟，更是被迷得如醉如狂，满城不得安宁。后蜀少主知道这是青城道士作妖之后，便令人秘密捉拿他，一个多月一无所获。后来有人报告说，他已经从后门的索桥上逃走了，少主便派人去追，并用猪狗的血送行。在距青城还有三十多里的路上，终于把他追上，当即把猪狗的血全浇在他的身上。于是，青城道士便再也不能施展法术，就把他关进监狱进行审讯。他供认说：“我每年都要掳一些民间处女带进山里，以行黄帝之道”到那里一勘查，只见岩洞里遇难的少女不计其数。富贵之家的女孩子，不少都被他奸污了。所交待的罪状，大多与显达富贵人家有关系。少主不想张扬他的恶行，便将他秘密处决了。

## 蜀都妇人

元和子尝因暇日，出蜀都东郭门，见二人踞坐江岸，排治舟



艚，方怒篙棹者，且呼且叫。忽有妇人衣布襦拜于前，有所乞焉。其人盛怒，且叱之。久而不去，将加殴击，妇人乃去。傍江岸伫立，四顾久之，以手推腰引步，直视二客船。其船即似有物牵拽，飘然而逝，直抵大岸，应时粉碎，财货悉皆溺于水。二人大骇，疑妇人所为，欲擒之，已亡去矣。（出《野人闲话》）

唐代元和年间，有个人曾经由于闲暇无事，从蜀都东城门走了出来，看见两个人蹲在江边，修理大船，正向撑篙的人发脾气，又吼又叫。忽然，有个穿着布衣短袄的女人跪在他们面前，像在乞求什么。那两个人大怒，并且叱责她。那女人好长时间没有动，他们便要动手打，女人终于离去。她在江边默然伫立，向四周看了好久，然后用手托腰而行，直视那两只客船，那两只船就像被什么牵拽着似的，飘然而动，径直撞在对岸，立刻被撞得粉碎，财物全落进了水里，那两个人大惊失色，怀疑是那女人干的，想去捉她，可她早已没影了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八 妖妄一

蔡 诞 须曼卿 马太守 邳城人  
纻干狐尾 李 恒 惠 范 史崇玄  
岭南淫祀 贺玄景 瀛州妇人 薛怀义  
胡僧宝严 胡超僧 调猫儿鹦鹉 骆宾王  
冯七姨 姜抚先生

### 蔡诞

蔡诞好道，废家业，昼夜诵《黄庭》、《太清》、《中经》、《观天》、（天字原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《节解》之属，谓道尽于此矣。家患之，己亦惭悔。忽弃家，言：“我仙道成矣。”因走入深山，卖薪以易衣。三年不堪苦而还家，黑瘦骨立，欺家云：“吾但为地仙，位卑，为老君牧数十龙。有一斑龙五色，老君尝与吾，后与仙人博戏，输此龙。为此见谪，送吾付昆仑下芸锄芝草三四顷，皆生细石中，多莽秽，甚苦。当十年乃得原。会偓佺、子乔来案行，吾首诉之，并为吾作力，得免也。”（出《抱朴子》）

蔡诞总想得道成仙，连家业都废弃了，夜以继日地研读《黄

庭》、《太清》、《中经》、《观天》、《节解》等著作，说：道，全都在这里呢！他的家人跟着受罪，他自己也觉得惭愧和懊悔。一天，他忽然离开了家，并说道：“我的成仙之道有望了！”于是，他走进深山，平时用卖柴的钱买衣服穿。三年里苦不堪言，终于又回到家中。他又黑又瘦，瘦骨嶙峋，还欺骗家人说：“我现在只是个地仙，地位卑微，为太上老君管理几十条龙。其中有一条五色的斑龙，老君曾送给了我，后来我与仙人们赌博玩，又把它输掉了。结果，我便受到了贬谪，被流放到昆仑山下管理三四顷地的灵芝草。这些灵芝草都生长在细碎的石头里，且多林木荒草，很苦，按规定得十年之后才能回来。一天，正赶上偃佺、子乔等大仙来此巡察，我先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情况，他们共同为我出力，我才免遭那么大的苦难。”

## 须曼卿

蒲坂有须曼卿者曰：“在山中三年精思，有仙人来迎我，乘龙升天。龙行甚疾，头昂尾低，令人在上危怖。及到天上，先过紫府，金床玉几，晃晃昱昱，真贵处也。仙人以流霞一杯饮我，辄不饥渴。忽然思家，天帝前谒拜失仪，见斥来还。令更自修责，乃可更往。昔淮南王刘安，升天见上帝，而箕坐大言，自称寡人，遂见谪，守天厕三年。吾何人哉？”河东因号曼卿为斥仙人。（出《抱朴子》）

蒲坂县有个叫须曼卿的人说：“我在深山里精心修道三年，

后来有个神仙来接我，乘着龙升上了天。那龙飞得极快，昂着头摆着尾，使人感到十分危险而又可怕。到了天上之后，先进了紫微宫，那里金床玉几，闪闪发光，真是个富贵所在呵。神仙取一杯流霞给我喝，便再也不觉得饥渴。后来不知为什么就忽然想起家来，随即拜谒玉皇大帝，想告个假，不料违反了礼仪，被玉帝斥责一顿遣送回来。这样一来，我还得加强修养，苦苦修炼，总有一天还会回去的。当年，淮南王刘安升天之后去见玉帝，盘腿大坐，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自称寡人，随即遭到贬谪，在天宫的厕所里守了三年。与他相比，我算什么呀？没关系的。”因此，河东一带喊须曼卿为斥仙人。

## 马太守

兴古太守马氏在官，有亲故人投之，求恤焉。马乃令此人出住外，诈云：“是神人道士，治病无不手下立愈。”又令辩士游行，为之虚声，云：“能令盲者明，跛者即行。”于是四方云集，赴之如市，而钱帛固已山积矣。又敕诸来治病者：“虽不便愈，其当告人已愈也，如此则必愈也；若告人言未愈者，则后终不愈也。道法正尔，不可不承信。”于是后人问前来者，辄告之云已愈，无敢言未愈者也。旬月之间，乃致巨富焉。（出《抱朴子》）

兴州的老太守马某在任时，有个亲戚来投奔他，乞求体恤帮助，马某将他赶出家门。这个人无计可施，便欺骗说自己是个成仙的道士，治病无不手到病除。他又找了几个帮忙的四处游说，

虚张声势，说：“他能使瞎子睁开眼睛，瘸子立即能走。”于是，四面八方的人们都云集而来，像赶集似的，因此钱物渐渐就堆积如山了。他还告诉各位前来的病人说：“你的病虽然没有好，但当着别人面要说好了，这样，你的病才会真的好起来；如果你告诉别人说没有好，则最终也不会好的。道法是公正的，你不可不信服。”于是后来的病人问先来的病人怎么样，得到的回答总说是病已经好了，没有敢说不见效没治好的。旬月之间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富翁。

## 邺城人

北齐后主武平中，和士开讽百官。奏胡太后临朝，所在皆言有狐魅，截人头发。邺城北两三坊无人居住，空墙。时有某家婢子，年十六七，独行。荷一大黄袱。袱内有锦被。忽逢一姬。年可五十余，面作白妆，漫糊可畏，以皂巾抹头。四顾无人，便走逐婢子，脱却皂巾，头发尽作屈髻十余道，纒束之，手持一剃刀。云：“我是狐魅，汝急舍袱反走。”此姬得袱，趋走入东坊。婢子行啼，逢同州人乘马来，借问何为。云：“狐夺我被袱，始入东坊。”人驰马往，执得之，盖是人也。数百人看之，莫不竞笑，天下有如此造妖事。经略财货，殴击垂死，行路劝放之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北齐后主高纬当朝的武平年间，开始广开言路，这时，奏报请胡太后临朝，所有的人都说有狐狸精，拦截行人头发。在邺城

北面有两三条街道无人居住，只剩下一座座空房子。这时，某家有个婢女，十六七岁，独自在这里行走。她背着一个大黄包袱，包袱里有锦缎做的被子。忽然，她与一个老太太相遇。这老太太五十多岁，脸上抹得白糊糊的，挺吓人，而且还用黑布巾蒙住脑袋。她瞅瞅四下无人，便向婢女追来。摘掉黑布巾，可以看见她的头发盘了十余道髻，都平顶束着，手中提着一把剃头刀。她对婢女说：“我是狐狸精，你赶快放下包袱回去！”这老太太得到包袱后，转身钻进了东边的胡同。婢女便哭，正赶上有人骑马过来，就问她这是怎么回事，她说：“狐狸精把我的包袱夺走，钻进了东边的胡同！”那人打马追赶，果然将她抓住，原来是个人。数百人前来围观，没有不争先而笑的，想不到天下有这样装妖弄鬼的事情。处理了她的财物，并将她打个半死，后来经过路人劝说才得以解脱。

## 纻干狐尾

并州有人姓纻干，好剧。承间在外有狐魅。遂得一狐尾，缀着衣后。至妻旁，侧坐露之。其妻私心疑是狐魅，遂密持斧，欲斫之。其人叩头云：“我不是魅。”妻不信。走遂至邻家，邻家又以刀杖逐之。其人惶惧告言：“我戏剧，不意专欲杀我。此亦妖由人兴矣。”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并州有个人姓纻干，喜欢开玩笑。当时外面正闹狐狸精。一天，他得到一条狐狸尾巴，随即就拴在了衣服后面。来到妻子身

旁，他侧身而坐，故意将狐狸尾巴露在外边。妻子见了，暗自怀疑他是狐狸精，于是便悄悄操起斧头向他砍来。他吓得连忙磕头说：“我不是狐狸精！”妻子不相信，急忙又跟邻居们说了，邻居们又拿起刀棍追逐不已。他吓得急忙说出实情：“我这是恶作剧，不料想你们竟然一心要杀死我。看来，这狐妖一说也是由人的作用才兴盛起来的呵！”

## 李 恒

陈留男子李恒家事巫祝，邑中之人，往往吉凶为验。陈留县尉陈增妻张氏，召李恒。恒索于大盆中置水，以白纸一张，沉于水中，使增妻视之。增妻正见纸上有一妇人，被鬼把头髻拽，又一鬼，后把棒驱之。增妻惶惧涕泗，取钱十千，并沿身衣服与恒，令作法禳之。增至，其妻具其事告增。增明召恒，还以大盆盛水，沉一张纸，使恒观之。正见纸上有十鬼拽头，把棒驱之，题名云，此李恒也。惭惶走，遂却还昨得钱十千及衣服物。便潜窜出境。众异而问，增曰：“但以白矾画纸上，沉水中，与水同色而白矾干。验之亦然。（出《辨疑志》）”

陈留县有个男子叫李恒，在家中以行巫为职业。县城里的人，常常找他验个吉凶祸福。陈留县尉陈增的妻子张氏，派人将李恒唤入府中。李恒向她要一个大盆，装满水，然后把一张白纸沉入水中，喊她过来看。张氏俯身望去，只见纸上有一个女人，被鬼拽着头发往前拖，后面还有个鬼拎着棒子驱赶她。张氏吓得

面如土色并哭了起来，急忙掏出十千钱，又顺手抓了套衣服送给他，求他赶紧作法祈祷。陈增回来了，妻子把这件事告诉了他。第二天，陈增又把李恒唤到府中，还用那大盆装满水，然后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沉进去，让李恒过来看。这时，只见有十个鬼拽住一个人的脑袋，一边用棒子赶，一边往前拖，上面还写着一行小字：这个人是李恒。李恒又是羞愧又是害怕，当即把昨天得到的十千钱物还了回去，狼狈地潜逃出县境。人们惊异不解，前来询问，陈增说：“只要用白矾在纸上画好，沉入水中，渐渐纸同水色而白矾就显出来了。”大家一验证，果然如此。

## 惠 范

周有婆罗门僧惠范，奸矫狐魅，挟邪作蛊，赳赳鼠黠，左道弄权。则天以为圣僧，赏赉甚重。太平以为梵王，接纳弥优，生其羽翼，长其光价。孝和临朝，常乘官马，往还宫掖。太上登极，从以给使，出入禁门。每入，即赐绫罗金银器物。气岸甚高，风神傲诞，内府珍宝，积在僧家。矫说妖祥，妄陈祸福。神武斩之，京师称快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，武后称帝之后，有个来自婆罗门的僧人叫惠范，奸诈而善于谄媚，靠邪术蛊惑人心，像老鼠一样狡猾，且喜弄权术搞旁门左道。武则天把他当成圣僧，赏赐厚重。太平公主以为他是婆罗门教教主，对他更加热情接待，视作上宾，使他培植起自己的党羽，身价倍增。孝和皇帝临朝时，惠范常常骑着官马，往返



于宫中嫔妃所居之处。太上皇登基，他又像个内侍随其左右，大摇大摆地出入禁门。每次入宫，都能得到金银器物和绫罗绸缎等赏赐。于是，他更加旁若无人，傲慢无礼，内宫的珍宝，不少都集中到了他手中。他随意为他人占卜吉凶，乱陈祸福，信口开河，胡言一派。后来，神武皇帝把他杀了，京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。

## 史崇玄

唐道士史崇玄，怀河内县缝靴人也，后度为道士。矫假人也，附太平，为太清观主。金仙、玉真出俗，立为尊师。每入内奏请，赏赐甚厚，无物不赐。搜鸿胪卿，衣紫罗裙帔，握象笏，佩鱼符。出入禁闱。公私避路。神武斩之，京师中士女相贺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有个道士叫史崇玄，他本是怀州河内县一个缝制靴子的人，后来出家当了道士。他为人伪诈而不老实，依附于太平公主，成为太清观主。金仙、玉真为了巴结权贵，立他为尊师。每当他进入皇宫禀奏请安时，都能够得到十分丰厚的赏赐，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够得到。他竟被授予鸿胪寺卿一职，身穿罗裙紫衣，握着象牙笏板上朝，佩戴着鱼符。每当他出入禁宫，上下都为他让路。后来，神武皇帝将他斩杀，京城里的男男女女都奔走欢呼。

## 岭南淫祀

岭南风俗：家有人病，先杀鸡鹅等以祀之，将为修福；若不差，即刺杀猪狗以礼之；不差，即次杀太牢以祷之；更不差，即是命也。不复更祈。死则打鼓鸣钟于堂，比至葬讫。初死，但走大叫而哭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在岭南，有这样的风俗：家里有人生病了，先杀鸡鹅等进行祭祀，祈福；如果不见病情好转，随即杀狗猪进行祭祀；还不见病情好转，随即再杀大牛进行祭祀；如果仍然不见好转，那就是命了。于是，便不再祭祀。人死之后，就在堂前打鼓鸣钟做道场，一直等到埋葬完毕。刚死的时候，只是一边走一边哭喊而已。

## 贺玄景

唐景云中，有长发贺玄景，自称五戒贤者。同为妖者十余人，陆浑山中结草舍，幻惑愚人子女，倾家产事之。给云：“至心求者，必得成佛。”玄景为金薄袈裟，独坐暗室。令愚者窃视，云佛放光，众皆慑伏。缘於悬崖下烧火，遣数人于半崖间，披红碧纱为仙衣，随风习飏。令众观之，诳曰：“此仙也。”各令着仙衣，以飞就之，即得成道。克日设斋，饮中置茱萸子，与众餐之。女子好发者截取，为剃头。串仙衣，临崖下视，眼花恍惚，推崖底，一时烧杀。没取资财。事败，官司来检，灰中得焦拳尸骸（骸原

作枢。据明抄本改。)数百余人。敕决杀玄景，县官左降。(出《朝野僉载》)

唐代，景云年间，有个留着长头发的人叫贺玄景，自称是五戒贤人，跟他一起作妖弄怪的还有十多个人。在陆浑山林搭起草棚，迷惑那些愚昧的人和少男少女，不少人被害得倾家荡产。他哄骗人们说：“诚心来求的人，必定成佛。”贺玄景穿上金箔袈裟，独自坐在昏暗的屋子里，让愚昧的人们窥视，说这是佛在放光，使众人都被慑服了。他们沿着悬崖根点上大火，再派一些人披着红绿纱站在半崖间，那红绿纱随风飘举，如同仙衣。贺玄景让众人来看，并诳他们说，这就是神仙呵。他让那些人都穿上红绿纱衣，说飞过去就可以成道了。他们选择日子设斋，酒中放进茛菪子，和那些愚昧的人们共食。女人和头发长得好的人都把发剪了，说这是为了剃度。他们披着“仙衣”，临悬崖往下看，一个个眼花缭乱，神志恍惚。这时，贺玄景一伙将他们推到崖底，当时都烧死了，所有的财物被这伙人窃取。后来，事情败露，官府派人来侦查，从灰中发现残腿剩臂等数百具尸骸。皇帝下令将贺玄景斩首，县官也被降职使用。

## 瀛州妇人

唐景龙中，瀛州进一妇人，身上隐起浮图塔庙诸佛形像。按察使进之，授五品，其女妇留内道场。逆韦死后，不知去处。(出《朝野僉载》)

唐代景龙年间，瀛州奉献一个女人，身上隐隐可以看到佛塔及诸佛的形象。按察使把她献给皇上。皇上大悦，授他五品官，并将那女人留在宫内做道场。韦后被杀死不久，这女人便不知去向了。

## 薛怀义

周证圣元年，薛师名怀义，造功德堂一千尺，于明堂北。其中大像，高九百尺，鼻如千斛船，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。夹紵以漆之。正月十五，起无遮大会于朝堂。掘地五丈深，以乱彩为宫殿台阁，屈竹为胎，张施为桢盖。又为大像金刚，并坑中引上，诈称从地涌出。又刺牛血，画作大像头，头高二百尺，诳言薛师膝上血作之。观者填城溢郭，士女云会。内载钱抛之，更相蹈藉，老少死者非一。至十六日，张像于天津桥南，设斋。二更，功德堂火起，延及明堂，飞焰冲天，洛城光如昼日。其堂作仍未半，已高七十余尺。又延烧金银库，铁汁流液，平地尺余。人不知错入者，便即焦烂。其堂煨烬，尺木无遗。至晓，乃更设会，暴风欻起，裂血像为数百段。浮休子曰：“梁武帝舍身同泰寺，百官倾库物以赎之。其夜欻电霹雳，风雨暝晦。寺浮图佛殿，一时荡尽。非理之事，岂如来本意哉？”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，武后称帝的证圣元年，法师薛怀义建造一座千尺之高的功德堂，在明堂的北面。里面的大佛像，就有九百尺高，鼻子像大船，小指中能够并肩坐下几十个人。夹着萱麻把它漆了一

遍。正月十五日这天，要在堂前举行露天大斋会。会前，薛怀义派人掘地五丈深，用彩色丝绸画上宫殿台阁，把竹子扎成护圈，作为支柱和顶盖。又造了一个金刚的大佛像，把它从坑中拽上来，骗人说它是从地里冒出来的。接着又用刺出来的牛血，画成大佛的头，二百尺长，骗人说这是他用自己膝上的血画的。观看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，使城内人满为患。男女云集，纷纷进前抛钱，你推我挤，老人和孩子被踩死好几个。到十六日，把那大佛像挂在天津桥南，设斋祝祷。二更天，功德堂起火了，蔓延到明堂，火焰冲天，照得整个洛阳城如同白昼。功德堂刚建了没有一半，已经七十多尺高。火势又蔓延到金银库，那些金银都化成水在流淌，平地都一尺来深。有的人误入其中，立刻就烧焦了。功德堂化作灰烬，一块木头也没剩下。天亮之后，又设斋会，忽然来了一阵狂风，把那用牛血绘制的大佛像撕成了好几百块。浮休子张鹭说：“梁武帝出家同泰寺，文武百官倾其所有把他赎了回来。那天夜里电闪雷鸣，天昏地暗，同泰寺虽为佛堂圣殿，顷刻之间便被大水淹没。这种非理之事，难道说都是如来佛的本意吗？”

## 胡僧宝严

唐景云中，西京霖雨六十余日。有一胡僧，名宝严，自云有术法，能止雨，设坛场，读经咒。其时禁屠宰，宝严用羊二十口，马两匹以祭。祈请经五十余日，其雨更盛。于是斩逐胡僧，其雨遂止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景云年间，长安一连下了六十多天雨。有一个叫宝严的胡僧自称有法术，能够使雨止住，于是便设祭坛，读经文念咒语。当时禁止屠宰，宝严却用二十只羊、两匹马来祭天。他读经念咒五十多天，雨反而下得更大了。于是，便将他斩了。他死之后，雨随之而停。

## 胡超僧

周圣历年中，洪州有胡超僧，出家学道，隐白鹤山，微有法术，自云数百岁。则天使合长生药，所费巨万，三年乃成。自进药于三阳宫。则天服之，以为神妙，望与彭祖同寿，改元为久视元年。放超还山，赏赐甚厚。服药之后二年而则天崩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武后称帝时的圣历年间，洪州有个叫胡超的僧人，他隐居在白鹤山中，出家学道，刚会些法术，便自称已经活了好几百岁了。武则天知道后，让他做长生不老之药，耗资上万，历时三年，药终于做成了。胡超来到三阳宫，将药奉上。武则天将药服下，自以为药力非凡，希望能活到传说中的彭祖那么大年龄，便改年号为久视元年。她把胡超放回山中，并给予优厚的赏赐。然而，在服了他的药之后两年，武则天便驾崩了。

## 调猫儿鹦鹉

则天时，调猫儿鹦鹉同器食，命御史彭先觉监，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。传看未遍，猫儿饥，遂咬杀鹦鹉以餐之。则天甚愧。武者国姓，殆不祥之征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武则天称帝时，为了取乐，故意让猫儿和鹦鹉同吃一个容器里的食，并命御史彭先觉监督，让文武百官及各国使者来看。传看到最后一遍时，猫儿饿了，随即咬死鹦鹉饱餐一顿。见状，武则天十分难为情。要知道，鹉者武也，这是国之姓，这恐怕是不祥之兆呵。

## 骆宾王

唐裴炎为中书令，时徐敬业欲反，令骆宾王画计，取裴炎同起事。宾王足踏壁，静思食顷，乃为谣曰：“一片火，两片火，绯衣小儿当殿坐。”教炎庄上小儿诵之，并都下童子皆唱。炎乃访学者令解之。召宾王至，数啖以宝物锦绮，皆不言。又赂以音乐妓女骏马，亦不语。乃将古忠臣烈士图共观之，见司马宣王，宾王欷然起曰：“此英雄丈夫也。”即说自古大臣执政，多移社稷。炎大喜，宾王曰：“但不知谣讖何如耳？”炎以谣言片片火绯衣之事白。宾王即下，北面而拜曰：“此真人矣。”遂与敬业等合谋，扬州兵起，炎从内应。书与敬业等，书唯有“青鹅”字。人有告

者，朝臣莫之能解。则天曰：“此青字者，十二月。鹅字者，我自与也。”遂诛炎，敬业等寻败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，裴炎做中书令的时候，徐敬业想谋反。他让骆宾王策划一计，争取裴炎共同起事。骆宾王把脚踩在墙上，静静地考虑了一顿饭的工夫，便编了几句童谣：一片火，两片火，绯衣小儿当殿坐。然后，他便去教裴炎老家的孩子学唱。并且，都城里的孩子们也跟着唱。裴炎拜访有学问的人，请他们把这首童谣解开。骆宾王到了，裴炎用珠宝锦缎引诱他，可他却一言不发。裴炎又送来音乐、歌妓、骏马，可骆宾王仍然不说话。裴炎见没有办法，就将古代的忠臣烈士图像拿出来，请骆宾王共同欣赏。当看到司马宣王时，骆宾王站起身来说：“这才是真正的英雄，真正的大丈夫呵！”随即便说自古以来大臣执政，有不少都改朝换代了，等等。裴炎非常兴奋。骆宾王问道：“听没听到什么童谣，对此有何预兆？”裴炎就把那首“一片火，两片火，绯衣小儿当堂坐”告诉了骆宾王。骆宾王随即退下，面北拜道：“这真是我们的人呵！”不久，他与徐敬业合谋造反，在扬州起兵，裴炎做内应。裴炎给徐敬业等人写了一封密信，信上只有“青鹅”二字。因为有人告密，事情败露。对那封密信，朝臣没有一个能解开的。武则天说：“‘青’字，就是十二月；‘鹅’字，我自与呵！”当下就把裴炎杀了，徐敬业等人随即也就失败了。



## 冯七姨

唐逆韦之妹，冯太和之妻，号七姨。信邪见，豹头枕以辟邪，白泽枕以去魅，作伏熊枕以为宜男。太和死，嗣虢王娶之。韦之败也，虢王作七姨头送朝堂。即知辟邪之枕失效矣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韦后的妹妹，做了冯太和的妻子，号称七姨。她对那些歪道邪术十分相信，认为豹头枕头可以辟邪，白泽枕头可以除鬼气，而作伏熊枕头可以使自己的丈夫健康长寿。然而，她的丈夫太和不久却死了。接着，她又嫁给了虢国王。韦后争权失败，虢国王砍下冯七姨的脑袋送上大殿。当即便知道那辟邪的枕头无效了。

## 姜抚先生

唐姜抚先生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尝著道士衣冠，自云年已数百岁。持符，兼有长年之药，度世之术，时人谓之姜抚先生。玄宗皇帝高拱穆清，栖神物表，常有升仙之言。姜抚供奉，别承恩泽。于诸州采药及修功德，州县牧宰，趋望风尘。学道者乞容立于门庭，不能得也。有荆岩者，于太学四十年不第，退居嵩少，自称山人。颇通南北史，知近代人物。尝谒抚，抚简踞不为之动。荆岩因进（进原作过。据明抄本改。）而问曰：“先生年几何？”抚

曰：“公非信士，何暇问年几？”岩曰：“先生既不能言甲子，先生何朝人也？”抚曰：“梁朝人也。”岩曰：“梁朝绝近，先生亦非长年之人。不审先生，梁朝出仕，为复隐居。”抚曰：“吾为西梁州节度。”岩叱之曰：“何得诳妄？上欺天子。下惑世人。梁朝在江南，何处得西梁州？只有四平、四安、四镇、四征将军，何处得节度使？”抚惭恨，数日而卒。（出《辩疑志》）

唐代有位姜抚先生，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人，常常穿戴道士的衣帽，自称已经好几百岁了。他手里拿着符，还有长生不老之药，再加健身之术，所以当时的人们叫他姜抚先生。唐玄宗崇尚道教，安坐无所为，神态怡然，行如清风。姜抚就像有神气附体一般，常常说些成仙得道的话，并投其所好专门侍奉他，为此受到不少恩赐，可以在各州采药并修行，以使功德圆满。各州县的军政大员均望尘莫及。来向他学道的人，想在门口站着都没有地方。有个叫荆岩的人，在最高学府念了四十年，却未能中第，便隐退到嵩山少林寺，自称山人。他颇为精通南北朝的历史，对近代人物更了如指掌。曾经有一次，荆岩去拜见姜抚，姜抚傲慢失礼，没有动弹。荆岩于是走了进去，问道：“先生今年多大年纪？”姜抚说：“你又不信奉本教，怎么有闲空来问我的年纪？”荆岩说：“先生既然不能说出自己的年纪，那么你是什么朝代的人？”姜抚说：“梁朝的人。”荆岩说：“梁朝很近。先生看样子也并不很老，不用问，你一定在梁朝做过官，后来罢职而隐居。”姜抚说：“我原来是西梁州节度使。”荆岩冷笑一声，怒斥道：“你怎么能如此胆大妄为欺骗人呢？！你上欺天子，下迷惑世人。要

知道，梁朝在江南，西梁州在什么地方？再说，梁朝只设有四平、四安、四镇、四征将军，什么地方设过节度使？！”听罢，姜抚又惭愧又悔恨，几天之后就死了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

李 泌 纸衣师 明思远 周士龙  
李长源 双圣灯 路神通 五福楼  
鱼目为舍利 目老叟为小儿 于世尊  
捉佛光事 大轮咒 陈仆射 解元龟  
蔡 旼 张守一

### 李 泌

李泌以虚诞自任。尝对客：教家人遣洒扫，今夜洪崖来。有人遗美酒一榼，会有客至，乃曰：“麻姑送酒，与君同倾。”倾未毕，阍者云：“某侍郎取榼，泌命倒还，亦无愧色。（出《国史补》）

李泌这个人以虚妄而自我放任。一次，他曾经当着客人的面，告诉家人打扫房间，说今夜洪崖要来。有人送来一榼美酒，恰巧来了个客人，李泌就对他说：“这是麻姑神仙送来的酒，咱们一同把它喝了吧。”尚未喝完，看门的人喊：某侍郎来取榼子了！李泌赶紧让人把酒倒出来后，才把榼还给人家，脸上毫无羞

愧之色。

## 纸衣师

大历中，有一僧，称为苦行。不衣缁絮布絁之类，常衣纸衣，时人呼为纸衣禅师。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场安置，令礼念。每月一度出外，人转崇敬。后盗禁中金佛，事发，召京兆府决杀。（出《辩疑志》）

唐代大历年间，有一个和尚称为苦行僧，他不穿棉布绸子之类的纺织品，专门穿纸做的衣服，当时人们称他为纸衣禅师。代宗召他进宫，安排他做道场，让他念经，每月一次。出宫之后，人们对他转变了态度，崇敬起他来。后来，他因偷宫中金佛一事败露，招致杀身之祸，被京兆府处决。

## 明思远

华山道士明思远，勤修道篆，三十余年。常教人“金水分形之法”，并闭气存思，师事甚众。永泰中，华州虎暴。思远告人云：“虎不足畏，但闭气存思，令十指头各出一狮子，但使向前，虎即去。”思远兼与人同行，欲暮，于谷口行逢虎。其伴惊惧散去，唯思远端然，闭气存思。俄然为虎所食。其徒明日于谷口相寻，但见松萝及双履耳。（出《辩疑志》）

华山有位道士叫明思远，勤奋地钻研道教典籍，三十多年，常常教人所谓“金水分形法”，并告诉人家要屏住呼吸靠意念行事。来向他求教拜师的人很多。唐永泰年间，华州闹起了虎患。明思远告诉人们说：“老虎没什么可怕的，只要屏住呼吸靠意念行事，想象十个手指头各出来一只狮子，然后就让它们冲上前，老虎立刻就会跑掉。”他并与人同行去找老虎，天快黑的时候，在谷口遇上了老虎。同伴吓得四处逃散，只有明思远泰然端坐，屏住呼吸靠意念行事。结果，顷刻之间被老虎吃掉了。第二天，他的徒弟们进山寻找，只看见松萝上面有一双鞋子。

## 周士龙

周士龙者，婺州东阳人。能辨山冈，卜择坟墓之地，与叔父齐名。每至岁月大通，门庭车马如市，人之夭寿官位，吉凶利害，一切以地断。大历五年，至邺中，邺中兵马使姚希晟新葬母氏于青都村，士龙占其冢：“一年合家破。”到明年，希晟犯事至死。邺中之人，无不惊骇，相与谓之神人。又有兵马使娄瓘举大事，遂恳祈士龙卜地，前后饷千余贯。士龙大喜，遂与月余日寻访山原。忽得一处，说其地势回抱，是龙腹，三年内必得节度使。瓘亦以自负。岁中，邺中军变，瓘因此谓地势有凭，便有异图。事发。遂斩于军门，举家无复遗类。（出《辩疑志》）

周士龙是婺州东阳县人，能够看风水选择坟茔地，与其叔父齐名。每当遇上好日子，他家总是门庭若市，人们对寿命的长短、

官职的升降，以及其他的吉凶祸福均都请他以坟地来断定。唐代大历五年，周士龙来到邺郡，邺郡兵马使姚希晟刚刚把死去的母亲埋葬在青都村，周士龙去看看坟地，说：“一年之内，这个家就得破呵！”到了第二年，果然，希晟因犯了事，连命也搭上了。邺城里的人，没有不感到震惊的，都在私下里称他为神人。又有一个兵马使娄瓘一心想干大事，随即恳请周士龙为祖上选一块好的坟茔地，前前后后给他一千多贯钱。周士龙大喜，当即奔波一个多月，寻访郡中所有的山川，意外找到一个好地方，说这里地势回抱，是龙之腹部，实乃风水宝地，三年之内保他当上节度使。娄瓘听罢信以为真，且颇自负。当年，邺郡兵变，娄瓘满以为那坟地有准儿，认为这兵变是个好机会，便生了野心，企图谋反。结果，事情犯了，他被斩于营门口，全家也没有留下一个人。

## 李长源

李长源常服气导引，并学禹步方术之事，凡数十年。自谓得灵精妙，而道已成。远近辈亲敬师者甚多。洪州昼日火发，风猛焰烈，从北来。家人等狼狈，欲拆屋倒篱，以断其势。长源止之，遂上屋禹步禁咒。俄然火来转盛，长源高声诵咒，遂有进火飞焰，先著长源身，遂墮于屋下。所居之室，烧荡尽。器用服玩，无复子遗。其余图篆持咒之具，悉为灰烬。（出《辩疑志》）

李长源曾经练过气功，并学过巫师的步法和方术，几十年了，自称已经领悟了其中的精妙和要领，道法也练成了。远远近

近，不少人前来拜他为师。一天，洪州白天起了大火，风助火威，自北而来。李长源家里人显得十分狼狈，想推倒篱笆扒倒房子，切断火源。李长源制止了他们，随即上了房顶，迈着巫师步法，念起了咒语。不料，那火势一会儿变得更加凶猛。李长源高声诵念着咒语，马上就有火焰进射到他身上，他当即滚到了房下。结果，他们所住的房子，烧得片瓦不剩，所有的用具、服装、古玩等等，没有一件完好无损的。其余的那些图讖咒符等巫师用的东西，也全化成了灰烬。

## 双圣灯

长安城南四十里，有灵母谷，呼为炭谷。入谷五里，有惠炬寺。寺西南渡（渡原作庭。据明抄本改。）涧，水缘崖侧，一十八里至峰，谓之灵应台。台上置塔。塔中观世音菩萨铁像。像是六军散将安太清置造。众传观世音菩萨曾见身于此台。又说塔铁像常见身光。长安市人流俗之辈，争往观谒，去者皆背负米曲油酱之属。台下并侧近兰若四十余所，僧及行童，衣服饮食有余。每至大斋日送供，士女仅至千人，少不减数百，同宿于台上，至于礼念，求见光。兼云：常见圣灯出，其灯或在半山，或在平地，高下无定。大历十四年，四月八日夜，大众合声礼念，西南近台，见双圣灯。又有一六军健卒，遂自扑，叫唤观世音菩萨，步步趋圣灯向前，忽然被虎拽去。其见者乃是虎目光也。（出《辩疑志》）



出长安城向南走四十里，有灵母谷，也称为炭谷。进谷五里处，有座惠炬寺，越过寺西南面那道水拍云崖的深涧，再走十八里就到了峰顶。这峰顶叫灵应台，台上建了一座塔，塔里有观世音菩萨的铁像。这铁像是朝廷军队中的散将安太清置造。人们传说菩萨曾经在这里现过原形，又说铁像身上经常闪出佛光。长安城里的一些低俗之人，争先恐后前去拜谒，去的人都背着粮油酱醋之类。台下并排建起了四十多所寺庙，僧人以及杂役，吃穿都不用愁。每到大的斋日都会送来不少供品，男男女女近千人，最少也不少于几百人。他们同宿于台上，怀着虔诚的信念，祈求见到佛光。同时有人讲：曾经看到圣灯出现；那灯有时在山腰，有时在山下，忽高忽低不定位。唐代大历十四年四月八日晚上，人们正同声祈祷，靠近台顶的西南方出现了一对圣灯。这时，有一个健壮的朝廷士卒立即扑过去。他一边呼唤着观世音菩萨，一边一步步靠上前，忽然被老虎拽跑了。原来，他看见的“双圣灯”，乃是老虎的眼睛在闪亮呵。

## 路神通

段成式门下驹路神通，每军较，力能戴石，簪鞞六百斤石，齧破石粟数十。背扎天王，自言得神力，入场神（神原作人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助之（之原作多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则力生。当至朔望日，具乳糜，焚香袒坐，使妻儿供养其背而拜焉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代文学家段成式门下有个掌驾车马的人叫路神通。每次与人比武的时候，力气大的能把石头顶起来；顶起六百斤重的大石头，就像戴斗笠穿拖鞋一样容易，而且能一连咬碎几十颗石栗果。背扎天王。他自称得到了神力，一上场神就来帮助他，身上自然就有了力气。每到初一、十五这两天，摆下乳糜，点上香火袒胸而坐，让妻子儿女在他的背后供奉好而揖拜之。

## 五福楼

元和初，阴阳家言五福太一在蜀，故刘辟造五福楼。符载为文记。（出《国史补》）

唐代元和初年，风水先生们说五福天神来到了蜀郡，因此刘辟建造了一座五福楼。这种说法符合书上的记载。

## 鱼目为舍利

泽州僧洪密请舍利塔，洪密以禅宗谜语鼓扇愚俗，自云身出舍利。曾至太原，豪民迎请，妇人罗拜。洪密既辞，妇人于其所坐之处拾得百粒。人验之，皆枯鱼之目也。将辞去山中，要十数番粗毡。半日获五百番。其惑人也如此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泽州的僧人洪密来到了舍利塔前，他以禅宗的一些隐语扇

动蛊惑百姓，宣称自己是由佛骨变化而成。一次，他来到太原，一个富豪把他迎进家中，他的妻子向他跪拜。洪密起身告辞之后，富豪的夫人在他坐过的地方拾到一百多粒骨头碴儿。找人一检验，全是干巴鱼的眼珠子呵。他对百姓们说自己要离开这里返回山中，要十几番粗毡子，结果半天就得到了五百番。他就是这样骗人的呀。

## 目老叟为小儿

长安完盛之时，有一道术人，称得丹砂之妙，颜如弱冠，自言三百余岁。京都人甚慕之。至于输货术丹，横经请益者，门如肆市。时有朝士数人造其第，饮啜方酣，有闻者报曰：“郎君从庄上来，欲参观。”道士作色叱之。坐客闻之，或曰：“贤郎远来，何妨一见。”道士颦蹙移时，乃曰：“但令入来。”俄见一老叟，鬓发如银，昏耄伛偻，趋前而拜。拜讫，叱入中门。徐谓坐客曰：“小儿愚呆，不肯服食丹砂，以至于是。都未及百岁，枯槁如斯，常已斥于村墅间耳。”坐客愈更神之。后有人私诘道士亲知，乃云：“伛偻者即其父也。”好道术者，受其诳惑。如欺婴孩矣。（出《玉堂闲话》）

长安城最繁荣兴盛的时候，有一个学道术的人，自称得到了精妙的仙丹，面容像二十来岁的样子，自己却说三百多岁了，京城里的人们都很羡慕他。那些拿着东西来换仙丹，举着经纱来讨药方的人，使这里门庭若市。一次，当时有几个在朝廷里供职的

人到他家拜访，酒足饭饱，有个看门人来报告说：“你的儿子从村里进京来了，想看一看你。”那个学道术的人不悦地将他喝退。客人们说：“令郎远道而来，不妨一见。”道士皱眉有顷，便说：“那就让他进来吧。”一会儿，只见进来个老头儿，鬓发皆白，伛偻着身子，老迈不堪。他上前就向道士跪拜。拜毕，道士将他喝进中门，然后缓缓地对客人们说：“小儿愚蠢呆笨，不肯服食仙丹，以至于变成了这副样子。他还未满一百岁，便形容枯槁，已被我驱逐到山村的茅屋里了呵。”听罢，客人们更加信以为真，将他当神崇拜。后来，有人暗地里盘问道士的亲戚朋友，这才得知：那位伛偻身子的老头儿，乃是道士的父亲呵。喜好道术的人们，受到了他的欺骗和蛊惑，就像婴孩儿受到大人的欺骗一样。

## 于世尊

遂州巡属村民，姓于，号世尊者，与一女，皆逆知人之吉凶，数州敬奉，舍财山积。鑿崖壁，列为佛像，所费莫知纪极。节度许公存，以其妖妄，召至府衙，俾其射覆。不中，乃械而杀之，一无神变。于其所居，得五色文麻紬，以牛载仅百驮，钱帛即可知也。每夜会，自作阿弥陀佛，宫殿池沼，一如西方。男女俱集，念佛而已。斯亦下愚之流，岂术神耶，将有物凭之耶？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遂州巡属有位姓于的村民，号称世尊。他和一个女儿，全能预先知道人的吉凶祸福，附近几个州部将他们奉若神灵，施舍的

财物堆积如山。他们便开凿悬崖陡壁，想刻上一排佛像，所花的费用不知道极限。当政的节度使许公存认为于世尊二人为妖妄作乱，把他们召进府衙，看他们射覆置的盆，结果没有射中，就用棍棒把他们打死了。他们神色坦然。后来在他们的住处翻到一批五色花纹的棉线，用牛载了将近一百驮，穿钱的彩绳多得数不清，钱和布帛便可想而知了。他们每天晚上聚在一起，自设佛堂，还有宫殿池沼等，如同西天佛祖圣地。男男女女集中一起，念佛而已，受骗的也都是些愚昧之人。难道说他们向神祈祷求术早成，还用得着这么些东西吗？

## 捉佛光事

高燕公镇蜀日，大慈寺僧申报，堂佛光见。燕公判曰：“付马步使捉佛光过。”所司密察之，诱其童子，具云：“僧辈以镜承隙日中影，闪于佛上。”由此乖露，擒而罪之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高燕公镇守蜀郡时，大慈寺的僧人来报告说：大殿上有佛光闪现。燕公判断说：付马步使捉佛光过。派去的人密地进行调查，诱使小孩露出线索，他们说：“那和尚用镜子吸来太阳从门缝中射入的光影，再反射到大佛身上。”此事就这样暴露了，那位僧人被抓去判了罪。

## 大轮咒

释教五部持念中，有大（大据书前题作火。）轮咒术，以之救病，亦不甚效。然其摄人精魄，率皆狂走，或登屋梁，或龊盗碗。闾阎敬奉，殆似神圣。此辈由是广获金帛。陵州贵平县牛鞞村民有周达者，贩鬻此术，一旦沸油煎其阴，以充供养，观者如堵，或惊或笑。初自忘痛，寻以致殁也。中间僧昭浦说，朗州有僧号周大悲者，行此咒术，一旦炼阴而毙。与愚所见何姓氏恰同，而其事无殊也？盖小人用道欺天，残形自罚，以其事同，因而录之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佛教的五部持念中，有一种大轮咒术。用它治病救命，成效甚微，但它摄人的精气和魂魄，使人全都不自觉地狂奔乱走，或登上屋顶，或啃咬盗碗。平民百姓对通此咒术的人奉若神灵，虔心敬奉，这种人于是便广收礼品发了大财。陵州贵平县牛鞞村有个叫周达的村民，竟以此术为业。一天，他用沸油煎自己的阴部，充当献佛的供养品，看热闹的人把他围个水泄不通，有人惊奇有人嘲笑。周达开始忘了疼痛，但很快就死了。中间僧昭浦说：“朗州有位法号叫周大悲的僧人行此大轮咒术，一天煎炼阴部而死。为什么他与我所看见的这位姓氏恰恰相同？他们所做的是没有区别的呵。”小人用道术欺侮上天，自我摧残，自我惩罚，得到了一样的下场。因而我便把它记载下来。

## 陈仆射

唐军容使田令孜擅权，有回天之力。尝致书于许昌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，节将崔侍中安潜拒而不与。迹后崔公移镇西川，陈敬瑄与杨师立、牛勣、罗元杲，以打球争三川，敬瑄获头筹，制授右蜀节度，以代崔公。中外惊骇。报状云陈仆射之命，莫知谁何。青城县妖人作弥勒会，窥此声势，伪作陈仆射行李，云，山东盗起，车驾必幸蜀，先以陈公走马赴任。乃树一魁，妖共翼佐之。军府未谕，亦差迎候。至近驿，有指挥索白马四匹，察事者觉其非常，乃羁縻之。未及旋踵，真陈仆射速辔而至，其妖人等悉擒缚而俟命，颍州俾隐而诛之。识者曰：“陈太师由阉宦之力，无涓尘之效。盗处方镇，始为妖物所凭，终亦自贻（贻原作殆。据明抄本改。）诛灭，非不幸也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”

唐代军容使宦官田令孜擅自专权，势力极大，专横跋扈。他曾经给许昌令写过一信，为其兄陈敬瑄谋求兵马使的职务，侍中崔安潜节度使拒绝了他。后来，崔安潜镇守西川去了。陈敬瑄和杨师立、牛勣、罗元杲等人，以打球来赌博，争夺三川之地。陈敬瑄得头筹获大胜，朝廷授他蜀节度使之要职，顶替了崔安潜，使得朝廷上下震惊不已。报状上评论说，陈仆射这个职务，不知道能否胜任？青城县的妖人们举办弥勒斋会，探听到这个消息，做了一套行李，伪称是陈仆射的，并说：山东起了盗寇，皇帝必然要临蜀巡视，先派陈公走马上任。他们推举出一个头目，前呼

后拥来到蜀地。军府虽然没有得到通知，也只好派人迎候。接到附近的驿站，妖人中有个头目向军府索要四匹白马，心细的人感到事态非常，就故意拖延时间。未等转身，真陈仆身骑马赶到。于是，那伙妖人等全被擒缚看押起来，听候处理。后来，让他们在颍州将这伙妖人秘密处死。有见识的人评论说：“陈太师凭借宦官的势力升迁，却无一点微末的功绩，盗寇起来之后才去镇压。他起初被妖人们所利用，最后还是他自己把他们剿灭，这难道不值得庆幸吗？”

## 解元龟

道士解元龟，本西蜀节将下军校。明宗入纂，言自西来，对于便殿，进诗歌圣德，自称太白山正一道士。上表乞西都留守、兼三川制置使，要修西京宫阙。上谓侍臣曰：“此老耄自远来朝此，期别有异见，乃为身名，甚堪笑也。”赐号知白先生，赐紫。斯乃狂妄人也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道士解元龟，原来是西蜀节度使将军手下的军校，五代后唐明宗时进京入朝，他说自己从西方来，与皇帝对坐在便殿里，赋诗歌颂皇帝的圣明和贤德。他自称是太白山正一道士，上表乞请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，要修缮西京的宫殿。皇帝对侍臣说：“这老头儿远道而来朝见我，希望他能发表什么高见，可没想到就是为了想出出名，真是太可笑了！”于是，皇帝赐他为“知白先生”，赐一身紫衣。这老头真是一个狂妄的人呵。



## 蔡 旼

唐高骈镇成都，甚好方术。有处士蔡旼者，以黄白干之，取瓦一口，研丹一粒，涂半入火，烧成半截紫磨金，乃奇事也。蔡生自贫，人皆敬之，以为地仙。燕公求之不得，久而乖露，乃是得药于人，眩惑卖弄，为元戎杀之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唐代高骈镇守成都，特别喜好方术。有个叫蔡旼的隐士，凭法术可以求取黄金和白银。拿来一口陶瓦，将一颗仙丹研碎，涂在半口陶瓦上再放进火里烧，最后竟然烧成半截紫磨金，真是奇事呵。蔡旼自己虽然很贫穷，但人们都很敬仰他，把他当成了居于人世间的神仙。高骈欲将他请到府中却未成。时间一长，蔡旼便暴露了，原来他是从别人手中得到一种药，便四处炫耀卖弄，蛊惑百姓。后来元戎把他杀了。

## 张守一

张守一者，沧景田里人也。少怠惰，不事生计。自言能易五金，以溺好利者。其后贫弊，不能自存，乃负一柳筐，鬻粉黛以贸衣食，流转江淮间。吕用之以妖妄见遇，遂来广陵，客于萧胜门下。久不得志，将舍胜去。用之闻之，止之曰：“男子以心诚期物，何患无知己？倘能与用之同，即富贵之事，当共图之。”由是为用之所荐。高骈见其鄙朴，常以真仙待之。及得志，虽僭侈

不及用之，贪冒之心特甚。二都建，为左镇鄆军使，累转检校左仆射，其礼敬次于用之。每话道对酌，自旦及暮，不能自舍。诬惑之计，与用之常相表里，以致数年其事不泄。光启二年，伪朝授守一德州刺史。明年，渤海以闽川奏守一，事未受而败。乃从杨行密入城，又请为诸将合太还丹。药未就，会有康知柔者，本郑昌图家吏，昌图判户部，以知柔为发运使。院胥伍讽，尝得罪于知柔，鞭之。杨行密入城，讽遂发知柔赃罪二十余事。至是讽及知柔，俱系于军侯狱。知柔素与守一善，曰：“愿入财以赎罪。”守一即白于杨公。公以守一、知柔泊讽，事迹皆不可原，遂命就狱杀之。（出《妖乱志》）

张守一这个人，是沧县景田里人氏，从小懒惰散慢，不考虑谋生之道，自称能够把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相互变换，使一些好利者沉湎于此。后来他贫困交集，不能维持生活，便背着一个柳条小箱，靠贩卖化妆品换取衣食。他流落到江淮一带时，由于他的妖妄被吕用之看重，随即将他带到广陵，送到萧胜门下。在这里，张守一长时间郁郁而不得志，便想离开萧胜而去。吕用之听说此事，制止他说：“男子汉只要能诚心诚意地去做一件事情，还担心没有知己吗？你倘若能与我同甘共苦，那么富贵之事，咱们就应该一块争取。”于是，他被引荐给成都镇守使高骈。高骈看他挺质朴，常常以真仙人对待他，他得志了。虽然还不及吕用之那样奢侈，但贪婪和嫉妒之心特别严重。二都建立起来之后，张守一被任命为左莫邪军使，接着又被任命为检校左仆射，待遇仅次于吕用之。每次他们二人一边饮酒一边谈话，总是从白天到晚

上，谁也离不开谁。施展诳骗诱惑他人之计时，他与吕用之总是互相配合，互为表里，以致数年这件事都没有泄密。唐僖宗光启二年，扬吴授予张守一德州刺史职务。第二年，渤海国以闽川进献于他，未成而败露。他跟随杨行密进了扬州城，又请求为诸位将领炮制太还丹，药还没有做成，正赶上有个叫康知柔的人来了。这位康知柔本是郑昌图家的小吏，昌图任职户部时，任命康知柔为发运使。院胥伍諷曾经得罪过康知柔，被他打过鞭子。杨行密入城之后，伍諷立即揭发康柔二十多件贪污受贿等罪行，结果二人都被绑捆在军侯狱中。康知柔平时和张守一不错，就说自己愿意用财产抵罪，张守一便将这话转告了杨行密。杨行密认为这是张守一和康知柔对伍諷的迫害，他们做的事情是不可原谅的，当即命令他们二人在狱中处死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 妖妄三

吕用之 诸葛殷 董 昌

### 吕用之

吕用之，鄱阳安仁里细民也。性桀黠，略知文字。父璜，以货茗为业，来往于淮浙间。时四方无事，广陵为歌钟之地，富商大贾，动逾百数。璜明敏，善酒律，多与群商游。用之年十二三，其父挈行。既慧悟，事诸贾，皆得欢心。时或整履摇箠，匿家与奴仆等居。数岁，璜卒家。乾符初，群盗攻剽州里，遂他适。用之既孤且贫，其舅徐鲁仁绸给之。岁余，通于鲁仁室，为鲁仁所逐。因事九华山道士牛弘徽。弘徽自谓得道者也，用之降志师之，传其驱役考召之术。既弘徽死，用之复客于广陵。遂縠巾布褐，用符药以易衣食。岁余，丞相刘公节制淮左，有蛊道置法者，逮捕甚急。用之惧，遂南渡。高骈镇京口，召致方伎之士，求轻举不死之道。用之以其术通于客次。逾月不召。诣渤海亲人俞公楚。公楚奇之，过为儒服，目之曰江西吕巡官，因间荐于渤海。及召试。公楚与左右附会其术，得验。寻署观察推官，仍为制其名。因字之曰无可，言无可无不可。自是出入无禁。初专方药香火之事。明年，渤海移镇，用之固请戎服。遂署右职。用之素负贩，久客广陵，公私利病，无不详熟。鼎灶之暇，妄陈时政得失。渤

海益奇之，渐加委仗。先是渤海旧将，有梁纘、陈拱、冯绶、董  
儆、公楚、归礼，日以疏退，渤海至是孤立矣。用之乃树置私党，  
伺动息。有不可去者，则厚以金宝悦之。左右群小，皆市井人，  
见利忘义，上下相蒙，大逞妖妄。仙书神符，无日无之，更迭唱  
和，罔知愧耻。自是贿赂公行，条章日紊，烦刑重赋，率意而为。  
道路怨嗟，各怀乱计。用之惧其窃发之变，因请置巡察使，采听  
府城密事。渤海遂承制受御史大夫，充诸军都巡察使。于是召募  
府县先负罪停废胥吏阴狡兔猾者得百许人，厚其官傭，以备指  
使。各有十余丁，纵横闾巷间，谓之察子。至于士庶之家，呵妻  
怒子，密言隐语，莫不知之。自是道路以目。有异己者，纵谨静  
端默，亦不免其祸。破灭者数百家。将校之中，累足屏气焉。  
(出《妖乱志》)

吕用之，是鄱阳郡安仁里一名普通百姓，性格凶悍而狡猾，  
略识些文字。他的父亲叫吕璜，以贩卖茶叶为职业，穿梭于淮河  
南北和浙江之间。当时各地都很太平，广陵一带是歌舞音乐之  
乡，富翁巨商常常来此，且人数颇众。吕璜聪明机敏，又善于饮  
酒并懂得音律，经常跟一伙一伙的商人们出去游玩。当时，吕用  
之才十二三岁，由父亲领着走。他自幼就很慧敏，有悟性，把那  
些巨商们侍奉得很开心。有时穿戴整齐，在家中与奴仆住在一  
起。几年之后，其父吕璜死在家中。唐代乾符初年，强盗们攻进  
了州里，于是到别的地方去。当时，吕用之孤独无依而且又很贫  
寒，他的舅父徐鲁仁常常接济他。一年多以后，吕用之与鲁仁内  
子通奸，他被徐鲁仁赶了出来。因此，他便上九华山侍奉道士牛

弘徽。牛弘徽自称是个得道者，吕用之屈就于此并拜他为师，让他把驱役鬼神之术传给自己。牛弘徽死后，吕用之又客居于广陵，遂戴着有皱纹的纱巾、穿着粗布衣服，用符咒药物来换衣食度日。一年多后，丞相刘公来淮东地区巡查，有用道术蛊惑人心、影响执法的，立即逮捕。他害怕了，随即渡到江南。当时，高骈镇守京口城，召一些道士教他练轻功，以求长生。吕用之也去应召，一个多月竟然没人理。他去拜见渤海国来的亲戚俞公楚。公楚感到惊奇，给他换上套儒生的服装，称他是自江西来的吕巡官，凭其本事马上就要推荐给渤海国了。高骈听罢，急忙召来考验他。俞公楚及手下人暗中附会，使吕用之的法术得到了验证，随即被封为观察推官，仍不用原来的名字。由于他的字叫无可，也可以说无可无不可，自然是随便出入，没有人可以禁止。开始，他钻研仙药香火等。第二年，渤海国移镇，吕用之坚决请求穿上军装赴渤海，遂被任命为重要的职位。他平昔当小商贩，长期客居广陵，官府及民间的流弊，没有他不了解的。饭后之余，他狂妄地述说时政的得失，使渤海国君越来越重视他，逐渐予以重用。开始，渤海国的旧将梁纘、陈拱、冯绶、董仅、公楚、归礼等人，渐渐与国君疏远起来，使之陷入孤立之境地。吕用之便乘机网罗私党，伺机举事。有不跟他走的，他使用金银财宝取悦之。他身边的人，全是些见利忘义的市井小民，于是便欺上瞒下大逞妖妄。那些所谓仙书神符，他们天天带在身上，一段接一段地诵读，不知道惭愧和羞耻。吕用之经常向掌君主出行的公行官行贿，使宫中的规章制度日见紊乱，加重了赋税并使刑罚更加烦琐，任意胡为，使百姓怨声载道。他们上层人物也是各怀鬼胎。吕用之怕突发变故，于是奏请设置巡察使，探听搜集宫内外的密

事。渤海国君立即封他为御史大夫，充任各军都巡察使。于是，他招募了一百多个因犯罪而被罢免的阴险刁猾的官吏，给予优厚待遇，以备自己指挥使用。这些人各带十多个家丁，横行街巷，被称为察子。至于平民百姓打孩子骂老婆用的一些密言隐语，也没有他们不知道的。这样一来，道路两旁都如同生出眼睛一般。他们借此机会排除异己，纵然你谨慎小心静默端坐什么话也不说，也难免遭其祸。家破人亡的共有数百户之多。将校之中，大多数人都不敢出门甚至屏住了呼吸。

## 诸葛殷

高骈嬖吏诸葛殷，妖人吕用之之党也。初自鄱阳，将诣广陵。用之先谓骈曰：“玉皇以令公久为人臣，机务稍旷，获谴于时君。辄遣左右一尊神为令公道中羽翼，不久当降。”令公善遇，欲其不去，亦可以人间优职縻之。明日，殷果来。遂巾褐见骈于碧筠亭，妖形鬼态，辨诈蜂起，谓可以坐召神仙，立变寒暑。骈莫测也，俾神灵遇之，谓之诸葛将军也。每从容酒席间，听其鬼怪之说，则终日忘倦。自是累迁盐铁剧职，聚财数十万缗。其凶邪阴妖，用之蔑如也。有大贾周师儒者，其居处花木楼榭之奇，为广陵甲第。殷欲之而师儒拒焉。一日，殷为骈曰：“府城之内，当有妖起。使其得志，非水旱兵戈之匹也。”骈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殷曰：“当就其下建斋坛，请灵官镇之。”殷即指师儒之第为处。骈命军侯驱出其家。是日雨雪骤降，泥淖方盛。执事者鞭撻迫蹙，师儒携挈老幼，匍匐道路，观者莫不愕然。殷迁其族（族原作俗。据明抄本改。）而家焉。殷足先患风疽，至是而甚。每一躁痒，命

一青衣，交手爬搔，血流方止。骈性严洁，甥侄辈皆不得侍坐，唯与殷款曲，未尝不废寝忘食。或促膝密坐，同杯共器。遇其风疽忽发，即恣意搔扞，指爪之间，脓血沾染。骈与之饮啗，曾无难色。左右或以为言，骈曰：“神仙多以此试人。汝辈莫介意也。”骈前有一犬子，每闻殷腥秽之气，则来近之。骈怪其驯狎。殷笑曰：“某常在大罗宫玉皇前见之，别来数百年，犹复相识。”其虚诞率多如此。高虞常谓人曰：“争知不是吾灭族冤家？”殷性躁虐，知扬州院来两月，官吏数百人，鞭背殆半。光启二年，伪朝授殷兼御史中丞，加金紫。及城陷，窜至湾头，为逦者所擒。腰下获黄金数斤，通天犀带两条，既缚入城。百姓聚观，交唾其面，燖撮其鬓发，顷刻都尽。狱具，刑于下马桥南，杖之百余，绞而未绝。会师铎母自子城归家，经过法所，遂扶起避之，复苏于桥下。执朴者寻以巨木踏之。驸殿过，决罚如初。始殷之遇也，骄暴之名，寻布於远近。其族人竞以谦损戒殷。殷曰：“男子患于不得遂志，既得之，当须富贵自处。人生宁有两遍死者？”至是果再行法。及弃尸道左，为仇人剜其目，断其舌。儿童辈以瓦砾投之，须臾成峰。（出《妖乱志》）

## 又

高骈末年，惑于神仙之术。吕用之、张守一、诸葛殷等，皆言能役鬼神，变化黄金。骈酷信之，遂委以政事。用之等援引朋党，恣为不法。其后亦虑多言者有所漏泄，因谓骈曰：“高真上圣，要降非难。所患者，学道之人，真气稍亏，灵咒遂绝。”骈闻之，以为信然，乃谢绝人事，屏弃妾媵。宾客将吏，无复见之。



有不得已之故，则遣人先浴斋戒，诣紫极宫道士被除不祥，谓之解秽，然后见之。拜起才终，已复引出。自此内外拥隔。纪纲日紊。用之等因大行威福，傍若无人，岁月既深，根蒂遂固。用之自谓磻溪真君、张守一是赤松子、诸葛殷称将军。有一萧胜者，谓之秦穆公附马。皆云上帝遣来，为令公道侣。其鄙诞不经，率皆如此。江阳县前一地祇小庙，用之贫贱时，常与妻（与妻原作以□寓。据明抄本补改。）止其（其原作巫。据明抄本改。）舍。凡所动静，祷而后行。得志后，谓为冥助，遂修崇之。回廊曲室，妆楼寝殿，百有余间。土木工师，尽江南之选。每军旅大事，则以少牢祀之。用之、守一，皆云神遇。骈凡有密请，即遣二人致意焉。中和元年，用之以神仙好楼居，请于公廨邸北，跨河为迎仙楼。其斤斧之声，昼夜不绝，费数万缗，半岁方就。自成至败。竟不一游。扁鵲俨然，以至灰烬。是冬，又起延和阁于大厅之西，凡七间，高八丈，皆饰以珠玉，绮窗绣户，殆非人工。每旦，焚名香，列异宝，以祈王母之降。及师铎乱，人有登之者，于藻井垂莲之上，见二十八字云：“延和高阁上干云，小语犹疑太乙闻。烧尽降真无一事。开门迎得毕将军。”此近诗妖也。用之公然云：“与上仙来往。”每对骈，或叱咄风雨，顾揖空中，谓见群仙来往过于外。骈随而拜之。用之指画纷纭，略无愧色。左右稍有异论，则死不旋踵矣。见者莫测其由，但搏膺不敢出口。用之忽云：“后土夫人灵仇，遣使就某借兵马，并李筌所撰《太白阴经》。”骈遽下两县，率百姓苇席数千领，画作甲兵之状，遣用之于庙庭烧之。又以五彩笺写《太白阴经》十道，置于神座之侧。又于夫人帐中塑一绿衣年少，谓之韦郎。庙成，有人于西庑栋上题一长句，诗曰：“四海干戈尚未宁，谩劳淮海写仪刑。九天玄女犹无信，后

土夫人岂有灵。一带好云侵鬓绿，两行嵬岫拂眉清。韦郎年少耽闲事，案上休夸《太白经》。”好事者竞相传诵。是岁，诏于广陵立骈生祠，并刻石颂。差州人采碑石于宣城。及至扬子院，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牵至州南，凿垣架濠，移入城内。及明，栅缉如故。因令扬子县申府，昨夜碑石不知所在。遂悬购之。至晚云，被神人移置街市。骈大惊，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，上以金书云：“不因人力，自然而至。”即令两都出兵仗鼓乐，迎入碧筠亭。至三桥拥闹之处，故埋石以碍之，伪云：“人牛拽不动。”骈乃朱篆数字，帖于碑上，须臾去石乃行。观者互相谓曰：“碑动也。”识者恶之。明日，扬子有一村姬，诣知府判官陈牒，云：“夜来里胥借耕牛牵碑，误损其足。”远近闻之，莫不绝倒。比至失守，师铎之众，竟至坏墉而进。常与丞相郑公不叶，用之知之，忽曰：“适得上仙书，宰执之间，有阴谋令公者。使一侠士来，夜当至。”骈惊悸不已，问计于用之。曰：“张先生少年时，尝学斯术于深井里聂夫人。近日不知更为之否？若有，但请此人当之，无不齏粉若。”骈立召守一语之。对曰：“老夫久不为此戏，手足生疏。然为令公，有何不可？”及期衣妇人衣，匿于别室。守一寝于骈卧内。至夜分，掷一铜铁于阶砌之上，铿然有声。遂出皮囊中戣血。洒于庭户檐宇间，如格斗之状。明日，骈泣谢守一曰：“蒙先公再生之恩。真枯骨重肉矣。”乃躬辇金玉及通天犀带以酬其劳。江阳县尉薛，失其名，亦用之党也。忽一日告骈曰：“夜来因巡警，至后土庙前，见无限阴兵。其中一人云：‘为我告高王，夫人使我将兵数百万于此界游奕，幸王无虑他寇之侵轶也。’言毕而没。”群妖闻之大喜悦，竟以金帛遗之。未久，奏薛六合县令。用之又以木刻一大人足，长三尺五寸。时久雨初霁，夜印

于后土庙殿后柏林中，及江阳县前，其迹如较力之状。明日，用之谓骈曰：“夜来有神人斗于夫人庙中。用之夜遣阴兵逐之，已过江矣。”不尔，广陵几为洪涛，骈骇然。遂以黄金二十斤，以饷用之。后骈有所爱马死，园人惧得罪，求救于用之。用之乃又见骈曰：“隋将陈杲仁，用之有事命至淮东。果仁诉以无马，令公大乌（骈良马名。）且望一借。”顷刻，厩吏报云：“大乌黑汗发。”骈徐应之曰：“吾已借大司徒矣。”俄而告毙。初萧胜纳财于用之，求知盐城监。骈以当任者有绩，与夺之间，颇有难色。用之曰：“用胜为盐城者，不为胜也。昨得上仙书云：‘有一宝剑在盐城井中，须用灵官取之。’以胜上仙左右人，欲遣去耳。”骈俯仰许之。胜至监数月，遂匣一铜匕首献于骈。用之稽首曰：“此北帝所佩者也。得之则百里之内，五兵不敢犯。”骈甚异之，遂饰以宝玉，常置座隅。时广陵久雨，用之谓骈曰：“此地当有火灾，郭邑之间，悉合灰烬。近日遣金山下毒龙，以少雨濡之。自此虽无大段烧爇，亦未免小小惊动也。”于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纵火，荒祠坏宇，无复存者。骈当授道家秘法，用之、守一无增焉。因刻一青石，如手扳状，隐起龙蛇，近成文字：玉皇授白云先生高骈，潜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。骈见之，不胜惊喜。用之曰：“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，特有是命。计其鸾鹤，不久当降。某等此际谪限已满，便应得陪幢节，同归真境也。他日瑶池席上，亦是人间一故事。”言毕，欢笑不已。遂相与登延和阁，命酒肴，极欢而罢。后于道院庭中，刻木为鹤，大如小驷，鞍辔中设机捩，人或逼之，奋然飞动。骈尝羽服跨之，仰视空阔，有飘然之思矣。自是严斋醮，飞炼金丹。费耗资财，动逾万计。日居月诸，竟无其验。（出《妖乱志》）

唐僖宗时，高骈有个宠吏叫诸葛殷，是妖人吕用之的死党。他第一次从鄱阳去广陵，吕用之先对高骈说：“玉皇大帝认为你当大臣时间太长，使一些军国大事荒搁了，他为此责怪于你；于是派遣身边的两位神仙辅佐你，很快就要降临人世。你要好好对待他们，如果不想走，你也可以给他们安排个人间的好职位干。”第二天，诸葛殷果然来了。他穿着破衣烂衫在碧筠亭上拜见高骈，妖模鬼样，口若悬河，说自己可以坐召神仙，马上就能使冬夏颠倒。高骈不知底细，把他当成神仙看待，称他为诸葛将军。每次在酒筵间纵情畅饮，高骈听他的鬼怪之说，一天都不会感到疲倦。从此他连任主管盐铁之要职，聚财几十万千文钱。他的凶邪阴险狡诈，使吕用之都自愧弗如。有个大富商叫周师儒，他家中花草树木和楼榭亭台奇美无比，堪称广陵第一。诸葛殷想占为己有却遭周师儒的拒绝。一天，诸葛殷对高骈说：“府城之中，有妖怪作祟；如果让它得逞，咱们这里非有天灾人祸不可！”高骈问：“这如何是好？”诸葛殷说：“应当在那下面建一座斋坛，请神官除掉它！”然后，他指指周师儒的家。于是，高骈命手下人将周师儒从家中驱赶出来。这天，雨雪骤降，泥泞不堪。那些奉命而来的人用皮鞭抽打逼迫，使周师儒扶老携幼，在大道上连滚带爬，围观者都感到十分惊愕。诸葛殷将自家迁居于此。不久，他的脚先生出一颗毒疮，越来越严重。每当那毒疮躁痒起来，他便让一婢女用手挠个不停，直至流出血来为止。高骈有洁癖，外甥侄儿等晚辈来了都不准坐下，只对诸葛殷热情招待，甚至都废寝忘食。有时促膝而坐，有时同杯共饮。遇到诸葛殷的毒疮忽然躁痒难忍，他尽情抓挠弄得满手脓血时，高骈跟他照样又吃又喝，脸上并无为难的神情。手下的人就说了这件事，高骈说：

“神仙往往都是这样考验人，你们不要介意呵！”高骈的身边有一只狗崽子，每当闻到腥秽的气味，便跑上前去。高骈责怪它大过于驯顺狎昵。诸葛殷笑着说：“我曾经在大罗宫玉皇大帝身边见过它，分别几百年了，它还认识我。”他常常是如此虚诞骄狂。高骈曾经对人说：“怎知道它不是灭我家族的冤家呢？”诸葛殷性情急躁暴虐，管理扬州院两个月来，几百名官吏当中，有一半人挨了他的鞭子。僖宗光启二年，后唐任命诸葛殷兼任御史中丞，加一道金印紫绶带。等到扬州城被攻陷之后，他逃窜到海边，被巡逻的士兵擒获，在他的腰间搜出好几斤黄金，还有两条通天犀带，当即将他捆入城中。老百姓前来围观，将唾沫吐到他脸上，撕扯他的头发，顷刻便拔光了。他被戴上刑具，关押在下马桥南，打了一百棒子，又用绳子勒但没有勒死。这时正赶上师铎的母亲从扬州所属的一座小城回家，路过法场，随即扶起他躲到桥下，他才苏醒过来。执刑的人见到他，便用大木头砸去。用马车拉到大堂上重新判决，还是和当初一样。他的骄横暴虐之名，远远近近全知道了。同族的人们竞相以谦损告戒他。诸葛殷说：“男子汉怕的是不能够实现他的志愿，既然实现了，就应该好自为之。一个人在一生之中，难道还有死两遍的吗？”果然，后来又对他再次行刑。待他被弃尸路旁时，被仇人剜掉了眼珠，割断了舌头。小孩子们拿起石头瓦块向他投去，很快就堆起了一座小山。

## 又

高骈到了晚年，被所谓的神仙之术弄得神魂颠倒。吕用之、张守一、诸葛殷等人，都说自己能够召神唤鬼，变出黄金，高骈

深信不疑，当即都委任以官职。吕用之等勾结朋党，胡作非为。后来，他也担心话多语失泄露秘密，所以对高骈说：“高真上圣，将要非难于我们。所令人忧虑的是，学道之人真气亏损，灵咒也随之失去效力。”高骈听了此言，信以为真，便谢绝人世间的的事情，把爱妾们也抛到一边。从此，宾客和他的部下，就再也看不到他了。有迫不得已的原因，便派人先进去为他沐浴斋戒，再到紫极宫请道士除凶消灾，称之为“解秽”，然后才能与人相见。可当你礼拜后刚刚站起来，便又被人领出门去。从此他与世隔绝，纲纪日见紊乱。吕用之等人于是作威作福，旁若无人，时间一长，他们便站稳了脚跟，根基逐渐稳固。吕用之自称磻溪真君，张守一是赤松子，诸葛殷是将军。有一个叫萧胜的人，自称是当年秦穆公的驸马，都说他是上帝派下来为高骈做道路之神的。此人粗俗不堪，说的话荒诞不经，随随便便的跟吕用之等人完全一样。江阴县外有一座小土地庙，吕用之贫贱之时，曾经与妻子在这里居住。不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先祷告一番再行动。得志之后，吕用之说是得到了阴间神灵的帮助，于是在这里重修了庙宇。回廊曲室，妆楼寝殿，一共有一百多间。土木工匠，全是从整个江南挑选来的。每当遇到军旅大事，则要杀猪宰羊祭祀。吕用之、张守一都说自己与神相遇过。高骈凡是得到亲近人的邀请，他便派吕、张二位前去应付。唐僖宗中和元年，吕用之以神仙好在楼里居住为由，请求在公廨北边的官邸，跨河修造一座“迎仙楼”。斧头声昼夜不停，耗资一万千文钱，半年才修成。从修成到毁坏。竟然没有来过一次。最后却化成了灰烬。这年冬天，又在大厅西侧建起一座“延和阁”，共七间，八丈高，全装饰上珠玉。门窗也用绸缎作帘，几乎不像人工所做。每天早晨，都要烧名香，摆

奇珍异宝，祈求王母娘娘降福。等到师铎之乱时，有人登上阁去，在藻井的垂帘之上看见了二十八个字，写的是：“延和高阁上千云，小语犹疑太乙闻。烧尽降真无一事，开门迎得毕将军。”这差不多是一首妖诗呵。吕用之公然说：“我们与天上的神仙来往，每次都是当着高骈的面进行的。有时他们呼风唤雨，高骈向空中作揖，并说看见仙人们走远了，随即就跪地下拜……吕用之比比划划，一点都不害羞。周围稍有异论，他的死期就不远了，观看的人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，一个个气愤不已却不敢说话。吕用之忽然说：“后土夫人与我相好，派特使向我借兵马，还有李筌所撰写的《太白阴经》。”高骈立即派人下到两个县里，领百姓编了几千领苇席，并在上面画上兵士的模样，派吕用之到庙庭上把它们烧掉。又把《太白阴经》中的十道写在五彩笺上，放到神像身边。接着，又派人在后土夫人像傍塑造出一个绿衣少年，称之为韦郎。庙修成了，有人在西侧房栋上题了一首长句，说道：“四海干戈尚未宁，谩劳淮海写仪刑。九天玄女犹无信，后土夫人岂有灵。一带好云侵鬓绿，两行嵬岫拂眉清。韦郎年少耽闲事，案上休夸太白经。”好事之徒竟相传诵。这年，皇帝下诏令在广陵建立一应高骈生祠，并在石头上刻写颂词。于是，州里的百姓便被派到宣城采集碑石。这些碑石运到扬子院，吕用之当天晚上就派人偷偷用五十头健牛把它拖到了州府南头，穿城墙越过护城河，转移到了城内。等到天亮之后，栅栏等又恢复了原样。于是，吕用之让扬子县令申报州府，说碑石在一夜之间不知去向，随即悬赏购之。到晚些时候才听说，那碑石已被人移到了街市之上。高骈大吃一惊，就派人在碑石旁竖起一根大木柱，上面用金字写道：“不因人力，自然而至。”当即令两个都府派出兵仗队和鼓乐，



将碑石迎进碧筠亭。到了三桥最拥挤之处，由于被埋的石头阻碍着，便谎称说：“人和牛都拽不动呵！”高骈便提笔写了几个红色的篆字，贴到碑石上，一会儿那石头就动了。围观者互相传说：“碑石动了！”有见识的人对此十分厌恶。第二天，扬子县有一个农村老太婆，到知府判官那里呈上一份状子，说：“昨天里胥到我家借耕牛拖碑石，误伤了牛腿。”周围的人们听到了，都笑弯了腰。等到该城失守，师铎的兵马竟从坏墙处蜂拥而入。高骈曾经与郑丞相不融洽，吕用之知道这件事。他忽然对高骈说道：“我刚才得到天上神仙的书信，说宰相们之中，有人要暗害于你。他派了一个侠士，今晚该到了。”高骈又惊又怕，向吕用之询问对策。吕用之说：“张守一少年的时候，曾经跟深井里的聂夫人学过一门道术，近日不知是否更加精深？如果是这样，只要请他出来抵挡，非把对方击成粉末不可！”高骈立即召来张守一，把意图跟他说了。张守一回答说：“我好长时间没练此道了，手脚生疏；但是为了您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”时辰临近时，他穿上女人的衣服，藏在高骈爱妾的房间。张守一睡在高骈的卧室之内。到了半夜时分，他把一颗铜铁扔到了石阶之上，发出铿然的声响。接着，他从皮囊中拿出狗血，洒在门窗和房檐之间，像是经过一番格斗的样子。第二天，高骈哭着向张守一道谢说：“蒙先生再生之恩，我真是起死回生呵！”就躬下身子献上黄金珠玉及通天犀带，作为酬谢。江阳县有个薛县尉，忘记了他的名字，也是吕用之的死党。忽然有一天，他告诉高骈说：“昨天晚上我去巡警，到了后土夫人庙前，发现了无数阴兵，其中一个说：‘请替我们转告高骈，后土夫人派来数百万兵将在这个地方巡逻，使他不用担心贼寇入侵呵。’说完，便销声匿迹。”那伙妖人



听了十分欢喜，竞相把金银布帛赠送给这位薛县尉。不久，高骈奏报朝廷封薛县尉为六合县县令。吕用之又用木头刻了一只巨人脚，三尺五寸多长。当时久雨初晴，晚上他在后土夫人庙的大殿后面柏树林中，印上了巨人的脚印，一直印到江阳县衙门前，那脚印呈现拼搏之状。第二天，吕用之对高骈说：“昨天晚上有神仙来到后土夫人庙中相斗，我派遣阴兵把他们赶跑了，已经过江而去了。”不久，广陵几乎被洪水淹没，高骈十分惊恐，当即拿出二十斤黄金赠给吕用之。后来，高骈有一匹爱马死了，喂马的人怕由此获罪，向吕用之求救。吕用之就又去拜见高骈，说：“隋朝的大将陈果仁，我命令他到淮东办一件事情，他说没有马；并说知道你有一匹大乌马，希望能借给他一用。”顷刻，管马廐的小官来报告说，大乌马身上直冒黑汗，怕是不行了。高骈缓缓地点头说：“我已经借给大司徒了。”那马一会就死了。起初，萧胜向吕用之行贿，谋求当盐城监司。高骈认为当任者有政绩，考虑定夺之际，颇有为难之色。吕用之说：“用萧胜当盐城监司，不算破格任用呵。昨天我收到天上神仙写来的书信说，盐城的井里有一把宝剑，但必须用灵官才能把它取出来。萧胜作为神仙身边的人，应该派他去呵。”高骈听他这么一说，点头应允。萧胜到盐城几个月后，将一把铜匕首装在匣子里敬献给高骈，吕用之点头说：“这是北帝所佩带的呵，得到它的人在百里之内，五种兵器都不敢碰它。”高骈十分惊异高兴，在剑上镶嵌上宝玉，常常放在自己坐椅旁边。当时广陵久雨不停，吕用之对高骈说：“这地方应该有一场火灾，城内将化为一片灰烬。这两天我派金山下的毒龙，用小雨润润地。这样一来虽然没有火灾，也难免受到小小的惊忧。”于是，吕用之每天晚上都悄悄派人放火，荒毁

的庙宇便成了牺牲品，一座都没有幸存下来。高骈应该接受道家的秘法了，然而吕用之、张守一却没有什长进。于是，他们把一块大青石头，刻成用手扭过的样子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蜿蜒盘曲的“文字”：玉皇大帝授高骈为“白云先生”，潜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。高骈看见了，不胜惊喜。吕用之说：“玉皇大帝念你焚香修德功绩显著，才有了这样的命运。估计他派来的鸾凤和仙鹤，不久也该到了。我们几个这次在凡间的期限已满，应该陪着你大驾，同归仙境呵。将来有一天，咱们在瑶池宴上相逢，这不也是人世间的一段故事吗？”说完，狂笑不已。随即，他们相互搀扶着登上了“延和阁”，命人摆上酒菜，酒足饭饱方肯罢休。接着，又在道院庭中用木头刻起仙鹤来，如同小马一样大小，鞍垫下和缰绳上安好机关，他们逼近阁台，奋臂飞动。高骈尝试着穿上仙衣跨了上去，仰望天空，有飘然欲仙、心旷神怡之感。从此更加严格地遵守斋戒，虔心敬神，炼制金丹，妄想一日成为飞仙。耗资巨大，动辄万计，日积月累，竟然一点也不灵验。

## 董 昌

董昌未僭前，有山阴县老人，伪上言于昌曰：“今大王善政及人，愿万岁帝于越，以福兆庶。三十年前，已闻谣言，正合今日，故来献。其言曰：‘欲识圣人姓，千里草青青。欲知圣人名，日人曰上生。’”昌得之大喜，因谓（谓原作读，据明抄本改）曰：“天命早已归我，我所为大矣。”乃赠老人百缗，仍免其征赋。先遣道士朱思远立坛场，候上帝。忽一夕云，天符降于雨（《稽神录》雨作函）中，有碧纸朱文，其文又不可识。思远言“天命命

与董氏”。又有王守真者，欲谓之王百艺，极机巧。初立生祠，雕刻形像。塑续官属，及设兵卫，状若鬼神，皆百艺所为也。妖伪之际，悉由百艺幻惑所致。昌每言：“我（明抄本我下有得字。）兔子上金床讖我（明抄本无我字。）也。我卯生，来年岁在卯，二月二日亦卯，即卯年卯月卯日，仍当以卯时。万世之业，利在于此。”乾宁二年，二月二日，率军俗数万人，僭袞冕仪卫，登子城门楼，赦境内，改伪号罗平国，年号天册，自称圣人。及令官属将校等，皆呼“圣人万岁。”俯而言曰（云云）。词毕，复欲舞蹈。昌乃连声止之：“卿道得许多言语，压得朕头疼也。”（缘土人所制天冠稍重，故有此言。）时人闻，皆大笑之。（出《会稽录》）

董昌没有僭越起事之前，山阴县有位老人，矫作地上书给董昌说：“你今天的仁政使得人人受惠，祝愿你早日登基，为民造福。三十年前就听到那首民谣了，与今天之事正相符合，所以来敬献给你。那民谣说：‘欲识圣人姓，千里草青青；欲知圣人名，日从日上升。’”董昌听罢大喜，便对老人说：“天命早已归我，天下我为大人。”就赠给老人一百疋双丝细绢，还免掉了他的税赋。董昌先派朱思远道士设立坛场，迎候上帝。忽然一天空中飘来乌云，天符降落到雨中，箒纸上写着红字，那字却不好认。朱思远说，那上面写的是“天命命于董氏”六个字。又有一个叫王守真的人，老百姓称他“王百艺”，非常机智灵巧。他开始进入一个新庙宇，就雕刻佛像，摹仿官府的样子画上殿堂楼阁。塑续官属，设造的卫士兵卒，状貌如同鬼神一般。这全是王百艺所干的。妖

伪者们经常聚集在一起，也全是由于王百艺妖言惑众所致。董昌每次说：“‘兔子上金床’，预示了我的命运。我是卯年生的，来年是卯年，二月二日也是卯月卯日，即卯年卯月卯日，还应当在卯时。我的千秋万代的宏图大业，只有在此开始才最为有利。”唐昭宗乾宁二年二月二日，董昌率领士兵及百姓好几万人，举行隆重加冕仪式后起事，登上了内城的门楼，在境内实行大赦，建立罗平国，年号为天册。他自称圣人，并命令所属官兵百姓等，全都得喊“圣人万岁”。一次董昌在殿上饮酒作乐，手下人俯首说道：“祝词已经说完了，是否再来段舞蹈？”董昌连声制止，说：“你讲了这么多话，把我的头都压疼了！”当时人们听了，全都大笑起来。（由于当地人造的皇冠太重，他才会这样说）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一 神一

龙门山 太公望 四海神 延 娟  
齐桓公 晋文公 郑繆公 晋平公  
齐景公 妬女庙 伍子胥 屈 原  
李 冰 土羊神 梅 姑 秦始皇  
观亭江神 宛 若 竹 王 刘 向  
何比干

### 龙门山

禹凿龙关之山，亦谓之龙（龙原作门，据明抄本改）门。至一空岩，深数十里，幽暗不可复行。禹负火而进。有兽状如豕，衔夜明之珠，其光如烛。又有青色犬，行吠于前。禹计行十余里，迷于昼夜，既觉渐明，见向来豕犬，变为人形，皆著玄衣。又见一神人面蛇身。（蛇身二字原缺。据许本补。）禹因与之语。仙即示禹八卦之图，列于金板之上。又有八神，侍于此图之侧。禹问曰：“华胥生圣子，是汝耶？”答曰：“华胥是九（九原作孔。据明抄本改。）江神女，以生余也。”乃探玉简以授禹。简长一尺二寸，以合十二时之数，使度量天地。禹即执持此简，以平定水土。授简披图，蛇身之神，则羲皇之身也。（出《拾遗录》）

大禹开凿龙关山，此山也叫龙门。他遇到一个大岩洞，数十里深，幽暗莫测，难以行进。大禹举着火把向前走。忽然，闪出一只像猪的野兽，衔着夜明珠为他照路，那珠光比蜡烛还亮。又来了一只青色的狗，叫着跑在他的前面。大禹估计走了十多里，迷迷糊糊地分不清白天还是夜里。渐渐看到了光亮，只见那跟来的猪状兽和狗都变成了人的模样，全穿着黑色的衣服。这时，又来了一个神仙，长着人的面孔蛇的身子。大禹便跟他攀谈。那神仙拿出八卦图给大禹看，然后摆在一块金板上。又来了八个神仙，站在八卦图的两侧。大禹问道：“听说华胥氏生了个圣子，是你吗？”那神仙回答说：“我母亲华胥氏是九江神女，是她生下了我。”然后掏出玉简送给大禹。那玉简一尺二寸长，正符合每天十二时辰这个数。那神仙让大禹用它来度量天地。大禹就带着这玉简，来治理山河水土。送给大禹玉简并让他看八卦图的这位蛇身神仙，则是伏羲氏呵。

## 太公望

文王以太公望为灌坛令，期年，风不鸣条。文王梦见有一妇人甚丽，当道而哭。问其故，妇人言曰：“我东海泰山神女，嫁为西海妇。欲东归，灌坛令当吾道。太公有德，吾不敢以暴风疾雨过也。”文王梦觉。明日召太公，三日三夕，果有疾风暴雨去者，皆西来也。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周文王任命姜子牙姜太公为灌坛令，一年来，连把树枝吹得

发声的风都没有。一日，文王梦见一个女人容貌艳丽，坐在路中央哭。问其缘故，那女人说：“我是东海边泰山神女，嫁给西海龙王作妻子。我想回东海边去，不料灌坛令挡了我的道。考虑到太公有德。我不敢挟暴风骤雨而过呀！”文王一惊醒来。第二天，他召见姜公。过了三日三夜，果然有狂风暴雨从西向东而去。于是，文王就拜姜太公为大司马。

## 四海神

武王伐纣，都洛邑。明年阴寒，雨雪十余日，深丈余。甲子平旦，五丈夫乘马车，从两骑，止王门外。师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曰：“大夫在内，方对天子。未有出时，且进热粥，以知寒。”粥皆毕，师尚父曰：“客可见矣。五（五原作可。据明抄本改。）车两骑，四海之神，与河伯风伯雨师耳。南海之神曰祝融、东海之神曰勾芒、北海之神曰颙顼、西海之神曰蓐收。河伯风伯雨师，请使谒者。各以其名召之。武王乃于殿上，谒者于殿下门内，引祝融进。五神皆惊，相视而叹。祝融等皆拜。武王曰：“天阴乃远来，何以教之？”皆曰：“天伐殷立周，谨来授命。”顾敕风伯雨师，各使奉其职也。（出《太公金匮》）

周武王伐纣时，曾建都于洛邑。第二年气候阴冷，一连下了十几天雨雪，有的地方积水一丈多深。第二天天大亮的时候，五个大丈夫乘着马车而来，后面还跟着两个骑马的，他们停在武王门口。国师吕望让人拿一盆稀粥出来，说：“大夫正在屋里同天

子谈话呢！在武王没有出来之前，请那五个人先喝热粥，以避寒冷。”等他们喝完粥，吕望才对武王说：“现在，你可以召见他们了。那五车两骑，是四海之神和河神、风神及司雨之神。南海之神叫祝融，东海之神叫勾芒，北海之神叫颞顼，西海之神叫蓐收。河神、风神、雨神，就这么称呼便可。”他嘱咐传唤谒见者的人，一定要直呼其名召之。武王就坐在大殿之上，使谒者于殿下门内，把祝融领了进去，其余诸神大惊，相视而叹。祝融等都向武王下拜。武王说：“这天气如此不好，你们却远道而来，有何见都教？”诸神皆说：“上天要伐殷立周，我们是来向你领任务的。”周武王看看风神和雨神说：“你们各供其职、各负其责就可以了。”

## 延 娟

周昭王二十年，东瓠贡女，一曰延娟，二曰延娱。俱辩丽词巧，能歌笑，步尘无迹，日中无影。及王游江汉，与二女俱溺。故江汉之间，至今思之，乃立祠于江上。后十年，人每见二女拥王泛舟，戏于水际。至暮春上巳之日，禊集祠间。或以时鲜甘果，采兰杜包裹之，以沈于水中。或结五色綵以包之，或以金铁系其上，乃蛟龙不侵。故祠所号招祗之祠。（出《拾遗记》）

周昭王登基二十年的时候，东瓠越族献来两位女子，一个叫延娟，一个叫延娱，皆美丽纤巧，能言善辩，而且会唱会笑。她们走路不留脚印，太阳下没有影子。一次，她们陪昭王游览长江



和汉水，不幸全都随昭王落水而死。因此，江汉一带，至今人们还怀念她们，并修祠堂立于江边。十年之后，人们每天都可以看见二位女子伴昭王泛舟江上，嬉戏于水边。到晚春上巳节这天，人们都集中到祠堂前祭祀：有的拿来又甜又新鲜的水果，采来杜兰叶将其包好，沉入水中；有的用五彩线包，还把金属系在上面。这样一来，蛟龙就不会侵害她们的仙体了。由此，这个祠堂被称为“招祇之祠”。

## 齐桓公

齐桓公游于泽，管仲御。公见怪焉。管仲云：“泽有委蛇，其大如毂，其长如辕，紫衣朱冠。见人则拜其首而立，见之者殆霸乎？”公曰：“此寡人之所见也。”（出《庄子》）

齐桓公游历于水乡泽国，管仲亲自为他赶车。齐桓公不悦地责怪他，他回答说：“这湖中有大莽蛇，有车轮子这么粗，有车辕这么长。身上是紫色的，头上是红色的，如同穿着紫衣服戴着红帽子。见了人，它就把脖子昂起来，直盯着你。谁如果看见它，谁的霸业就要受到威胁！”齐桓公指指管仲的衣服和帽子，开玩笑道：“这条蟒蛇，我已经看到了！”

## 又

桓公北征孤竹，来至卑耳之溪十里，见人长尺，而人形悉

（人形悉原作立人则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具。右祛衣，走马前。以问管仲，管仲曰：“臣闻登山之神有余儿者，长尺而人物具焉。霸王之君兴，而登山之神见。走前导也。祛衣前有水也。右祛示从右涉也。”至如言。（出《管仲子》）

齐桓公向北征讨墨胎氏的孤竹国，走过卑耳溪十里处，看见一个人只有一尺多高，而人体各部器官俱全。他右身赤着，走在齐桓公的马前。齐桓公问管仲，这人是怎么回事。管仲说：“我听说登山之神有个小儿子，只有一尺多高，而人的器物齐全。你今天看见了登山之神，这就是霸业兴盛的预兆。他走在前面是给我们做向导呵。他赤裸着右身，说明前面有水；他右侧没穿衣服，这是暗示我们应从右面涉过河去。”果然，一切都像管仲说的那样。

## 晋文公

晋文公出，有大蛇如拱，当道。文公乃修德，使吏守蛇。守蛇吏梦天使杀蛇，谓曰：“蛇何故当圣君道？”觉而视之，蛇则臭矣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晋文公出巡时，有一条大蛇，如同两手合围的大树，挡住他的路。文公修道积德，命一小吏守护这条蛇。守护蛇的小吏睡着了，梦见天使来杀这条蛇，并说道：“这条蛇为何要挡圣君之道？”

小吏醒来看去，那条蛇不但死了，而且臭了。

## 郑繆公

郑繆公昼日处庙，有神人面鸟身，素服，而状方正，繆公大惧。神曰：“无惧，帝厚汝明德，使锡汝寿十年，使若国昌。”公问神名，（名原作明。据明抄本改。）曰：“予为勾芒也。”（出《墨子》）

郑繆公白天住在庙里，有个神仙来见他。这神仙长着人的面孔，鸟的身子，穿着白衣服，脸型有棱有角。繆公十分害怕。那神人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天帝对你的圣明贤德十分厚爱，派我赐你十年阳寿，为的是使你的国家昌盛起来。”繆公问他叫什么名字，回答说：“我就是东海之神勾芒呵。”

## 晋平公

晋平公至浚上，见人乘白骖八驷以来。有狸身而狐尾，去其车而随公之车。公问师旷，师旷曰：“狸身而狐尾，其名曰首阳之神。饮酒于霍太山而归，其逢君于浚乎，君其有喜焉！”（出《古文琐语》）

晋平公来到田地里的水沟旁，看见有人乘坐八匹白马拉的

车匆匆而来。有一个长着狐尾野猫身子的怪物从那辆车上跳下来，紧紧跟在晋平公车子的后面。平公问乐师师旷，这是个什么东西。师旷说：“野猫身子狐狸尾巴，它的名字叫首阳之神。它去霍山饮酒回来，恰与你在水沟旁相遇，看来大王要有喜事了！”

## 齐景公

齐景公伐宋，过泰山，梦见二人怒。公恐，谓泰山之神。晏子以宋祖汤与（与原作兴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伊尹，为言其状，汤皙容，多髭须，伊尹黑而短，即所梦也。景公进军不听。军穀毁，公恐，乃散军不伐宋。（出《物异志》。明抄本作出《博物志》）

齐景公率兵讨伐宋国。过泰山时，他梦见二人大发雷霆，十分恐惧，以为他们是泰山之神。晏子却说他们二位是宋国的始祖商汤和殷商的国政伊尹。接着，晏子又向景公说出他们的模样：商汤脸色白皙，连鬓胡子；伊尹是个黑黑的矮个子。这与齐景公梦见的那两个人相符。然而，他却没有在意，继续向宋国挺进。结果，所率大军中了圈套受到重创，齐景公吓坏了，于是把士兵遣散了，从此永不伐宋。

## 妬女庙

并州石艾、寿阳二界，有妬女泉，有神庙。泉渫水深沉，洁澈千丈。祭者投钱及羊骨，皎然皆见。俗传妬女者，介子推妹。

与兄竞，去泉百里，寒食不许断火，至今犹然。女锦衣红鲜，装束盛服。及有取山（山原作仙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丹百合经过者，必雷风电雹以震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并州石艾、寿阳二县的交界处，有一条妬女泉，泉边有座神庙。这泉水是从地下喷出来的，极深，且又极清澈，一泻千丈。来此祭奠的人投进去不少钱和羊骨头，白花花的，谁都看得见。民间传说的妬女，就是郑国贵族介子推的妹妹。她与哥哥比赛，离开该泉一百多里，寒食节不许断火，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。女子们穿上了节日的盛装，披红戴绿的，颇为新鲜。等到有人进山采山丹百合等野花从这里经过时，必然遭到风雨雷电及冰雹的袭击。

## 伍子胥

伍子胥累谏吴王，赐属镂剑而死。临终，戒其子曰：“悬吾首于南门，以观越兵来。以鮆鱼皮裹吾尸，投于江中，吾当朝暮乘潮，以观吴之败。”自是自海门山，潮头汹高数百尺，越钱塘渔浦，方渐低小。朝暮再来，其声震怒，雷奔电走百余里。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，因立庙以祠焉。庐州城内淝河岸上，亦有子胥庙。每朝暮潮时，淝河之水，亦鼓怒而起，至其庙前。高一二尺，广十余丈，食顷乃定。俗云：与钱塘江水相应焉！（原缺出处。黄本作《钱塘志》）

伍子胥屡次规劝吴王，结果把吴王惹火了，赐给他一把属镂剑，让他自杀而死。临终之前，告戒他的儿子说：“我死之后，把我的脑袋悬挂在南门上，我要亲眼看见越兵的到来。另外，用鱖鱼皮裹住我的尸身，投进江中，我要早晚乘潮而来，亲眼看见吴国的失败。”从这一天开始，自海门山往这里，潮头汹涌异常，比往日高数百尺，一直越过钱塘江入海口的渔场，才渐渐变小。那潮头每天早晚两次，其声音如同人之震怒，雷鸣电闪般地涌过去，足有一百多里呵。当时，有人看见伍子胥乘着白车白马站在潮头之上，所以他修了一座庙来祭祀他。庐州城的淝河岸上，也有一座子胥庙。每天早晚涨潮时，淝河的水也愤怒地鼓涨起来，一直涌到庙前。那浪头一二尺高，十余丈宽，一顿饭的工夫才能够平定下来。老百姓们说：这是它与钱塘潮相呼应呵！

## 屈原

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水，而楚人哀之，至此日，以竹筒贮米，投水以祭之。汉建武中，长沙区曲，白日忽见一士人，自云三闾大夫，谓曲曰：“闻君当见祭，甚善。但常年所遗，恒为蛟龙所窃。今若有惠，可以楝叶塞其上，以采丝缠之，此二物蛟龙所惮也。”曲依其言。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，并带楝叶及五色丝，皆汨罗水之遗风。（出《续齐谐记》）

屈原于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而死，楚国人纷纷哀悼他。到了这一天，人们用竹筒装米，扔进水里来祭奠他。东汉建武年间，长

沙有个人叫区曲，大白天忽然看见一个士人，自称三闾大夫。他对区曲说：“得知你正要来此祭奠一番，很好。但这些年大家所送来的东西，全被蛟龙偷去吃了。今天你如果有什么东西要送的话，可以塞些楝树叶，再用五彩线缠上。这两样东西是蛟龙最害怕的呵！”区曲照他说的这样去做了。今天，老百姓们在五月初五包粽子时，还要包上楝树叶、缠上五彩线，这便是汨罗河的遗风呵

## 李 冰

李冰为蜀郡守，有蛟岁暴，漂垫相望。冰乃入水戮蛟。己为牛形，江神龙跃，冰不胜。及出，选卒之勇者数百，持强弓大箭，约曰：“吾前者为牛，今江神必亦为牛矣。我以太白练自束以辨，汝当杀其无记者。”遂呼吼而入。须臾雷风大起，天地一色。稍定，有二牛斗于上。公练甚长白，武士乃齐射其神，遂毙。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。至今大浪冲涛，欲及公之祠，皆湍湍而去。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，未必不由此也。祠南数千家，边江低圯，虽甚秋潦，亦不移适。有石牛，在庙庭下。唐大和五年，洪水惊溃。冰神为龙，复与龙斗于灌口，犹以白练为志，水遂漂下。左绵、梓、潼，皆浮川溢峡，伤数十郡。唯西蜀无害。（出《成都记》）

李冰在蜀郡做郡守的时候，有一条蛟龙年年兴风作浪，百姓们常常浸漂水中，遥遥相望。李冰于是下水杀它，欲为民除害。

他自己化作一头牛，那江神龙上下跃动；李冰见难以取胜，便及时回到岸上。他挑了好几百名勇敢的士兵，拿着强弓大箭，事先约定说：“我在刚才变成一头牛，现在江神必定也会变成一头牛，我把一条大白绢带系在头上，你们好辨别，去射杀那个无记号的。”李冰呼孔着进入水中。顷刻之间，风雷大作，天地一色。稍稍平静下来，只见两头牛正在岸上拼斗。李冰头上的绢带又长又白，十分醒目；士兵们便举起箭来，一齐射向江神，它当即毙命。从此，蜀郡的老百姓再也没有受过水患。直到现在发洪水的时候，那浊浪眼看就要冲及李冰祠堂了，却又减弱下来，向远处滚滚流去。另外，春冬两季举行的斗牛表演，未必不是起源于这件事。李冰祠南边有好几千户人家，房屋、桥梁均很低矮，虽然显得非常破败荒寂，也都不搬迁。那里有石牛，在庙庭下面。唐代太和五年，洪水泛滥。李冰化作一条龙，又同蛟龙在都江堰的入口处杀起来，还是以白绢带为标志，顺水而下。江东的绵、梓、潼诸州大水溢满了所有的河流峡谷，几十个郡都受了灾，只有西蜀安然无恙。

## 土羊神

陇州汧源县，有土羊神庙。昔秦始皇开御道，见二白羊斗，遣使逐之，至此化为土堆。使者惊而回。秦始皇乃幸其所，见二人拜于路隅。始皇问之，答曰：“臣非人，乃土羊之神也。以君至此，故来相谒。”言讫而灭。始皇逐令立庙，至今祭享不绝。（出《陇州图经》）



陇州汧源县境内，有一座土羊神庙。当年，秦始皇到此开御道，看见两只白羊在相斗。他当即派人去逐赶。那人到了跟前，见两只白羊已变成了土堆，不由大惊而回。秦始皇亲自来到那个地方，看见两个人跪拜于路旁。秦始皇问他们有什么事情，回答说：“我们两个不是人，而是土羊之神呵。因为你来到此地，我们故来拜见。”说完便没了踪影。秦始皇随即下令修建了这座土羊庙，至今香火不断，祭祀的供品不绝。

## 梅 姑

秦时，丹阳县湖侧，有梅姑庙。生时有道术，能著履行水上。后负道法，夫怒杀之，投尸于水。乃随波漂流，至今庙处。巫人常会（会原作令。据明抄本改。）殓敛，不须坟墓，即时有方头漆棺在祠堂下。晦望之日，时见水雾中，暖然有著履形。庙左右不得取鱼射猎，辄有迷径溺没之患。巫云：“姑既伤死，所以恶见残杀。”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秦朝的时候，丹阳县的湖畔，有一座梅姑庙。这梅姑活着的时候有道术，能穿着鞋子在水面上行走，后来违背了道法，丈夫一气之下，把她杀死，并抛尸于水。梅姑的尸体随波漂流，一直漂到现在建庙之处。巫师们经常在这里集会，便将她的尸体收敛出殓，暂时没把她埋葬在坟墓里，而是装入祠堂下面正摆放着的一口方头漆木大棺材里。月亮最亮的日子，时常可以看见在水雾之中，隐隐约约地，梅姑穿着鞋子在行走。在庙的四周，禁止渔

猎。违犯者则要遭受迷路或淹死灾祸。巫师们说：“梅姑自己是被杀害致死的，所以她不愿再见到残杀的情景，便采用这些办法来惩罚他们。”

## 秦始皇

秦始皇作石桥，欲过海，观日所出处。传云：“时有神能驱石下海。阳城十一山，今尽起立，巍巍东倾，如相随行状。又云：石去不速，神人辄鞭之，皆流血，石莫不悉赤，至今犹尔。秦始皇于海中作石桥，或云，非人功所建，海神为之竖柱。始皇感其惠，乃通敬于神，求与相见。神云：“我形丑，约莫图我形，当与帝会。”始皇乃从石桥入三十里，与神相见。帝左右有巧者，潜以脚画。神怒曰：“帝负约，可速去。”始皇即转马。前脚犹立，后脚随崩，仅得登岸。（出《三齐要略》）

秦始皇造石桥，想跨过海去，看一看太阳升起的地方。传说，那时有个神仙能把石头赶下大海。阳城共有十一座山，如今全都巍然挺立，且向东倾斜，仿佛相随而行。又说，石山走得太慢，那神仙就用鞭子抽打，这些石头便会流出血来，石头没有不全变红的。不信你看，现在还是那个样子。还有人说，秦始皇在海里造的石桥，不是人工所能完成的，而是由海神立的桥墩。秦始皇感谢他的恩惠，便烧香祈祷，请求与之相见。海神说：“我的样子十分丑陋，咱们先约定好了，千万别把我画下来，这样我才能与你相会。”秦始皇当即答应下来，便从石桥上向海中走了三十

里，与神相见。皇帝手下有个能人，暗中用脚把海神的相貌画了下来。海神发觉后大怒道：“想不到你这皇帝竟也负约，请你马上回去吧！”秦始皇没有办法，只好打转马头。那马前腿刚刚落地，后腿下面的石桥就崩塌了，仅仅使他登到岸上而已了。

## 观亭江神

秦时，有中宿县千里水观亭江神祠坛。经过有不恪者，必狂走入山，变为虎。中宿县民至洛，及路，见一行旅，寄其书曰：“吾家在亭庙前，石间悬藤即是也。但扣藤，自有应者。”乃归如言，果有二人从水中出，取书而论。寻还云：“江伯欲见君。”此人不觉随去。便睹屋宇精丽，饮食鲜香，言语接对，无异世间也。（出《南越志》）

秦朝的时候，在中宿县千里水处有一座观亭江神祠坛。凡是经过这里而不恭谨者，必定要被弄得神志恍惚，狂走入山，变成一只大老虎。中宿县有一个百姓去洛阳，返回的路上，看见了一个出外旅行的人。那人让他捎一封书信，并说：“我家在观亭江神祠前面，那悬着枯藤的乱石中间便是了。只要拽一拽藤子，就会有人迎将出来的。”那人返回时一切都遵嘱而行，果然有两个人从水中跳了出来，接过书信又沉入水底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又回来说：“江神想见一见你。”这个人不知不觉地就跟了进去。只见眼前的房屋精美华丽，酒菜也颇为讲究；待人接物及言谈举止等，与人世间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。

## 宛 若

汉武帝起柏梁台以处神君。神君者，长陵女，嫁为人妻。生一男，数岁死。女悼痛之，岁中亦死。死而有灵，其姒宛若祠之。遂闻言：宛若为主，民人多往请福，说人家小事，颇有验。平原君亦事之，其后子孙尊显。以为神君力，益尊贵。武帝即位，太后迎于宫中祭之。闻其言，不见其人。至是神君求出，乃营柏梁台舍之。初霍去病微时，数自祷神。神君乃见其形，自修饰，欲与去病交接。去病不肯，责神君曰：“吾以神君清洁，故斋戒祈福。今欲为淫，此非神明也。”自绝不复往，神君亦惭。及去病疾笃，上令祷神君。神君曰：“霍将军精气少，命不长。吾尝欲以太一精补之，可得延年。霍将军不晓此意，乃见断绝。今不可救也。”去病竟卒。卫太子未败一年，神君乃去。东方朔娶宛若为小妻，生子三人，与朔俱死。（出《汉武故事》）

汉武帝刘彻筑起一座柏梁台，用来供神君居住。神君原来是长陵县令的女儿，后来嫁给人家做妻子。她生了一个小男孩儿，不几岁就死了；她悲痛万分，哀伤不已，当年也死了。她死后常常显灵。她的姐姐宛若为她建起一座祠堂。随即听说宛若在这里做了主持，老百姓不断前来祈祷，并顺嘴说些家里人的小事情，还挺灵验。平原君也来这里祈祷，以后他的子孙果然得到高官显位。他们认为这是神君在相助，对她更加尊崇。汉武帝即位时，太后把神君迎进宫中供奉起来，只能听见她在说话，却看不见神

君本人。后来，一直到神君主动提出离宫时，这才营造柏梁台供她居住。当初，霍去病还十分贫寒时，常常到这里祈祷。后来有一次，神君现出原形，且着意打扮了一番，欲与霍去病交媾。霍去病不肯，并斥责神君道：“我总以为你是圣洁的，这才斋戒并向你祈福。可没想到你今天想与我淫乱，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神明呢？！”从此霍去病决心永不再来，神君也感到十分惭愧。等到霍去病患了重病之后，皇帝让人为此向神君祈祷，神君说：“霍大将军的精气不足，注定短命呵。我曾经想通过男女交媾之法，用太一精给他补充一下，可以延长寿命的；然而，霍将军不懂我的意思，而且再也没有去过我那里……现在，他已经没有救了！”果然，霍去病不久就死去了。卫青被匈奴打败不到一年，神君便走了。东方朔纳宛若为妾，生了三个儿子。后来宛若和东方朔也都死了。

## 竹 王

汉武帝时，有竹王兴于（于原作有。据明抄本改。）豚水。有一女子浣于滨，有三节大竹，流入女子足间。推之不去，闻有声，持破之，得一男儿。及长，遂雄夷濮，氏竹为姓。所损破竹，于夜成林，王祠竹林是也。王尝从人止大石上，命作羹。从者曰：“无水。”王以剑击石出水，今竹王水是也。后唐蒙开牂牁，斩竹王首。夷獠威怨，以竹王非血气所生，求为立祠。帝封三子为侯。及死，配父庙，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。（出《水经》）

汉武帝当朝的时候，有一位竹王兴起于豚水之间。那年，有一个女子在河边洗衣服，只见从上游漂来三节大竹子，流到她的两脚之间，推都推不走。仔细一听，竹子里有响动，她便将其破开，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儿。他长大之后，遂称雄于夷陵濮阳一带。他以竹作姓氏，原来那三节被破开的大竹子，如今已在荒野里长成一片竹林，竹王祠旁边那片竹林便是。竹王曾经带个随从来到一块大石头上，让随从作羹来吃，随从说没有水。竹王用剑刺穿石头，那水便哗哗地流了出来，就是现在那股竹王水呵。后唐蒙打到牂牁郡，砍下了竹王的脑袋，当地人纷纷怨恨之。大家认为，由于竹王非血气所生，故请求为他修建祠庙。汉武帝封他（竹王）第三个儿子为侯。待他死后，葬在其父庙里。如今的竹王三郎祠就是其神呵。

## 刘 向

刘向于成帝之末，校书天禄阁，专精覃思。夜有老人著黑衣，植青藜之杖，扣阁而进，见向暗中独坐诵书。老人乃吹杖端，赫然火出，因以照向，具说开辟以前。向因受《五行洪范》之文，辞说繁广，向乃裂裳绅以记其言。至曙而去，向请问姓名。云：“我太一之精，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，下而教焉。”乃出怀中竹牒，有天文地图之书。“余略授子焉。”向子歆，从向授其术，向亦不悟此人也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遗记》）

汉成帝末年，刘向在天禄阁校阅书籍，正聚精会神地沉思之

时，有一个老人趁夜色来到他的身帝。那老人穿一套黑衣服，拄着一根青藜杖，扣门而入。看见坐在暗处读书的刘向，老人吹了吹拐杖的顶端，竟然冒出一道火光，老人就举着拐杖为他照亮，并详说开天之前的事。刘向由于得到宣扬五行学说的《尚书》中《洪范》一文，其文长辞繁，刘向敞开衣带，认真记录他说的话。天亮之后，老人才走。刘向问他姓名，他回答说：“我是太一之神，天帝听说刘氏家族之子十分博学，因此下来教他呵。”然后从怀中掏出竹简，说道：“这里有天文地图之书，我把它送给你吧。”刘向之子刘歆，跟着刘向学习他传授的知识，可刘向却没有弄清楚他是个什么人。

## 何比干

汝南何比干，通律法。元朔中，公孙洪辟为廷尉右平，狱无冤民，号曰何公。征和初，去官在家。天大阴雨，昼寝，梦有客车骑。觉而一老姬年八十余，头尽白，求寄避雨。雨方甚，而姬衣履不濡。比干异之，延入座。须臾雨止，姬辞去，出送至门。跪谓比干曰：“君先出自后稷，尧至晋有阴德，及公之身，当继一人。今天赐策，以广公子孙。佩印绶者，当随简。”长九寸，凡百九十板。以授比干曰：“子孙佩印绶者，当随此算。”姬东行，忽不见。比干年五十八，有六男，后三岁，复生三男。徙平陵，八男去，一子留。常祭姬如东行，及终，遗令东首。自比干已下，与张氏俱授灵瑞。累世为名族。三辅旧语曰：“何氏策，张氏钧也。”（出《三辅决录》）

汝南县有位何比干，精通律令法典。汉武帝元朔年间，公孙洪征召他作廷尉右平，监狱中没有关押一个受冤的百姓，人们称他为何公。武帝征和初年，他辞职回家。一天正下大雨，他白天就睡着了，梦见来了一辆大马车。接着，就发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婆从车上走下来，她的头发全白了。老太婆请求在此避雨。雨下得正急，而她衣服和鞋子却没有湿。何比干十分惊异，请她进屋落坐。一会儿雨停了，老太婆告辞，他出门相送。老太婆跪到地上对他说：“你的祖先是周族始祖后稷，从尧帝到晋文公已积下了阴德。现在到了你这代，应当再找一个继承人。今上天送竹简给你，以宽慰你的子孙后代。将来他们当中有佩以官吏印章的，就当把这竹简送给他。”那竹简九寸多长，一共一百九十块。老太太把它送给何比干，说：“你子孙中佩以印绶的，应当得到这竹简。”老太婆说完向东走，忽然就不见了。何比干这年五十八，有六个儿子；三年之后，他又生了三个儿子。他们迁徙平陵时，只去了八个儿子，另一个儿子却留了下来，常常在这里祭奠向东而去的那位老太婆。何比干临终之前，留下遗嘱，让他的坟墓朝东。自从比干死后，这个儿子同张氏所生之子，都做了官吏，世世代代为名门望族。《三辅旧语》上说：何氏的竹简，张氏的钧陶呵。（钧转陶以成器，比喻造就人才。）

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二 神二

|     |   |   |     |   |   |   |   |
|-----|---|---|-----|---|---|---|---|
| 栾   | 侯 | 阳 | 起   | 欧 | 明 | 李 | 高 |
| 黄   | 原 | 贾 | 逵   | 李 | 宪 | 张 | 璞 |
| 洛子渊 | 陈 | 虞 | 黄   | 翻 | 阳 | 雍 |   |
| 钱祐  | 徐 | 郎 | 丁氏妇 | 阿 | 紫 |   |   |

### 栾 侯

汉中有鬼神栾侯，常在承尘上，喜食鲈菜，能知吉凶。甘露中，大蝗起，所经处，禾稼辄尽。太守遣使告栾侯，祀以鲈菜。侯谓吏曰：“蝗虫小事，则当除之。”言讫，翕然飞出。吏仿佛其状类鸠，声如水鸟。吏还，具白太守。即果有众鸟亿万，来食蝗虫，须臾皆尽。（出《列异传》）

汉中郡有个叫栾侯的鬼神，常常住在室内的棚顶上或帐幕后，喜欢吃腌制的鱼类，能卜吉凶。甘露年间，这里闹起了蝗灾，蝗虫经过之处，庄稼全被吃光了。郡守派人将这件事通知了栾侯，并祀奉上不少腌制的鱼类。栾侯对来说：“小小蝗虫，算不了什么，应当把它们除掉！”说罢，翕然掀动翅膀飞出窗外。来

的小吏看见他仿佛一只鸠鸟，还发出水鸟的叫声。小吏回去后，将此事禀报了郡守。当即，果然有成万上亿只鸟来吃蝗虫，顷刻就把它们全除尽了。

## 阳 起

河南阳起字圣卿。少时疟疾，于社中得书一卷，《谴劾百鬼法》。为日南太守。母至厕上，见鬼，头长数尺。以告圣卿。圣卿曰：“此肃霜之神。”劾之来出，变形如奴。送书京，朝发暮返。作使当千人之力。有与忿恚者，圣卿遣神夜往，趣其床头，持两手，张目正赤，吐舌柱地，其人怖几死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河南郡有个叫阳起的人，字圣卿，小时候患疟疾，在土神庙祭祀时得到了一部书，书名叫《谴劾百鬼法》。后来他做了日南郡的太守。一日，他的母亲在厕所里看见一个鬼，光脑袋就有好几尺长。母亲回来后告诉了阳起，阳起说：“这是肃霜之神呵。”随即将他喊来。这位肃霜之神就变做了一个奴仆，去京城送信，早晨出发傍晚就回来了。他发威时可以抵挡住千人之力。有一个使阳起愤恨得发怒的人，他便派肃霜之神深夜赶到那人床前，张开两手，眼睛瞪得通红，大舌头拖拉到地上，差一点儿把那人吓死。

## 欧 明

庐陵邑子欧明者，从贾客道经彭泽湖。每过，辄以船中所有，多少投湖中。见大道之上，有数吏皆著黑衣，乘车马，云是清洪君使，要明过。明知是神，然不敢不往。吏车载明，须臾见有府舍，门下吏卒。吏曰：“清洪君感君有礼，故要君。以重送君，皆勿取，独求如愿耳。”去，果以缙帛赠之，明不受。但求如愿。神大怪明知之，意甚惜之，不得已，呼如愿，使随明去。如愿者，清洪婢，常使取物。明将如愿归，所须辄得之，数年成富人。意渐骄盈，不复爱如愿。正月岁朝，鸡初一鸣，呼如愿。如愿不即起，明大怒，欲捶之。如愿乃走于粪上，有昨日故岁扫除聚薪，足以偃人。如愿乃于此逃，得去。明谓逃在积薪粪中，乃以杖捶粪使出。又无出者，乃知不能得。因曰：“汝但使我富，不复捶汝。”今世人岁朝鸡鸣时，辄往捶粪，云：“使人富。”（出《博异录》。明乐本作出《录异传》。）

庐陵郡郡府里有个男子叫欧明。他常常跟随商人们从彭泽湖边的大道上经过。每次路过这里，不论船上有什么，都要多少往湖里投一些。一次，欧明看见大道上有好几个黑衣吏乘车马而来，并说是清洪君的使者，要欧明跟他们走。欧明知道他们是神，但又不敢不去。黑衣吏们用车载着欧明，顷刻之间来到了一座府院，门口站着小吏和士兵。小吏说：“清洪君被你的彬彬有礼所感动，因此把你请来，要重重地谢你呢！不过，你什么都不要拿，

只要一个如愿。”小吏说完便不见了。欧明进屋之后，清洪君果然送给他不少绫罗绸缎。欧明不要，只要如愿。清洪君对他了解自己的情况颇觉奇怪，有些舍不得，不得已，只好唤如愿出来。如愿，原来是清洪君的一个婢女，经常听他的差使。清洪君让她随欧明而去。欧明带着如愿返回故里。他需要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，几年之后就成了富人。于是，他志得意满，渐渐骄横起来，不再爱如愿了。正月初一天刚亮，小鸡又鸣叫起来。欧明喊如愿，如愿没有立即起来，欧明怒气冲天想捶她一顿。如愿跑到粪堆上，那里有扫岁清除的柴草，满可以掩人。如愿就在旁边跑过，方得以脱身。欧明认为她钻进了柴草和粪土中，于是就用木棍使劲捶打，半天不见人影，才知道她不能出来了。因此，欧明最后说道：“你只要使我富起来，我便不再捶打你。”如今，人们都要在大年初一鸡叫时捶打粪堆，并且说：“让我富，让我富！”

## 李 高

王莽时，汉中太守五更往祭神庙，遗其书刀，遣小吏李高还取之。见刀在庙床上，有一人，著大冠绛袍，谓高曰：“勿道我，吾当祐汝！”后仕至郡守。年六十余，忽道见庙神，言毕而此刀刺高心下，须臾而死。莽闻甚恶之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王莽当朝的时候，汉中郡太守五更天去祭拜神庙。返回时，他将一把装订书册的刀子忘在庙中，便派小吏李高回去取。李高回到庙中，看见那把刀放在床上，旁边坐着一个穿深红色袍子、

戴顶大帽子的人。那人对李高说：“不要说见到我，我会保佑你的。”后来，李高果然步入仕途，一直升到郡守。他六十多岁那年，忽然把在庙中遇神之事讲了出来。话音刚落，那把刀子就刺进了他的心脏，顷刻便死了。王莽听说了这件事，十分厌恶。

## 黄原

汉时，泰山黄原，平坦开门，忽有一青犬，在门外伏，守备如家养。原继犬，随邻里猎。日垂夕，见一鹿，便放犬。犬行甚迟，原绝力逐，终不及。行数里，至一穴，入百余步，忽有平衢，槐柳列植，垣墙回匝。原随犬入门，列房可有数十间，皆女子，姿容妍媚，衣裳鲜丽，或抚琴瑟，或执博棋。至北阁，有三间屋，二人侍值，若有所伺。见原，相视而笑云：“此青犬所引致妙音媚也。”一人留，一人入阁。须臾有四婢出，称太真夫人白黄郎，有一女，年已弱笄，冥数应为君妇。”既暮，引原入内。有南向堂，堂前有池，池中有台，台四角有径尺穴，穴中有光，照映帷席。妙音容色婉妙，侍婢亦美。交礼既毕，晏寝如旧。经数日，原欲暂还报家。妙音曰：“人神道异，本非久势。至明日，解佩分袂，临阶涕泗，后会无期，深加爱敬。若能相思，至三月旦，可修斋戒。”四婢送出门，半日至家。情念恍惚。每至其期，常见空中有輶车，仿佛若飞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汉朝的时候，泰山有叫黄原的人。一天天大亮的时候，他打开房门，忽然看见一只黑狗在门口趴着，俨如自家养的守护着门

户。黄原就用绳子将它拴了起来。一天，他跟随邻里去打猎，日头偏西的时候，遇见一只鹿，黄原便放狗去追。狗跑得太慢，黄原拼命追逐，最后还是没有追上。去了好几里，看见一个山洞。黄原入洞走一百多步远，忽然看见一条平坦的大路，两旁栽着槐树和柳树。前面又闪出蜿蜒的城墙。黄原随那条黑狗进了城门，只见两旁有几十间房子，房子里全是女子，一个个如花似玉，娇艳妩媚。她们有的在弹琴，有的在下棋。到了北边的一座阁楼，只见这里有三间屋，两个女子站在一边，仿佛在等候什么人。看见黄原来了，她们相视一笑，说：“这黑狗所引来的就是妙音的夫婿了！”然后一个留在原地，一个进入阁内。有顷，四个婢女走了出来，说：“太真夫人白黄郎有个女儿，年龄已近二十，按冥数她应当成为你的妻子。”天黑之后，她们引黄原入内。这里有一个方向朝南的大厅，厅前有水池子，水池子里有个平台，平台四角有直径盈尺的孔穴，穴中有光，闪闪烁烁，照映着帷席。那妙音姑娘容色美艳，楚楚动人，侍婢们长得也很漂亮。拜过天地之后，他们便入了洞房。时间一天天过去了。忽然有一天，黄原想暂时离开这里，还家报告一声。妙音说：“人神毕竟不同道呵，你我这夫妻本来就不是长久的呀！到了明天，咱们互赠玉佩作为离别纪念，下台阶时泪流满面，想到这一朝分手，后会无期，你我都将更加深爱对方……你如果还能够思念于我，那么就请在每年三月的今天斋戒一日。”四个婢女将他送出门来，他半天便回到家中。从此，黄原神情恍惚，每到三月的那一天，他就会影影绰绰看见一辆女人乘坐的有帷帘的车子，从空中飞一般朝他驶来。

## 贾 逵

贾逵在豫郡亡，家迎丧去。去后，恒见形于项城。吏民以其恋慕彼境，因以立庙。庙前有柏树。有人窃来砍伐，始投斧刃，仍著于树中，所著入寻而更生。项城左右人，莫不振怖。（出《贾逵碑》）

贾逵在豫郡死了，家里人前去迎丧。迎走之后，人们还经常看到贾逵的影子在项城中晃来晃去。官吏和百姓们都认为他仍留恋这个地方，便为他建起一庙，庙前有柏树。有人偷偷前来砍伐，可是当他们刚举起斧头，那斧刃便砍入树干，所砍之处一会儿就长好了。项城周围的人们无不为之震动、惊恐。

## 李 宪

龙舒陵亭，有一大树，高数十丈，黄鸟十数巢其上。时久旱，长老共相谓曰：“彼树常有黄气，或有神灵，可以祈雨。”因以酒脯往。亭中有寡妇李宪者，夜起室中，忽见一绣衣妇人曰：“我树神也，以汝性洁，佐汝为生。朝来父老皆欲祈雨，吾已求之于帝。”至明日日中，果大雨，遂为立祠。宪曰：“诸卿在此，吾居近水，当致少鲤鱼。”言讫，有鲤数十头，飞集堂下。坐者莫不惊悚。如此岁余。神曰：“将有大兵，今辞汝去。”留一玉环，曰：“持此可以避难。”后袁术、刘表相攻，龙舒之民皆流去，唯宪里

不被兵。(出《搜神记》)

龙舒陵亭旁边，有一株大树，几十丈高，有十多只黄鸟在上面筑巢。当时久旱不雨，几位长老商议后说：“那棵树常有黄气，或许会有神灵，可以向它祈雨。”于是，人们拿着酒肉等供品前来。亭子里有个寡妇叫李宪，一天半夜起来，在自己房中看见一个穿着绣花衣服的妇人对她说：“我是树神呵！由于你洁身自好，所以我想帮助你生活下去。早晨来的父老乡亲都是来祈雨的，为此我已经向天帝请求过了，天帝也答应下来。”到了第二天中午，果然下了一场大雨。人们当即即为树神建了个祠堂。落成那天，李宪说：“各位官员都在这里，我住在水边上，目下却没有鲤鱼。”她的话音刚落，有十几条鲤鱼，忽然凭空飞落到堂前。见状，一旁观看的人们惊慌悚然。就这样过了一年多。一日，树神来跟李宪告别说：“不久，这里将有一场兵马之争，我今天是来向你辞行的。”然后又留下一只玉环说，“拿着它就可以避过此难。”后来袁术和刘表互相攻打，龙舒的老百姓都被害苦了，逃走了，只有李宪的住处未被打扰。

## 张 璞

张璞，字公直，不知何许人也。为吴郡太守。征还，道由庐山。子女观于祠堂，婢使指像人以戏曰：“以此配汝”。其夜璞妻梦庐君致聘曰：“鄙男不肖，感垂采择，用致微意。”妻觉怪之。婢言其情。于是妻惧，催璞速发。中流，舟不为行。阖船震恐。



乃皆投物于水，船犹不行。或曰：“投女则船为进。”皆曰：“神意已可知也，以一女而灭一门，奈何？”璞曰：“吾不忍见之。”乃上飞庐卧，使妻沈女于水。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。置席水中，女坐其上，船乃得去，即璞见女之在也，怒曰：“吾何面目于当世也！”乃复投己女。及得度，遥见二女在下。有吏立于岸侧，曰：“吾庐君主簿也。庐君谢君，知鬼神非匹，又敬君之义，故悉还二女。”问女，言：“但见好屋吏卒，不觉在水中。”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张璞，字公直，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人。他后来作吴郡太守。后被召还，途经庐山。孩子们进祠堂里参观，婢女指着庐君的神像对张璞的女儿开玩笑说：“把你许配给他，如何？”当天夜里，张璞的妻子梦见庐君送来聘礼说：“感谢您选择我这个不肖男儿为婿，这点东西表示一下我的心意，请您收下。”张璞的妻子醒来之后，甚觉奇怪。婢女向她道出实情，她感到有些害怕，催促丈夫赶紧离开这里。他们的船行到江中央，却不动了，全船的人无不感到震惊、恐怖，纷纷把一些东西投入江中。然而，那船还是不动地方。有人对张璞说：“你把女儿扔入江中这船才能走呵。”大家都说：“神的意思已经清楚了。为了一个女孩子而想害死全家，怎么办？”张璞痛苦万状地说：“那就只好牺牲她一个而保全大家了……可是我实在不忍心看哪！”说完便爬进船顶舱里躺下，示意妻子把女儿沉入水中。妻子不舍得，便用张璞死去的哥哥留下的孤女代替。她把一张席子扔到水中，然后把那孩子放到上面，船终于向前行进了。旋即，张璞看见自己的女儿还在，

明白过来，怒气冲冲地对妻子说：“你这样做，还让我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！”说罢，便将女儿也扔入江中。船渡到对岸，人们远远看见那两个被扔进水中的女孩子正在岸边玩耍呢，且有一个官吏站在她们身边。那官吏上前对张璞说：“我是庐君的主簿呵。庐君非常感谢你，但他知道，鬼神是不能与你女儿相配的；另外，他还十分敬重你的大义，因此派我把这两个女孩子全还给你。”张璞和妻子问那两女孩子，她们说刚才只看见不少漂亮的房屋和众多的吏卒，没有感觉到是在水里面。

## 洛子渊

后魏孝昌时，有虎贲洛子渊者，自云洛阳人。孝昌中，戍於彭城。其同营人樊元宝，得假还京师，子渊附书一封。云：“宅在灵台南，近洛水乡。但至彼，家人自出相看。”元宝如其言，至灵台南，见无人家。徙倚欲去，忽见一老翁，问云：“从何而来？傍徨于此？”元宝具向道之。老翁云：“是吾儿也。”取书，引元宝入。遂见馆阁崇宽，屋宇佳丽。既坐，命婢取酒，须臾，见婢抱一死小儿而过，元宝甚怪之。俄而酒至，酒色甚红，香美异常。兼设珍羞，海陆备有。饮讫告退。老翁送元宝出云：“后会难期，以为凄恨。”别甚殷勤。老翁还入。元宝不复见其门巷。但见高崖对水，淥波东倾。一童子可年十四五，新溺死，鼻中血出。方知所饮酒。是其血也。及还彭城，子渊已失矣。元宝与子渊同戍三年，不知是洛水之神。（出《洛阳伽蓝记》）

南北朝北魏孝昌年间，有个勇士叫洛子渊，自称是洛阳人氏，参军后到彭城戍边。他同一个营里有个人叫樊元宝，请假返回京城，洛子渊求他捎一封信回去，并告诉他说：“我的家在灵台南边，离洛水乡不远。”只要到了那个地方，家里人自然会出来接你。樊元宝按照他说的，来到灵台南边，可一户人家也没有。他徘徊有顷正想离去，忽然看见一个老翁，向他问道：“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在这里流连不去？”樊元宝向他说明缘由。老翁笑道：“噢，他是我的儿子呵！”老翁接过洛子渊捎来的书信，引樊元宝进入家门。樊元宝随即看到一漂亮的楼阁，高大而宽敞。落坐之后，老翁让婢女拿酒来。不一会，只见那婢女抱个死孩儿匆匆而过，樊元宝颇觉奇怪。这时，酒送上来了，颜色非常之红，却异常香美。另外，又端上来一些美味佳肴，山上的海里的全有。喝完酒后，樊元宝起身告辞。老翁送他到门外，并且伤感地说：“你我再见面就难了，这该多么遗憾呵！”老翁又送出好远，才转身返回。这时，樊元宝却再也看不见那座楼阁和大门，只看见高崖下面的江水，清波滚滚向东流去。岸边，他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儿刚刚淹死，鼻子里流出红红的血来，不由恍然大悟：刚才所喝下的酒，正是这孩子的血呵！等到他回到彭城，那洛子渊已不知去向。樊元宝跟他一起戍守三年，却不知道他就是洛水之神呵。

## 陈 虞

陈虞，字君度。妇庐江杜氏，常事鬼子母，罗女乐以娱神。后一夕复会，弦管无声，歌音凄恻。杜氏常梦鬼子母，遑遽涕泗

云：“凶人将来。婢先与外人通，以梯布垣，登之入。神被服将剥夺毕，加取影像焚判而去也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陈虞字君度，他的妻子是庐江郡的杜氏。这杜氏常常侍奉鬼子母，安排一些歌舞妓供其娱乐。后来一天夜里，一切都安排停当，可那弦管等乐器却发不声来，歌舞妓的嗓音也变得凄凉而悲愤。不久，杜氏梦见那鬼子母，惶惶不安，泪流满面地说：“凶恶的人要来了，我先与外人约定好了，把梯子搭在墙上，登着梯子就出去了！”说完，神把衣服财物都留了下来，又将她的影像焚烧、磋磨一阵才离去。

## 黄 翻

汉灵帝光和元年，辽西太守黄翻上书：“海边有流尸，露冠绛衣，体貌完全。翻感梦云：‘我伯夷之弟，孤竹君子也。海水坏吾棺椁，求见掩藏。’民嗤视之，皆无病而死。”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汉灵帝光和元年，辽西郡太守黄翻上书说：“海边发现一具被冲上来的尸体，没戴帽子，穿着深红色衣服，肢体完整，容貌也未被损坏。一日，他托梦给我说：‘我是商代伯夷的弟弟，也是孤竹君的儿子呵。海水冲坏了我的棺材，请求你把我掩埋了吧！’凡是看到这具尸体而讥笑者，全都无病而死了。”

## 阳 雍

魏阳雍，河南洛阳人。兄弟六人，以佣卖为业。公少修孝敬。达于遐迹。父母歿，葬礼毕，长慕追思，不胜心目。乃卖田宅，北徙绝水浆处，大道峻坂下为居。晨夜挈水，将给行旅，兼补履屨，不受其直。如是累年不懈。天神化为书生，问曰：“何故不种菜以给？”答曰：“无种。”乃与之数升。公大喜，种之，其本化为白璧，余为钱。书生复曰：“何不求妇？”答曰：“年老，无肯者。”书生曰：“求名家女，必得之。”有徐氏，右北平著姓，女有名行，多求不许。乃试求之。徐氏笑之，以为狂僻，然闻其好善，戏笑媒曰：“得白璧一双，钱百万者，与婚。”公即具送。徐氏大愕，遂以妻之。生十男，皆令德俊异，位至卿相。今右北平诸阳，其后也。（出《孝德传》）

南北朝北魏有个人叫阳雍，系河南洛阳人氏，兄弟六个，均以受人雇用、出卖劳动力为生。阳雍从小就孝敬父母，远近闻名。父母双亡，阳雍将他们埋葬之后，一直思念不已，常常伤心落泪。于是，他把房子和地全卖了，迁往北边缺水的地方，在一个大道旁的陡坡下面住下来。他天不亮就起来车水，送给过往的行人，而且还给他们补修鞋子，一律免费。就这样，他一直坚持数年，从未松懈。天神变成一个书生，向他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不种菜自己吃呢？”阳雍回答说：“没有种子。”天神给了他几升菜种，阳雍大喜，便种进了地里。结果，长出来的根茎变成了白璧，叶子

变成了钱。天神又说：“你为何不娶个妻子呢？”阳雍回答说：“我的年纪大了，没有人肯嫁的。”天神说：“你向名门之女求婚，一定能成。”有一家姓徐的，属右北平郡的大户。他们有个女儿，所作所为颇有些名气，好多来求婚的她均未相中。阳雍请了个媒婆去试探一下。开始，徐氏女淡淡一笑，认为阳雍太轻狂，或者说太无知；后来得知他多行善事，便对媒婆开玩笑道：“如果他能送来一对白璧，一百万钱，我就嫁给他。”第二天，阳雍就把这些作为聘礼送上门去。徐氏女一看，大惊，只好嫁给阳雍做了妻子。他们一共生了十个儿子，全都德才兼备，俊美非常，担任过宰相、公卿等要职。眼下，右北平郡里众多姓阳的人家，都是他的后代呵。

## 钱 祐

会稽余姚人钱祐，夜出屋后，为虎所取。十八日乃自还。说虎初取时，至一官府，见一人凭几坐，形貌壮伟，侍从四十人。谓曰：“吾欲使汝知数术之法。”留十五日，昼夜语诸要术。祐受法毕，使人送出。得还家。大知卜占，无幽不验。经年乃死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会稽郡余姚县有个叫钱祐的人，半夜到房后解便，被一只老虎叼走了。想不到，十八天之后，他又自己回到了家中。他说：“老虎把我叼走后，来到一座官府，只看见有个人凭案几而坐，仪表堂堂，高大伟岸，仅侍从就有四十人。他对我说：‘我想让你

懂得算命之法。’于是，留我住了十五天，天天夜以继日向我传授算命之要领。我把这算命之法学成之后，那人派人将我送出大门，我才得以还家。”从此，他对占卜算命那一套十分精通，没有不灵验的。他又活了好多年才死。

## 徐 郎

京口有徐郎者，家甚褴褛，常于江边拾流柴。忽见江中连船，盖川而来，迳回入浦，对徐而泊，遣使往云：“天女今当为徐郎妻。”徐入屋角，隐藏不出。母兄妹劝励强出，未至舫，先令于别室为徐郎浴。水芬香，非世常有。赠以缁绛之衣。徐唯恐惧，累膝床端，夜无罽接之礼。女怒遣之使出。（怒遣之使出五字原作然后发遣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以所赠衣物乞之而退。家大小怨惜煎骂。遂懊叹卒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京口城有位徐郎，家中十分贫困，一次到江边捡大水冲下来的柴禾，忽然看见上游出现几只大船，顺着江面漂来，径直调转船头进了入浦口。船行到徐郎对面停下来，派人来到他身边说：“天女今天想做你的妻子。”徐郎吓得躲到墙角，隐藏起来不再露面。母亲、兄长、妹妹又是劝说又是鼓励，徐郎才勉强走出来。未等上船，先有人奉命在别的屋里为他沐浴。沐浴的芬香无比，非人世间所有。然后，又送给他一套深红色的绸缎衣服。徐郎唯唯喏喏，恐惧不已，在床头整整跪了一夜，晚上没有行夫妻之礼。第二天，天女愤怒地把他赶了出来。他把那套衣物还给天女，便

匆匆告退。一家老小对他又是责骂又是埋怨，都感到十分惋惜。这种折磨，使徐郎为之懊丧、哀叹，不久便死了。

## 丁氏妇

淮南全椒县，有丁新妇者，本丹阳丁氏女。年十六，适全椒谢家。其姑严酷，使役有程，不如限者，仍便笞捶，不可堪。九月七日自经死。遂有灵响，闻于民间。发言于巫祝曰：“念人家妇女，作息不倦，使避九月七日勿用作。”见形，著缥衣，戴青盖，从一婢，至牛渚津求渡。有两男子共乘船捕鱼，仍呼求载。两男子笑，共调弄之，言：“听我为妇。”言：“当相渡也。”丁姬曰：“谓汝是佳人，而无所知。汝是人，当使汝入泥死。是鬼，使汝入水。”便却入草中。须臾，有一老翁，乘船载苇，姬从索渡。翁曰：“船上无装，岂可露渡。恐不中载耳。”姬言：“无苦。”翁因出苇半许，安处（处下原有不字。据明抄本删。）著船中，径渡之，至南岸。临去语翁曰：“吾是鬼神，非人也，自能得过。然宜使民间粗相闻知。翁之厚意，出苇相渡，深有惭感，当有以相谢者。翁速还去，必有所见，亦当有所得也。”翁曰：“愧燥湿不至，何敢蒙谢。”翁还西岸，见两少男子覆水中。进前数里，有鱼千数，跳跃水边。风吹置岸上。翁遂弃苇载鱼以归。于是丁姬遂还丹阳。江南人皆呼为丁姑。九月七日不用作事，咸以为息日也。今所在祠之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在淮南郡全椒县里，有个人刚娶了个妻子，娘家在丹阳，姓



丁，年方十六岁。她丈夫姓谢，婆婆颇为严厉、冷酷，拿她当奴仆一样使役好些日子，但稍不如意，便棍棒抽打。她苦不堪言，于九月七日这天上吊自尽了。随即，这位丁氏女便常常在村子里显灵。有位巫师祷告说：“感念民间女子，一年四季辛苦劳作，从今以后，可以在九月七日这一天停工歇息。”后来，人们看见了丁氏女身形。她穿着青白色的衣服，戴青伞，跟着一个婢女。他们来到朱渚津求渡。这时，有两个男子坐在一只船上撒网捕鱼，那丁氏女向他们呼喊求助，欲登船过江。那两个男子相视一笑，调戏她说：“只要你顺从听话，做我们的老婆，我们才能把你送过江去。”丁氏女说：“说你们是好人，而我却一无所知。你们如果是人，就让你们入泥而死；你们是鬼，就让你们掉进水里。”那两个男子们吓得急忙躲入草中。须臾，又有一个老头载着芦苇乘船而来，丁氏女请他帮忙。老头儿说：“船上没有铺垫，怎么能让你们坐在船板上呢？恐怕不能载你们了。”丁氏妇说没关系，老头儿就拿下一半芦苇，把她们安置在船上，径直向对岸渡去。到了南岸，临别时她对老头儿说：“我是鬼神，不是人呵。我自己当然能够过江的，但却想见见世面，看看人间的一些丑态恶行……承老人家的厚意，把自己的苇子卸掉而让我上船，这使我深为惭愧和感动，应当用什么来报答你才是。老人家快撑船而返，必有所见，也一定会有所得的。”老头儿说：“惭愧！这船上潮湿闷热，怎敢蒙谢？”他撑船回到西岸，看见那两个男子漂在水上，又向前走了几里，只见有数千条的鱼儿在江边跳跃，被风一吹，全都落到了岸上。老头儿随即扔掉芦苇，载着满船的鱼儿回家了。于是，丁氏女又回到丹阳，江南人都喊她“丁姑”。九月七日不用干活，都把这一天当作休息日。现在，那地方已经盖起了

一座祠庙。

## 阿 紫

世有紫姑神。古来相传是人妾，为大妇所嫉，每以秽事相交役。正月十五日，感激而死。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，夜于厕间或猪栏旁迎之。祝曰：“子胥不在，（是其婿名也。）曹姑亦归去，（即其大妇也。）小姑可出戏。”捉者觉重，便是神来。奠设酒果，亦觉貌辉辉有色。即跳躩不住。占众事，卜行年蚕桑。又善射钓。好则大舞，恶便仰眠。平昌孟氏恒不信，躬试往捉。便自跃穿屋，永失所在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世上有位紫姑神。自古以来，人们都传说她本是人家的小妾，遭到了正妻的嫉恨，总是让她干那些最脏的活。正月十五日这天，她由于过份激愤犯心病而死。所以，人们都在这一天作出她的摹拟像，然后等到夜里拿着它到厕所或猪圈边迎候，并且还要祝祷说：“子胥不在，曹姑亦归去，小姑可出戏。”子胥是她丈夫的名字，曹姑是正妻的名字。提着摹拟像的人感到忽然有些沉重，便是神来了。于是，大家忙着祭设酒肉瓜果，同时也觉得那摹拟像熠熠生辉，真像要活了一般，当即便手舞足蹈。接着，开始占卜各种事情，如当年的桑情如何，蚕茧是否丰收等等。然后，把牺牲挂到前面，用射钓占卜。如果射中了，大家就狂舞起来；如果没有射中，人们便回家睡觉。平昌县孟氏总是不相信，躬腰上前试着用手去捉，结果跳穿了屋墙，她本人也不见了踪影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三 神三

度朔君 蒋子文 葛 祚 虞道施  
顾 邵 陈氏女 王 表 石人神  
圣 姑 陈 敏 费长房 胡母班  
张诚之

### 度朔君

袁绍在冀州，有神出河东，号度朔君，百姓为立庙。庙有主簿大福。陈留蔡庸为清河太守，过谒庙。有子名道，亡已三十年。度朔君为庸设酒曰：“贵子昔来，欲相见。”须臾子来。度朔君白云：父祖昔作兖州。有人士母病往祷。主簿云：“君逢天士留待。”闻西北有鼓声而君至。须臾，一客来。着皂单衣，头上五色毛，长数寸。去，复一人着白布单衣，高冠，冠似鱼头，谓君曰：“吾昔临庐山，食白李，忆之未久，已三千岁。日月易得，使人怅然。”君谓士曰：“先来南海君也。”士是书生，君明通五经，善《礼记》，与士论礼，士不如也。士乞救母病。君曰：“卿所居东有故桥，人坏之。此桥所行，卿母犯之。能复桥，便差。曹公讨袁谭，使人从庙换千匹绢，君不与。曹公遣张郃毁庙。未至百里，君遗兵数万，方道而来。郃未达二里，云雾绕郃军，不知庙处。

君语主簿：“曹公气盛，宜避之。”后苏并邻家有神下，识君声，云：“昔移入胡，阔绝三年。”乃遣人与曹公相闻：“欲修故庙，地衰不中居，欲寄住。”公曰：“甚善。”治城北楼以居之。数日，曹公猎，得物，大如鹿，大足，色白如雪，毛软滑可爱，公以摩面，莫能名也。夜闻楼上哭云：“小儿出行不还。”太祖拊掌曰：此物合（物合原作子言真。据明抄本改。）衰也。”晨将数百犬绕楼下。犬得气，冲（冲原作衰。据明抄本改。）突内外。见有物大如驴，自投楼下，犬杀之，庙神乃绝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袁绍在冀州的时候，河东出了一个神人，自称度朔君，老百姓为他建了一座庙，庙里还有位主簿和大供桌香炉等。陈留县的蔡庸当时是清河郡太守，一次途经此地便进庙拜谒。他有个儿子叫蔡道，已经死去三十年了。度朔君设酒宴招待蔡庸，对他说：“你的儿子早就来了，想与你相见。”一会儿，蔡庸的儿子来了，度朔君自语道：“他的父亲和祖父当年在兖州当州牧。”有个人因为母亲病重前去祈祷。主簿说：“度朔君正和天上的神仙见面。”这时，只听西北方一阵敲响度朔君回来了。一会儿进来位客人，穿黑单衣，头上长着好几寸长的五色毛。他走之后，又来了一个穿白单衣的客人，戴着高高的帽子，那帽子像鱼头似的。这人对度朔君说：“我当年去庐山吃白李子，想起来好像没过多久，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三千年前的事情了。斗转星移，日月如梭，使人怅然哪。”走后，度朔君对他说：“先前来的那位是南海神君呵。”这位是个书生。度朔君精通五经，钻研礼书，与这位文士论起礼来，文士还不如他呢。文士乞求他为自己的母亲治病。度朔君说：

“你所住的房子东边有一座老桥，被人破坏了。从这座桥上走了一趟，你母亲就犯病了，你如果能够把桥修复起来，老太太的病就会慢慢好的。”曹操讨伐袁绍之子袁谭时，派人到庙上换一千匹绢布，度朔君没有答应。于是，曹操就派大将张郃来捣毁庙宇。不到一百里的地方，度朔君就调集数万兵马顺大道并排压来。张郃的部队未推进二里，他的兵马就被云雾缠裹起来，不知道庙在什么地方。度朔君对主簿说：“曹操气势太盛，最好能够避开。”后来，苏并邻居家有位神仙下凡，他分辨出度朔君的声音，说：“当年我移居胡地，阔别三年。”就派人向曹操传达要他修复旧庙，但因地力衰微，神君难以居住，先到我那里去吧。度朔君说：“很好。”于是便被安顿在城北楼住。数天之后，曹操猎获一只怪物，像麋那么大，长着四只大脚，浑身像雪一样白，毛十分光滑可爱。曹操用那毛摩挲几下脸，顿时产生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。晚上，他们听到楼上有哭声，说：“小儿出去就不知道回来……”曹操拍掌说：“这东西真是该死了呵！”第二天早晨，他们用几百条狗把这座楼包围起来。狗们一闻到气味儿，就楼里楼外地奔突冲撞。这时，只见一只像驴一样大的东西自己从楼上投到地上，恶狗们上前就把它咬死了。从此庙神度朔君便不见了。

## 蒋子文

蒋子文，广陵人也。嗜酒好色，挑挞无度。常自谓青骨，死当为神。汉末，为秣陵尉，逐贼至钟山下，贼击伤额，因解绶缚之，有顷遂死。及吴先祖之初，其故吏见文于道，乘白马，执白羽，侍从如平生。见者惊走，文追之，谓曰：“我当为此土地神，

以福尔下民，尔可宣告百姓，为我立祠。不尔，将有大咎。”是岁夏，大疫，百姓辄相恐动，颇有窃祠之者矣。文又下巫祝：“吾将大后祐孙氏，宜为吾立祠。不尔，将使虫入人耳为灾。”俄而有小虫如鹿虻，入耳皆死，医不能治。百姓愈恐，孙主未之信也。又下巫祝：“若不祀我，将又以大火为灾。”是岁，火灾大发，一日数十处，火及公宫，孙主患之。议者以为鬼有所归，乃不为厉，宜有以抚之。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候，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，皆加印授，为庙堂，转号钟山为蒋山。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。自是灾厉止息，百姓遂大事之。

陈郡谢玉，为琅邪内史。在京城。其年虎暴，杀人甚众。有一人，以小船载年少妇，以大刀插着船，挟暮来至。逻将出语云：“此间顷来甚多草秽，君载细小，作此轻行，太为不易，可止逻宿也。”相问讯既毕，逻将适还去，其妇上岸，便为虎取去。其夫拔刀大唤，欲逐之。先奉事蒋侯，乃唤求助。如此当行十里，忽觉如有一黑衣人为之导，其人随之。当复二十里，见大树，既至一穴。虎子闻行声，谓其母至，皆走出，其人即其所杀之，便挟刀隐树住。良久，虎方至，便下妇着地，到牵入穴，其人以刀当腰砍断之。虎既死，其妇故活，向晓能语。问之云虎：“初取，便负着背上，临至而后下之。四体无他，止为草木伤耳。”扶归还船。明夜，梦一人语之云：“蒋侯使助，汝知否？”至家杀猪祠焉。

会稽鄞县东野，有女子，姓吴，字望子，年十六，姿容可爱。其乡里有鼓舞解神者，要之便往。缘塘行半路，忽见一贵人，端正非常。贵人乘船，手力十余整顿。令人问望子：“欲何之？”具以事对。贵人云：“我今正往彼，便可入船共去。”望子辞不敢，

忽然不见。望子既拜神坐。见向船中贵人，俨然端坐，即蒋侯像也。问望子来何迟，因掷两橘与之。数数形见，遂隆情好。心有所欲，辄空中下之，尝思噉鲙，一双鲜鲤，随心而至。望子芳香，流闻数里，颇有神验，一邑共事奉。经三年，望子忽生外意，神便绝往来。

咸宁中，太常卿韩伯子某，会稽内史王蕴子某，光禄大夫刘耽子某，同游蒋山庙。庙有数妇人像，甚端正。某等醉，各指像以戏相配匹。即以其夕，三人同梦，蒋侯遣传教相闻曰：“家子女并丑陋，而猥垂荣顾，辄刻某日，悉相奉迎。”某等以其梦指适异常，试往相问，而果各得此梦，符协如一。于是大惧，备三牲，诣庙谢罪乞哀。又俱梦蒋侯亲来降己曰：“君等既已顾之，实贪会对，克期垂及，岂容方更中悔！”经少时，并亡。

刘赤父者，梦蒋侯召为主簿，期日促，乃往庙陈请。母老子弱，情事过切，乞蒙放恕。会稽魏过，多材艺，善事神，请举过自代，因叩头流血。庙祝曰：“特愿相屈，魏过何人，而有斯举！”赤父固请，终不许，寻而父斧死焉。

孙恩作逆时，吴兴分乱，一男子勿急突入蒋庙。（庙原作侯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始入门，木像弯弓射之，即卒。行人及守庙者无不皆见也。中书郎王长豫，有美名，父丞相导，至所珍爱，遇病转笃，导忧念特至，正在北床上坐，不食已积日。忽见一人，行床甚壮，着铠持刀。王问：“君是何人？”答曰：“仆是蒋侯也。公儿不佳，欲为请命，故来耳。勿复忧。”王欣喜动容，即求食，食遂至数斗，内外咸未达所以。食毕，忽复惨然，谓王曰：“中书命尽，非可救者。”言终不见也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蒋子文是广陵人，贪酒好色，轻薄放纵，自称身上有青骨，死后能够成神。汉代末年他当上了秣陵县尉。一天，他率人追捕盗贼来到钟山脚下，被贼将额头击伤之后，解下自己的绶带紧急包扎，有顷，他便死了。到孙权称帝不久，蒋子文原来手下的小吏在大道上见到了他。只见他骑着白马，拿着白羽扇，身后还跟着不少侍从，就像生前一样。那小吏吓得拔腿就跑。蒋子文追上前去，对他说：“我应当做这里的土地神，以福祐百姓。你可以向他们宣告此事，并让他们为我立庙；不然，将有大灾祸”。这年夏天，瘟疫猖獗，老百姓们吓得奔走相告，不少人私自立庙祷告。蒋子文又发布祝祷说：“我将要竭诚开导并祐护孙权，他应当为我立庙；不然，我便让小虫子钻进人的耳朵里，让他们遭殃。”当即，就有像鹿虻一样的小虫从远处飞来，钻进谁的耳朵谁就死，请医生也治不了。老百姓更加恐惧。孙权不相信，蒋子文又发布祝祷说：“如果再不祭祀我，我将使这里闹大火灾。”这年，火灾频发，一天就有几十处报警。大火眼看就要烧到皇宫了，孙权有些担心，与手下商议对策。大家认为如果让鬼有个归宿，他就不会再这样肆虐胡为，所以最好应该安抚他一下。于是，孙权便派人封蒋子文为中都侯，封他的二弟蒋子绪为长水校尉，全加印绶。接着，就建起一座庙堂，改称钟山为“蒋山”，现在建康东北的那座山便是。从此，灾患自然就平息下去，老百姓们热热闹闹地祭祀了一番。陈郡有个叫谢玉的人，任琅幘县内史，住在京城里。那年他的家乡虎患暴起，伤害了许多人。有一个人，用小船载着个少妇，并把大刀插在船头，傍晚来在此间，巡察官兵的头领说：“这地方近来有许多野兽，你带着个年轻女子，就这样轻率而行，太危险了，先到我们的驻地住一夜吧。”相互询



问了一番，那头领率部下先行。可那少妇刚一上岸，便被老虎叼走了，她的丈夫拔出刀来大喊大叫，想去追赶，可是哪里还有老虎的影子呢？没办法，他只好先进蒋山庙祭祀一番，向蒋子文请求救助。返回时，他刚走出十里地，忽然恍恍惚惚看见一个黑衣人在前面领路，他便随后而行。当走出二十里地的时候，看见一棵大树，树下有个洞穴。洞穴里的虎崽子听见响动，还以为是母亲回来了，全钻了出来。那人将它们一一杀死，便挟刀隐藏于树后。良久，母虎才叼着那位少妇回来。它将少妇放到地上，倒退着往洞穴里钻，那人举刀上前，将母虎拦腰砍断，当即便死了，那少妇终于虎口脱生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她才能够讲话，对丈夫说：“老虎刚把我叼走的时候，就把我背在它的身上，到这里之后才把我放下来，身体各部都完好如初，只是被草木刮出点小伤。”丈夫扶她回到船上。第二天，那人梦见有个人对他说：“蒋侯派人帮助了你，你知道吗？”夫妻二人回到家中，杀了一口猪到蒋子文庙上祭祀。会稽郡鄞县东郊，有一个女子姓吴，字望子，刚满十六岁，姿容美貌可爱。她住的乡间里有个巫师，要望子到他家去一趟。沿着池塘边走到半路上，她忽然看见一个贵人，非常端庄，仪表堂堂。这贵人乘着船，手下十余人，穿戴整齐。他让人问望子想干什么，望子如实相告。贵人说：“我今天正想往那里去，咱们一块坐船走吧。”望子不敢推辞。刚上岸，贵人便不见了踪影。她心中诧异。急忙到蒋侯庙拜神。这时，她看见刚才乘船的那位贵人，伊然端坐，原来竟是蒋子文的神像呵。蒋子文问望子为什么来迟了，便把两个橘子扔进望子怀中。他望着楚楚动人的望子，遂生喜爱之情，心有所欲，就从神座上走了下来。一次望子想吃鱼，一对鲜活的大鲤鱼就随心而至，从空中掉在面

前。望子的这段风流韵事，传播到十里八村，弄得妇幼皆知。见此庙颇有灵验，全县都来祭祀。一共过了三年，后来望子忽然生了外心，蒋子文便和她断了往来。晋武帝咸宁年间，太常卿韩伯的儿子，会稽郡内史王蕴的儿子，光禄大夫刘耽的儿子，三人同游蒋山神庙。庙中有好几个妇人的神像，非常端庄秀美。见状，他们被迷醉了，各指其中一个调戏起来，说要与之成婚配等等。当天晚上，三人同时作了这样一个梦——蒋子文派人传话说：“我的这几个女儿都很丑陋，而你们却不怕辱没自己的身份，光顾垂爱。好吧，你们即刻定个日子，我将她们给各位送上门去。”三人都觉得此梦十分怪异反常，相互一探问，果然都做了这样的梦，而且完全相同。于是，他们十分恐惧，备下牛羊猪三牲，到庙上谢罪乞求原谅。当天晚上，他们又都梦见蒋子文亲自来对自己说：“你们既然已经对她们产生了眷念之情，实际上就是想与她们匹配。如今，限定的日期已到，怎么容许中途反悔呢？”过了不长时间，这三个人都死了。有个叫刘赤父的人，梦见自己被蒋子文封为主簿。上任的日子日趋迫近，他便到庙上请罪并陈述说，家中母老子弱，生活负担十分沉重，乞求宽恕并放过自己。会稽郡的魏过，多才多艺。善于祭祀神灵。刘赤父便举荐魏过代替自己做主簿，态度十分恳切，把头都磕出血来了。庙里管香火的人说：“你特为此事受委屈，魏过到底是个什么人，值得你这样做呢？”刘赤父再三请求，终于没有被批准。很快，刘赤父就死了。孙恩作乱时，吴兴兵荒马乱，一个男子匆忙中忽然闯入庙里。刚一进门，那神像就弯弓向他射了一箭，他当场就死了，路上的行人和守庙的役差全看见了。中书郎王长豫，他的父亲是丞相王导，对他自然十分疼爱。王长豫患病转重，王导十分忧愁。

一天，他进屋探望，只见儿子坐在北床上，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。忽然，进来一个人，又高又棒，身穿铠甲手持刀。王导问他是什么人，回答说：“我是蒋子文呵。你的儿子病危，我想请求为他保全生命，所以就来了。你不要再担心了！”王导欣喜动容。儿子王长豫马上要吃饭，一会儿就吃下了半斗米的饭。相府内外全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已经吃饱了。然而，他旋即又恢复了原状，神情惨然。蒋子文对王导说：“中书郎的命已经到了尽头，没有办法可救了！”他说完就不见了。

## 葛 祚

葛祚，吴时衡阳太守。郡境有大槎横水，能为妖怪，百姓为立庙。行旅祷祀，槎乃沈没，不者槎浮，则船为之破坏。祚将去官，乃大具斤斧，将去民累。明日当至，其其，闻江中啾啾有人声。往视，槎移去，沿流下数里，驻湾中。自此行者无复沈覆之患。衡阳人为祚立碑曰：“正德祈禳，神木为移也。”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葛祚这个人，是三国东吴的衡阳太守。衡阳郡境内，有一个大木筏子横在水上，兴妖作怪。老百姓没有办法，便为它修一座庙，过往行人均向它祭祀、祈祷。那木筏子才沉下去，否则浮在水面上了，过往的船只便遭到它的破坏。这时，葛祚将离职而去，他想在临走之前为民解除这一忧患，便欲大动刀斧。动手前夜，听见江里人声喧闹，葛祚带人去看，只见那木筏子竟然自己移

动，顺流行了好几里地，停在一个湾子里。从此，过往船只再也不用担心被颠覆沉没了。衡阳的老百姓为葛祚立碑，上面写着：“正德祈禳，神木为移也。”

## 虞道施

虞道施乘车出行。忽有一人着乌衣径来上车，云：“令寄载十许里耳。”道施试视此人，头上有光，口皆赤，面悉是毛，异之。（之原作于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始时既不敢遣，行十里中，如言而去。临别，语道施曰：“我是驱除大将军，感汝相容。”赠银铎一双而灭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虞道施乘着马车出门远行。忽然，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径直跳上车来，说：“请你拉我走十几里吧。”虞道施试探着看看这个人，只见他头上闪着光，嘴全是红的，满脸是毛，开始时就不敢打发他走。车行十多里路后，那人如他说的那样跳下车去，临别，对虞道施说：“我是驱除邪恶的大将军，感谢你让我坐你的车。”说完，送给他一对银铎便没了踪影。

## 顾邵

顾邵为豫章，崇学校，禁淫祀，风化大行，历毁诸庙。至庐山庙，一郡悉谏，不从。夜忽闻有排大门声，怪之，忽有一人，开阁逐前，状若方相，自说是庐君。邵独对之，要进上床。鬼即

人坐。邵善《左传》，鬼遂与邵谈《春秋》，弥夜不能相屈。邵叹其积辨。谓曰：“传载晋景公所梦大厉者，古今同有是物也？”鬼笑曰：“今大则有之，厉则不然。”灯火尽，邵不命取，乃随烧《左传》以续之。鬼频请退，邵则留之。鬼本欲凌邵，邵神气湛然，不可得乘。鬼反和逊，求复庙，言旨恳至。邵笑而不答，鬼发怒而退。顾谓邵曰：“今夕不能仇君，三年之内，君必衰矣。当因此时相报。”邵曰：“何事匆匆，且复留谈论。”鬼乃隐而不见。视门阁，悉闭如故。如期，邵果笃疾，恒梦见此鬼击之，并劝邵复庙。邵曰：“邪岂胜正？”终不听。后遂卒。（出《志怪》）

顾邵管理豫章郡的时候，兴学校，禁祭祀，渐渐形成风气，并把庙宇一个一个地拆毁。当拆到庐山庙时，全郡上上下下都规劝他，他没有听，到底将那庙拆除了。当天夜里，他忽然听见有敲大门的声音，正觉奇怪，匆匆进来一个人，推开门径直向他走来。那人长得凶恶可怕，如职掌“驱鬼”之官，自称是庐山神君。顾邵独自与他对视了一会儿，就请他坐床，这鬼却像客人一样坐了下来，顾邵精通《左传》，那鬼随即跟他谈起来，整夜不得安歇。顾邵惊叹他知识丰富，能言善辩，对他说道：“《左传》记载，晋景公所梦大厉者，从古到今都有这个东西呵。”那鬼笑道：“如今大则有之，厉则不然。”这时，灯火燃尽了，顾邵也不再取，随即把《左传》烧着，继续同鬼谈话。鬼连连告退，顾邵却挽留他。那鬼本想凌辱顾邵，没想到顾邵正气浩然，使之无机可乘。这样一来，那鬼反倒变得和气恭逊起来，十分恳切地请求他把庙宇修复。顾邵笑而不答，鬼发怒而去，回头对他说：“今天晚上

没能向你报仇，三年之内，你必定得死，还是在这同一时刻。”顾邵说：“什么事使你如此匆忙？再坐下谈一会儿吧！”那鬼却隐去踪影。顾邵看看门窗，全都关得紧紧的，还是原来的样子。三年之后的那个时刻到了，顾邵果然患了重病，总是梦见那鬼来打他，并劝他修复庙宇。顾邵说：“邪怎能压正？”始终不听，后来便死了。

## 陈氏女

乌伤陈氏有女，著屐上大枫树颠，了无危惧。顾曰：“我应为神，今便长去。唯左苍右黄，当暂归耳。”家人悉出见之。拳手辞诀，于是飘耸轻越，极睇乃没。人不了苍黄之意，每春辄以苍狗，秋黄狗。设祀树下也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乌伤陈家有个女儿，穿着鞋爬到大枫树尖上，一点也不害怕，更没觉得有什么危险。她环顾四周，道：“我应当成为神仙，今天就要永远离开这里了。只有左面是青色的右面却是黄色的，才可以暂时回来。”家里人全跑出来看她，她抱拳拱手与大家诀别，然后耸身一跳，飘然而起。人们极目望去，直至没影为止。家里人不知道苍黄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每年春天就用黑狗、秋天就用黄狗在树下祭祀她。

## 王 表

临海罗阳县有神，自称王表。语言饮食，与人无异，然不见其形。又一婢，名纺绩。是月，遣中书郎李崇，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。表随崇俱出，所历山川，辄遣婢与其神相闻。表至，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。表说水旱小事，往往有验。（出《吴志》。明抄本作《异志》）

临海郡罗阳县有个神，自称王表，说话吃饭和人没什么两样，但是却看不见他的模样。他还有一个婢女，叫纺绩。这个月，皇帝派中书郎李崇把印绶送给辅国将这罗阳王迎接王表。王表随李崇一起出行，所经历的名山大川，江湖河流，他就派遣婢女与那里的神通报一声。王表到了之后，暂且在苍龙门外为他建造了一套房舍。王表预言一些旱涝之类的小事情。往往很灵验。

## 石人神

石人神，在丰城县南。其石状似人形。先在罗山水中，流潦不没。后有人于水边浣衣，挂著左臂。天忽大雨，雷电霹雳，石人臂折，走入山畔。时人异之，共立为祠，每有灵验，号曰“石人神”。（出《豫章古今记》）

石人神，在丰城县南边。这块石头酷似人形，先前在罗山脚下的河中，洪水也不能将其淹没。后来，有人在河边洗衣服。挂在了它的左臂。这时，天空忽然下起大雨，电闪雷鸣。石人的左臂被折断。不久，它自己便从河中走到山边。当时，人们都感到惊异，共同为它修起个祠堂，常常显灵，于是大家便叫它石人神。

## 圣 姑

吴兴郡界首，有洞庭山，山中圣姑祠庙在焉。《吴志》曰：姑姓李氏，有道术，能履水行，其夫怒而杀之。自死至今，向七百岁，而颜貌如生，俨然侧卧。远近祈祷者，心至则能到庙；心若不至，风回其船，无得达者。今每月一日沐浴，为除爪甲。每日妆饰之，其形质柔弱，只如寝者。盖得道软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吴兴郡的边界上，有座洞庭山，山中有座圣姑祠庙。据《吴志》记载，圣姑原本姓李，有道术，能在水面上行走，她的丈夫一次发怒将她杀死了。从她死后到如今，已经七百年了，而容颜栩栩如生，很庄重地侧身躺着。远远近近来祈祷的人，心诚者就可以到达庙前；心不诚者，大风便会使他的船头调转，怎么也到不了庙前。现在，每月一日给圣姑沐浴，还要给她剪除指甲；每天都要为她化妆修饰一番。她体质极差，柔弱无骨，就像个正在睡觉的人。要知道，她已经真的成仙得道了呵。



## 陈 敏

陈敏，孙皓之世为江夏太守。自建业述职，闻宫亭庙神灵，枉帆过之，乞在任安稳，当上银杖一枝。限既满，作杖，插竹为杆，以银度之。寻征为散骑常侍，还到江口，后宫亭送杖讫，即进路。日晚，降神巫宣教曰：“陈敏许我银杖，今以度银杖见与，使投水中，当送以还之。欺蔑之罪，不可容也。”乃置杖浮水上，从流而北，其疾如飞，径到敏船前，徘徊不去。敏惧，取之，遣小吏到庙逊谢。小吏既发，惊风卒至，涌浪滔天，敏舟倾。唯小吏四人独在。（出《神鬼传》）

陈敏，在三国吴末帝孙皓当朝时任江夏郡太守。一次，他去京城建业述职回来，听说宫亭庙的神仙十分灵验，便专程驱船去了一趟，祈求任职期间平安无事，并许愿说将来送上一支银杖。任职期限已满，他用竹杆做了支手杖，然后镀上一层银。不久，他被封为散骑常侍，又来到江口，去宫亭庙送手杖。当他们的船正行在途中，天黑下来，有位神巫自天而降，宣告般地說道：“陈敏当年许愿说给我一支银手杖，今天却拿来一支镀银的竹杖送我，我要你把它投入水中，再复还给你。但是，你对我的欺骗和蔑视之罪，是不能容忍的！”说罢，他把那支镀银的竹手杖放在水面上，它便随水向北漂去而且像飞一样快。手杖径直奔到陈敏船前，徘徊不去。陈敏害怕了，急忙取过手杖，派小吏到宫亭庙谢罪道歉。小吏们刚一出发，狂风大作，波浪滔天，陈敏的大

船翻入水中，只有那到庙上谢罪道歉的四名小吏幸免于难，其他人全死了。

## 费长房

费长房能使鬼神。后东海君见葛陂君，淫其夫人。于是长房敕系三年，而东海大旱。长房至东海，见其请雨，乃敕葛陂君出之，即大雨也。（出《列异传》）

费长房这个人能够役使鬼神。后来，东海的神君去见葛陂湖的神君，奸污了他夫人。于是，费长房下令将东海神君拘囚三年。这样一来，东海一带遭受了特大旱灾。费长房来到东海，见百姓们纷纷求雨，就命葛陂神君出来施展威力，随即就下了一场大雨。

## 胡母班

胡母班曾至太山之侧，忽于树间。逢一绛衣驹，呼班云：“太山府君召。”母班惊愕，逡巡未答，复有一驹出呼之。遂随行数十步，驹母班暂瞑。少顷，便见宫室，威仪甚严。母班乃入阁拜谒。主为设食，语母班曰：“欲见君无他，欲附书与女婿耳。”母班问女郎何在？曰：“女为河伯妇。”母班曰：“辄当奉书，不知何缘得达。”答曰：“今适河中流，便扣舟呼‘青衣’，当自有取书者。”母班乃辞出。昔驹复令闭目，有顷，忽如故道。遂西

行，如神言而呼“青衣”。须臾，果有一女仆出，取书而没。少顷复出云：“河伯欲暂见君。”婢亦请瞑目，遂拜谒河伯。河伯乃大设酒食，词旨殷勤。临别，谓母班曰：“感君远为致书，无物相奉。”于是命左右：“取吾青丝履来。”以贻母班。母班出，瞑然忽得还舟，遂于长安经年而还。

至太山侧，不敢潜过，遂扣树，自称姓名，“从长安还，欲启消息。”须臾，昔驹出，引母班如向法而进，因致书焉。府君请曰：“当别遣报。”母班语讫，如厕，忽见其父著械徒作，此辈数百人。母班进拜流涕，问大人何因及此。父云：“吾死不幸，见谴三年，今已二年矣！困苦不可处。知汝今为明府所识。可为吾陈之，乞免此役，便欲得社公耳。”母班乃依教，叩头陈乞。府君曰：“死生异路，不可相近，身无所惜。”母班苦请，方许之。于是辞出。还家岁余，儿子死亡略尽。母班惶惧，复诣太山，扣树求见。昔驹遂迎之而见。母班乃自说：“昔辞旷拙，及还家，儿死亡至尽，今恐祸故未已，辄来启白，幸蒙哀救。”府君拊掌大笑曰：“昔语君，‘死生异路，不可相近’故也。”即敕外召母班父，须臾至庭中，问之：“昔求还里社，当为门户作福，而孙息死亡至尽，何也？”答云：“久别乡里，自忻得还，又遇酒食充足，实念诸孙，召而食之耳。”于是代之。父涕泣而出。母班遂还，后有儿皆无恙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胡母班曾经到过泰山。他在山坡上的林木间遇见一位穿深红色衣服的主驾车马的官吏，招呼他说：“泰山府的神君要见你。”胡母班愕然一惊，他迟疑不决，未作回答。又有一个主驾

车马的官吏出来喊他，他只好跟着行进几十步。那官吏请胡母班暂时闭上眼睛。一会儿，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便看见了宫殿，这里的人都有严肃的容貌和庄重的举止。胡母班就从侧门入内拜见泰山神君，神君请他吃饭，并对他说：“我想见你没有别的目的，只是求你捎封信给我的女婿。”胡母班问他的女儿在什么地方？回答说：“我的女儿现在成了河神的妻子。”胡母班说：“放心吧，我应该送这封信，但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送到？”神君说：“现在，你到河的中流，就敲船喊婢女，便会有人主动把书信取走。”听罢，胡母班就告辞出来。当初那位主驾车马的官吏又让他闭上眼睛。一会儿，忽然像回到来的路上，向西行去，来到河中流，胡母班睁开眼睛，照神君说的那样敲船喊婢女，果然，有一个女仆从水中走出来，接过书信便又回到水中。有顷，那女仆又钻出水面说：“河神想见你一面。”她也让胡母班闭上眼睛。入水之后，胡母班拜见河神，河神大摆酒筵招待他，显得十分热情、殷勤。临别，河神对胡母班说：“感谢你远道而来为我送信，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相送的。”于是，命手下人把他的青丝鞋取来，赠给胡母班。胡母班走出来的时候，眼睛一闭再一睁，便回到了船上。然后，他在长安住了一年才返回。到泰山的时候，他未敢悄然而过，走进那片林子敲击树干，自报姓名后说：“我刚从长安回来，想向神君回禀一下音信。”一会儿，当初那个主驾车马的官吏走出来，还像上次那样把他带进地府。因为他送信有功，神君又请他吃喝一顿，并说：“我将对你另有报答。”胡母班向神君述说完经过后，去厕所的时候，忽然看自己的父亲戴着镣铐在服刑做苦役。像他这样的人有好几百。胡母班扑向父亲，跪拜，哭道：“您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？”父亲说：“我死之后便遭

不幸，被判刑三年，今天已满二年，整日苦不堪言，简直没法活了！听说你受到神君的任用和赞赏，能不能为我陈述一下，并乞求免除我的苦役。这样一来，我就能做土地神了。”胡母班便照父亲说的那样，再次拜见神君，并替父亲陈述、乞求。神君说：“生死不是同道，你不能够接近他呀。人的肉体是不值得怜惜的。”胡母班苦苦哀求，神君才答应下来。胡母班从地府中走出。回家一年多，孩子差不多死光了。他十分惶恐、惧怕，再次奔向泰山，敲树求见。当年那位主驾车马的官吏迎接他走进地府，见到了神君。他自述说：“当年离开这里之后，我就回到家中，一年多来孩子们全死亡了，我担心这祸事还没有完结，所以来此请你说明并开导。如蒙相救，乃我们全家之大幸！”神君拍掌大笑道：“当初我就对你说，生死不是同道，你不能够接近他。这下怎么样？”随即下令召见胡父。一会儿，胡母班之父来到庭中，神君问他：“当初你请求回去当土地神，并为家里人造福，而现在的孙儿们全死了，这是为什么？”胡父回答说：“久别乡里，终于回到家中，自然十分欣喜；又见酒饭丰盛，实在想念孙儿们，便召他们一块来吃，于是便都随我而来……”因此，泰山府君就让人代替了母班父亲的职位，老人哭泣着走了出去。胡母班当即到家中，从此以后，他生下的孩子再也不闹病闹灾了。

## 张诚之

吴县张诚之。夜见一妇人。立于宅东南角。举手招诚。诚就之。妇人曰。此地是君家蚕室。我即是地之神。明年正月半。宜作白粥。泛膏于上。以祭我。当令君蚕桑百倍。”言绝失之。诚

如言，为作膏粥，自此年年大得蚕。世人正月半作膏粥，由此故也。（出《续齐谐记》）

吴县的张诚之，夜里看见一个女人，站在房头东南角上，举手招呼他，他便走过去。那女人说：“这里是你家养蚕的房子吧？我是地神呵。明年正月十五，你应该做白米粥祭上，上面撒上肥肉来祭祀我，我就能让你的蚕和桑叶增产一百倍。”说完，那女人就不见了。张诚之像她说的那样，做了一碗带肥肉的白米粥，从此年年的蚕茧都获得大丰收。如今，人们正月十五做带肥肉的粥，就是由这而来的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四 神四

|     |     |     |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-|-----|-----|
| 王   | 祐   | 温   | 峤    | 戴文谏 | 黄石公 |
| 袁   | 双   | 商   | 康    | 贾 充 | 王文度 |
| 徐   | 长   | 陈   | 绪    | 白道猷 | 高雅之 |
| 罗根生 | 沈   | 纵   | 戴氏女  | 孙 盛 |     |
| 湛 满 | 竺县遂 | 武 曾 | 晋孝武帝 |     |     |
| 蔺后之 | 王 猛 | 封驱之 |      |     |     |

### 王 祐

散骑侍郎王祐，疾困，与母辞诀。既而闻有通宾者曰：“某郡某里某人。”尝为别驾，祐亦雅闻其姓字。有顷，奄然来至，曰：“与卿士类，有自然之分，又州里，情便款然。今年国家有大事，出三将军，分布征发。吾等十余人，为赵公明府参佐。至此仓卒，见卿有高门大屋，故来投。与卿相得，大不可言。”祐知其鬼神，曰：“不幸笃疾，死在旦夕，遭卿以性命相托。”答曰：“人生有死，此必然之事。死者不系生时贵贱。吾今见领兵千人，须卿，得度薄相付。如此地难得，不宜辞之。”祐曰：“老母年高，兄弟无有，一旦死亡，前无供养。”遂歔歔不能自胜。其人怆然曰：“卿位为常伯，而家无余财。向闻与尊夫人辞诀，言辞哀苦，然

则卿国士也，如何可令死。吾当相为。”因起去：“明日更来。”其明日又来。祐曰：“卿许活吾，当卒恩不？”答曰：“大老子业已许卿，当复相欺耶！”见其从者数百人，皆长二尺许，乌衣军服，赤油为誌。祐家击鼓祷祀。诸鬼闻鼓声。皆应节起舞，振袖飒飒有声。祐将为设酒食，辞曰：“不须。”因复起去，谓祐曰：“病在人体中如火，当以水解之。”因取一杯水，发被灌之。又曰：“为卿留赤笔十余枝，在荐下，可与人使著，出入辟恶灾。”因道曰：“王甲李乙，吾皆与之。”遂执祐手与辞。时祐得安眠，夜中忽觉，忽呼左右，令开被：“神以水灌我，将大沾濡。”开被而信有水，在上被之下，下被之上，不浸，如露之在荷。量之得三升七合。于是疾三分愈二，数日大除。凡其所道当取者，皆死亡，唯王文英半年后乃亡。所道与赤笔人，皆经疾病及兵乱，皆亦无恙。初有妖书云：“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、钟士季，各督数万鬼下取人。”莫知所在。祐病差，见此书，与所道赵公明合焉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任散骑侍郎一职的王祐，由于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，便与母亲诀别。随即，他就听见有人来报说：“曾经任过别驾的某郡某里某人，突然登门来访。”其实，王祐也听说过此人的姓名。来报信的人又说：“这个人与你是同一种人，你们二人有天然的缘份，又是同州同里人。”于是，王祐对客人相当热情，款然接待。客人告诉他说：“今年国家有大事，把三将军派出来到各地向民间征调兵将。我们这十来个人，都是赵公明府里的参佐，仓卒来到此地，见你这里有高门深院，于是就投奔来了。我与你相投又



相称，此情深不可言。”王祐知道他是鬼神，便说：“我不幸病情转重，死在旦夕，今天有幸遇到你，便想以性命相托。”客人回答说：“人生固有一死，这是必然的事情。死去的人，与生前的贵贱毫无关系。我今天举荐你领兵千人，必须等到官署下文书之后才能上任。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得的，你不应该推辞呵。”王祐说：“老母亲年纪太大了，又没有一个兄弟，我一旦死了，老母亲谁来侍养？”随即便歔歔感叹，不能自己。那位客人也怆然说道：“你身为皇帝的近臣，而家中却没有什财产；刚才，我又听你与老母亲诀别，言辞悲哀凄苦，令人心碎，但你的的确确称得上一个国士，怎么能让你死呢？我应当相助于你。”于是他起身而去。说：“第二天来。”第二天又来了。王祐说：“你如果让我活下去，当至死不忘这大恩大德。”回答说：“我们将军老爷子已经答应了你，我还能骗你吗？”这时，只见他的身后跟了好几百人，全都二尺多高，穿黑色的军装，身上涂着红油标志。王祐家里人击鼓祈祷，众鬼听见鼓响，全都踏着那鼓点跳起舞来，袖子甩得飒飒作响。王祐为他们设下酒筵，那人告辞说：“不用。”便又站起身对王祐说，“病在人体中如同一团火，就应当用水去解它。”说完拿来一盆水，掀被就灌，又说，“我给你留下十余支红笔，放在垫子下面，可以让人举着它，出入辟恶灾。”于是就说出串名字，有的已经发过了，其余的让王祐都给他们每人发一支。那人随即握着王祐的手同他告别。这天王祐得以安然入睡。半夜，他忽然醒来，急忙喊手下人，让他们打开被子，说神人用水灌他，就要弄得一塌糊涂了。打开被子一看，果然真的有水。那水在上下两床被子中间，不往被子里浸渗，如露珠在荷叶上滚动，收起来共有三升七合。于是，王祐的病就去了三分之二。

几天之后便彻底痊愈。凡是那个人说要选取的人全都死了，只有三文英又活半年之后才死；凡是他说要送给红笔的人，虽然遇上了疾病和兵乱之灾，但却都安然无恙。当初，有本妖书说：上帝派赵公明、钟士季等，各率领数万鬼兵到世间征召兵将，结果没找到他住的地方。王祐病好之后，看见了这本妖书，与那人所说的赵公明完全符合。

## 温 峤

古今相传：夜以火照水底，悉见鬼神。温峤平苏峻之难，及于湓口，乃试照焉。果见官寺赫奕，人徒甚盛；又见群小儿，两两为偶，乘轺车，驾以黄羊，睚眦可恶。温即梦见神怒曰：“当令君知之。”乃得病也。（出《志怪》）

从古到今，人们都传说：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用火照水底，便能够看见鬼神。温峤等人击败了苏峻的叛乱，来到江西的湓口，他试着照了一把。果然，他看见了官家的寺庙显耀盛大，大众甚多；又看见不少小孩子，两个两个为一伙，乘坐轻便小车，让黄羊拉着，睁大眼睛向上看，十分可恶的样子。温峤当夜就梦见神人发怒道：“应该让你知道知道厉害。”不久，温峤便得病了。

## 戴文谔

沛国戴文谔居阳城山，有神降，妻焉。谔疑是妖魅，神已知

之，便去。遂见作一五色鸟，白鸠数十枚从，有云覆之，不遂见。  
(出《搜神记》)

沛国人戴文谔住在阳城山，有神女来到此地，嫁给他作妻子。戴文谔怀疑她是妖怪。神女知道他的心思之后，便走了。当即，只见她变成一只五色鸟朝远处飞去，后面跟随着几十只白鸠。有顷，云霞将它们盖住，再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## 黄石公

益州之西，云南之东，有神祠。克山石为室，下有人奉祠之。自称黄公。因言此神，张良所受黄石公之灵也。清静不烹杀。诸祈祷者，持一百钱，一双笔，一丸墨，石室中前请乞。先闻石室中有声，须臾，问来人何欲。既言，便具语吉凶，不见其形。至今如此。(出《搜神记》)

在益州的西部、云南县的东边，有一座神庙。它是在岩石上凿出一个洞作为庙室的。刚刚凿洞的时候，只见里面有一个人正在祭祀，他自称黄公，因此人们把他看作这个庙里的神。汉留侯张良就是受黄石公的点化，并得到一部《太公兵法》才具有灵气的。他一靠子不杀生，且清清净净。所有来祈祷的人，都要拿一百钱，一双笔，一丸墨，到石室中向前跪下乞告。这样，就可以先听石室里有说话声，一会儿，便问来人有什么要求。当你把自

己的要求说出来之后，那人就会告诉你吉凶福祸。然而，只闻其声不见其形。直到今天，还是这样。

## 袁 双

丹阳县有袁双庙。真第四子也。真为桓宣武诛，便失所在。灵在太元中，形见于丹阳，求立庙。未既就功，大有虎灾。被害之家，辄梦双至，催功甚急。百姓立祠堂，于是猛暴用息。今道俗常以二月晦，鼓舞祈祠。尔日，常风雨忽至。元嘉五年，设奠讫，村人丘都，于庙后见一物，人面鼉身，葛巾，七孔端正，而有酒气。未知为双之神，为是物凭也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丹阳县境内有座袁双庙。袁双是道教所奉的真武帝君弟弟的四儿子，真武帝君被桓武杀死之后，他便失去了住处。他的灵魂在晋太元年间，身子却出现在今天的丹阳县。他请求人们为自己修一座庙。未等到修成，这里便闹起虎灾。被害者的家属就梦见袁双来到身边，催促他们赶快把庙修建起来。百姓们把祠庙建起之后，虎患于是就根除了。如今，道家有个习俗，就是常常在二月的最后一天擂鼓舞，到祠庙祈祷祭祀。近些日子，常常有风雨忽然降临。汉桓帝元嘉五年，祭祀完毕，村里有个叫丘都的人，在庙后看见一个怪物，长着人的面孔扬子鳄的身子，扎着葛织成的衣巾，耳目口鼻等七窍长得挺端正，而且有酒气。不知道他是袁双化身的人应该明白，这就是凭证呵。

## 商 康

乌程卞山，本名土山。有项籍庙，自号卞王，因改为名。山足有一石柜，高数尺。陈郡殷康，尝往开之，风雨晦暝，乃止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乌程县有一座卞山，原名叫土山。山上有座项羽庙，因为他自己号称卞王，所以这座山改名为卞山。山脚下有一口石柜，好几尺高，陈郡有个姓康的富人曾经前往打开石柜，顿时风雨飘摇，天昏地暗，只好停止。

## 贾 充

贾充伐吴时，尝屯项城，军中忽失充所在。充帐下都督周勒，时昼寝，梦见百余人，录充，引入一逕。勒惊觉，闻失充，乃出寻索之。忽睹所梦之道，遂往求之。果见充行至一府舍，侍卫甚盛，府公南面坐，声色甚厉，谓充曰：“将乱吾家事，必尔与荀勖。既惑吾子，又乱吾孙。间使任恺黜尔而不去，又使庾纯冒汝而不改，今吴寇当平，汝方表斩张华，汝之愆，皆此类也。若不悛慎，当旦夕加罪。”充因叩头流血。公曰：“汝所以廷日月而名器如此者，是卫府之勋耳。终当使孙嗣死于钟簏之间，太子毙于金酒之中，小子困于枯木之下。荀勖亦略同。然其先德小浓，故在汝后。数年之外，国嗣亦替。”言毕命去。充忽然还营，颜色

憔悴，性理昏丧，经日乃复。其后孙谧死于钟下。贾后服鸩酒而死，贾午考竟。用大杖。皆如所言。（出《晋书》）

西晋大臣贾充攻打讨伐孙吴时，曾经屯兵于项城，军营之中忽然就不见了他的影子。贾充帐下有个都督叫周勒，当时正在白天睡觉，梦见一百多人在追捕贾充，抓住之后把他押入一条小道。周勒惊醒了，就听说了贾充失踪这件事，便出去寻找线索。忽然，他发现了梦见的那条小道，随即就沿路去找，果然看见贾充走进一座官府，那里侍卫很多，壁垒森然。只见府中的长官坐在南面，声色俱厉地对贾充说：“你将坏了我们家的大事儿！你与尚书令荀勖勾结，既迷惑了我的儿子，又迷乱了我的孙子。这期间我派任恺罢免你，你却不离去；又派庾纯谴责你你也不改。今天，孙吴之寇应当扫平，你就上表斩了张华。你的愚昧和蠢笨的伎俩，不过如此。如果再不思悔改而谨慎起来，早晚还会给你加刑。”贾充便连连磕头，脑袋都磕出了血。那长官又说，“之所以为你延长了阳寿并使你有如此地位和名气，这都是因为你保卫朝廷有功呵。不过，你要记住，最后应当让孙太子死于钟虡的两侧之间，让你的大儿子死在药酒毒下，让你的小儿子被压于枯木之下。尚书令荀勖也与你大致相同。但他有才华并积下阴德，死在你的后面。数年之后，就要改朝换代了。”说完，他就让贾充离去。贾充突然回到军营，脸色憔悴，神志不清，整天恍恍惚惚，过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。后来，孙太子死于钟山脚下，贾充的女儿齐王妃服鸩酒而亡，贾义（午考），太子的死，是用大棒杖毙的。全跟那人说的一样。

## 王文度

晋王文度镇广陵，忽见二骑，持鹄头板来召之。王大惊，问骑：“我作何官？”骑云：“尊作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。”王曰：“吾已作此官，何故复召耶？”鬼云：“此人间耳，今所作是天上官也。”王大惧之。寻见迎官玄衣人及鹄衣小吏甚多，王寻病薨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晋代，王文度镇守广陵郡。一日，他忽然看见两个主驾车马的小吏，握着鹄头板来召见他，王文度大惊，急问那两个小吏：“我将要做什么官？”回答说：“你将要做平北将军及徐州和兖州的刺史。”王文度说：“我已经当上了这样的官，为什么还要召见我呢？”那鬼吏说：“这是人间哪，今天让你做的则是天上的官呀。”王文度更加惊恐万状。俄顷，只见不少黑衣人鹄衣小吏来迎接他，他随即便病死了。

## 徐 长

吴兴徐长夙与鲍靓有神明之交，欲授以秘术。先请徐宜有约，誓以不仕，于是授录。以常见八大神在侧，能知来见往。才识日异，州乡翕然美谈。欲用为州主簿。徐心悦之。八神一朝不见七人，余一人倨傲不如常。徐问其故，答云：“君违（原来违下有不字。据明抄本删。）誓，不复相为。使身一人留卫录耳。”

徐乃还录，遂退。（出《世说》）

吴兴县的徐长早就跟鲍靓有神祈之交往，想跟他学神仙法术。鲍靓先让徐长立下誓约，今后不再做官，然后才把记载法术的籍录传授给他。不久，徐长就能把常见的八大神召到自己身边，而且使人们看见这八大神怎么来的和怎么走的。他的法术越来越高，日新月异，当地人传为美谈。官府还要任用他为州主簿。听到这消息，徐长很高兴。一天，八大神少了七个，只召来一个大神还傲慢无礼不如往常。徐长问其原因，他回答说：“你违背了誓约，大家不再奉陪，派我一个人留下来是保护这套籍录的呵。”徐长把籍录还回后，这个大神也走了。

## 陈 绪

新城县民陈绪家，晋永和中，旦闻扣门，自通云：“陈都尉。”便有车马声，不见形。径进，呼主人共语曰：“我应来此，当权住君家，相为致福。”令绪施設床帐于斋中。或人诣之，斋持酒礼求愿，所言皆验。每进酒食，令人跪拜，授闾里，不得开视。复有一身，疑是狐狸之类，因跪，急把取。此物却还床后，大怒曰：“何敢嫌试都尉？”此人心痛欲死，主人为扣头谢，良久意解。自后众不敢犯，而绪举家无恙，每事益利，此外无多损益也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

晋代永和年间，新城县陈绪家里，天刚亮就听见敲门声，并且自报姓名和身份说：“我是陈都尉。”接着就听见一阵车马声，但却看不见人影。“陈都尉”径直走进屋里，把主人喊出来说道：“我应该到这里来，暂且住在你们家，让我们相互致福吧！”他让陈绪在书房里架设床帐。有人来拜见他，拿着酒和礼品求他算命，所说的都很灵验。每次送酒饭，他都让人跪下，把酒饭送进门里，但不准开门而视。一天，有个怀疑这位“陈都尉”是狐狸精之类的妖怪的人，刚跪下把酒饭送进去，又急忙夺了回来。“陈都尉”却回到床上，大怒道：“你还敢怀疑并试探都尉？”那人立即心痛欲死。陈绪急忙走过来，为那人磕头谢罪，好久他的病情才缓解。从此之后，众人谁也不敢冒犯它，而陈绪全家均平安无事，什么事都很吉利，几乎没有什么意外损失。

## 白道猷

章安县西有赤城山，周三十里，一峰特高，可三百余丈。晋泰元中，有外国道士（道字原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人白道猷，居于此山。山神屡遣狼怪形异声往恐怖之，道猷自若。山神乃自诣之云：“法师威德严重，今推此山相与，弟子更卜所托？”道猷曰：“君是何神？居此几时，今若必去，当去何所？”答云：“弟子夏王之子，居此千余年。寒石山是家舅所住，某且往寄憩，将来欲还会稽山庙。”临去，遗信赠三奩香。又躬来别，执手恨然，鸣鞞响角，凌空而逝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章安县西部有座赤城山，方圆三十里，其中一峰特别高大，大约有三百多丈。晋代泰元年间，有一位外国道士名叫白道猷，就居住在这座山上。山神三番两次地派遣狼变成十分可怕的样子，怪声怪气地嗥叫着吓唬他。白道猷泰然自若。山神便又亲自上山见他，说道：“大法师德重威严，今天，我就把这座山送给你了，希望你不要辜负我之所托。”道猷说：“你是什么神？在这住了多长时间？今天如果必须离开，你将去往何处？”山神回答道：“我是夏王的儿子，在这里住一千多年了。寒石山是我舅舅住的地方，我暂且去那寄居一段时间，将来回到会稽山神庙去。”临走，留下一封信，又赠给白道猷三奩香。然后，向白道猷躬身告别，举手时感到十分遗憾，吹响号角，敲击刀鞘，凌空而逝。

## 高雅之

晋太元中，高衡为魏郡太守，戍石头。其孙雅之，在廨中，云：“有神来降，自称白头公，拄杖光耀照屋。与雅之轻举宵行，暮至京口，晨已来还。”后雅之父子，为桓玄所灭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晋代太元年间，高衡为魏郡太守，戍卫石头城。他的孙子高雅之在马棚中说：“刚才，有位神人来此，自称白头公，他拄的那根拐杖闪闪发光，把屋子都照亮了。他和我轻轻举着那根拐杖连夜而行，第二天天快黑时到了京口城，早晨已经返回来了。”后来，高雅之父子，被南郡公桓玄所灭。

## 罗根生

豫章有庐松村。郡人罗根生，来此村侧垦荒，种瓜果。园中有一神坛。瓜始引蔓，忽见坛上有一新板，墨书云：“此是神地，可速出去。”根生祝曰：“审是神教，愿更朱书赐报。”明早往看，向板犹存，字悉以朱代墨。根生谢而去也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豫章县有个庐松村。郡里有个叫罗根生的人，到村头来开荒，并种上了瓜果。当瓜刚开始爬蔓的时候，园中那个神坛上忽然出现一块新木板，上面用黑墨水写道：“这是神地，请速离开。”罗根生当即祝祷说：“神的教示我已知悉，希望换成红字公布于众。”第二天早晨，罗根生来园中观看，只见那块新木板还在，上面的字全用朱红代替了墨黑。罗根生谢罪后离去。

## 沈 纵

余姚人沈纵，家素贫。与父同入山，还未至家，见一人。左右导从四五百许，前车辐马鞭，夹道卤簿，如二千石。遥见纵父子，便唤住，就纵手中燃火。纵因问是何贵人？答曰：“是斗山王，在余杭南。”纵知是神，叩头云：“愿见祐助。”后入山，得一玉枕，从此如意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余姚县人沈纵，家中一向贫穷。一日，他跟父亲一起进山，回来时还没有到家，看见一个大人物迎面走来。这位大人物前呼后拥的，仅前导和随从就有四五百人。前面闪动着车轮和马鞭，夹道站着仪仗队，如同二千石俸禄的官员。远远看见沈纵父子，那大人物便将他们喊住，然后靠近沈纵并在他手中点上火。沈纵于是问道：“你是何方贵人？”回答说：“我是斗山之王，住在余杭县南边。”沈纵知道他是神仙，一边叩头一边说：“希望能够得到您的祐护和帮助。”后来，沈纵进山得到一方玉枕，从此他们家万事如意。

## 戴氏女

豫章有戴氏女，久疾不瘥。见一小石，形像偶人。女谓曰：“尔有人形，岂神？能差我宿疾者。吾将重汝。”其夜梦有人告之：“吾将佑汝。”自后疾渐差。遂为立祠山下。戴氏为巫，故名戴侯祠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豫章郡戴氏有个女儿，久病不愈。一天，她看见一块小石头，形状像个人，便对它说：“你有人形，难道是神仙吗？如果你能把我的老病治好，我将重重地谢你。”当天夜里，她梦见有人告诉她说：“我今后会保佑你的。”从此以后，她的病情渐渐好转，于是就在山下建起一座祠庙，戴氏就在那做巫师，因此这座祠庙便被称为“戴侯祠”。

## 孙 盛

衡山白槎庙。古老相传：昔有神槎，皎然白色，祷之灵无不应。晋孙盛临郡，不信鬼神，乃伐之。斧下流血。其夜波流神槎向上，但闻鼓角之声，不知所止。开皇九年废，今尚有白槎村在。（出《湘中记》）

衡山有座白槎庙。很久以前，人们就传说：早年，这儿有一个神奇的木筏子，皎然白色，向它祈祷没有不灵验的。晋代孙盛来此任郡守，他不信鬼神，便让人砍毁它。不料，那斧子砍下去，木筏子竟然流出血来。当天夜里，水流奇迹般地将木筏子送往上游，只听鼓号声声，不知停在了什么地方。隋代开皇九年，这座庙便毁废了，如今还有个白槎村存在着。

## 湛 满

须江县江郎山。昔有江家在山下居，兄弟三人，神化于此。故有三石峰之异。有湛满者，亦居山下。其子仕洛，永嘉之乱，不得归。满乃使祝宗言于三石之灵，能致其子，靡爱斯牲。旬日中，湛子出洛水边，见三少年，使闭目伏车栏中间，去如疾风。俄顷，从空中堕，恍然不知所之。良久，乃觉是家园中。（出《十道记》）

须江县境内有座江郎山。从前，有一户姓江的人家在山下居住，他们兄弟三人，都在这里成神而去，因此留下一座奇异的三石峰。有位叫湛满的人，也住在这座山下。他的儿子在洛阳做官，赶上杀王公士民数万人的永嘉之乱，有家不能回。湛满就来到三石峰下祈祷，求其保佑他的儿子，说：“能让我的儿子回来，一定不会舍不得供祭祀的牲畜”十天之内的某一日，湛满的儿子走到洛水边，看见三位少年。这三位少年让他闭上眼睛趴在车栏中间，那车便像疾风一般跑起来。有顷，他突然从空中掉了下来。他恍恍惚惚，不知到了何处。好久，他才发现这是自己家的菜园子。

## 竺昙遂

晋太元中，谢家沙门竺昙遂，年二十余，白皙端正，流落沙门。尝行经青溪庙前过，因入庙中看。暮归，梦一妇人来，语云：“君当来作我庙中神，不复久。”昙遂问：“妇人是谁？”妇人云：“我是青溪姑。”如此一月许，便卒。临死，谓同学年少曰：“我无福，亦无大罪，死乃当作青溪庙神。诸君行便，可见看之。”既死后，诸年少道人诣其庙。既至，便灵语相劳问，音声如其生时。临去云：“久不闻呗声，甚思之。”其伴慧觀，便为作呗讌，犹唱赞。语云：“歧路之诀，尚有悽怆。况此之乖，形神分散。窃冥之叹，情何可言。”既而歔歔不自胜，诸道人等皆为流涕。（出《续搜神记》）

东晋太元年间，出家的佛门弟子中有一个叫竺昙遂的，二十多岁，相貌端庄，皮肤白皙。他流落到佛门之后，一次他从青溪庙前路过，于是进庙里看了一番。晚上回来，他梦见一个女人来了，对他说：“你应当来做我庙中之神，这一天不会太久了。”竺昙遂问那女人是谁，回答说：“我是青溪姑。”就这样过了一个月，竺昙遂便死了。临终前，他对僧人们说：“我这辈子没有福，也没有大的罪过，死后能做青溪庙之神，你们从那里路过方便的话，可以进去看看我。”竺昙遂死后，那些年轻道人来到青溪庙上，便与之对话互致问候。竺昙遂的声音跟生前一样。临别，竺昙遂说：“很久没有听到唱赞偈的声音，真想呵！”他的同伴慧觀，便为他唱了一段。接着，他也唱了起来，大意是：歧路之别，尚有悽怆之情；而我们这种情况下的分离，形神各在一方，深远难见，长叹不已，这种心情简直无法表达……唱罢，他感慨不已，难以控制。道人们都为他流下了热泪。

## 武 曾

侯官县常有阁下神。岁终，诸吏杀牛祀之。沛郡武曾作令，断之。经一年，曾选作建威参军。当去，神夜来问曾：“何以不还食？”声色极恶，甚相谴责。诸吏便于道买牛，共谢之，此神乃去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侯官县曾经有位阁下神。每年年底，各位官吏都要杀牛来祭祀他。自从沛郡的武曾来此做县令之后，便将祭品给断了。一年

之后，武曾被选任建威参军，临行前夜那神人来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给我送吃的？！”声色俱厉，对他痛加谴责。官吏们得知此事后，便于当地买牛杀了，共同向阁下神谢罪。此后，那神人就走了。

## 晋孝武帝

晋孝武帝，殿北窗下见一人，著白帟，黄练（练原作疏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单衣，自称华林园水池中神，名曰淋洿君。帝取所佩刀掷之，空过无碍。神忿曰：“当令君知之。”少时而暴崩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东晋孝武帝，在大殿北面的窗下看见一个人，穿着白色的夹袄，黄绢单衣，自称是华林园水池中的神仙，名叫淋洿君。孝武帝摘下自己的佩刀向他砍去，然而却什么也未砍到。那神人忿然地说：“我应当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”不久，孝武帝就暴死了。

## 蔺后之

蔺后之家在南乡，有樗蒲娄庙。后之有女名僧因，忽厥（厥原作气。据明抄本改。）而寤，云：“樗蒲君遣婢迎僧坐斗帐中，仍陈盛筵。以金银为俎案，五色玉为杯碗。与僧共食，一宿而醒也。”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

蔺后之家住南乡，那里有座樗蒲茱庙。蔺后之有个女儿名叫僧因。一天，她忽然昏倒又醒来，说：“樗蒲君遣侍女迎接我，坐在斗帐之中，又摆上酒席筵菜，用金银做肉案子，用五色玉做杯碗；和我共同吃了顿饭，又住了一宿才醒来呵……”

## 王 猛

王猛者，北海人。少贫贱，曾至洛阳货畜。有一人，于市贵买其畜，而云无直，家近在此，可随我取。猛随去。行不觉远，忽至深山中。此人语猛，且住树下，当先启道君来。须臾，猛进，见一公据胡床，头鬓悉白。侍从十许人。有一人引猛云：“大司马公可进。”因拜，老公曰：“王公何缘拜？”即十倍售畜价，遣人送猛出。既顾视，乃嵩山也。（出《中兴书》）

王猛是北海郡的人，少年时家里很穷，曾经到洛阳卖过畜箕。一次，有个人在市场上花高价买他的畜箕，却又说没有带钱，家就住在附近，让王猛随他去取。王猛随他而去，没觉走出多远，忽然来到深山里。那人对王猛说：“你暂且站在树下，我得先回去禀告一声你来了。”不一会儿，王猛便随他进了树洞，看见一个人坐在折叠床上，他的头发和两鬓全白了，有十多个侍从。有一个人引王猛来到这老者跟前，并说：“大司马公请进——”王猛向老者跪拜，老者说：“你为什么要拜我呢？”当即送王猛十倍于原价的畜箕钱，并派人把他送出树洞。王猛四下看看，这里原来是嵩山呵。

## 封驱之

始兴林水源里有石室，室前磐石上，行罗十瓮，中悉是饼银。采伐遇之，不得取，取之迷闷。晋大元初，民封驱之家仆，密窃三饼归，发看，有大蛇螫之而死。《湘州记》曰：“其夜，驱之梦神语曰：‘君奴不谨，盗银三饼。即日显戮，以银相偿。’觉视，则奴死银在矣。”（出《水经》）

在始兴郡老林子山溪的源头，有一座石屋，屋前的大石头上，摆着一排十个陶瓮。这瓮里全装着银饼子，采药的伐木的如果看见，也不能拿走，谁拿了谁就得迷路。东晋太元初年，郡民封驱之家里的仆人，悄悄偷三块银饼子回来，到家揭开一看，有一条大蛇爬出来，当即把他咬死。《湘州记》里说：“那天晚上，封驱之梦见神人对他说：“你的奴才不老实，偷走银饼子三块，当天就被处决了。现在，就把那银饼子送给你，作为补偿吧。”封驱之醒来一看，那奴才果然死了，而银饼子还在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五 神五

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王僧虔 | 陈   | 慄   | 宫亭庙 | 安世高 |
| 曲阿神 | 谢   | 奂   | 李 滔 | 树伯道 |
| 侯 褚 | 卢   | 循   | 陈 臣 | 张 舒 |
| 萧惠明 | 柳   | 积   | 赵文昭 | 河 伯 |
| 邵敬伯 | 吴兴人 | 刘子卿 |     |     |

### 王僧虔

晋王僧虔秉政，使从事宗宝，统作长沙城。忽见一传教官语曰：“君何敢坏吾宫室？司命官相诛。”寻时宗宝乃坠马。其夜，僧虔梦见一贵人来通，宾从鲜盛，语僧虔曰：“吾是长沙王吴君。此所居之处。公何意苦我？若为我速料理，当位至三公。”僧虔于是立庙。自后祈祷无不应。（出《湘中记》）

晋代王僧虔主持政事，派从事宗宝统镇长沙城。一日，宗宝忽然看见一个传教官跑过来对他说：“你怎么敢破坏我的宫室呢？！”伺机命人相杀。旋即，宗宝从马上摔了下来。当天夜里，王僧虔梦见一位贵人来登门拜访，其随从之多之排场，是很少见

的。那贵人对王僧虔说：“我是长沙王吴君呵。这里是我住的地方，你何必要难为我？你如果能快点把这事处理好，我保你位至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三公。”于是，王僧虔为他修起一座庙。此后，凡是来祈祷没有不应验的。

## 陈 慊

隆安中，丹徒民陈慊，于江边作鱼簋。潮去，于簋中得一女，长六尺，有容色，无衣裳，水去不能动，卧沙中。与语不应。有一人就奸之。慊夜梦云：“我江神也。昨失路，落君簋中，小人辱我。今当白尊神，杀之。”慊不敢归，得潮来，自逐水而去。奸者寻亦病死矣。（出《洽闻记》。《御览》六十八引作出祖台之《志怪》）

东晋隆安年间，丹徒县有个百姓叫陈慊，在江边编放了一个鱼簋子，退潮之后，在鱼簋里有一个女子，六尺高，颇有姿色，裸体，水退去之后不能动弹，躺在沙滩上。有一个人上前把她奸污了。陈慊晚上做了个梦，梦见那女子对他说：“我是江神呵。昨天迷了路，落入你的鱼簋里，被小人奸污了。今天我要报告尊神，杀了这个小人！”陈慊不敢放她回去。等到涨潮的时候，她便随水而逝。不久，那个奸污她的人就病死了。

## 宫亭庙

南康宫亭庙，殊有神验。晋孝武世，有一沙门至庙。神像见之，泪出交流。因標姓字，则是昔友也。自说：“我罪深，能见济脱不？”沙门即为斋戒诵经，语曰：“我欲见卿真形。”神云：“禀形甚丑，不可出也。”沙门苦请，遂化为蛇，身长数丈，垂头梁上，一心听经，目中血出。至七日七夜，蛇死，庙亦歇绝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南康郡有座宫亭庙，有神且非常之灵验。东晋孝武帝在位时，有一佛教徒来到庙前，庙里的神像看见他，不由泪水交流。于是他们道出姓名字号，原来从前是一对好朋友。那神自己说：“我罪孽深重，能不能帮助我早日解脱？”那僧人当即为他斋戒诵经，并说：“我想看看你的真面目。”神说：“我长得很丑，不可现原形呀。”僧人再三请求，神便变成一条蛇，好几丈长，把头垂在房梁上，聚精会神地听僧人诵经。后来，这蛇的眼睛里冒出血来，到七天七夜时，它死了，这座宫亭庙也关了门。

## 安世高

安侯世高者，安息国王子。与大长者共出家，学道舍卫城。值主不称，大长者子辄恚，世高恒呵戒之。周旋二十八年。云当至广州。值乱，有一人逢高，唾手拔刀曰：“真得汝矣。”高大笑

曰：“我宿命负对，故远来相偿。”遂杀之。有一少年云：“此远国异人，而能作吾国言，受害无难色，将是神人乎？”众皆骇笑。世高神识还生安息国，复为王作子，名高。安侯年二十，复辞王学道。十数年，语同学云：“当诣会稽毕对。”过庐山，访知识，遂过广州。见少年尚在，径投其家，与说昔事，大欣喜。便随至会稽。过稽山庙，呼神共语。庙神蟒形，身長数丈，泪出。世高向之语，蟒便去。世高亦还船。有一少年上船，长跪前受咒愿，因遂不见。世高（世高原作广州客。据明抄本改。）曰：“向少年即庙神，得离恶形矣。”云庙神即是宿长者子。后庙祝闻有臭气，见大蟒死，庙从此神歇。前至会稽，入市门，值有相打者。误中世高头，即卒。广州客遂瘞之于佛舍。（瘞之于佛舍五字原作事佛精进。据明抄本改。出《幽明录》）

有位王侯叫安世高，本是安息国太子，和大长者一同出家为僧，在舍卫城里学道。遇上个主持不称心，大长者之子便常常发脾气，安世高总是呵责警告他。安世高与他打了二十八年的交道，后来说自己应该到广州去。正值战乱，有一个人遇上他，唾手拔刀说：“果然找到你了！”安世高大笑道：“我命中注定要负于对手，因此远道而来使你得到满足。”那人遂将安世高杀了。有一个少年说：“这位从遥远国度里来的奇人，能够说我们国家的话，而且临死不惧，就会变成神人呀！”众人都惊异地笑起来。安世高的神魂回到安息国，又托生为王子，名高。他二十岁的时候，又告别父王去学道。十九年过去了，他对同学们说：“我应当去会稽山毕对。”于是，他们经过庐山，访寻有造诣的人，随后来

在广州。安世高得知当年那个说他会变成神人的少年还在，便径直来到他家，跟他说起当年自己被杀的往事，那少年欣喜若狂，便随安世高到会稽山稽山庙前。少年喊庙神说话，那庙神现出蟒的原形，好几丈长，眼里在流泪。安世高对它说了几句什么，那蟒便走了，世高也回到船上。这时，有一个少年跳上船来，长跪在安世高面前，接受他的祝告和希望。然后，那少年竟不见了踪影。安世高说：“刚才那个少年，就是庙神；他难得脱开那个丑恶的体形呀！”他又说庙神就是当年那个大长者之子。后来，到庙上来祈祷的人闻到一股腥臭气，才发现那条大蟒死了，庙也从此关门。安世高来到会稽，进了城门，正赶上有人在打架。不慎，误中安世高的脑袋，他当即毙命。广州客——那位少年随即把他埋葬在寺庙旁。

## 曲阿神

曲阿当大埭下有庙。晋孝武世，有一逸劫，官司十人追之。劫迺至庙，跪请求救，许上一猪。因不觉忽在床下。追者至，觅不见。群吏悉见入门，又无出处。因请曰：“若得劫者，当上大牛。”少时劫形见，吏即缚将去。劫因云：“神灵已见过度，云何有牛猪之异？而乖前福。”言未绝口，觉神像面色有异。既出门，有大虎张口而来，迺夺取劫，衔以去。（出《神鬼传》）

曲阿县境内，面对着大坝有一座庙。东晋孝武帝当朝时，有一个劫匪逃跑，官府派出十个人追捕他。那劫匪径直跑进庙里，

跪下求助神人保佑救他一命，并许愿说过些日子送来一头猪。于是，不知不觉忽然就滚进了床底下。追捕他的人赶到了，怎么也找不到他。捕吏们全都看见他进了这个门，又没有别的出口，于是也向庙神祈祷说：“如果你能让我们捕到劫匪，过几天给你送条大牛来！”有顷，那劫匪露出马脚，捕吏们立即绑住他就要走。劫匪于是说道：“你作为神灵这样做大过分了，你说牛和猪对于你有什么不同？为什么违背先前的许诺？”话未说完，只见那神像的脸色有了变化。出门之后，有只大老虎张着大嘴扑将过来，径直夺下劫匪，衔着他跑掉了。

## 谢奂

青溪小姑庙，云是蒋侯第三妹。庙中有大穀扶疏，鸟常产育其上。太元中，谢庆弹杀数头，即觉体中慄然。至夜，梦一女子，衣裳楚楚，怒云：“此鸟是我所养，何故见侵？”经日谢卒。庆名奂，灵运父也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青溪县境内有座小姑庙，说是为蒋侯的三妹所建。庙里有株大树扶疏，鸟儿们经常在上面生儿育女。东晋太元年间，谢庆用弹弓杀死几只鸟儿后，当即觉得体内颤栗不已。到了晚上，他梦见一个女人，衣裳楚楚动人，对他怒气冲冲地说：“这些鸟儿是我养的，你为什么要伤害它们？！”过了几天，谢庆就死了。谢庆名为奂，他就是谢灵运的父亲呵。



## 李 滔

吴郡桐庐，有徐君庙，吴时所立。左右有为劫道非法者，便如拘缚，终至讨执。东阳长山吏李滔，以义熙中，遭事在都。妇自出料理。过庙请乞恩，拔银钗为愿。未至富阳，有鱼跳落妇前。剖腹，还得所愿钗。夫事寻散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吴郡桐庐县，有座徐君庙，东吴时所建。附近有抢劫的盗窃的等犯法的人，便像被逮捕时那样把自己绑起来，临死前到这里忏悔并讨要牵引枢车的绳索。东阳郡长山县的官吏李滔，于东晋义熙年间摊上了事，被困在京都。他的妻子只好自己出来料理一些事情。一次，她从徐君庙前经过，便进去祈祷请庙神施恩，并拔下头上的银钗奉上，算作还愿。没等她走到富阳，有条鱼跳落到她的面前，等到把鱼剖腹，鱼腹中有庙神送还的那支银钗。不久，她丈夫所摊之事也烟消云散了。

## 树伯道

余杭县有仇王庙，由来多神异。隆安初，县人树伯道为吏，得假将归。于汝南湾觅载，见一朱舸，中有贵人。因求寄。须臾如睡，犹闻有声，若剧甚雨。俄而至家。以问船工，亦云仇王也。伯道拜谢而还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余杭县有座仇王庙，从建庙以来发生不少神奇怪异之事。东晋隆安初年，县里有个叫树伯道的人，在官府中当小吏。一天，他请假回家，在汝南湾待渡时，看见来了只红船，上面有位贵人。于是，他向贵人求载。不一会儿，他昏昏沉沉，如同睡着了一般，还听到一种声音，像下大雨似的。俄顷，他便回到家中。他向船夫询问，亦说那贵人便是仇王。树伯道望着远去的红船拜谢一番，才进到屋里。

## 侯 褚

郾县西乡，有杨郎庙。县有一人先事之。后就祭酒侯褚，求入大道。遇谯郡楼无陇诣褚，共至祠舍，烧神坐器服。无陇乞将一扇。经岁，无陇闻有乘马人呼楼无陇数四声，云：“汝故不还杨明府扇耶？”言毕，回骑如去。陇遂得痿病而死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郾县的西乡，有一座杨郎庙，县里有一个人先来奉祀之。后来，他便与任祭酒的诸侯就伴，一起祈祷以期得道。不久，逢谯郡的楼无陇拜会侯褚，三人便一同来到庙里，烧神坐器服。楼无陇乞得了一把扇子。一年之后，楼无陇听见一个骑马的人连喊他四声“楼无陇”，并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还我们杨郡守的扇子呢？！”说完，调转马头而去。不久，楼无陇患痿病而死。

## 卢 循

义熙四年，卢循在广州，阴规逆谋。潜遣人到南康庙祈请，既奠牲奏鼓。使者独见一人，武冠朱衣，中筵而坐曰：“卢征虜若起事，至此，当以水相送。”六年春，循遂率众直造长沙，遣徐道覆逾岭。至南康，装艚十二，艚楼十丈余。舟装始办，大雨一日一夜，水起四丈，道覆凌波而下，与循会巴陵。至都而循战败。不意神速其诛，洪潦之降，使之自送也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东晋义熙四年，卢循在广州阴谋造反，偷偷派人到南康庙祈祷祭祀，并奏起鼓乐奉上牺牲。被派去的亲信在庙中只见一人，戴着武将的帽子穿着红色的衣服，往中间的席位上一坐，说：“征虜大将军卢循如果想造反起事，来到此外，我奉送给他的水。”义熙六年的春天，卢循率领人马直奔长沙，派徐道覆等过岭去南康，装了十二船军需品，每船都有十多丈高。船装完开始出发，天突然下起大雨，一天一夜，江水上涨四丈，徐道覆率船队顺流而下，与卢循在巴陵会师。直逼京都建康后，却多次战败，卢循投水而死。想不到他这么快就完了。雨水及山洪，使他自己断送了自己。

## 陈 臣

临川陈臣家大富。永初元年，臣在斋中坐，其宅内有一町筋

竹，白日忽见一人长丈许，面如方相，从竹中出，径语陈臣：“我在家多年，汝不知，今去，当令汝知之。”去一月许日，家大失火，奴婢顿死，一年中便大贫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临川县陈臣家十分富有。南北朝时，宋武帝永初元年，陈臣在书房里端坐，望着院子里那片瘦竹。忽然，大白天只见一个一丈多高的人，从竹林中走出来，长得十分凶恶可怕。他径直对陈臣说：“我在你家里多年了，可你还不知道。今天我要走了，应该让你知道知道。”那人走了一个月零几天，陈臣家里起了大火，奴婢们当即都烧死了。一年之内，他家一下子就变得十分贫穷。

## 张 舒

长山张舒，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见一人，著朱衣平上帻。手捉青柄马鞭。云：“汝可教，便随我去。”见素丝绳系长梯来下，舒上梯，仍造大城。绮堂洞室，地如黄金。有一人长大，不巾帻，独坐绛纱帐中，语舒曰：“主者误取汝，赐汝秘术卜占，勿贪钱贿。”舒亦不觉受之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长山县有个张舒，在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忽然看见一个人，穿着大红衣服，围着一般的头巾，手执一支黑色的马鞭。他对张舒说：“你适宜学道法。想学，就随我来吧！”这时，只见一架用白丝绳系制的长梯从空中降下，张舒便登上了

梯子，跟着那人来到一座大城。走过绮丽的殿堂，进入一个幽深的洞室。这里的地面闪烁着金光，有一位又高又大的人，没有戴头巾，独自坐在深红色的纱帐中，对张舒说：“主持此事的人错误地选取了你。我教一套秘术给你，回去以占卜为生吧。记住，千万不要贪财物和金钱呵。”张舒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。

## 萧惠明

宋萧惠明为吴兴太守，郡界有卞山，山下有项羽庙。相承云：“羽多居郡厅事，前后太守不敢上厅。惠明谓纲纪曰：“孔季恭曾为此郡，未闻有灾。”遂命盛设筵榻。未几，惠明忽见一人，长丈余，张弓挟矢向之，既而不见。因发背，旬日殒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南北朝刘宋时，萧惠明任吴兴郡太守。在郡的边界处有座卞山，卞山下有座项羽庙。相传说，那项羽总住在郡府的厅堂里，所以前后几任太守不敢上大厅。萧惠明向综理府事的纲纪说：“孔季恭也曾经管理过这个郡，没听说他遇到什么灾。”随即，他命人在厅里摆上坐席和床榻，非常讲究地装饰起来。未等完成，他忽然看见一个人，一丈多高，拉弓搭箭地射向自己，旋即却不见了。于是，萧惠明的背部就长出个痛疽，十天后就死了。

## 柳 积

柳积，字德封。勤苦为学，夜燃木叶以代灯。中夕，闻窗外有呼声，积出见之，有五六人。各负一囊，倾于屋下，如榆荚。语曰：“与君为书粮，勿忧业不成。”明日视之，皆汉古钱，计得百二十千。乃终其业。宋明帝时，官至太子舍人。（出《独异志》）

柳积字德封，学习起来十分勤奋、刻苦，晚上读书时点燃树枝树叶照亮。一天半夜，他听见窗外有呼喊声，便出门望去，只见有五六个人，各背来一个口袋，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了屋檐下，像榆树钱儿。那些人对柳积说：“这些东西送给你，就算给你的粮食；不必担心学业不成。”第二天早晨一看，全是汉代的古钱币，合如今一百二十千钱。柳积有了这些钱，终于完成学业。南朝宋明帝时，他的职位升到太子舍人。

## 赵文昭

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，吴郡赵文昭，字子业，为东宫侍讲。宅在清溪桥北，与吏部尚书王叔卿，隔墙南北。尝秋夜，对月临溪，唱《乌栖》之词，意旨闲怨。忽有一女子，衣青罗之衣，绝美，云：“王尚书小娘子，欲来访君”。文昭问其所以，答曰：“小娘子闻君歌咏，有怨旷之心，著清凉之恨，故来愿荐枕席。”

言讫而至，姿容绝世。文昭迷误恍惚，尽忘他志，乃揖而归。从容密室，命酒陈筵，递相歌送，然后就寝。至晓请去，女解金缕留别，文昭答琉璃盏。后数夜，文昭思之不已。偶游清溪神庙，忽见所与琉璃盏，在神女之后，及顾其神，与画侍女，并是同宿者。（出《八朝穷怪录》）

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，吴郡的赵文昭，字子业，为太子当侍讲。他的家住在清溪桥北，与吏部尚书王叔卿家仅隔一道墙，成南北邻居。有一个深秋之夜，赵文昭对月临溪，唱《乌栖曲》，音旨显得寂寞幽怨。忽然，有一个穿着青丝衣的小女子走了过来。十分美丽，她对赵文昭说：“王尚书的小娘子，想来看一看你。”赵文昭问其缘故，她回答说：“小娘子听你咏唱的声音，就知道你的内心旷凉而凄苦，有怨也有恨……因此，想来侍寝于你。”她刚说完，那位小娘子就到了。她姿容盖世，使赵文昭被迷得神情恍惚，把别的一切全忘了。他向小娘子拱手行礼，并从容地把她带回家中密室。然后，他让人摆上酒席，一边饮酒一边对唱，当夜便睡在一起。到天亮之后，小娘子与他辞别，并解下自己的金缕带留作纪念。赵文昭回赠她一只琉璃杯。之后一连数夜，赵文昭思念不已。一天，他偶然游经清溪神庙，忽然发现他的那只琉璃杯在神女像的身后放着。他走过去仔细观察那神像与画上的侍女，原来正是那天侍寝的主仆二人。

## 河 伯

余杭县南有上湖，湖中央作塘。有一人乘马看戏，将三四人至岑村饮酒，小醉，暮还。时炎热，因下马入水中，枕石眠。马断走归，从人悉追马，至暮不返。眠觉，日已向晡，不见人马。见一妇来，年可十六七，云：“女郎你好。日既向暮，此间大可畏。君作何计？”问：“女郎姓何？那得忽相闻？”复有一年少，年十三四，甚了了，乘新车，车后二十人至，呼上车。云：“大人暂欲相见。”因回车而去。道中络绎把火，见城郭邑居。既入城，进厅事，有信幡，题云“河伯”。俄见一人，年三十许，颜色如画，侍卫繁多。相对欣然，敕行酒炙，云：“仆有小女，颇聪明，欲以给君箕帚。”此人知神，不敢拒逆。便敕备办，令就郎中婚。承白已办。进（进原作遂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丝布单衣（衣下原有纱字。据明抄本删。）及袷、绢裙、纱衫襌、履屐，皆精好。又给十小吏，青衣数十人。妇年可十八九，姿容婉媚。便成礼。（礼字原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三日，经大会客，拜阁。四日云：“礼既有限，当发遣去。”妇以金瓿、麝香囊与婿别，涕泣而分。又与钱十万、药方三卷，云：“可以施功布德”。复云：“十年当相迎。”此人归家，遂不肯别婚。辞亲，出家作道人。所得三卷方：一卷脉经，一卷汤方，一卷丸方。周行救疗，皆致神验。后母老兄丧，因还婚宦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余杭县南边有一个湖，湖中央筑起堤坝。有一个人骑马看戏



回来，领三四个人到岑村喝酒，微醉，傍晚才向自己家走去。当时天气炎热，他便下马跳入水中，过一会儿就枕着水边石头睡着了。马挣断绳子往回跑，这人的随从全追马去了，直到天黑也没有返回。这人睡醒后，已经过了申时，仍不见随从牵马回来，却看见从远处走来一个女子，年纪大约十六七岁。这人说：“女郎再拜！天色既然已经很晚，这地方十分可怕，你到这干什么呢？”这人又问女郎姓氏。远处忽然传来声响，又有一个少年乘坐新车奔过来。他十三四岁，很聪明的样子。随即，车后面的二十人也赶到了，喊这人上车，说：“我家大人暂且想见你一面。”他只好上车随之而去。途中，路旁火把络绎不绝。俄顷，前面闪出城市和民房。他们入城之后，进了厅堂，只见长条的信旗上写着“河伯”二字。旋即，这人见到一个人，年纪大约三十几岁，脸色像画的一样，侍者和卫士众多。二人相视，不由一阵欣喜。主人吩咐端酒肉上来招待客人，并对这人说：“我有个小女儿，很聪明，想许配你作妻子，如何？”这个人知道他乃是个神，不敢拒绝，便令手下人准备操办婚礼，并说去女方家中办，一再讲明一切由自己办。送去的丝布单衣和夹衣，绢裙纱衫裤子和鞋，全都是最好最精美的。又送上十个小吏，几十个女仆。那神的女儿十八九岁，姿容美丽妩媚。于是，在送上聘礼三日之后，大摆筵席，拜堂成亲。婚后第四天，神的女儿说：“你的聘礼既然有限，我们的缘分也不能长久，你应当送我回去了。”她把自己的金瓿麝香囊送给丈夫作纪念，痛哭着分手。最后，又给了他十万钱和三卷药方，说：“今后，你可以用它行善积德，建功立业。”又说十年之后你再迎接我吧。这人回家之后，便没有再婚，告别亲人，出家做了道人。他所得到的三卷方子包括：一卷脉经，一卷汤药方，一卷

丸药方。他四处周游，救命治病，都十分神奇灵验。后来母亲年迈，兄长又死了，他才回家结婚步入仕途。

## 邵敬伯

平原县西十里，旧有社林，南燕太上时，有邵敬伯者，家于长白山。有人寄敬伯一函书，言：“我吴江使也，令吾通问于齐伯。吾今须过长白，幸君为通之。仍教敬伯，但至社林中，取树叶投之于水，当有人出。”敬伯从之，果见人引入。伯惧水，其人令敬伯闭目，似入水中，豁然宫殿宏丽。见一翁，年可八九十，坐水精床，发函开书曰：“裕兴超灭。”侍卫者皆圆眼，具甲冑，敬伯辞出，以刀子赠敬伯曰：“好去，但持此刀，当无水厄矣。”敬伯出，还至社林中，而衣裘初无沾湿。果其年宋武帝灭燕。敬伯三年居两河间，夜中忽大水，举村俱没，唯敬伯坐一榻床，至晓著岸，敬伯下看之，床乃是一大鼃也。敬伯死，刀子亦失。世传社林下有河伯家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平原县西边十里处，有一片敬神的社林。晋代南燕太上年间，有一个叫邵敬伯的人，家住长白山里。有人寄给他一封信，上面说：“我是吴江的使者，他令我和齐伯互通言讯，我今天需要从长白山经过，希望你能为我帮帮忙。”然后告诉敬伯说，只要到那片社林中，摘下一片树叶投入水中就可以了。敬伯便照他说的去做了。果然有人从水中走出来之后，邵敬伯就跟上了他。那人果然要领他下水，邵敬伯惧怕，那人就让他闭上眼睛，随即

好像进了水中。当他睁开眼睛时，豁然开朗，面前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宫殿。他去拜见一位老翁，年纪足有八九十岁，坐在水晶床上。邵敬伯送上带来的信函，那老翁打开书信，看了看，便说了一句话：“裕兴超灭。”敬伯惑然不解。侍卫们全瞪着圆圆的眼睛，穿着厚厚的甲冑。邵敬伯告辞出来，那老翁拿出一把刀子赠给他，说：“好好去吧，只要拿上这把刀，就该不会受到水的危害了。”邵敬伯从水中走出来，又回到社林中，而衣服一点也没有湿！果然如老翁所言，当年宋武帝刘裕就把南燕的慕容超灭掉了。邵敬伯在两条河中间一个村落里居住了三年。一天半夜忽然发了大水，整个村子都淹没了，只剩邵敬伯自己坐在一床榻上得以脱险，到拂晓时靠到岸上。他下来一看，才发现那床榻乃是一只大老鳖！敬伯死后，那把刀子也丢失了。世代传说，那片社林下面就是河神的家呵。

## 吴兴人

晋隆安中，吴兴有人，年可二十，自号圣公，姓谢。死已百年，忽诣陈氏宅，言：“是己旧宅，可见还，不尔烧汝。”一夕大火，烧（烧原作发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尽，因有鸟毛插地，绕宅周匝数重，百姓乃起庙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晋代隆安年间，吴兴县有个人，年纪大约二十岁，自称圣公，姓谢。他死了一百年之后，忽然来到陈家的宅院，说这是他的老房子，应该还给他，不然就用火烧你们。一天晚间起了大火，把

这里烧个一干二净。这时，便有不少鸟毛插在地上，绕宅院的废墟围了好几重。于是，老百姓们就在这里修起一座庙。

## 刘子卿

宋刘子卿，徐州人也。居庐山虎溪。少好学，笃志无倦。常慕幽闲，以为养性。恒爱花种树，其江南花木，溪庭无不值者。文帝元嘉三年春，临玩之际，忽见双蝶，五彩分明，来游花上，其大如燕，一日中，或三四往复。子卿亦讶其大。

九旬有三日，月朗风清。歌吟之际，忽闻扣扃，有女子语笑之音。子卿异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我居此溪五岁，人尚无能知，何有女子而诣我乎？此必有异。”乃出户，见二女。各十六七，衣服霞焕，容止甚都。谓子卿曰：“君常怪花间之物。感君之爱，故来相诣，未度君子心若何。”子卿延之坐，谓二女曰：“居止僻陋，无酒叙情，有惭于此。”一女曰：“此来之意，岂求酒耶？况山月已斜，夜将垂晓，君子岂有意乎？”子卿曰：“鄙夫唯有茅斋，愿申缱绻。”二女东向坐者笑谓西坐者曰：“今宵让姊，余夜可知。”因起，送子卿之室。入谓子卿曰：“郎闭户双栖，同衾并枕；来夜之欢，愿同今夕。”及晓，女乃请去。子卿曰：“幸遂缱绻，复更来乎？一夕之欢，反生深恨。”女抚子卿背曰：“且女妹之期，后即次我。”将（将原作请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出户，女曰：“心存意在，特望不忧。”出户不知踪迹。

是夕二女又至，宴如前。姊谓妹曰：“我且去矣。昨认之欢，今留与汝。汝勿贪多误，少惑刘郎。”言讫大笑，乘风而去。于是同寝。卿问女曰：“我知卿二人，非人间之有。愿知之。”女曰：

“但得佳妻，何劳执问？”乃抚子卿曰：“郎但申情爱，莫问闲事。”临晓将去，谓卿曰：“我姊实非人间之人，亦非山精物魅，若说于郎，郎必异传，故不欲取笑于人代。今者与郎契合，亦是因缘。慎迹藏心，无使人晓，即姐妹每旬更至，以慰郎心。”乃去，常十日一至，如是数年会寝。后子卿遇乱归乡，二女遂绝。

庐山有康王庙，去所居二十里余。子卿一日访之，见庙中泥塑二女神，并壁画二侍者，容貌依稀，有如前遇，疑此是之。（出《八朝穷怪录》）

南北朝刘宋时，有个叫刘子卿的人，徐州人氏，住在庐山的虎溪。他年轻好学、志向专一且孜孜不倦。他平时也羡慕那种幽静闲适的环境和生活，认为那样可以陶冶性情。他一惯喜欢养花种树，凡是江南一带的花木，虎溪边的庭院里应有尽有。文帝元嘉三年的春天，到了赏花之际，忽然看见一双蝴蝶，五彩分明，来到花间飞舞，像燕子那么大。一天之内，它们差不多能来三四趟。这么大的蝴蝶，使刘子卿也感到十分惊讶。四月三日晚上，月朗风清，他正在吟唱的时候，忽然听见敲门声，有女子在门前说说笑笑。刘子卿十分惊异，对手下仆人说：“我住在这里五年，人们现在还都不了解我，为什么会有女子来找我呢？这里定有异常。”于是就走出门去，看见两个女子，都十六七岁，服饰艳丽，焕然一新，容貌和举止都很美。她们对刘子卿说道：“你常对花间的那双蝴蝶感到惊奇，是吧？那就是我们呀。为感谢你的怜爱之情，所以来找你，却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刘子卿将她们引进屋里坐下，对她们说：“这地方偏僻简陋，又无酒以抒情怀，真是

惭愧呀！”一个女子说：“我们这次来的目的，难道是为了喝酒吗？况且山月已斜，天很快就要亮了，你到底有没有意吧？”刘子卿说：“我虽然只有这茅屋，但也想缠绵一番。”向东坐的女子对向西坐的女子笑了笑，说：“今天晚上让给姐姐了。”当夜之事可想而知。起床之后，那位姐姐同刘子卿告别说：“你关起门来与我同床共枕，男欢女乐，今天晚上，也希望能同昨天一样。”到天亮的时候，她临走之前，刘子卿说：“遂了我缠绵一番的心愿，十分欣幸！你还能再来吗？一夜之欢，反而令人感到深深的遗憾……”她抚摸着刘子卿的后背说：“今晚的时间是属于我妹妹的，后一次是我的。”她正要出门，又回过头来说：“你心中装着这份情意是对的，但希望你不必为此忧伤。”她出门之后便不见了踪影。这天晚上，那两个女子又来了，刘子卿如同上次一样款待她们。姐姐对妹妹说：“我暂且离去，昨天晚上那种欢悦，今天就留给你了。对于那种男欢女乐，你不要过于贪恋而误事，不要把刘郎给迷惑住哟！”说罢大笑，乘风而去。于是，刘郎与妹妹睡在了一起。刘子卿对她探问：“我知道你们二人，不是凡间之女，那么你们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想知道。”妹妹说：“你凭空得到了美丽的妻子，还问什么呢？”便指刘子卿的身子，又说，“你只管展情作爱吧，不要多问闲事。”拂晓之前，她临走时对刘子卿说：“我们姐妹实在不是凡间之人，也不是山精和物怪，如果把实话告诉你，你必然会传出去而且会走样……所以，我们不想被人类取笑。今天晚上，我与你合欢，也是缘分，望你把这事深藏于心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”之后，她姐妹二人每十天轮流来一次，以使刘子卿的心得到慰藉，然后就离去。经常十天一来，就这样在一起睡了好几年。后来刘子卿遇战乱回到故乡，那两个女子也从此

绝了踪迹。庐山上有一座康王庙，距离刘子卿原来住的地方二十多里。一天，刘子卿前去拜谒，见到庙中前两座泥塑的女神像，墙壁上还画了二位女侍者。这二位女侍者容貌美丽，刘子卿依稀觉得在哪里见过，仿佛前几年遇见的那对女子。他怀疑这对女侍者就是那姐妹二人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六 神六

太室神 黄 苗 龚 双 萧 总  
萧 岳 尔朱兆 蒋帝神 临汝侯猷  
阴子春 苏岭庙 卢元明 董 慎  
李 靖

### 太室神

后魏太武时，嵩阳太室中有宝神像，长数尺。（尺原作寸作见三字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孝文太和中，有人避疟于此庙，见太武来造神。因言：“今日朝天帝，帝许移都洛阳，当得四百年。”神言：“昨已得天符矣。”太武出，神谓左右曰：“虜性苛贪，天符但言四十，而因之四百。”明年，孝文选都洛阳，唯得四十年矣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南北朝北魏太武帝时，在河南登封县太室山嵩阳寺中有座宝神像，高数尺。孝文帝太和年间，有人逃避疟疾传染躲进此庙，看见太武帝来拜访庙神，并说今日来朝觐天帝云云，天帝允许他迁都到洛阳，并说他可以延续四百年统治。庙神说自己已经得到



天符了。太武帝出去之后，庙神对左右说：“这奴才本性苛刻而贪婪，天符只说四十年，而我顺着他说了个四百年。”第二年，孝文帝迁都到洛阳，只坐了四十年江山。

## 黄 苗

宋元嘉中，南康平固人黄苗，为州吏，受假违期。方上行，经宫亭湖，入庙下愿：“希免罚坐，又欲还家，若所愿并遂，当上猪酒。苗至州，皆得如志，乃还。资装既薄，遂不过庙。行至都界，与同侣并船泊宿。中夜，船忽从水自下，其疾如风介。夜四更，苗至官亭，始醒悟。见船上有三人，并乌衣持绳，收缚苗。夜上庙阶下，见神年可四十，黄面，（面原作白。据明抄本改。）披锦袍。梁下悬一珠，大如弹丸，光辉照屋。一人户外白：“平固黄苗，上愿猪酒，遁回家。教录，今到。”命谪三年，取三十人。遣吏送苗穷山林中，锁腰系树，日以生肉食之。苗忽忽忧思，但觉寒热身疮，举体生斑毛。经一旬，毛蔽身，爪牙生，性欲搏噬。吏解锁放之，随其行止。三年，凡得二十九人。次应取新淦一女，而此女士族，初不出外，后值与娣妹从后门出，诣亲家，女最在后，因取之。为此女难得，涉五年，人数乃充。吏送至庙，神教放遣，乃以盐饭饮之，体毛稍落，须发悉出，爪牙堕，生新者。经十五日，还如人形。意虑复常。送出大路。县令呼苗具疏事，覆前后所取人，遍问其家，并符合焉。髀为戟所伤，创瘢尚在。苗还家八年，得时疾死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，南康郡平固县人黄苗，在州里当官吏。一次，他休假超期，正匆匆往回赶的时候，经过宫亭湖便进庙祷告，希望能够免于处罚并辞职回家。如果这些愿望能够实现，他将带着酒和全猪来祭祀一番。黄苗赶回州府之后，这些愿望全都实现了，便返回故里。由于他带的东西很少，就没有经过庙门口。走到四县的交界处，与同伴把船并连停泊宿江上。半夜，船忽然被吹得顺流而下，速度相当之快。四更天，黄苗随船漂到宫亭湖时，才醒悟过来。这时，只见船上有三个人，都穿着黑衣服并拿着绳子，将黄苗绑住，天没亮把他押到庙门口的石阶下。黄苗看见一个神人，年龄在四十岁左右，黄脸，披着锦袍。屋梁下面悬挂着一颗珠子，弹丸般大小，照得满室生辉。一个人在门外说：“平固县的黄苗，上次许愿说要献酒和全猪，结果逃遁回家，派人又把他抓了回来。”神人决定把他流放三年，捉三十个人回来。小吏把黄苗送进深山老林。从此，黄苗被锁锁住腰并系在树上，天天以生肉充饥。他心中空虚恍惚，忧思不已，只觉得一阵冷一阵热，浑身长疮，整个身体都生出斑毛来。十天之后，那毛便遮蔽全身，兽的爪牙也长了出来，性情也变得狂暴嗜杀。看管他的小吏打开锁放他走，并随之而行。三年，黄苗一共抓了二十九个人。接着，他应该去找新淦县的一个女子。但这女子出身大姓豪族，开始根本就不出门，后来她同丈夫的兄弟媳妇等从后门走出去串亲戚，由于她走在最后，于是被黄苗抓住。这女子得来最为不易，前后过了五年，人数已够，小吏把黄苗送到庙前。神人让把他放了，并用饭和盐水喂他。于是，他身上的斑毛渐渐脱落，胡子和头发全长了出来，兽的爪牙也蜕掉了，生出来的是新的。十五天后，他复原为人，精神和神志也恢复了常态。他被

送出大路，县令喊他具疏事，提到先前所吃的人及其家庭情况，全都符合事实。他股骨受过戟伤，现伤疤还在。黄苗回家八年后患流行病而死。

## 龚 双

襄阳汉水西村，有庙名土地主，府君极有灵验。齐永元末，龚双任冯翊郡守。不信鬼神，过见此庙。因领人烧之。忽旋风绞火，有二物挺出，变成双青鸟，入龚双两目。两目应时疼痛，举体壮热。至明便卒。（出《汉沔记》）

襄阳郡汉江边的西村，有座庙叫“土地主”，这座庙的庙神极有灵验。南朝齐永元末年，龚双在冯翊郡任郡守。他平时不信鬼神，一次路过这座庙前，便带人把它烧了。忽然间，一阵旋风绞动起冲天大火，只见有两个东西从大火中挺然而出，随即化作一对青鸟，钻进了龚双的眼睛里。顿时，他感到双目疼痛难忍，全身奇热无比。到了第二天，他便死去了。

## 萧 总

萧总，字彦先，南齐太祖族兄环之子。总少为太祖以文学见重。时太祖已为宋丞相，谓总曰：“汝聪明智敏，为官不必资。待我功成，必荐汝为太子詹事。”又曰：“以嫌疑之故，未即遂心。”总曰：“若讷言之，何啻此官！”太祖曰：“此言狂悖，慎铃其口。”

吾专疚于心，未忘汝也。”总率性本异，不与下于己者交，自建业归江陵。

宋后废帝元徽后，四方多乱，因游明月峡，爱其风景，遂盘桓累岁。常于峡下枕石漱流，时春向晚，忽闻林下有人呼“萧卿”者数声，惊顾，去坐石四十余步，有一女，把花招总。总勿异之。又常知此有神女，从之，视其容貌，当可笄年，所衣之服，非世所有，所佩之香，非世所闻。谓总曰：“萧郎遇此，未曾见邀，今幸良晨，有同宿契。”总恍然行十余里，乃见溪上有宫阙台殿甚严。宫门左右，有侍女二十人，皆十四五，并神仙之质。其寝卧服玩之物，俱非世有，心亦喜幸。一夕绸缪，以至天晓。忽闻山鸟晨叫，岩泉韵清，出户临轩，将窥旧路，见烟云正重，残月在西。神女执总手谓云：“人间之人，神中之女，此夕欢会，万年一时（时字原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也。”总曰：“神中之女，岂人间常所望也。”女曰：“妾实此山之神，上帝三百年一易，不似人间之官，来岁方终。一易之后，遂生他处。今与郎契合，亦有因由，不可陈也。”言讫乃别。神女手执一玉指环，谓曰：“此妾常服玩，未曾离手，今永别，宁不相遗？愿郎穿指，慎勿忘心。”总曰：“幸见顾录，感恨徒深，执此怀中，终身是宝。”天渐明，总乃拜辞，掩涕而别。携手出户，已见路分明。总下山数步，回顾宿处，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。

他日，持玉环至建业，因话于张景山。景山惊曰：“吾常游巫峡，见神女指上有此玉环，世人相传云：是晋简文帝李后曾梦游巫峡，见神女，神女乞后玉环，觉后乃告帝，帝遣使赐神女。吾亲见在神女指上。今卿得之，是与世人异（与世人异原作世世异人。据明抄本改。）矣！”总齐太祖建元末，方征召，未行帝崩。

世祖即位，累为中书舍人。初总为治书御史，江陵舟中遇，而忽思神女事，悄然不乐，乃赋诗曰：“昔年岩下客，宛似成今古。徒思明月人。愿湿巫山雨。”（出《八朝穷怪录》）

萧总，字彦先。他是南朝齐太祖萧道成哥哥萧道环的儿子。萧总小时候，便以辞章修养被太祖看重，当时，太祖已经是南朝刘宋的丞相了。他对萧总说：“你聪明智敏，做官不必论资排辈，等我大功告成的时候，一定举荐你为太子詹事。”又说：“因为要避开嫌疑，所以这个职位未必遂你的心愿。”萧总说：“如果将来要应验的话，我何止担任此官？”太祖说：“这话说得太狂妄而悖谬了！你要谨慎小心尤其说话要注意。我为你而感到忧苦和内心不安。”萧总向来率直坦白，性格异常，不与低于自己的人相交。他从建业回到江陵。宋后废帝元徽年间之后，四处战乱纷起，于是他到明月峡游览。他喜爱这里的风光，一逗留便是一年。有一次，他于峡下枕着石头任凭水流冲刷着身体，当时已是晚春，忽然听见林子里有人连喊数声“萧卿”，不由惊起四顾。此刻，只见离他坐的石头四十余步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女子，摇动着手里的花束招呼萧总。萧总感到慌乱、惊异，又常听说此地有神女，只好顺从地走了过去。看她的容貌，应该是到了出嫁的年龄。她所穿的衣服，不是人世间所有；她所佩戴的香袋里散发出的香气，也是人世间闻不到的。她对萧总说：“未曾受你的邀请，在此与你相遇，应该为这个美好的早晨而庆幸。这说明我们有同宿之缘分呵！”萧总恍恍惚惚跟着她走了十余里，就看见溪边有一座辉煌庄严的宫殿，宫门左右，有二十个十四五岁的侍女，都具有神

仙的气质。那女子卧室里的衣物古玩等，也都是人世间没有的，萧总心中十分高兴，一夜缠绵，直到天亮。忽然听见山雀在叫，只见山泉清亮，在欢快地流淌。萧总走出门来，站在长廊上，欲看回去的路，只见那里烟云正浓，残月尚悬在西天。神女握着他的手，对他说：“一个是人间的男子，一个是神仙中的女子，我们这一夜欢会，一万年才能有一次呵。”萧总说：“神仙中的女子，不正是世人经常盼望的吗？”神女说：“我实际上是此山之神。上帝让我们三百年一换，不像人间的官，明年就到期了，一换下来之后，随即又托生别处。今天我与你合欢，也是有原因的，但不能说出来呵。”说完便与萧总告别。神女拿出一枚玉戒指，对萧总说：“这东西我一直戴着赏玩，不曾离手；今天你我永别，怎能不把它送给你呢？希望你把它戴在手指上，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情义。”萧总说：“有幸得到你的眷顾，使我十分感动而又遗憾。我把它放在怀中，一辈子都是宝呵。”天渐渐亮了，萧总揖手告辞，挥泪而别。二人手挽手走出门来，只见归路云雾散尽，萧总顺着山路走了几步，回首朝住过的地方望去，仿佛是在巫山神女的庙祠。后来有一天，他拿着玉戒指来到建业，把这件事告诉了张景山。张景山吃了一惊，说：“我曾经去过巫峡，看见神女手指上就戴着这枚戒指！人们相传说，当年晋简文帝时，李皇后有一次作梦去巫峡游玩，遇见了神女，那神女向皇后乞要她手上的玉戒指。醒来之后，李皇后把这件事告诉了简文帝，简文帝就派人把那戒指赐给了神女。我亲眼看见那枚戒指在神女手上戴着呢！今天你得到了它，这说明你与我们这些人有不同之处。”齐太祖建元末年，萧总正应召进京，没等动身高祖萧道成便驾崩了，世祖萧赜即位。萧总连着当了几年中书舍人。刚刚升任治书

御史不久，有一次他坐船来在江陵，忽然想起当年神女之事，闷闷不乐，便赋诗一首道：昔年岩下客，宛似成今古。徒思明月人，愿湿巫山雨。

## 萧 岳

齐明帝建武中，有书生萧岳，自毗陵至延陵季子庙前，泊舟望月。忽有一女子，年十六七，从三四侍女，貌皆绝世，橘掷岳怀中。岳心异之，乃问其姓名。云：“葛氏。”岳因请舟中，命酒与歌宴，及晓请去，岳甚怅然。岳登舟望之，见庙前有五六女相迎笑，一时入庙。岳异之，及明，乃整衣冠，至延陵庙中。见东壁上书第三座之女，细观之而笑，果昨夜宿之女也。及左右侍女，亦所从也。画壁题云，东海姑之神。（出《八朝穷怪录》）

南朝齐明帝建武年间，有个叫萧岳的书生，从毗陵来到延陵季子庙前，泊船赏月。忽然来了一个女子，年龄大约十六七岁，跟随三四个侍女，都美貌无比。那女子把一个橘子扔进萧岳怀中，使萧岳颇感惊异。于是，他问那女子姓名，回答说葛氏。萧岳便请她们上船，吩咐摆上酒筵，并用歌舞助兴。天亮之后，她们告别离去。萧岳十分惆怅。他站在船头望去，只见庙前有五六女子微笑相迎，同时进入庙中。萧岳感到奇怪。等天亮之后，他便整整衣帽，来到延陵季子庙中。这时，他看见东面墙壁上画的第三个女子有些面熟，仔细一看不由笑了，果然是昨夜与他同宿的那位女子呵。站在她身旁的侍女，也都是昨天见过的随从。

壁画上面题着“东海姑之神”五个字。

## 尔朱兆

后魏孝庄帝，既诛尔朱荣。荣子兆，自汾州率骑攻洛。师自河梁西涉，掩袭京邑。先是河边有一人，梦神谓曰：“尔朱家欲渡河，用尔作波津令，当为缩水脉。”及兆至，见一人，自言知水深浅处，以草表插导，忽失所在。兆众遂涉焉，寻而陷京，弑庄帝。（出《北史》）

南北朝北魏孝庄帝杀死尔朱荣不久，尔朱荣的儿子尔朱兆便从汾州率领骑兵进攻洛阳。兵马从桥西涉水，偷袭京城。在这之前，河边有一个人梦见神对他说：“尔朱家要渡河，用你作波津令，你应当管束住那水脉呵。”等尔朱兆赶到河边时，见到一个人，自称知道何处水深何处水浅，并用草棍为他导向。上岸之后，那人便不见了。尔朱兆的大队人马随即渡过河去，立刻攻陷了洛阳城，杀死了孝庄皇帝。

## 蒋帝神

梁旱甚，诏于蒋帝神求雨。十旬不降，帝怒，载荻焚庙，并其神影。尔日开朗，将欲起火。当神上，忽有云如伞盖，须臾骤雨。台中宫殿，皆自震动。帝惧，驰诏追停，少时还静。自此帝诚信遂深。自践祚比未曾到庙，于是备法驾，将朝臣修谒。时魏



将杨大眼，来寇钟离。蒋帝神报救，必许扶助。既而无雨，水暴涨六七尺，遂大克魏军。神之力也。凯旋之后，庙中人马脚皆有泥湿，当时并目睹焉。（出《南史》）

南朝时梁地大旱，皇帝下诏书向蒋帝神求雨。一百天过去了，雨仍未降下来，皇帝大怒，拉去柴草想把庙和神像全烧了。那太阳变得格外红亮。刚要点火，神庙的正上方，忽然有一块伞盖般的云彩飘了过来，顷刻之间骤然降雨。这时，又高又平的宫殿，全都自己摇动起来。皇帝害怕了，急忙又下诏停止焚烧庙宇，一会儿那宫殿便恢复了安静。从此，皇帝对神深信不疑。他从即位以来未曾到过庙上，于是备好法驾，带领文武百官前去拜谒。当时北魏将军杨大眼，率兵攻掠钟离郡。皇帝又下诏去祭祀蒋帝神，请祈扶助。当时虽然没有下雨，河水暴涨了六七尺，遂将魏军打得落花流水。这就是神的力量呵。胜利之后，庙中那些泥塑的人马足下都沾着稀泥，当时人们都看见了。

## 临汝侯猷

宗室临汝侯猷，为吴兴太守。性倜傥，与楚庙神交，饮至一斛。每酬祀，尽欢极醉，而神影亦有酒容，所祷必应。后为益州刺史。时江陵人齐狗儿反，众十余万，攻州城。猷兵粮已尽，人有二心，乃遥祷请救。是日，州界田父，逢一骑络铁，从东方来，问去城几里。曰：“百四十里。”日已晡，骑语父曰：“后来人，可令疾马，欲及日破贼。”俄有数百骑如风，一骑仍请饮。田父问

为谁，曰：“吴兴楚王，来救临汝侯。”当此时，庙中请祈无验。十余日，乃见侍卫土偶皆泥湿如汗者。是日，猷大破狗儿焉。及猷卒，谥曰“灵”，与神交故也。（出《南史》）

临汝县有个叫侯猷的人，本是皇帝的族亲，被任为吴兴太守。他风流倜傥，与楚庙的神君有神交，喝一斛里的酒。每次祭祀酬酒时，他都要喝得尽兴以至醉倒，而神像的脸上也有醉意，因此，他所祈祷的一些事情，都应验了。后来，他被任为益州刺史。当时，江陵人齐狗儿造反，带领十余万人攻打州城。侯猷军粮已经吃光了，士兵们军心浮动，他就向着远处的楚庙神君祈祷，请求救助。这天，州界上有位老农，遇见一位戴着头巾和盔甲的人骑着马从东方奔来，问他离州城还有几里地，老农说：“一百四十里。”太阳快要落了，那骑马的人对老农说：“后面的人赶上来，告诉他们打马快行，我准备在今天大破贼寇。”一会儿，有几百匹马旋风般奔来，一个骑马的人向老农要水，老农问给谁要的，他说：“吴兴楚王，他是领我们来救临汝侯猷的。”由于楚庙神君走出庙门，这时去庙中祈祷什么都不灵验。十余天过去了，那些泥塑的侍卫身上还泥乎乎的，仿佛在流汗呢。那天，侯猷果然大破齐狗儿。等到侯猷死后，他得到的谥号为“灵”，这就是他与神交往的缘故呵。

## 阴子春

梁阴子春为东莞太守。时青州刺史王神念，毁临海神庙座。

栋上有一蛇，役夫不擒，入于海水。尔夜，子春梦见一人诣其府，云：“有人见苦，破坏所居，今既无托，欲憩此境。”子春心密记之。经日。方知神念毁庙。因办牲醪，立宇祠之。数日，梦一朱衣人谢曰：“得群厚惠，当以一州相报。”经月余，魏君欲袭胸山，子春预知，设伏摧破。武帝以为南青州刺史。（出《南史》）

南朝梁地有个叫阴子春的人，被任为东莞郡的太守。当时，青州刺史王神念毁坏了临海神庙的庙座。庙的大梁上有一条蛇，役夫们谁也不捉，看着它游进大海。这天夜里，阴子春梦见有个人来到府上，说：“有人受苦了！他的居室遭到破坏，现在已经无处寄托，想在你这里落个脚，歇息一下。”阴子春把这个梦悄悄记在心中。第二天，才知道王神念毁庙一事。于是，他令人办好牺牲和酒等祭祀品，修建庙宇把它们供了上去。几天之后，他梦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来感谢说：“得到你这么厚重的恩惠，应该用一个州来报答呵！”一个多月之后，北魏皇帝想袭击胸山，阴子春事先得到了情报，设下埋伏，摧毁了敌人的进攻。不久，梁武帝便任命他为南青州刺史。

## 苏岭庙

襄阳苏岭山庙，门有二石鹿夹之，故谓之鹿门山。习氏记云：“习郁常为侍中，从光武幸黎丘。郁与光武，俱梦见苏岭山神，因使立祠。”郭重产记云：“双石鹿自立如斗，采伐人常过其下。或有时不见鹿。因是知有灵瑞。梁天监初，有蚌湖村人，于此泽间

猎。见二鹿极大。有异于恒鹿，乃走马逐之。鹿即透涧，直向苏岭。人逐鹿至神所，遂失所在。唯见庙前二石鹿。猎者疑是向者鹿所化，遂回。其夜梦见一人，著单巾帻，黄布裤褶，语云：‘使君遣我牧马，汝何驱迫？赖得无他，若见损伤，岂得全济。’”（出《襄阳记》）

襄阳苏岭有一座山庙，庙门由两只石鹿夹着，因此人们叫它鹿门山。一位习某人记载说：“习郁曾经做过侍中，跟随光武帝刘秀在黎丘起兵。习郁和光武帝都梦见了苏岭的山神，于是便派人修建祠庙。”郭重产记载说：“这对石鹿自立如斗。采药伐木的人常常从它们旁边走过，有时候竟然看不见它们，于是才知道有神灵。南朝梁武帝天监初年，有个来自蚌湖村的人，在这山水间打猎，看见两只鹿，特别之大，且有别于恒鹿。于是，他就驱马追赶。那鹿穿过山涧，直奔苏岭。那人追鹿追到庙前，随即不见鹿的踪影，只见庙门口有两只石鹿。这猎人怀疑是刚才那两只鹿所变。立即返回家中。当晚他梦见一个人，头上扎着单头巾，穿着黄布褶裤。对他说：‘使君派我放马，你为什么追赶我？幸亏没有什么，倘若我有所损伤，怎么能够成其大事呢？’”

## 卢元明

北齐卢元明，聘于梁。其妻乘车，送至河滨。忽闻水有香气异常，顾见水神涌出波中，牛乃惊奔，曳车入河。其妻溺死，兄子十住尚幼，与同载，投入获免。（出《北史》）

北朝齐的卢元明，受聘于南朝的梁地。他的妻子乘着牛车，送他来到黄河边上，忽然闻见水中冒出一股异常的香气。回头一看，只见河神从波涛中钻了出来，那牛便惊恐万状地狂奔起来，拽着车子跃入河中。卢元明的妻子淹死了，他哥哥的儿子十住还小，与他妻子同坐一车，虽然落入水中却幸免一死。

## 董 慎

隋大业元年，兖州佐史董慎，性公直，明法理，自都督已下，用法有不直，必犯颜而谏之。虽加谴责，亦不知惧，必俟刑正而后退。常因授衣归家，出州门，逢一黄衣使者曰：“太山君呼君为录事。”因出怀中牒示慎。牒曰：“董慎名称茂实，案牍精练。将平疑狱，须俟良能，权差知右曹录事。”印甚分明。后署曰：“倨。”慎谓事者曰：“府君呼我，岂有不行，然不识府君名谓何？”使者曰：“录事勿言，到任即知矣。”自持大布囊，内慎其中，负之出兖州郭，因致囊于路左，汲水调泥，封慎两目。慎都不知经过远近，忽闻大唱曰：“范慎追董慎到。”使者曰：“诺。”趋入。府君曰：“所追录事，今复何在？”使者曰：“冥司幽秘，恐或漏泄，向请左曹匿影布囊盛之。”府君大笑曰：“已死范慎追董慎，取左曹囊盛右曹录事，可谓能防慎也。”便令写出，扶去目泥，赐青缣衫、鱼须笏、豹皮靴，文甚斑驳。邀登副阶，命左右取榻令坐，曰：“籍君公正，故有是请。今有闽州司马令狐实等六人，置无间狱。承天曹符，以实是太元夫人三等亲，准令递减三等。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，引例喧讼，不可止遏。已具名申天曹。天曹以为罚疑唯轻，亦令量减二等。予（予原作余。据明抄本改。）

恐后人引例多矣，君谓宜如何？”慎曰：“夫水照妍媸而人不怨者，以至清无情，况于天地刑法，岂宜恩贷奸匿。然慎一胥吏耳，素无文字，虽知不可，终语无条贯。当州府秀才张审通，辞彩隼拔，足得备君管记。”府君令帖召之。

俄顷至，审通曰：“此易耳，当为（当上原有君字。为字原缺。据明抄本删补。）判以状申。”府君曰：“君善为我辞。”即补左曹录事，仍赐衣服如董慎，各给一玄狐，每出即乘之。审通判曰：“天本无私，法宜画一。苟从恩贷，是资奸行。令狐实前命减刑，已同私请；程翥后申簿诉，且异罪疑。傥开递减之科，实失公家之论。请依前付无间录狱，仍录状申天曹。”即有黄衫人持状而往。少顷，复持天符曰：“所申文状，多起异端。奉主之宜，但合遵守。《周礼》八议，一曰‘议亲’。又《元化匱》中《释冲符》。亦曰‘无不亲’。是则典章昭然，有何不可！岂可使太元功德，不能庇三等之亲！仍敢衍违，须有惩罚。府君可罚不衣紫六十甲子，余依前处分。”府君大怒审通曰：“君为判辞，使我受谴。”即命左右，取方寸肉，塞其一耳，遂无所闻。审通诉曰：“乞更为判申，不允，即甘当再罚。”府君曰：“君为我去罪，即更与君一耳。”审通又判曰：“天大地大，本乃无亲。若使有亲，何由得一！苟欲因情变法，实将生伪丧真。太古以前，人犹至朴；中古之降，方闻各亲。岂可使太古育物之心，生仲尼观蜡之叹。无不亲，是非公也，何必引之。请宽逆耳之辜，敢荐沃心之药。庶其阅实，用得平均。令狐实等，乞（乞原作也。据明抄本改。）请依正法，仍录状申天曹。”黄衣人又持往。须臾，又有天符来曰：“再有所申，甚为允当。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。令狐实、程翥等，并正法置处。”府君即谓审通曰：“非君不可正此狱。”因

命左右割下耳中肉，令一小儿擘之为耳，安于审通额上。曰：“塞君一耳，与君三耳，何如？”又谓慎曰：“甚赖君荐贤，以成我美。然不可久留君，当加（加原作寿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一周年相报耳。君兼本寿，得二十一年矣。”即送归家。

使者复以泥封二人，布囊送至宅，欸如写出，而顾问妻子，妻子云：“君亡精魂，已十余日矣。”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。审通数日额觉痒，遂踊出一耳，通前三耳，而踊出者尤聪。时人笑曰：“天有九头鸟，地有三耳秀才。”亦呼为鸡冠秀才者。慎初思府君称邻，后方知倨乃邻字也。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隋朝大业元年，董慎任兖州佐史。他秉性公正率直，明辨是非且懂理法。从都督以下的官员，凡有执法不公正的，他都要不顾情面前去规劝。有时虽然会受到责骂，但他也无所畏惧，一定要等到刑罚公正合理之后方才告退。一次，因为领受官服很晚才回家，他出州府的大门，遇见一位黄衣使者对他说：“泰山神君召你为录事。”于是从怀中掏出一纸文书让董慎过目。那文书上写道：“董慎名称茂实，官府的文书写得十分精练，欲平冤狱、解疑案，必须依靠他的良知和才能，暂且任他为右曹录事。”文书上的字迹印章都十分清晰，最后署名为“倨”。董慎对使者说：“府君召我，怎么能不去呢？但是我不知道府君叫什么名字呀。”使者说：“录事不要问，到任之后就知道了。”说完，他拿出一个大布袋，让董慎钻了进去，然后背着就出了兖州城门。接着，他把布袋放在路东边，打水和泥，封住董慎的两只眼睛。董慎全蒙在鼓里，不知道究竟走出多远，忽然听见一长声高呼道：“范慎

追董慎到！”使者说：“喏——”然后便走了进去。府君说：“你上次所追赶的录事，现在在什么地方？”使者说：“我们阴间官署幽深神秘，我怕泄露出去，当初请左曹隐形后装进了布袋中。”府君大笑说：“已死范慎追董慎！拿左曹的布袋子装右曹录事，可以说是能限制慎了！”说完，便让人把董慎倒出来。然后让人抠掉董慎眼睛上的泥巴，赐给他黑绢衫和鱼须笏板，还有一双豹皮靴子，上面有斑驳的花纹。府君请他来到殿前阶下，让身边的人搬来坐榻让他坐下，对他说道：“由于你办事公正，所以才把你请来。现在，有这样一件事请你处理——闽州司马令狐实等六人，被关押在无间狱中，顺承天曹的旨决，以令狐实是晋孝武帝夫人三等亲戚的缘故，准许在量刑时罪减三等。昨天，犯人程翥带领一百二十人，用此事做例子喧闹公堂，争辩是非，无法制止。他们已经联名向天曹申诉，天曹认为对令狐实的惩罚过轻，又决定罪减二等。我担心后人以此事作由头都这样闹起来呀！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？”董慎说：“水照映出人们的美好和丑恶，可人无怨言，是因为太清晰了就无情可言了。况且天地间的刑法大事，怎么能凭个人的恩怨来减轻或隐瞒罪行呢？但我董慎只是一个办理文书的小吏，平常又没有什么法典，虽然知道不可以这么做，最终说来还是没有什么依据。我所在的州府里有位叫张审通的秀才，辞彩雋永超群，给府君管理文书是绰绰有余的。”府君让人执帖召他来，那张审通很快就赶到了，见面就说：“这太容易了！应当判他重新陈状申述。”府君说：“你真善于为我说话呀！”当即补任他为左曹录事。但仍然赐衣服给董慎，各给他们一只黑狐狸，每次外出都骑着。审通评论说：“上天本来是无私的，所以法律最好应该统一。苟且为个人恩怨随意减刑，这是在



助长恶人的罪行。令狐实前次让人减刑，已经同人私下求情；程翥后来联名申诉，且异罪疑。倘若开了递减罪行的先例，实际上等于失去了法律的公正严明。请依照原判还把他关进无间狱中吧。”乃写下状子申报天曹，当即派一个穿黄衫的使者拿着状子而去。有顷，那使者又拿着天符回来了，天符上写道：“所申报上来的文状，多是受异端思想之影响。奉事天主，迎合其旨意，却也符合古之信条。周礼中有‘八仪’，其中之一就是‘议亲’。又《元化匱》中《释冲符》上也说‘无不亲’。这些典章中写得清清楚楚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怎么能让太元夫人的功德，连她的三等亲人也庇护不了呢？！如果还敢拖延违抗，应该对当事人进行惩罚。可罚府君六十年不做官，其余的按上次的标准给予处分。”看罢天符，府君大怒，冲张申通说：“你写的文状，使我受到了如此责罚！”立即让手下人从张申通身上割下一小块肉，塞住他的一只耳朵，那只耳朵便什么也听不到了。张申通申诉道：“那就奏请更改判辞吧！”没有被允许，当即只好甘心情愿地再次受到惩罚。府君说：“你为我去受罪，我应该立即再给你一只耳朵。”张申通又评定说：“天地之大，本来就没有什么亲疏，如果使它有了亲疏，怎么能够统一呢？随便为了感情而改变法律，实际上是滋生出虚伪而丧失了真诚和公正。远古以前，人们还很淳朴；到了中古，那淳朴之风江河日下，才听到有什么‘六亲’之说。我们怎么能够使太古之人哺育万物的博爱之心，生出孔老夫子观蜡之叹呢？没有不讲亲疏的，哪里还有公正可言？何必要引经据典呢？请宽恕我忠言逆耳之罪，敢于向你推荐开阔心智之药。增加你的阅历和实绩，若用法就得公平合理。令狐实等人，还是请求依法惩治吧！”就写文状再次申报天曹，黄衣使者又拿

著文状前往。很快，使者又拿着天符返回，天符上面写道：“经过再次反省申报来的文状。十分公正恰当。府君可增加任六天副正使以资奖励，令狐实、程翥等人，一起正法，请全权处置。”府君当即对张申通说：“没有你是不可能纠正此案的。”于是让手下人割下一块耳朵上的肉，让一个小孩儿把那肉掰成耳朵状，贴到张申通的额头上，说道：“塞住你一只耳朵，给了你三只耳朵，怎么样？”然后，又转脸对董慎说：“全靠你举荐贤能，才成全了我的美事。但是，不能让你在此久留，应当以增加一年阳寿来报答你。这样，再加上本来该享的寿命，你还能活二十一年呵。”随即送他回家。使者再次用泥巴封住他们二人的眼睛，用布口袋把他们分别送回家中。董慎突然像宣泄出来似地醒来，他向妻子询问，妻子说：“你失去魂魄，已经十多天了！”董慎从这天算起，果然又活了二十一年才死。张申通到家后不几天，便觉得前额发痒，随即冒出一只耳朵，与原来的两只耳朵相通，而后冒出的这只格外好使。当时人们都逗他说：“天有九头鸟，地上有三耳秀才。”也有人称他为鸡冠秀才。董慎想起当初府君自称为邻，后来才知道“倨”就邻字呵。

## 李 靖

卫公李靖，始困于贫贱，因过华山庙，诉于神，且请告以官位所至。辞色抗厉，观者异之。伫立良久，乃出庙门百许步，闻后大声曰：“李仆射好去。”顾之不见人。后竟至端揆。（出《国史记》）

卫国公李靖，当初由于贫穷而饥寒交迫。于是在途经华山庙时，他向庙神诉说了一番，并且祷告给自己以官职。他言辞激烈，声色刚直，围观的人们惊诧不已。李靖默默地站了好长时间，刚走出庙门一百来步，听后面有人大声说：“李仆射请走好啊！”他回头望去却没有看见说话的人。后来，他竟然当上了总持朝政的宰相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七 神七

丹丘子 瀚海神 薛延陀 睦仁茜  
兖州人

### 丹丘子

隋开皇末。有老翁诣唐高祖神尧帝，状貌甚异。神尧钦迟之，从容置酒，饮酣，语及时事曰：“隋氏将绝，李氏将兴，天之所命，其在君乎？愿君自爱。”神尧惕然自失，拒之。翁曰：“既为神授，宁用尔耶。隋氏无闻前代，继周而兴，事逾晋魏。虽偷安天位，平定南土，盖为君驱除。天将有所启耳。”神尧阴喜其言，因访世故。翁曰：“公积德入门，又负至贵之相，若应天受命，当不劳而定。但当在丹丘子之后。”帝曰：“丹丘为谁？”翁曰：“与公近籍，但公不知耳？神器所属，唯此二人。然丹丘先生，凝情物外，恐不复以世网累心。傥或俯就，公若不相持于中原，当为其佐。”神尧曰：“先生安在？”曰：“隐居鄆杜间。”帝遂袖剑诣焉。帝之来，虽将不利于丹丘，然而道德玄远，貌若冰壶，睹其仪而必骇神耸。至则伏谒于苦字之下，先生隐几持颐，块然自处。拜未及起。先生遽言曰：“吾久厌浊世，汝膻于时者，显晦既殊，幸无见忌。”帝愕而谢之，因跪起曰：“隋氏将亡，已有神告。当天祿者，其在我宗。仆（仆字原空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夙叶冥征。谓

钟未运。窃知先生之道，亦将契天人之兆。夫两不相下，必将决雄雌于锋刃，衡智力于权诈。苟修德不竞，仆惧中原久罹刘项之患。是来也，实有心焉，欲济斯人于涂炭耳。殊不知先生弃唐虞之揖让，蹶巢许之遐踪。仆所谓螭鸡夏虫，未足以窥大道也。”生先笑而颌之。帝复进曰：“以天下之广，岂一心一虑所能周哉。余视前代之理乱，在辅佐得其人耳。苟非伊周皋夔之徒。秦汉以还，皆瓌瓌庸材不足数。汉祖得萧张而不尽其用，可为太息。今先生尚不屈尧舜之位，固蔑视伊皋矣。一言可以至昌运。得无有以诲我乎？”先生曰：“昔陶朱以会稽五千之余众，卒殄强吴。后去越相齐，于齐不足称者，岂智于越而愚于齐？盖功业随时，不可妄致。废兴既自有数，时之善否，岂人力所为？且非吾之知也？”讫不对。帝知其不可挹也，怅望而还。武德初，密遣太宗鄂杜访焉，则其室已墟矣。（出《陆用神告录》）

隋文帝开皇末年，有一位老翁去拜见唐高祖李渊，他的相貌很不一般。高祖非常敬重他，从容不迫地布置酒筵，喝到兴起之时，那老翁谈到时事政治说：“隋朝将要灭亡，李氏宗族将要兴起，取而代之。这是上天的旨意，不是您自身决定的呵。希望你能够自爱自重，好自为之。”高祖感到戒惧不安，且怅然若失，急忙拒绝了。老翁说：“既然是天神授命，只管用好了。隋朝的杨坚在前代没有什么名气，北周时袭父爵为隋国公，后废静帝自立的，权力超越了晋魏南北朝任何一个皇帝。可是，他虽然一时得到天子之位，平定了南方的国土，还是得被你推翻。上天将对你有所开导。”听罢此言，高祖暗自高兴，于是询问治世经验。老

翁说：“你在品德方面已经修养成了，容貌又有大贵之相，如果应承天帝的旨意接受此命，定会不费力就能取得成功。但是，你应该排在丹丘子的后面。”高祖问道：“丹丘是谁呀？”老翁说：“跟你住的很近，但你却不知道他。将来帝位所属，只有你们二人。然而，丹丘生在你的前面，他把精力和情感都集中到世俗之外，恐怕不会再为国家和社会的纲纪而费心。倘若他屈就于此，你如果不打算和他在中原相争，那就应该去辅佐他。”高祖问：“丹丘先生在什么地方？”老翁说隐居在鄆县和杜县的交界处，高祖随即藏剑于袖中前去拜见丹丘子。高祖的到来，虽然将对丹丘不利，然而丹丘在道德修养方面十分透彻深远，脸上冷若冰霜，看他的仪表就会使人敬畏不已。高祖来到之后就伏身在草棚前拜见，那丹丘先生坐在几案后面养神，泰然自若。高祖拜谒完了站起身来。丹丘先生忽然说道：“我很久就厌恶凡世了，而你胸中却一直装着世事；你我二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了解是相当悬殊的，可值得庆幸的是，我没有因此被你忌恨。”高祖愕然不已，向他道谢，又跪下说道：“隋朝就要亡了，已经有神人告诉我说，如今由上天赐予帝位的人，就在我们李氏宗族之内。我在往日梦中所见的征兆，称为‘钟未运’。我知道你修道德济世之道，也是想找寻天人合一的征兆。如果我们两个不相上下，必将用武力一决雌雄，把才智全用在搞阴谋诡计、争权夺势之上，谁也不讲善和德，我担心中原大地会受像刘邦、项羽争雄那样的灾乱。我今天到这里来，其实是有很多心思和想法的，想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呵。殊不知你会把大唐基业揖让给我，而要步隐居不仕的巢父和许由的后尘。我所说的不过是鸡虫一般的浅见，不足以说明大的道理呵。”丹丘先生笑着点点头。高祖又进而说道：“凭天下之广

大，有些事情不是一个人所能考虑周全的。我看前朝的治与乱，原因在于得到没得到辅佐之人。是不是伊尹、周公、皋夔那样的良臣。自秦汉以来，碌碌无为的庸才是靠不了前的；汉高祖刘邦得萧何、张良而未能很好发挥他们的作用，应该为此叹息。现在，你还没有为帝位而动心屈身，当然可以看不起伊尹皋夔。一句话可以致国运昌盛，得到或没有得到对我都是个教诲。”丹丘先生说：“当年陶朱在会稽山用五千多人，战胜了强吴。后来他离开越国到齐国为相，在齐国他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。难道这能说他在越国就聪敏而到齐国之后就愚笨了呢？功业应该随着时代而兴，不可妄动，废兴你自己早已经心里有数。时事好坏，不是人力所能左右。而且不是我所能知道。”言罢，高祖没有再说什么，他知道自己不能推让，怅然地望着丹丘子越走越远。武德初年，高祖秘密派遣李世民到鄆县和杜县的交界处寻访，然而，丹丘子住的屋子已经化作一片废墟了。

## 瀚海神

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冢。贞观初，每至日夕，即有鬼兵万余，旗幡鲜洁，围绕此冢。须臾，冢中又出鬼兵数千，步骑相杂，于冢傍力战。夜即各退，如此近及一月。

忽一夕，复有鬼兵万余，自北而至，去冢数里而阵。一耕夫见之惊走。有一鬼将，令十余人擒之至前，谓曰：“尔勿惧，我瀚海神也。被一小将窃我爱妾，逃入此冢中。此冢张公，又借之兵士，与我力战。我离瀚海月余，未获此贼，深愤之。君当为我诣此冢造张公，言我自来收叛将，何乃藏之冢中？仍更借兵拒我，

当速逐出。不然，即终杀尔！”仍使兵百人，监此耕夫往。耕夫至冢前，高声传言。良久，冢中引兵出阵。有二神人，并辔而立于大旗下，左右剑戟如林。遽召此耕夫前，亦令传言曰：“我生为锐将三十年，死葬此，从我者步骑五千余，尽皆精强。今（今字原空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有尔小将投我，我已结交有誓，不可不借助也。若坚欲与我力争，我终败尔，不使尔得归瀚海。若要且保本职，当速回！”耕夫又传于瀚海神，神大怒，引兵前进，令其众曰：“不破此冢，今夕须尽死于冢前！”遂又力战，三败三复。战及初夜，冢中兵败，生擒叛将。及入冢，获爱妾，拘之而回。张公及其众，并斩于冢前，纵火焚冢，赐耕夫金带。耕夫明日往观，此冢之火犹未灭，冢傍有枯骨木人甚多。（出《潇湘录》）

并州以北七十里处有一座古墓。唐代贞观初年，每天天一亮，这里立即会出现一万多鬼兵，举着鲜艳的旗职，把这座古墓包围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墓里又冲出鬼兵几千人，步兵和骑兵夹杂在一起，双方在墓旁拼力厮杀，天快亮时便各自退去。就这样闹了快一个月了。忽然在一天晚上，又有一万多鬼兵从北边冲杀过来，在距古墓几里地远的地方摆下了阵势，一个农民见状吓得拔腿就跑。这时，有一位鬼将军，派十几个人把那农民抓到跟前，并对他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我是瀚海神呵。我的爱妾被手下一个小将带着私奔，逃进那座古墓里。这座古墓的主人张公，又借给他兵马，与我拼战。我离开瀚海一个多月了，尚未抓住这个贼，十分气愤。你应当为我去拜见那古墓的主人张公，说我来此的目的就是捉拿叛将，他为何将此人藏在墓中，还借兵让他跟我对



抗？他应该马上把那叛将驱赶出来，否则，最终我要把他杀死的！”接着就派出一百多士兵，监视那农民向古墓走去。农民来到墓前，高声传达瀚海神说的那些话。好久，古墓里杀出兵马上前迎战。只见有两个神人，骑在马上，并肩站在大旗下，周围剑戟刀枪林立。其中一个神人急忙把农夫招呼过去，也让他传话过来说：“我生前当过三十年勇将，死后埋葬在这里，跟随我的共有骑兵步兵五千多，全都是精兵强将。今天，你的一员小将投奔于我，我已经同他宣誓结交，不能不帮他的忙呵。如果你坚决想和我拼下去，我最终将把你打败，使你无法再回到瀚海。如果你想要暂且保住现在的职位，就应当立即返回。”农民又把这番话传给了瀚海神。瀚海神听罢大怒，带兵前进，对手下发令说：“不攻破这座古墓，咱们今天就都战死于墓前！”随即又拼杀起来。三次进攻均未成功，一直打到天黑，古墓中的兵马败下阵去，活捉了那名叛将。接着他们又杀进墓中，找到了瀚海神的爱妾，把她押送回去。张公及其手下兵士，全被斩杀于墓前。瀚海神命手下人放火烧了那座古墓，赐给那位农民一条金带子。第二天，那农民又到墓前观看，只见那大火还没有灭，墓旁边有许许多多的枯骨和木头人。

## 薛延陀

突厥沙多弥可汗，贞观年，馭下无恩，多有杀戮，国中震恐，皆不自安。常有客乞食于主人，引入帐，命妻具馔。其妻顾视，客乃狼头。主人不之觉。妻告邻人，共视之，狼头人已食其（其原作告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主人而去。相与逐之，至郁督军山，见

二人，追者告其故。二人曰：“我即神人，薛延陀当灭，我来取之。”追者惧而返。太宗命将击之，其众相惊扰，诸部大乱。寻为回纥所杀，族类殆尽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突厥的沙多弥可汗，于唐代贞观年间，对部下及百姓不施恩惠，且大开杀戒，弄得举国上下惶恐不安，人人自危。一天，有位客人来向薛延陀部落首领乞食，主人把他引进帐内，让妻子准备饭食。他的妻子抬头看去，只见那客人长着一颗狼脑袋，主人却没有发觉。妻子去通知邻居，一起来看。这时，那个狼头人已经吃掉主人逃走了。人们聚到一起前追赶，追到郁督军山时，遇到两个人，追赶的人们告诉他们此行的原因。那二人道：“我们是神人呵。你们的薛延陀部落应当灭亡了，我们就是来取你们首领脑袋的。”追赶的人们听罢此言，全吓得跑了回来。唐太宗派将领率兵攻打薛延陀部落，部落里的人们相互惊扰，这样一来铁勒各个部落全乱了，旋即被回纥人斩尽杀绝，这个部族便灭亡了。

## 睦仁茜

唐睦仁茜者，赵郡邯郸人也。少时经学，不信鬼神。常欲试其有无，就见鬼人（人原作神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学之，十余年不能得见。后徙家向县，于路见一人，如大官，衣冠甚伟，乘好马，从五十余骑。视仁茜而不言。后数见之，经十年，凡数十相见。后忽驻马，呼仁茜曰：“比频见君，情相眷慕，愿与君交游。”仁

茜即拜之，问公何人耶？答曰：“吾是鬼耳。姓成名景，本弘农人。西晋时为别驾，今任临湖国长史。”仁茜问其国何在？王何姓名？答曰：“黄河以北，总为临湖国。国都在楼烦西北沙碛是也。其王即故赵武灵王。今统此国，总受泰山控摄。每月各使上相朝于泰山。是以数来至此与君相遇也。吾乃能有相益，令君预知祸难而先避之，可免横苦。唯死生之命，与大祸福之报，不能移动耳。”仁茜从之。景因命其从骑常掌事以赠之，遣随茜行。有事则令先报之，即尔所不知，当来告我，如是便别。掌事恒随，遂如侍从者。每有所问，无不先知。时大业初，江陵岑之象为邯鄲令。子文本，年未弱冠。之象请仁茜于家教文本，仁茜以此事告文本。仍谓曰：“成长史语我，‘有一事差君不得道。既与君交，亦不能不告。鬼神道亦有食，然（食然二字原缺。据《冥报记》补。）不能得饱，常苦饥。若得人食，便得一年饱。众鬼多偷窃人食。我既贵重，不能偷之，从君请一食。’”仁茜既告文本。文本既为具馔，备设珍羞。仁茜曰：“鬼不欲入人屋，可于外水边张幕设席，陈酒食于上。”文本如其言。至时，仁茜见景与两客来至，从百余骑。既坐，文本向席再拜，谢以食之不精，亦传景意辞谢。初文本将设食，仁茜请有金帛以赠之。文本问是何等物？仁茜云：“鬼所用物，皆与人异。唯黄金及绢，为得通用。然亦不如假者。以黄金涂大锡作金，以纸为绢帛，最为贵上。”文本如言作之。及景食毕，令其从骑更代坐食。文本以所作金钱绢赠之。景深喜，谢曰：“因睦生烦郎君供给，郎君颇欲知寿命乎？”文本辞云：“不愿知也。”景笑而去。数年后，仁茜遇病，不因困笃而不起。月余，仁茜问常（常原作凭。据明抄本改。）掌事，掌事不知。便问长史，长史报云：“国内不知。后月因朝泰山，为

问消息而相报。”至后月，长史来报云：“是君乡人赵某，为泰山主簿。主簿一员缺，荐君为此官，故为文案，经纪召君耳。案成者当死。”仁茜问计将安出，景云：“君寿应年六十余，今始四十。但以赵主簿横征召耳，当为请之。”乃曰：“赵主簿相问，睦兄昔与同学，恩情深至。今幸得为泰山主簿。适遇一员官缺，明府令择人，吾已启公。公许相用。兄既不得长生，命当有死。死遇济会，未必当官。何惜一二十年苟生耶？今文案已出，不可复止。愿决作来意，无所疑也。”仁茜忧惧，病愈笃。景谓仁茜曰：“赵主簿必欲致君，君可自往泰山，于府君陈述，则可以免。”仁茜问何由见府君。景曰：“往泰山庙东，度一小岭，平地是其都所。君（君原作居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往，自当见之。”仁茜以告文本，文本为具行装。数日，又告仁茜曰：“文书欲成，君诉惧不可免。急作一佛像，彼文书自消。”告文本，以三千钱为画一座像于寺西壁。讫而景来告曰：“免矣。”仁茜情不信佛，意尚疑之，因问景云：“佛法说有三世因果，此为虚实？”答曰：“皆实。”仁茜曰：“即如是，人死当分入六道，那得尽为鬼？而赵武灵王及君，今尚为鬼耶？”景曰：“君县内几户？”仁茜曰：“万余户。”又曰：“狱囚几人？”仁茜曰：“常二十人已下。”又曰：“万户之内，有五品官几人？”仁茜曰：“无。”又曰：“九品以上官几人？”仁茜曰：“数十人。”景曰：“六道之义分，一如此耳。其得天道，万无一人，如君县内无一五品官；得人道者，万有数人，如君县内九品数十人；入地狱者，万亦数十，如君狱内囚；唯鬼及畜生，最为多也，如君县内课役户。就此道中，又有等级。”因指其从者曰：“彼人大不如我，其不及彼者尤多。”仁茜曰：“鬼有死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仁茜曰：“死入何道？”答曰：“不知，如人知生而不

知死。”仁茜问曰：“道家章醮，为有益否？”景曰：“道者彼天帝总统六道，是为天曹。阎罗王者，如人间天子。泰山府君，如尚书令录。五道神如诸尚书。若我辈国，如大州郡。每人间事，道士上章请福，如求神之恩。大曹受之。下阎罗王云：‘以某月日，得某申诉云。宜尽理，忽令枉滥。’阎罗敬受而奉行之，如人奉诏也。无理不可求免，有枉必当得申，何为无益也？”仁茜又问：“佛家修福何如？”景曰：“佛是大圣，无文书行下。其修福者，天神敬奉，多得宽宥。若福厚者，虽有恶道，文簿不得追摄。此非吾所识，亦莫知其所以然。”言毕即去。仁茜一二日能起，便愈。文本父卒，还乡里。仁茜寄书曰：“鬼神定是贪谄，往日欲郎君饮食，乃尔殷勤。比知无复利，相见殊落漠。然常掌事犹见随。本县为贼所陷，死亡略尽。仆为掌事所导，故（故原作如常。据明抄本改。）贼不见，竟以获全。”贞观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赐射于玄武门，文本时为中书侍郎。自语人云尔。（出《冥报录》）

唐代的睦仁茜，是赵郡邯鄲县人士。从小就钻研经学，不相信鬼神。他常常想试探到底有无鬼神，就去拜见看到过鬼的人并跟他学习，十多年一无所获。后来他把家迁往县城，在路上看到一个人，像个大官，衣帽十分威风而考究，骑着好马，骑马的随从就有五十多人。他看着睦仁茜却没有言声。后来，经常看见他，十年之内，一共见过几十次。后来有一次，他停下马来，喊睦仁茜说：“我经常看见你，感情上便有些眷恋而倾慕，真想和你交往、游玩呀。”睦仁茜当即朝他揖拜，问他是什么人，回答说：“我是鬼呵，姓成名景，本来是弘农县人，西晋时当过别驾，现

在任临湖国的长史。”睦仁茜问他国家在什么地方？国君叫什么名字？回答说：“黄河以北，统称为临湖国，国都建在楼烦县西北处的沙漠地带。我们的国君是已经死去的赵武灵王。他今天统治这个国家，总的还要受泰山府君的控制和管理。每月派一名宰相去泰山朝觐。所以多少次路过此地与你相遇呵。我只能给你一样好处，就是能够让你事先知道福难而设法避开它，可以免去受罪。但生死和大祸大福是早就有定数的，不能变动了。”睦仁茜听从了成景的话，成景于是把他的从骑常掌事送给睦仁茜，派他跟随仁茜而去，有什么事情必须事先向上报告，并说道：“凡是你所不知道的，就应当来告诉我。”于是便告别。常掌事一直跟随着睦仁茜，就像个侍从似的。每次睦仁茜提出问题，常掌事没有不事先知道的。隋代大业初年，江陵来的岑之象做了邯鄲县令。岑之象的儿子叫文本，年纪不满二十，岑之象请睦仁茜到家中教导文本。睦仁茜将与鬼相遇这件事告诉了文本，并对他说道：“成景长史对我说：‘有一事羞于启齿你还不知道；但我既然与你相交，也不能不告诉你呀。鬼神之道也是要吃饭的，但不能够吃饱，常常忍饥挨饿。如果能够吃上人间的饭菜，一年之内都饱饱的。所以，那些鬼们都常常偷吃人间的饭食。’我很穷又十分珍重自己的名声，就不能去偷了。那么你就宴请他一顿吧！”他既然告诉了文本，文本立即就派人准备饭食，备设珍羞。睦仁茜说：“鬼是不想进人的房间的，可以在外面河边支起布棚摆下筵席。”岑文本照他说的一一去做了。时间到了，睦仁茜看见成景与两位客人赶到，骑马的随从就有一百多人。落坐之后，岑文本起身向席间的客人再次揖拜，并道歉说自己准备的食物不够精细，也转告成景感谢之意。岑文本开始设宴时，睦仁茜拿黄金玉

帛赠给他。岑文本问是什么东西，睦仁茜说：“鬼所用的东西，全都和人用的不一样。但只有黄金和绢帛，能够通用。但也不如假的好。把黄金镀在锡块上当金子，用纸做绢帛，才是最贵重的上品。”岑文本照他说的去做了。等到成景吃饱了，又把他的从骑叫过来坐着吃开了。岑文本把所作的假金钱及绢帛送给成景，成景十分喜欢，谢道：“由于我而给你找麻烦，而你却把这些东西送上来，十分感激。请问，你是不是很想知道自己的寿命呀？”岑文本辞谢道：“我不愿知道。”成景笑着离席而去。几年之后，睦仁茜患上了病，他没有因为疾病沉重、处境窘迫而躺倒。一个多月之后，睦仁茜问常掌事这是怎么回事，常掌事也不知道；便又去找成景长史，成景回答说：“我也不知，下个月要去泰山朝觐，问清因由再告诉你。”到了下个月，成景来告诉他说：“你的一个同乡赵某人，原来是泰山的主簿，现在主簿一职空缺，因此他推荐你当此官，有意让你管理文案，管事的人召你前去。但是文案整理成后你也就该死了。”睦仁茜问他到底该不该去。成景说：“你的寿命应该活到六十多岁，现在才四十岁。但是赵主簿横竖都要把你征召去，你应当去呀。”又说：“赵主簿如果问起来，你就说与他昔日是同学，恩情深厚。今天有幸被任为泰山主簿。”梦中，那位赵某说：“正赶上一个官职空缺，神君让我选人。我已经把你的名字报到神君那里，神君默许用你。你老兄既然不能够得到长生，命中注定必有一死，那样死后的人都集中到一起，你就未必能够当上官了，何必吝惜一二十年的苟安生活呀？！现在文案已经发下来了，不可能再收回去，希望你作出来的决定，什么也不要乱怀疑。”睦仁茜又担忧又害怕，病更加严重了。成景对睦仁茜说：“赵主簿一定想致函给你，你可以自己前往泰山，向



泰山府君陈诉，就能免去你的这个职务。”睦仁茜问怎么才能见到府君，成景说：“到泰山庙的东面，再过一个山岭，那片平地就是府君的明府，你到了那个地方，自然就可以见到他了。”睦仁茜把这事告诉了岑文本，文本为他准备行装。几天后，成景又告诉仁茜说：“文状要写成了，你前去陈诉一定会害怕的，那就应当赶快做一尊佛像，这样那文书自然就会撤销了。”睦仁茜嘱咐文本，花三千钱在寺院的西墙上画一尊佛像。画完了，成景就来告诉他：“你的那件事终于免了！”睦仁茜知道自己不信佛，对此半信半疑，问成景说：“佛法说人有三世因果轮回，这是真是假？”成景回答说：“全是真的。”睦仁茜说：“即然如此，那么人死之后应当分别进入六条道，怎么会全变鬼呢？而赵武灵王和你这样的人，现在还是鬼，这……”成景说：“你们那个县共有多少户？仁茜说：“一万多户。”成景又问：“监狱中押着多少人？”仁茜回答：“平时在二十人以下。”成景又问：“你们那万户之内，做五品官的有几个人？”仁茜回答：“没有一个。”又问：“做九品官以上的有几个人？”仁茜回答说：“几十个人。”成景说：“所谓六道的合理划分，就跟这是一样的。能够在死后进入天道的，一万人中没有一个，这就像你们全县也没有一个做五品官的；能够在死后进入人道的，一万人中有几个，这就像你们县里做九品官以上的有几十个人差不多；人死后下地狱的，一万人中也有几十个，这就像你们县监狱里关押的囚犯。人死之后，只有做鬼和畜生的，才是最多的呵，这就像你们县里的纳税服役的人家一样。进入这条道的，也有等级之分。”于是，他指指自己的随从说道，“这人就远远赶不上我了！其实，不如他的人还有很多很多。”睦仁茜问道：“鬼也有一死吗？”成景回答说：“是的。”睦仁茜又问：



“那么鬼死之后进入什么道？”成景说：“不知道，这就像人知道生而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似的。”仁茜问道：“道家的章醮，到底有没有益处？”成景说：“道者就是阴间总管六道的天帝，称为天曹。阎罗王，就像人间的皇帝一样。泰山府君，如同现在尚书令的职位，五道神如同各位尚书。像我们那样的国家，就跟现在的大的州郡一样。每次处理人间的事情，都是由道士上表求神乞请保佑，如求神降恩等等。天曹受理之后，接着对阎罗王说：于某月某日，接到某人的申诉等。应当尽快公正地处理，不能不顾事由而冤枉人。阎罗王敬受而认真地奉行，就像人世间奉诏一样。在这里，没有充分理由是不能请求赦免的，有冤屈也必然能够得到申报。怎么能说没有益处呢？”仁茜又问：“请佛家保佑怎么样？”成景说：“佛是大圣呵，不发文书，但他所要保佑的人，天神都会敬奉的，差不多都会得到宽恕和谅解。如果福大之人，虽然生前有过罪恶，阴司的文簿上也不得追记。这些都不是我所见过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”说完就离去了。睦仁茜一两天就起床行走，病也好了。岑文本父亲死了，岑文本回到老家。睦仁茜给他写信说：“那些鬼神准是些贪婪且善于谄媚之徒，当初你请他们吃饭，显得那么殷勤、热情；如今知道再无利可图，与我相见便显得十分冷淡。但是那位常掌事还一直跟随着我。另外，本县县城已被贼寇攻陷，人几乎被杀光了。我由常掌事领着，贼寇们看不见，竟然保全了性命。”唐贞观十六年九月八日，太宗皇帝赐文官们在玄武门前练习射箭，岑文本当时是中书侍郎，也参加了，自己对别人讲出了上述之事。

## 兖州人

唐兖州邹县人姓张，忘字。曾任县尉。贞观十六年，欲诣京赴选。途经泰山，谒庙祈福。庙中府君及夫人并诸子等，皆现形像。张遍拜讫，至第四子旁，见其仪容秀美。同行五人，张独祝曰：“但得四郎交游，赋诗举酒，一生分毕，何用仕官？”及行数里，忽有数十骑马，挥鞭而至，从者云是四郎。曰：“向见兄垂顾，故来仰谒。”又曰：“承欲选，然今岁不合得官。复恐在途有灾，不复须去也。”张不从，执别而去。行百余里，张及同伴夜行，被贼劫掠，装具并尽。张遂祝曰：“四郎岂不相助？”有顷，四郎车骑毕至，惊嗟良久。即令左右追捕。其贼颠仆迷惑，却来本所。四郎命决杖数十。其贼臂膊皆烂。已而别去。四郎指一大树，兄还之日，于此相呼也。是年，张果不得官而归。至本期处，大呼四郎。俄而郎至。乃引张云，相随过宅。即有飞楼绮观，架迥凌空，侍卫严峻，有同王者。张即入。四郎云：“须参府君，始可安。”乃引入。经十余重门，趋而进，至大堂下谒拜。见府君绝伟。张战惧，不敢仰视。判事似用朱书，字皆极大。府君命使者宣曰：“汝乃能与吾儿交游，深为善道。宜停一二日讌聚，随便好去。”即令引出，至一别馆。盛设珍羞，海陆毕备。奏乐盈耳。即与四郎同室而寝。已经三宿。张至明旦，游戏庭序，徘徊往来，遂窥一院，正见其妻。于众官人前荷枷而立。张还，甚不悦。四郎怪问其故。张具言之。四郎大惊云：“不知嫂来此也。”即自往造诸司法所。其类乃有数十人，见四郎来，咸去下陞，重足而立。以手招一司法近前，具言此事。司法报曰：“不敢违命。

然须白录事知。”遂召录事，录事诺云：“乃须夹此案于众案之中，方便同判，始可得耳。”司法乃断云：“此妇女勘别案内。常有写经持斋功德，不合即死。”遂放令归家。与四郎涕泣而别，仍云：“唯作功德，可以益寿。”张乘本马，其妻从四郎借马，与妻同归。妻虽精魂，事同平素。行欲至家，可百步许，忽不见。张大怪惧。走至家中，即逢男女号哭，又知已殒。张即呼儿女，急往发之，开棺，妻忽起即坐，輶然笑曰：“为忆男女，勿怪先行。”于是已死经六七日而苏也。兖州人说之云尔。（出《冥报录》）

唐代兖州邹县有个人姓张，忘记他的名字了。张某曾经当过县尉。贞观十六年，他想进京城参加每年一次的官选，希望朝廷量才授官。路过泰山时，他进庙中祈祷请神保佑，庙中的府君及夫人连同几个儿子等，全现出了原形。张某向他们一一揖拜完毕，当走到府君的第四个儿子身边，见他仪表和容貌俊美出众，同行的五个人当中只有张某祝颂道：“我要能同四郎交往，饮酒赋诗，一生很快就过去，何必要当官呢？”等他走出几里地之后，忽然有几十个骑马的人，挥鞭而来，随从告诉他说这就是四郎。四郎对张某说：“刚才见你对我高看一眼，所以前来拜望你。”又说：“知道你想参加大选，但今年是不会封你官职的，还恐怕在中途遇到祸事，不要再去了。”张某不听，执意告别而去。走出一百多里，张某和同伴赶夜路时，被强盗劫掠一空，衣物用具全被抢走了。张某立即祈祷说：“四郎怎么不来帮助我呀？”俄顷四郎的车马全来了。见状，四郎惊叹好久，立即派手下人追捕强盗。那强盗踉踉跄跄，神魂颠倒，又转回原地，四郎命人打他几十棍

杖。那强盗的屁股和胳膊全被打烂了。然后，张某与四郎告别而去。四郎指着一棵大树说：“你回来的时候，要在这里喊我呵！”这年，张某果然落选而归。到了约定的地方，他大声连喊四遍四郎。不一会儿，四郎就来了。他领着张某边走边说：“咱们一起到这片坟地看看吧。”走了不远，前面楼檐凌空，气势雄伟，十分壮观；而且，侍卫们神色严峻，把守甚严，如同保卫皇帝一样。张某随四郎走了进去。四郎说：“咱们必须去参拜府君，才能够平安无事。”四郎领着他往里走，经过十几道门，趋身而进，终于来到大堂之下。张某拜谒完毕，只见那府君十分魁伟威严，便有些胆战心惊，不敢抬头再望。府君判案好像用红笔书写，字都很大。府君让手下人宣布说道：“你能够同我的儿子交往，使我深深感到你具有美好的品德。你应当在此住一两天，我再设宴招待你。然后你再自便吧。”当即，他被人领了出来，到了一座客馆。这里已经摆下了丰盛的酒菜，那些珍奇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，而且有人奏乐助兴。当天，张某与四郎同室而睡。就这样过了三宿。第四天天一亮，张某在亭堂间游玩，徘徊往来，无意之中看见一个院子，正好见到自己的妻子在里面。她戴着枷锁，低着头站在一些当官的面前。张某回到房间，十分不高兴。四郎感到奇怪，便问他怎么回事。张某把刚才的事说了。四郎大吃一惊，道：“不知道嫂子来到这里呀！”随即，亲自前往各司法部门询问。各司法部门共有几十个人，见四郎来了，全都走下台阶，迭足而立，一个个现出十分恐惧的样子。四郎用手势把一个司法官唤到跟前，跟他说了这件事。司法官回答说：“我们不敢违命呵。但是……那也必须得让录事知道。”随即把录事召了进来。这位录事答应下来，说道：“这就必须把这个案子夹在众多的案子当中，

才能便于一起宣判，方可达到目的。”最后，司法官判决说：“这位妇女所犯罪行，已经在别的案子里得到了甄别校正。另外，她还有抄写经书持斋多年的功德，不该立即处死。”随即，张某的妻子被放了出来，让她回家。夫妻二人和四郎挥泪告别。四郎因而说：“只有立功修德，才能够延年益寿呵。”张某骑着原来的马，他妻子向四郎又借了一匹马，夫妻双双往家走。妻子虽然是鬼魂，但与平时没什么两样。快走到家了，大约还有一百步远时，妻子忽然就没了踪影。张某十分惊异而恐惧。进了家门，就看见儿女们号啕大哭，一问，才知道已经出殡了。张某立即呼唤儿女们。急忙去墓地挖坟。棺材打开了，妻子忽然坐了起来，笑着说道：“因为思念儿女，别怪我先走了一步呵。”于是，她在死亡六七天之后又苏醒过来了。这个故事是兖州人讲的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八 神八

柳智感 李 播 狄仁杰 王万彻  
太学郑生 赵州参军妻

### 柳智感

唐河东柳智感，以贞观初为长举县令。一夜暴死，明旦而苏。说云：“始忽为冥官所追。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见，谓感曰：‘今有一官缺，故枉君任之。’智感辞以亲老，且自陈福业，未应便死。王使勘籍，信然。因谓曰：‘君未当死，可权判录事。’智感许诺谢。吏引退至曹，有五判官，感为第六。其厅事是长屋，（屋原作官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人坐三间，各有床案，务甚繁拥，西头一坐处无判官，吏引智感就空坐。群吏将文书簿帐来，取智感署，署（署原作于。据明抄本改。）案上，退立阶下。智感问之，对曰：‘气恶逼公，但遥以中事答。’智感省读，如人间者，于是为判句文。有顷食来，诸判官同食。智感亦欲就之，诸判官曰：‘君既权判，不宜食此。’感从之。日暮，吏送智感归家，苏而方晓。自归家中。日暝吏复来迎至旦如（至下原有彼字。如字原缺。据明抄本删补。）故。知幽显昼夜相反矣。于是夜判冥事，昼临县职。岁余，智感在冥曹，因起至厕，于堂西见一妇女。年三十许，姿容端正，衣服鲜明，立而掩涕。智感问何人，答曰：‘兴

州司仓参军之妇也。摄来此，方别夫子，是以悲伤。”智感以问吏，吏曰：“官摄来，有所案问，且以证其夫事。”智感因谓女人曰：“感长举县令也。夫人若被堪问，幸自分就。无为牵引司仓，俱死无益。”妇人曰：“诚不愿引之，恐官相逼耳。”感曰：“夫人幸勿相牵，可无逼迫之虑。”妇人许之。既而还州，先问司仓妇有疾。司仓曰：“吾妇年少无疾。”智感以所见告之，说其衣服形貌，且劝令作福。司仓走归家，见妇在机中织，无患也，不甚信之。后十余日，司仓妇暴死。司仓始惧而作福禳之。又兴（兴原作与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州官二人考满，当赴京选。谓智感曰：“君判冥道事，请问吾选得何官？”智感至冥，以某姓名问小录事。曰：“名簿并封左右函中，检之二日方可得。”后日，乃具告二人。二人至京选，吏部拟官，皆与报不同。州官闻之，以语智感。后问小录事，覆检簿，云：“定如所检，不错也。”既而选人过门下，门下审退之。吏部重送名，果是名簿检报者。于是众威信服。智感每于冥簿，见其亲识名状及死时日月，报之，使修福，多得免。智感权判三年，其吏部来告曰：“已得隆州李司户，授正官以代。公不复判矣。”智感至州，因告刺史李德凤，遣人往隆州审焉，（焉原作为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其司户已卒。问其死日，即吏来告之时也。从此遂绝。州司遣智感领囚，送至凤州界。囚四人皆逃。智感忧惧，捕捉不获。夜宿传舍，忽见其故部吏来告曰：“囚尽得矣。一人死，三人在南山西谷中，并已擒缚。愿公勿忧。”言毕辞去。智感即请共入南山西谷，果得四囚。知走不免，因来抗拒。智感格之，杀一囚，三囚受缚，果如所告。智感今存，任慈州司法。光禄卿柳亨说之。亨为邛州刺史，见智感，亲问之。然御史裴同节亦云，见数人说如此。（出《冥报录》）

唐代河东地区有个叫柳智感的人，于贞观初年当上了长举县令。一天夜里，他突然死去，第二天早晨又苏醒过来。说道：“开始，不经意间被阴间的官吏追命。地府的使者见到我之后，对我说：‘现在有一个官职空缺着，所以想请你屈就上任。’我以双亲年迈相推辞，并且说自己天天要祈祷上苍保佑他们长寿，不应该现在就死。阎罗王的使者到我家调查一番，这才相信，于是对我说：‘你不该现在就死，可以暂时代理判案的录事。’柳智感答应下来并表示感谢。有位小吏领着他进了分科办事的官署，这里有五个判官，柳智感为第六个人。这厅堂非常大，每个人占三间屋子。他们各有各的床铺和几案，公务繁忙，十分紧张。西头一个坐位没有判官，小吏让柳智感在这里坐下来。所有的官吏都将文书帐簿拿到柳智感的官署里来，一一摆在他的几案上，然后都退到台阶下站好。柳智感问这是怎么回事，回答说：“因身上邪气恐冲犯您，所以站在远处来回答您的问话。”柳智感审看了一下，同人间一样，于是便写起评语来。一会儿送饭来了。各位判官都在一起吃，柳智感也想过去吃，判官们说：“你既然是暂时代理的，就不该吃这样的饭菜。”柳智感听从了他们的话，没有吃。日头落山之后，小吏送他回家，待他苏醒过来天才亮。自从柳智感回到家中之后，那小吏每到日落后就把他接去，天亮之前再送他回家。要知道，阴间和人世白天和晚上是相反的呵。于是，他晚上到阴间判案，白天去县衙门办公。就这样过了一年多。一天，柳智感在地府要去厕所小解，于大堂西侧看见一个妇女，年龄在三十岁左右，姿容端庄，穿着十分鲜艳而明丽的衣裳，正站在那里捂着脸哭呢。柳智感上前问她是什么人，那妇女回答说：“我是兴州司仓参军的夫人呵，被抓到这里，刚刚离开丈夫，



所以感到悲伤。”柳智感向小吏询问此事，小吏说：“地府把她抓来，是因为有案子要问，并且让她证明丈夫的一些事情。”柳智感于是对那妇女说：“我是长举县的县令呵。你如果被带去审问，希望你自己分清事实，不要牵连你的丈夫，都死了并没有好处。”那妇女说：“我诚然是不想牵连他，可只怕官府相逼呀！”柳智感说：“庆幸的是你不想牵连他，这样你就可以免去被逼迫的忧虑了。”那妇女答应下来。柳智感来到兴州之后，先去问那位司仓参军的夫人有没有病，司仓说：“我的夫人正年轻，没有病。”柳智感便把自己在阴间的所见告诉了他，而且说出了他夫人的音容笑貌及所穿的衣服，并劝他赶紧为妻子祈祷。司仓回到家中，见妻子正在机前织布，什么病也没有，不很相信柳智感的话。十几天之后，妻子暴病而死，司仓这才感到害怕而祝铸上苍请求驱除灾祸。另外，举州有两位当官的，任期已满，应当进京参加大选，再由朝廷量才授官。他们对柳智感说：“你对阴间的一些事情判断很准确，那你说，我们参加大选会得到什么官职呢？”柳智感到了地府，把这件事对小录事讲了，并且说出那二位的姓名。小录事说：“功名簿上并列封为左右函中，但任职令第二天才能下来。”第二天白天，柳智感把这些事情全告诉了那两个人。那二人进京参加大选，吏部拟出任职名单。都跟柳智感说的不一样。那二人听说此事，对柳智感讲了。柳智感急忙赶到地府去问小录事，小录事翻开任职令簿，说：“保证跟任职令一样，不会错的呵。”第二天，中选的任职名单报到门下省，门下省审查没有通过又退了回去。吏部只好重拟名单报上。这次，果然与功名簿上的任职令一样。因此，大家对柳智感全都信服了。柳智感第一次在生死簿上，看到自己亲朋好友的名字及死亡日期，都回来告诉

本人，让他祭祀祈祷，大多数都幸免一死。柳智感到地府做了三年的代理判官录事，一天，地府吏部来人对他说明：“我们已经找到了隆州的李司户，并正式下任职令了，让他取代于你。往后，你就不要来这里办案了。”柳智感到了州府，于是向刺史李德凤报告了这件事，李德凤立即派人到隆州调查，果然不错，那位李司户已经死了。问起死亡日期，正是吏部来人通知他那天。从此，他去地府的路便断绝了。一天，州司派柳智感押解囚徒，将他们送到凤州地界。四个囚徒全逃跑了，使他又忧虑又害怕，追捕半天一个也没有捉到。晚上，他住在旅舍里，忽然看见原来地府中的那位小吏，告诉他说：“那四名囚犯，全都找到了。一个死了，三个现在南山西谷中，并且已经被捕获，希望你不要忧愁。”说完，那小吏告辞而去。柳智感立即找些人一同进了南山西谷，果然找到了四个囚徒。囚徒们知道逃不掉了，于是便顽抗，柳智感与他们格斗，杀了一个，其余三个被擒缚，果然跟那小吏说的一样。柳智感现在还活着，任慈州司法。这是掌管皇室膳食的光禄卿柳亨说的。柳亨当邛州刺史时，见过柳智感，亲自问过他。同时，御史裴司节也说，听到不少人都这样进过。

## 李 播

高宗（宗原作祖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将封东岳，而天久霖雨。帝疑之，使问华山道士李播，为奏玉京天帝。播，淳风之父也。因遣仆射刘仁轨至华山，问播封禅事。播云：“待问泰山府君。”遂令呼之。良久，府君至，拜谒庭下，礼甚恭。播云：“唐皇帝欲封禅，如何？”府君对曰：“合封，后六十年，又合一封。”播揖

之而去。时仁轨在播侧立，见府君屡顾之。播又呼回曰：“此是唐宰相，不识府君，无宜见怪。”既出，谓仁轨曰：“府君薄怪相公不拜，令左右录此人名，恐累盛德。所以呼回处分耳。”仁轨惶汗久之。播曰：“处分了，当无苦也。”其后帝遂封禅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高宗李治要去泰山祭祀天地，而天总下雨。高宗有些疑惑，欲派人去华山询问道士李播，并想让他去玉京奏报天帝。李播，他是李淳风的父亲呵。于是，仆射刘仁轨奉旨来到华山，向李播询问去泰山祭祀天地之事。李播说：“这得等我问问泰山府君。”随即，刘仁轨让他把泰山府君喊来。喊了好久，泰山府君到了，在庭下拜谒，行大礼。李播说：“唐朝皇帝想去你那里祭天地，怎么样？”府君回答说：“应该祭的，六十年之后，还得祭祀一次。”李播向他揖拜而别。当时刘仁轨在李播身旁站着，只见那府君连着瞅了他几眼。李播见状，急忙又把府君喊了回来，说：“这位是当朝的宰相，他不认识府君你，不要见怪。”府君出门之后，李播对刘仁轨说：“府君有点责怪你没有向他揖拜，并让手下人记下了你的名字，我担心影响祭祀天地那样的大德之事，所以把他喊回来嘱咐了他几句。”刘仁轨说罢惶恐不安，流了好长时间的汗。李播说：“我已经跟他说好了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。”之后不久，高宗顺利地登上泰山，祭祀天地。

## 狄仁杰

高宗时，狄仁杰为监察御史。江岭神祠，焚烧略尽。至端州。有蛩神，仁杰欲烧之。使人入庙者立死。仁杰募能焚之者，赏钱百千。时有二人出应募。仁杰问往复何用，人云：“愿得敕牒。”仁杰以牒与之。其人持往，至庙，便云有敕，因开牒以入，宣之。神不复动，遂焚毁之。其后仁杰还至汴州，遇见鬼者曰：“侍御后有一蛩神。云被焚舍，常欲报复。”仁杰问：“事竟如何？”见鬼者（见字者字原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云：“侍御方须台辅，还有鬼神二十余人随从。彼亦何所能为？久之，其神还岭南矣。”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高宗时，狄仁杰任监察御史，江畔岭上一带的庙宇，几乎被他烧光了。一次，他来到端州，见这里有座蛩神庙，便想烧毁它。然而，派去的人刚一进庙就死了。狄仁杰悬赏一百千钱，招募能烧毁此庙之人。当时，有两个人前来应招。狄仁杰问他们来回都需要什么，回答说：“想用一下皇帝给你的命令书。”狄仁杰把命令书交给他们。他们二人拿着它，来到庙门口，便说有命令书，并将其打开走了进去，当即宣读起来。那神一动不动，整个庙随即被烧毁了。后来，狄仁杰回到汴州，遇到一个看见鬼的人对他说：“在你的身后有一个蛩神，说他的房舍被烧了，常常想寻机报复。”狄仁杰问：“事情后来怎么样？”那位看见鬼的人说：“侍御方须台辅，所以还有二十多个鬼神跟随着你，他也没有别

的办法。时间长了，那些鬼神就都回到岭南去了。”

## 王万彻

武太后暮年，宫人多死，一月之间，已数百人。太后乃召役鬼者王万彻，使祝宫中。彻奏曰：“天皇以陛下久临万国，神灵不乐，以致是也。”太后曰：“可奈何？”彻曰：“臣能禳之。”乃施席于殿前，持刀嚯水，四向而咒。有顷曰：“皇帝至。”彻乃廷诘帝曰：“天道有去就，时运有废兴。昔皇帝佐陛下，母临四海，大弘姜嫄、文母之化，遂见推载，万国归心。此天意，非人事也。陛下圣灵在天，幽明理隔，何至不识机会，损害生人，若此之酷哉？”帝乃空中谓之曰：“殆非我意，此王后诉冤得申耳。何止后宫，将不利于君。”太后及左右了了闻之，太后默然改容，乃命撤席。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，迁太后于上阳宫，以幽崩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武则天晚年的时候，宫中有许多人莫名其妙地死去，一个月之内，死了好几百人。武则天把巫师王万彻召来，让他在宫中仔细勘察了一番。王万彻奏报说：“天皇认为你统治大唐的时间太长了，神灵们不高兴，所以才出现这种事情。”武则天说：“这如何是好？”王万彻说：“我能设法消除灾祸。”于是在殿前铺好席子，举着刀喷上水，向四周念着咒语。过了一会儿，王万彻说皇帝到了，当即就在殿前盘问起皇帝来，说道：“天道有去有来，时运有废有兴。当年皇帝辅佐太后陛下，使她统治四海，大力弘扬

周族始祖后稷之母姜嫄、文母等人，改变人心风俗，她渐渐受到拥戴，各个小国也归须于大唐，这是天意，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。如今，皇帝陛下的圣灵已经升天，阴间和人世的事理是不相通的，你怎么能不顾际遇时会，伤害活人，且如此之残酷呢？”皇帝就在空中对王万彻说：“这大概不是我的本意，这是死去的王皇后在诉屈申冤呵。何止是后宫死几个人呢，这将大大不利于当朝的君主呵。”武则天手下人听得清清楚楚，她沉默无语，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便令人把席子撤掉。第二年，在五位王子的支持下，中宗登基，武则天迁居到上阳宫内，在这里被软禁而死。

## 太学郑生

垂拱中，驾在上阳宫。太学进士郑生晨发铜驼里，乘晓月，度洛桥。下有哭声甚哀，生即下马察之。见一艳女，翳然蒙袂曰：“孤养于兄嫂，嫂恶，苦我。今欲赴水，故留哀须臾。”生曰：“能逐我归乎？”应曰：“婢御无悔。”遂载与之归所居。号曰汜人，能诵《楚词》《九歌》《招魂》《九辩》之书，亦常拟词赋为怨歌。其词艳丽，也莫有属者。因撰《风光词》曰：“隆往秀兮昭盛时，播薰绿兮淑华归。故室萸与处萼兮，潜重房以饰姿。见耀态之韶华兮，蒙长霭以为帟，醉融光兮眇眇瀾瀾，远千里兮涵烟眉。晨陶陶兮暮熙熙，无蜚娜之秣条兮，娉盈盈以披迟。醅游颜兮倡蔓卉，穀流倩电兮发随旒。”生居贫，汜人尝出轻缣一端卖之，有胡人酬千金。居岁余，生将游长安。是夕，谓生曰：“我湖中蛟室之妹也。谪而从君。今岁满，无以久留君所。”乃与生诀。生留之不能，竟去。后十余年，生兄为岳州刺史，会上巳日，与家

徒发岳阳楼，望鄂渚，张宴乐酣。生愁思吟曰：“情无限兮荡洋洋，怀佳期兮属三湘。”声未终，有画舫浮漾而来，中为彩楼，高百余尺。其上帷帐栏笼，尽饰帷囊。有弹弦鼓吹者，皆神仙峨眉，被服烟电，裾袖皆广尺。中一人起舞，含颦怨慕，形类汜人。舞而歌曰：“泝青春兮江之隅，拖湖波兮裹绿裾。荷拳拳兮来舒，非同归兮何如？”舞毕，敛袖索然。须臾，风涛崩怒，遂不知所往。（出《异闻集》）

唐代垂拱年间，皇帝住在上阳宫里。太学院的进士郑生早晨起来，乘着天边的晓月之光，由铜驼里出发、过洛桥。听见桥下有人在哀哀地哭泣。郑生立即跳下马，前去察看。这时，只见一个美丽的女子，她用衣襟蒙住脸说：“我是个孤儿，住在兄嫂家中，嫂子十分凶狠，把我折磨得好苦呵。我今天想投水自尽，因此在要死前想痛哭一场。”郑生说：“那么，你能跟我回家吗？”那女子回答说：“我随你，且不会后悔的。”郑生把她扶到马上，当即送回家中。这女子叫汜人，能背诵《楚辞》中的《九歌》、《招魂》、《九辨》等书，也常常写些诗词歌赋，抒发自己心中的幽怨之情。她的词章艳丽，人世间没有比得上的。她的一首风光词这样写道：“隆往秀兮昭盛时，播薰绿兮淑华归。故室蕙与处萼兮，潜重房以饰姿。见耀态之韶华兮，蒙长霭以为帟，醉融光兮眇眇瀾瀾，远千里兮涵烟眉。晨陶陶兮暮熙熙，无嵯娜之秣条兮，娉盈盈以披迟。醅游颜兮倡蔓卉，穀流倩电兮分随旋！”郑生家中很贫困，汜人曾经拿出两丈绸布卖了，有位胡人付给一千斤黄金。住了一年多，郑生要去长安游说，这天晚上，汜人对他说：

“我是湖中龙宫里的女子呵！因被流放才跟随了你。今年期限已满，不能长住你这里了，只好跟你告别。”郑生怎么也留不住她，她终于走了。十多年之后，郑生的哥哥成了岳州刺史，过上巳节那天，他把家人聚到一起登上岳阳楼，观赏鄂州大地。宴间，鼓乐齐鸣，酒兴正酣，郑生不由生出一丝愁绪，吟道：“情无限兮荡洋洋，怀佳期兮属三湘。”话音未落，有一只漂亮的长方形船顺水而来，中间扎着彩楼，一百多尺高，上面有栏杆，四周盖着帷帐，装饰得十分讲究。有些人正在演奏各种乐器，她们都长着神仙般的蛾眉，身上披着云霞和电光，衣襟和袖子都很宽大。中间有个人翩然起舞，皱着眉头，眼里闪着爱慕和幽怨之光，看样子像是汜人。她边舞边唱道：“溯青春兮江之隅，拖湖波兮裹绿裙。荷拳拳兮来舒，非同归兮何如？”跳完了舞，她神情黯然地收起袖子。不一会儿，忽然间狂风大作，波涛汹涌，不知道她和那船到哪里去了。

## 赵州参军妻

赵州卢参军，新婚之任，其妻甚美。数年，罢官还都。五月五日，妻欲之市，求续命物，上于舅姑。车已临门，忽暴心痛，食顷而卒。

卢生号哭毕，往见正谏大夫明崇俨，扣门甚急。崇俨惊曰：“此端午日，款关而厉，是必有急。”遂趋而出。卢氏再拜，具告（告原作问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其事。明云：“此泰山三郎所为。”遂书三符以授卢：“还家可速烧第一符，如人行十里，不活；更烧其次，若又不活；更烧第三符。横死必当复生，不来真死矣。”卢



还如言，累烧三符，其妻遂活，顷之能言。

初云：被车载至泰山顶，别有宫室，见一年少，云是三郎。令侍婢十余人拥入别室，侍妆梳。三郎在堂前，与他少年双陆，候妆梳毕，方拟宴会。婢等令速妆，已缘眷恋故人，尚且悲泪。有顷，闻人款门云：“是上利功曹，适奉都使处分，令问三郎，何以取卢家妇？宜即遣还。”三郎怒云：“自取他人之妻，预都使何事！”呵功曹令去。相与往复，其辞甚恶。须臾，又闻款门云：“是直符使者，都使令取卢家妇人。”对局劝之，不听。对局曰：“非独累君，当祸及我。”又不听。寻有疾风，吹黑云从崖顶来，二使唱言：“太一直符，今且至矣！”三郎有惧色。风忽卷宅，高百余丈放之，人物糜碎，唯卢氏获存。三使送还，至堂上，见身卧床上，意甚凄恨，被推入形，遂活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赵州有位卢参军。新婚之后上任。他的妻子相当漂亮。几年之后，他被罢官回到家中。五月初五这天，妻子想到市场买些有益老人长寿的食物，送给公婆，车已到了门口，忽然见得心疼不止，一会儿就死了。卢某大哭一场之后，去拜见正谏大夫明崇俨。门敲得很急，明崇俨吃惊地说：“这端午佳节，门敲得这样响，必定有什么急事。”说罢迎出门去。卢某又向他揖拜一番，详细地向他说出事情的经过。明崇俨说：“这是泰山府君的三公子干的呀！”随即画了三道符交给卢某，并告诉他：“回家可以立即烧第一道符，如果你走出十里地她还没有活，就再烧第二道符。如果还没有活过来，再烧第三道符，意外死亡之人就必定能够复活。如果再不复活，那就是真死了。”卢某回到家中，照他说的去做，

连烧三道符，妻子终于活了过来，一会儿便能讲话了。她开始说：“我被车拉到泰山顶上，那里另外还有宫殿。我看见一个少年，说是叫三郎，他让十多个侍从婢女将我拥入一间屋子里，为我梳妆打扮。三郎站在堂前跟别的少年玩一种叫‘双陆’的博戏。等我梳妆完毕，才能准备婚礼的筵席，所以婢女们让我快点打扮。我因为眷恋于夫君，便悲伤地流下眼泪。有顷，听人敲门说：“我是上面派来的功曹史，奉都使的吩咐，来问一下三郎，为什么要娶卢家的媳妇？应该立即送她回去。”三郎气冲冲地说：“我娶他人的媳妇，跟都使有什么关系？”把功曹史斥责一番，让他马上回去。二人你一句我一句，言词十分激烈。一会儿，又听有人敲门说：“我是持符的使者，都使让我带卢家媳妇回去。”对局的少年劝说三郎，三郎不听。对局中人说：“这件事不仅连累你，也能祸及于我呵。”三郎还不听，旋即有狂风吹来。黑云涌上崖顶，那二位使者拖长声喊道：“天神的公正之符，现在到了！”三郎害怕了。大风忽然把整个楼阁卷到空中，足有一百多丈高，然后再抛下来，人和东西全摔得稀烂，唯独我一个人活着。功曹史等三位使者把我的魂魄送回家中。来到堂前，只见我躺在床上，神情凄苦且有些遗憾，那三位使者便推推我，使魂附于体，随即我便活了过来。”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九 神九

### 韦安道

### 韦安道

京兆韦安道，起居舍人真之子。举进士，久不第。唐大定年中，于洛阳早出，至慈惠里西门，晨鼓初发，见中衢有兵仗，如帝者之卫。前有甲骑数十队，次有官者，持大杖，衣画袴襦，夹道前驱，亦数十辈。又见黄屋左纛，有月旗而无日旗。又有近侍才人宫监之属，亦数百人。中有飞伞，伞（二伞字原空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下见衣珠翠之服，乘大马，如后之（之原作主人二字。据明抄本改。）饰，美丽光艳，其容动人。又有后骑，皆妇人才官，持钺，负弓矢，乘马从，亦千余人。时天后在洛，安道初谓天后之游幸。

时天尚未明，问同行者，皆云不见。又怪衢中金吾街吏，不为静路。久之渐明，见其后骑一宫监，驰马而至。安道因留问之：“前所过者，非人主乎？”宫监曰：“非也。”安道请问其事，宫监但指慈惠里之西门曰：“公但自此去，由里门，循墙而南，行百余步，有朱扉西向者，扣之问其由，当自知矣。”安道如其言扣之。久之，有朱衣官者出应门曰：“公非韦安道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官者曰：“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。”遂延入。见一大门如戟门者，

官者入通，顷之，又延入。有紫衣宫监，与安道叙语于庭，延一宫中，置汤沐。顷之，以大箱奉美服一袭，其间有青袍牙笏绶及巾靴毕备，命安道服之。宫监曰：“可去矣。”遂乘安道以大马，女骑道从者数人。宫监与安道联辔，出慈惠之西门，由正街西南，自通利街东行，出建春门。又东北行，约二十余里，渐见夹道成守者，拜于马前而去。凡数处，乃至一大城，甲士守卫甚严，如王者之城。凡经数重，遂见飞楼连阁，下有大门，如天子之居，而多宫监。安道乘马，经翠楼朱殿而过，又十余处，遂入一门内。行百步许，复有大殿，上陈广筵重乐，罗列罇俎，九奏万舞，若钧天之乐。美妇人十数，如妃主之状，列于筵左右。前所与同行宫监，引安道自西阶而上。顷之，见殿内宫监如赞者，命安道西间东向而立。顷之，自殿后门，见卫从者，先罗主殿中，乃微闻环珮之声。有美妇人，备首饰祔衣，如谒庙之服，至殿间西向，与安道对立，乃是昔于慈惠西街飞伞下所见者也。宫监乃赞曰：“后土夫人，乃冥数合为匹偶。”命安道拜，夫人受之；夫人拜，安道受之，如人间宾主之礼。遂去礼服，与安道对坐于筵上。前所见十数美妇人，亦列坐于左右，奏乐饮饌，及昏而罢。则以其夕偶之，尚处子也。如此者盖十余日，所服御饮饌。皆如帝王之家。

夫人因谓安道曰：“某为子之妻，子有父母，不告而娶，不可谓礼。愿从子而归，庙见尊舅姑，得成妇之礼，幸也。”安道曰：“诺。”因下令，命车驾即日告备。夫人乘黄犢之车，车有金翠瑶玉之饰，盖人间所谓库车也。上有飞伞覆之，车徒候从，如慈惠之西街所见。安道乘马，从车而行，安道左右侍者十数人，皆材官宦者之流。行十余里，有朱幕城供帐，女吏列后，乃（乃

原作于。据明抄本改。)行宫供顿之所。夫人遂入供帐中，命安道与同处，所进饮饌华美。顷之，又去。下令命所从车骑，减去十七八，相次又行三数里，复下令去从者。乃至建春门，左右才有二十骑人马，如王者之游。

既入洛阳，欲至其家，安道先入，家人怪其车服之异。安道遂见其父母。二亲惊愕久之，谓曰：“不见尔者，盖月余矣，尔安适耶？”安道拜而明言曰：“偶为一家迫以婚姻。”言新妇即至，故先上告。父母惊问未竟，车骑已及门矣。遂有侍婢及阍奴数十辈，自外正门，敷绣茵绮席，罗列于庭，及以翠屏画帷，饰于堂门，左右施细绳床一，请舅姑对坐。遂自门外，设二锦步幃，夫人衣礼服，垂珮而入。修妇礼毕，奉翠玉金瑶罗纨，盖十数箱，为人间贺遗之礼，置于舅姑之前。爰及叔伯诸姑家人，皆蒙其礼。因曰：“新妇请居东院。”遂又有侍婢阍奴。持房帷供帐之饰，置于东院，修饰甚周，遂居之。父母相与忧惧，莫知所来。

是时天后朝，法令严峻，惧祸及之，乃具以事上奏请罪。天后曰：“此必魅物也，卿不足忧。朕有善咒术者，释门之师，九思、怀素二僧，可为卿去此妖也。”因诏九思、怀素往，僧曰：“此不过妖魅狐狸之属，以术去之易耳。当先命于新妇院中设饌，置坐位，请期翌日而至。”真归，具以二僧之语命之，新妇承命，具饌设位，辄无所惧。明日，二僧至，既毕饌端坐，请与新妇相见，将施其术。新妇遽至，亦致礼于二僧。二僧忽若物击之，俯伏称罪，目眦鼻口流血。又具以事上闻。天后问之。(问之原作因命。据明抄本改。)二僧对曰：“某所以咒者，不过妖魅鬼物，此不知其所从来，想不能制。”天后曰：“有正谏大夫明崇俨，以太一异术制录天地诸神祇，此必可使也。”遂召崇俨。崇俨谓真

曰：“君可以今夕，于所居堂中，洁诚坐，以候新妇所居室上，见异物至而观。其胜则已，或不胜，则当更以别法制之。”真如其言，至甲（甲原作申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夜，见有物如飞云，赤光若惊电，自崇俨之居，飞跃而至。及新妇屋上，忽若为物所扑灭者，因而不见。使人候新妇，乃平安如故。乙夜，又见物如赤龙之状，拿攫喷毒，声如群鼓，乘黑云有光者，至新妇屋上，又若为物所扑，有呦然之声而灭。使人候新妇，又如故。又至子夜，见有物朱发锯牙，盘铁轮，乘飞雷，轮铍角呼奔而至，既及其屋，又如物所杀，称罪而灭。既而质明，真怪惧，不知其所为计，又具以事告。崇俨曰：“前所为法，是太乙符箓法也，但可摄制狐魅耳，今既无效，请更贽之。”因致坛醮之策，使征八紘厚地，山川河渚，丘墟水木，主职鬼魅之属，其数无缺，崇俨异之。翌日，又征人世上天界部八极之神，其数无缺。崇俨曰：“神祇所为魅者，则某能制之，若然，则不可得而知也！请试自见而贽之。”因命于新妇院设馔，请崇俨。崇俨至坐，请见新妇，新妇方肃答，将拜崇俨，崇俨又忽若为物所击，奄然斥倒，称罪请命，目眦鼻口流血于地。真又益惊惧，不知所为。其妻因谓真曰：“此九思、怀素、明正谏，所不能制也，为之奈何？闻昔安道初与偶之时，云是后土夫人，此虽人间百术，亦不能制之。今观其与安道夫妇之道，亦甚相得，试使安道致词，请去之，或可也。”真即命安道谢之曰：“某寒门，新妇灵贵之神，今幸与小子伉俪，不敢称敌；又天后法严，惧因是祸及，幸新妇且归，为舅姑之计。”语未终，新妇泣涕而言曰：“某幸得配偶君子，奉事舅姑，夫为妇之道，所宜奉舅姑之命，今舅姑既有命，敢不敬从。”因以即日命驾而去，遂具礼告辞于堂下。因请曰：“新妇女子也，不敢独

归，愿得与韦郎同去。”真悦而听之，遂与安道俱行，至建春门外，其前时车徒悉至，其所都城仆使兵卫悉如前。

至城之明日，夫人被法服，居大殿中，如天子朝见之像，遂见奇容异人之来朝，或有长丈余者，皆戴华冠长剑，被朱紫之服，云是四海之内，岳渎河海之神。次有数千百人，云是诸山林树木之神而已。又乃天下诸国之王悉至。时安道与夫人坐侧，置一小床，令观之。因最后通一人，云：“大罗天女。”安道视之，天后也。夫人乃笑谓安道曰：“此是子之地主，少避之。”令安道入殿内小室中。既而天后拜于庭下，礼甚谨。夫人乃延天后上，天后数四辞，然后登殿，再拜而坐。夫人谓天后曰：“某以有冥数，当与天后部内一人韦安道者为匹偶，今冥数已尽，自当离异，然不能与之无情。此人苦无寿。某当在某家，本愿与延寿三百岁，使官至三品，为其尊父母厌迫。不得久居人间，因不果与成其事。今天女幸至，为与之钱五百万，与官至五品，无使过此，恐不胜之，安道命薄耳。”因而命安道出，使拜天后。夫人谓天后曰：“此天女之属部人也，当受其拜。”天后进退，色若不足而受之。于是诺而去。

夫人谓安道曰：以郎常善画，某为郎更益此艺，可成千世之名耳。”因居安道于一小殿，使垂帘设幕，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于前，令安道图写。凡经月余，悉得其状，集成二十卷，于是安道请辞去。夫人命车驾，于所都城西，设离帐祖席，与安道诀别。涕泣执手，情若不自胜，并遗以金玉珠宝，盈载而去。

安道既至东都，入建春门，闻金吾传令，于洛阳城中访韦安道，已将月余。既至，谒天后。坐小殿见之，且述前梦，与安道所叙同，遂以安道为魏王府长史，赐钱五百万。取安道所画帝王

功臣图视之，与秘府之旧者皆验，至今行于代焉。天策中，安道竟卒于官。（出《异闻录》）

京兆郡有个人叫韦安道，他是起居舍人韦真的儿子。他想考进士，始终没有中第。唐代大定年间，他住在洛阳城里。一天清早出来，到慈惠里西门时，晨鼓刚响。这时，只见前面大路中央有士兵组成的仪仗队，像是帝王的卫士。前面是戴着甲冑的骑兵，共几十队；接着，是官员，都拿着棍棒，穿着新鲜的上衣和带花纹的裤子，夹道开路，也有几十个人。又看见以黄绹为里的车盖左边的大旗，只有月旗而没有日旗。还有近侍才人宫女太监等，也有几百人。队伍中间，有一飞伞，伞下可以看见镶嵌着翠珠的衣服。这个人骑着高头大马，完全是皇后的装饰。她美丽光艳，容貌动人。后面一些骑马的人，全是嫔妃和女官，举着像大斧一样的兵器，背着弓箭，乘马紧随其后，也有一千多人。时当则天皇后住在洛阳，韦安道开始以是她出去巡行游玩。这时天还没有亮，韦安道问跟自己一起走的人，都说没看见。又责怪起这里的街吏金吾，怪他没有静路。过了好长时间，天渐渐亮了。这时，一个宫中的太监骑着马从后面赶上来，到了韦安道身边。韦安道喊住他问道：“前面过去的，不是咱们的君主吗？”太监说：“不是呵。”韦安道请他说说这是怎么回事，太监只是指指慈惠里的西门说：“你尽管从那往前走，由里门再顺墙向南行一百多步，就会看见一道朝西的红门，你上前敲门问其根由，就知道了。”韦安道照他说的那样走到朝西的红门前，敲了起来。好长时间，走出一个穿红衣服的官员应声问道：“你就是韦安道吗？”韦安道



说：“对。”那位官员说：“后土夫人等候你很长时间了。”随即把他请了进去。韦安道看见一道大门，像一道立戟的宫门，那位官员走进通报。有顷，又把他请了进去，有位穿紫衣服的宫监，同韦安道在庭前叙谈起来。随后，把他请到一座宫中，备好热水让他沐浴。有顷，有人用大箱子送来一套华美的衣服，里面有青袍、象牙笏板、绶带以及头巾、靴子等，十分齐全，让韦安道穿戴好。那位宫监说：“这回可以去了。”随即让韦安道骑上高头大马，还有几个骑马的女子随行。宫监与他并马而行，出了慈惠里西门，由正街转向西南，再从通利街往东走，出了建春门，再向东北走。大约走出二十多里，远远看见卫兵们夹道而立，不时有人向他下拜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。这样的地方有好几处。接着，他们来到一座大城，士兵们穿戴着甲冑，守卫很严，仿佛皇宫一般。一共经过好几道岗，随即看见了飞楼连阁，气势非凡。楼阁下面还有一道大门，如皇帝的寝宫。这里有不少宫女和太监。韦安道骑着马，经过翠楼朱殿，又走了十余处地方，进入一道大门里，走了一百来步，又看见一座大殿。殿上摆下了盛宴，准备了隆重的舞乐，美酒佳肴，琳琅满目。九奏万舞，像天上的音乐。有十几个美女，像是妃子的样子，站立在筵席两侧。那位与韦安道同行的宫监，领着他从西边的台阶走上去。一会儿，只见殿上的宫监唱歌般地让韦安道到西边殿堂朝东站立好。有顷，从大殿的后门走出不少侍卫和随从，按顺序站在殿中，这时就隐隐听见珮玉的声响，走出一位美丽端庄的女人。从她戴着的首饰和穿着的服饰看，如到庙里拜谒一般。她来到殿堂朝西边站好，与韦安道迎面而视。她就是方才在慈惠西街飞伞下见到的那个女人。宫监唱念道：“后土夫人，按冥间的定数应当婚配了！”他让韦安道揖

拜，夫人接受了；夫人揖拜，韦安道也接受了，就像人世间行的宾主之礼。接着，脱去礼服，二人对坐在席上，前面见到的那十几个美丽的女人，也列坐在他们身边。一边奏乐一边饮酒吃饭，一直到傍晚才完事。韦安道就在这天晚上，与后土夫人结为夫妻，并发现她竟还是个处女。就这样一共住了十多天，韦安道所穿所吃，全都像住在帝王家中一般。夫人终于对韦安道说：“我做了你的妻子，可你有父有母，没告诉他们就娶了我，这不能称为有‘礼’吧？我愿意跟你一块回去，拜见尊敬的公婆，完成我做媳妇的礼仪，这是一件幸事呵。”韦安道说：“好。”后土夫人于是命令手下人准备车马，当天就准备停当了。后土夫人坐着黄牛拉的车，车上由黄金和美玉装饰一新，就是人世间所说的库车呵。车上有飞伞遮盖，后面跟着众多的侍从，如同在慈惠西街见到的一样。韦安道骑着马，跟在车的后面朝前走。韦安道身旁的侍从也有十个人，全是些作材官和太监之流。走了十多里，有人便陈设帷帐以供行旅，如同建起一座红色的大幕城。女官们站在后面，就象宫中一样摆上酒宴。夫人随即回到陈设的帷帐中，让韦安道跟她住在一起，所吃的食品相当精美。有顷，又向前走。夫人下令把跟随而来的车马人员，减十分之七八。接着又走了三五里地，夫人再次下令减掉随从人员。等到了建春门时，夫人身边还有二十骑人马，如君王出游。当天进了洛阳城，快到韦安道家时，韦安道先行一步，家里人对他的车马和衣服颇感惊异。韦安道立即去拜见父母。二位亲人见状，惊愕地张大嘴巴，且张了好久，对他说：“一个多月，没有见到你了，你近来可否平安、舒心？”韦安道再次跪拜并且直言相告：“我无意之中被一家人强迫成婚。”并说新婚妻子已经到了，因此先来禀告父母一声。父母

吃了一惊，刚要继续发问，车马已到前门。随即有几十个侍婢及太监，从正门外铺进来绣着花草的丝席，一直铺在庭前，并把一些绿屏风、画卷、帷帐布置于堂上，左右各安放一个用细绳编的坐榻，请韦安道的父母迎面而坐。接着又在门外安置两个锦绣的屏幕，用以遮蔽风尘或外人的视线。后土夫人穿着礼服，垂着珮玉款款而入，行新媳妇拜见公婆的大礼。然后，献上一大批绿玉黄金绫罗绸缎，共有十几箱，作为见面礼，放在公婆面前。接着，韦安道的兄弟姐妹各家人，也都得到了礼物。公婆终于说：“请儿媳住在东院吧。”随即，又有一些侍婢太监，拿着帷帐屏风等装饰物，安放在东院，布置得十分周密，讲究。后土夫人和韦安道便住了进去。韦安道的父母都感到十分忧虑可怕，不知道这位儿媳妇是从哪里来的。当时，武则天后临朝执政，法令十分严酷，他们担心发生祸事连累自己，就把这件事向则天皇后禀报了并请求赐罪。则天皇后说：“这一定是住在深山老林中的鬼怪了。你不要害怕，我有九思、怀素两位神僧，他们出身佛门，有很高超的法术，能够为你除掉此妖。”于是，她派九思、怀素随韦安道之父韦真前去。这两位和尚说：“这不过是深山中的鬼怪或狐狸精之类，用法术除掉它是很容易的。你应当先让这位新媳妇在院中安排好饭菜，放好坐椅，告诉她我们明天就去。”韦真回到家中，全按照那两个和尚说的让新媳妇去做，新媳妇答应下来，立即准备饭菜，布置坐椅，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。第二天，两个和尚到了，吃完饭端端正正地坐好，请求说要与新媳妇见见面，准备施展巫术。新媳妇很快就来了，也向这两位和尚致礼问候。忽然，这两位和尚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要害，趴在地上连连自称有罪，眼角和鼻孔都流出血来。他们急忙跑回宫中，把这

件事如实讲给则天皇后听。则天皇后再三询问，两位和尚回答说：“我们以为所要咒服的，不过是深山中的鬼怪罢了，却不知竟这么厉害！这东西不知道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，想必是制服不了啦。”则天皇后说：“有位正谏大夫叫明崇俨，他用太一异术可以制服天地间各位神仙，这一招一定好使。”随即召见明崇俨。明崇俨对韦真说：“你可以在今天晚间，在你所住的房间里，洁身静心，虔诚地坐好。等到新媳妇所居住的房顶上出现什么异物时，你要留心观察。那异物打胜了则已，倘若打不胜，就得再想别的办法制服她。”韦真照他所说的去做了。第一天晚上，他看见有个奇怪的东西如同一朵云彩，闪着雷电般的红光，从明崇俨家里飞跃而来，径直落在新媳妇屋顶。忽然，这仿佛被什么扑灭，因而便看不见了。韦真派人去儿媳房中侦察，只见她平安如常。第二天晚上，他又看见一个怪物从明崇俨家中飞跃而出，像一条红色的龙，张牙舞爪地喷着毒气，发出的声音如同群鼓齐敲，驾着黑云闪着光亮，落到儿媳的屋顶。又仿佛被什么东西扑了一下，它像鹿那样叫了几声便不见了。韦真派人再去儿媳房中侦察，又跟上次一样平安如常。第三天半夜，韦真又看见有个怪物长着红头发和锯齿般的牙，坐在铁轮上，铁轮闪烁着光芒，它乘着滚动的雷声，像公野鸡那样呼叫着而来，落到儿媳的屋顶。结果，又仿佛遭到什么东西的扑杀，它连称自己“有罪有罪”而销声匿迹。随即天就亮了。韦真又惊诧又害怕。不知道明崇俨之计如何，便把自己所见又对他讲了。明崇俨说：“前几次我所做的法术，是‘太一符篆法’呵，凭空就可制服狐精之类的鬼怪；现在既然不见效果，那只好另想办法了。于是便设坛举行禱神的祭礼，召来八维之天和厚重之地间所有主管山川河流、荒丘水木的

鬼怪，从数字上看一个都不缺。明崇俨疑惑不解。第二天，又召来人世与天界间八极之神，结果也是一个不缺。明崇俨说：“神仙变鬼怪做坏事的，我能够制服它；可现在神仙全部在位，那我可就不知道它究竟是怎么回事了。”他请求先见这新媳妇一面试探试探。韦真便让儿媳在院中摆好饭菜，宴请明崇俨。明崇俨来后便入座，提出要看一看新媳妇。韦真的儿媳妇刚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，正要朝明崇俨跪拜时，他也忽然像被什么东西击中要害，猛然倒在地上。明崇俨连称有罪并请求饶命，眼角和鼻孔的血喷流到地上。韦真更加惊恐害怕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于是，他的妻子对他说：“连九思、怀素和明宗俨都不能制服她，拿她有什么办法？听说，当初咱们的儿子刚跟她成婚时，都叫她后土夫人。那几位虽然使出人世间的各种法术，也未能把这个后土夫人制服。现在，我看她与咱们安道恩恩爱爱，颇合夫妻之道，再说也很相配……能否让安道去跟她说说试试，请她自己主动离去，也许能行吧？”韦真当即让安道向妻子道歉说：“我出身寒门，而你做为尊贵的神女，今天与我结为夫妻，我感到十分幸运，但却实在配不上你呵。再说，则天皇后法令甚为严酷，我怕因此而祸及全家。为替父母考虑，希望你能够暂且回去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妻子泪流满面地说：“我有幸得到你作为自己的丈夫，十分高兴，准备好侍奉公婆，好好行妇道，最要紧的是服从公婆的意志。现在公婆既然有话，我怎敢不听？好吧，我今天就摆驾回宫。”随即，她按照礼节来到堂前向公婆告辞，并请求说：“我一个新婚女子，不敢独自回去，希望韦郎能陪我一块儿走。”韦真听她这样说很高兴，当即答应下来。后土夫人就和韦安道一起出发了。到了建春门外，开始跟去的车马侍从也全赶来了，夫人住的都城

里仆使卫兵全跟从前一样。回城后的第二天，后土夫人穿着礼法规定的服装，坐在大殿之上，像皇帝上朝的样子。接着，就看见一些奇形怪状的异人上前朝拜。走在最前面的那几个人有一丈多高，全戴着华丽的帽子，佩着长剑，穿着朱紫色的衣服，说是四海之内的山神、洞神、河神和海神。接着有几千人走上前去，说是各个山林中的树木之神。一会儿，天下各国的君王全到了。这时，韦安道于妻子坐椅的旁边，放了一张小坐榻。后土夫人让他坐在上面，认真观看。因为最后上来一个人，自称是大罗天女，韦安道一看，原来是财天皇后呵。后土夫人于是笑着对韦安道说：“这是你们国家的君主，你暂时回避一下。”她让韦安道走进殿后的小屋。随即，则天皇后拜倒在殿下，大礼行得十分恭谨。夫人便请天后上前，天后推辞几次然后登上大殿，又朝夫人拜谢而坐。夫人对天后说：“我因为命中定数和你们国内一个叫韦安道的人结为夫妻，现在天数已尽，自然应当离异。但是，我不能对他无情。这个人命苦而无长寿。我住在他的家中，本想给他延长三百年的阳寿，并使他升至三品官。可我被他的父母逼迫，不能够在人世间久住，因此没办法把他的这两件事情完成。今天有幸看到你来此，那么就请你给他五百万钱，再给他个五品官吧。官职不能超过五品，高了恐怕他难以胜任……韦安道命薄呵！”于是，后土夫人把韦安道叫出来，教他拜见则天皇后。夫人又对天后说：“这人是天女的部属呵，应当受他一拜。”天后进退两难，神情不大愿意地接受了韦安道的礼拜，应允下来之后转身离去。夫人对韦安道说：“因为你善于绘画，所以我想让你的技艺提高一步，以至能够千古留名。”接着，她把韦安道安置在一座小殿堂内，派人设置帘帐帷幕，将自古以来的帝王及功臣中的佼佼者

召至面前，让韦安道画像。一共过了一个多月，这些人的容貌全被韦安道描画下来，集成了整整二十卷。于是，韦安道请求离去，夫人派了车马，于都城西边，派人安设饯行的帷帐和席筵，与安道诀别。夫人拉着韦安道的手泪流满面，情意绵绵不能自己，并赠送不少金玉珠宝，让他满载而归。韦安道回到洛阳，刚进建春门，就听见金吾传令说：“天后派人在洛阳城里寻访韦安道，已经快一个月了。”韦安道急忙进宫拜谒天后。天后坐在一座小殿里接见了，并将自己不久前作的一个梦向他述说了一遍，与安道所讲的完全相同。当即，她便任命韦安道为魏王府长史，赐赏五百万钱。她拿过韦安道所画的帝王功臣图仔细观赏一番，认为与秘阁中所珍藏的旧画图完全一样。韦安道的那些画一直流传到现代。武周天策年间，韦安道竟然死于长史任上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 神十

杜鹏举 河东县尉妻 三 卫 李 湜  
叶净能 王昌龄 张嘉佑

### 杜鹏举

景龙末，韦庶人专制。故安州都督赠太师杜鹏举，时尉济源县，为府召至洛城修籍。一夕暴卒，亲宾将具小殓。夫人尉迟氏，敬德之孙也，性通明强毅。曰：“公算术神妙，自言官至方伯，今岂长往耶？”安然不哭。泊二日三夕，乃心上稍温，翌日徐苏。数日方语云：“初见两人持符来召，遂相引徼安门出。门隙容寸，过之尚宽。直北上邙山，可十余里，有大坑，视不见底。使者令入，鹏举大惧。使者曰：“可闭目。”执手如飞，须臾足已履地。寻小径东行，凡数十时，天气昏惨，如冬凝阴。遂至一廨，墙宇宏壮。使者先入。有碧衣官出，趋拜颇恭，既退引入。碧衣者踞坐案后，命鹏举前，旁有一狗。人语云：“误姓名同，非此官也。”笞使者，改符令去。有一马，半身两足，跳梁而前曰：“往为杜鹏举杀，今请理冤。”鹏举亦醒然记之，诉云：“曾知驿，敕使将马令杀，非某所愿。”碧衣命吏取按，审然之，马遂退。旁见一吏，挥手动目，教以事理，意相庇脱。所证既毕，遂揖之出。碧衣拜送门外。云：“某是生人，安州编户。少府当为安州都督，故先施敬，愿



自保持。”言讫，而向所教之吏趋出，云：“姓韦名鼎，亦是生人。在上都务本坊，自称向来有力，析钱十万。鹏举辞不能致。鼎云：“某虽生人，今于此用纸钱，易致耳。”遂许之。亦嘱云：“焚时愿以物籍之，幸不著地，兼呼韦鼎，某即自使人受。”鼎又云：“既至此，岂不要见当家簿书。”遂引入一院，题云户部。房廊四周，簿帐山积。当中三间，架阁特高，覆以赤黄帟帕，金字榜曰《皇籍》。余皆露架，往往有函，紫色盖之。韦鼎云：“宰相也”。因引诣杜氏籍，书笺云《濮阳房》。有紫函四，发开卷，鹏举三男，时未生者，籍名已具。遂（遂原作述。据明抄本改。）求笔，书其名于臂。意愿踟蹰，更欲周览。韦鼎云：“既不住，（住原作往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亦要早归。”遂引出，令一吏送还。吏云：“某苦饥，不逢此便，无因得出。愿许别去，冀求一食。但寻此道，自至其所，留之不可。”鹏举遂西行。道左忽见一新城，异香闻数里。环城皆甲士持兵。鹏举问之，甲士云：“相王于此上天子，有四百天人来送。”鹏举曾为相王府官，忻闻此说。墙有大隙，窥见分明，天人数百，围绕相王。满地彩云，并衣仙服，皆如画者。相王前有女人，执香炉引。行近窥谛，（谛原作帝。据明抄本改。）衣裙带状似剪破，一如雁齿状。相王戴一日，光明辉赫，近可丈余。相王后凡有十九日，垒垒成行，大光明皆如所戴。须臾。有绋骑来迎。甲士令鹏举走，遂至故道，不觉已及徽安门。门闭闲过之，亦如去时容易。为群犬遮啮。行不可进。至家，见身在床上，跃入身中，遂寤。臂上所记，如朽木书，字尚分明。遂焚纸钱十万，呼赠韦鼎。心知卜代之数，中兴之期，遂以假故，来谒睿宗。上握手曰：“岂敢忘德？”寻求韦鼎，适卒矣。及睿宗登极，拜右拾遗。词云：“思入风雅，灵通鬼神。”敕宫人

妃主数十，同其妆服。令视执炉者。鹏举遥识之，乃太平公主也。问裙带之由，其公主云：“方熨龙袞，忽为火迸，惊忙之中，不觉薰带，仓惶不及更服。”公主唏嘘陈贺曰：“圣人之兴，固自天也。”鹏举所见，先睿宗龙飞前三年。故鹏举墓志云：“及睿宗践祚，阴鹭祥符。后圣期于化元，定成命于幽数。”后果为安州都督。（出《处士萧时和作传》）

唐代中宗末年，韦后专权。已故太师杜鹏举获安州都督的名号。当时，杜鹏举在济源县任县尉，被州府召进洛阳城整理古籍。一天夜里，他突然亡故，亲戚朋友准备为他沐浴更衣，他的夫人出面阻止。他的夫人姓尉迟，是尉迟敬德的孙女，性格通达开明且坚强刚毅。她说：“我的丈夫平时神机妙算，自己说能够成为诸侯领袖那样的官，今天怎么会死呢？”她泰然自若甚至没有哭。过了两日三夜，杜鹏举的心窝有了热气；第二天天亮时终于苏醒过来。几天之后，他才对人们说出梦中情景。开始，只见两个人拿着符节来召他，于是他们在他们的引导下从徽安门走了出去。那门缝只有一寸多，走过时却觉得很宽。他们一直向北上了邙山，大约走出十余里地，见到一个大洞，深不见底。那两位使者让杜鹏举进去，他颇为恐惧。使者们说，你可以闭上眼睛。他们拉着他的手，如同飞翔一般，一会儿脚已着地。沿着小道向东走，一共行了几十里，天空变得昏昏惨惨，如冬季里凝固般的阴天。随即来到一座官府前，只见那城墙和屋宇十分宏伟壮观。两位使者先走了进去。一会儿，有位穿绿衣服的官员走了出来，十分恭敬地向杜鹏举迎拜，然后退到一旁引他入府。这位穿绿衣服的官员

坐在案桌后，让杜鹏举走上前去，他的身旁有一只狗。有人对绿衣官员说：“错了错了，虽然同姓同名，但要请的不是这位官员呵！”绿衣官员令人用板子笞打使者，然后改了符节让他们下去。这时，有一匹半个身子、两条腿的残马，腾跃跳动挪到前面，说：“当年我被杜鹏举杀死，今天请大人作主，为我申冤。”杜鹏举也清醒过来想起了那件事，申诉说：“我曾经当过驿夫，遵敕命将马杀死，这并不是我自愿的呀！”绿衣官让小吏拿出案卷，审视起来，那匹残马随即退下。旁边，走出一个小吏，朝杜鹏举挥手挤眼，教他应付此事的办法，那意思是想庇护于他，使他得到解脱。案子审理完了，杜鹏举朝绿衣官员揖拜后走出来；绿衣官员也还礼送到门外，说：“我是生人，户籍在安州。将来，你能做安州都督，因此我先向你施礼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”说完，便把那位教杜鹏举应付办法的小吏喊出来，说他姓韦名鼎，亦是个生人，住在京都长安的务本坊。他自称家中一向颇有财力，祈告要十万钱。杜鹏举与他推辞不能相送。韦鼎说：“我虽然是生人，今天在这里用冥间的纸钱，容易收到呵。”杜鹏举遂应允下来去他家通知。韦鼎嘱咐说，“烧纸的时候，希望能用什么东西装着，不要让它着地，一边烧一边喊我的名字，我当即派人去取。”韦鼎又说：“你既然来到此地，难道不想看看你们家的簿册和文书吗？”随即领杜鹏举来到一个院内，门口写着：“户部”字样。这里房间和走廊上，簿册帐本等物堆积如山。当中的三间房子里，阁板搭得相当之高，覆盖着红黄色的帏幔和帕布，镶金的榜上写着“皇籍”二字。其余的架子全露在外面，往往是用紫色的封套盖着。韦鼎说：“这些都是宰相呵。”接着，韦鼎领他来到杜氏家族的籍册旁，只见册签上写着“濮阳房”三个字，上面有四个紫

色的封套。打开卷册，只见上面写着杜鹏举有三个儿子，当时还有没生下来的，籍册上却也有名字。杜鹏举立即要来一支笔，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了胳膊上。他本想再徘徊一会儿，将四周的籍册都看一看。韦鼎说：“你既然不想在这里住下，那就干脆早点回去吧。”随即把杜鹏举领出来，让一名小吏送他回家。小吏说：“我十分饥饿，不大方便，不能送你了。希望你准许我不去，好好吃一顿饱饭。只要沿着这条道，你自己就可以回到家，千万别留下来。”杜鹏举随即向西而行。走着走着，道旁忽然闪出一座新城，异常的香气散发出来，几里之外就能够闻到。城的四周全是拿着兵器、穿着盔甲的兵士。杜鹏举上前询问，兵士说：“相王李旦在这里当上了天子，现有四百个神仙来送他。”杜鹏举曾经在相王府中做过官，听他这样一说十分欣喜。城墙有道大缝子，杜鹏举看得非常清楚。天上的神仙一共有好几百人，紧紧围绕在相王周围，他们穿着仙衣，脚下一片彩霞，全跟画上画的一样。相王的前面有几位女子，端着香炉在前引路。走到近前，杜鹏举仔细窥视，只见那几位女子的衣服和裙带像剪开了似的，都如同雁齿的形状。相王头顶一轮太阳，光芒万丈，明亮辉煌，离他只有一丈多高。相王身后一共还有十九轮太阳，重叠成行，赫赫耀眼，全跟他头顶的那轮一样。一会儿，有穿厚绸袍的甲士骑马来迎接相王。这时，穿盔甲的士兵让杜鹏举赶紧走。他随即回到原来那条路上，不知不觉到了徽安门。大门关着，只好从门缝里钻，想不到竟跟出来时那么容易。一群狗拦住去路，不停地咬，使他行进不得。好不容易回到家，只见自己的身子还躺在床上呢。他的灵魂刚扑到身体上，随即醒来。看看胳膊上记的儿子的名字，如同画在朽木上一样，但还看得清楚。当即，他烧了十万

纸钱，一边一烧一边说是送给韦鼎的。心里计算着李氏中兴的日期。他借一个理由来拜谒睿宗。睿宗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怎么敢忘记你的恩德呢？”于是寻访韦鼎，不巧他刚刚死去。到睿宗登基之后，拜杜鹏举为右拾遗，并为他题词道：思入风雅，灵通鬼神。睿宗下令让几十个宫娥妃子，一同化妆舞蹈。并让杜鹏举看那位手拿鑑的那个人。杜鹏举远远就认出来了，她就是太平公主呵。他上前问她的衣服是怎么搞的，太平公主说：“刚刚熨好的龙袍，忽然被火烧了，惊慌匆忙之中，不知不觉裙带也点着了，仓惶之中便没有来得及换衣服。”太平公主感叹不已地上前祝贺其兄道：“圣人的兴达，一般都是来自于天上呵！”杜鹏举所看见的，是在睿宗皇帝登基前三年。因此，他的墓志铭上写道：待睿宗即位时，恰与他在阴间所见一致。他在阴间就知道皇帝登基的日子，真是定天命于幽冥之间。后来，他果然成为安州都督。

## 又

一说，鹏举得释，复入一院，问帘下者为谁，曰：“魏元忠也。”有顷，敬挥至，（至原作入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下马，众接拜之。云是大理卿对推事。见武三思著枷、韦温、宗楚客、赵履温等著锁，李峤露头散腰立。闻元忠等云：“今年大计会。”果至六月，诛逆韦，宗赵韦等并斩，峤解官归第，皆如其言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还有这样一种说法。杜鹏举被解脱之后，又进了一个院子，

他问帘下坐着的人是谁，回答说是魏元忠呵。有顷，敬挥到了，跳下马来，众人上前迎拜。说是掌管审判的大理寺卿对推事。他看见武三思戴着刑枷，韦温、宗楚客、赵履温等人戴着锁链，还看见李峤光着脑袋，连腰带也没有扎呆呆地站在那儿，并听魏元忠等人说：“今年大聚会呀！”果然到了六月，韦后被杀，宗楚客、赵履温和韦温也一并被斩，李峤被罢官归家，全都跟他说的一样。

## 河东县尉妻

景云中，河东南县尉李某，妻王氏，有美色，著称三辅。李朝趋府未归，（未原作来。据明抄本改。）王妆梳向毕，焚香闲坐，忽见黄门数人，御犊车，自云中下至堂所，王氏惊问所以。答曰：“华山府君，使来奉迎。”辞不获放，（放愿作于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仓卒欲去，谓家人曰：“恨不得见李少府别。”挥泪而行，死于阶侧。俄而彩云捧车浮空，冉冉遂灭。李自州还，既不见妻，抚尸号恸，绝而复苏者数四。少顷，有人诣门，自言能活夫人。李罄折拜谒，求见卫护。其人坐床上，觅朱书符。朱未至，因书墨符飞之。须臾未至，又飞一符。笑谓李曰：“无苦，寻常得活。”有顷而王氏苏。李拜谢数十，竭力赠遗。人大笑曰：“救灾恤患，焉用物乎？”遂出门不见。王氏既悟，云：“初至华山，见王，王甚悦。列供帐于山椒，与其徒数人欢饮。宴乐毕，方申缱绻，适尔杯酌，忽见一人，乘黑云至，云：“太一令唤王夫人。”神犹从容，请俟毕会。寻又一人乘赤云，大怒曰：“太一问华山何以辄取生人妇？不速送还，当有深谴。”神大惶惧，便令送至家。（出《广

## 异记》)

唐人睿宗景云年间，南边河东县县尉李某的妻子王氏，颇有几分姿色，在陕西中部地区出了名。李某早晨去州府办公事尚未回来，王氏梳妆完了，正焚香闲坐时，忽然看见有好几个黄门侍郎，赶着小牛车，从云朵里下到房前站定。王氏惊恐地上前询问他们要干什么，回答说：“我们是华山府君派来迎接你的，你不想去也得去。”急忙就要把她带走。王氏对家人说：“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李县尉，不能和他告别了！”她挥泪而行，转身死在台阶旁边。俄顷，彩云驾起小牛车，缓缓升起，腾空而去。李某从州府回来，便摇晃着她的尸体号啕恸哭。他一连哭死过去好几次，都被喊醒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人进门来，说自己能够把夫人救活。李某把腰弯到最大限度向他拜谒，求他救护，那人坐到榻上，找红颜料画符，没有找到；于是便用墨汁画了一道符，抛了出去。有顷，未见效果，他又画了一道符抛了出去，笑着对李某说：“不要担心，一会儿她就能活过来。”有顷，王氏终于苏醒过来。李某向那人连拜几十下，并尽其所能赠送不少礼品。那人大笑一声说：“救灾除患，还用得着这些东西吗？”随即一出门就不见踪影。王氏醒悟了，说：“我刚到华山见到府君，他很高兴，把帷帐置于山顶，和他手下一些人畅饮起来。酒宴舞乐结束之后，他正要与我缠绵喝交杯酒时，忽然只见一个人乘着黑云而来，说道：‘天神让我来找王夫人。’府君还很从容镇定，让他等婚礼完毕之后再说。旋即，又有一个人乘着红云而至，大怒道：‘天神问华山府君为什么要娶活人的妻子呢？不快点送回去，必受严

惩！’府君十分惶恐害怕，便派人把我送回了家。”

### 三 卫

开元初，有三卫自京还青州，至华岳庙前，见青衣婢。衣服故恶。来白云：“娘子欲见。”因引前行。遇见一妇人，年十六七，容色惨悴。曰：“己非人，华岳第三新妇，夫婿极恶。家在北海，三年无书信，以此尤为岳子所薄。闻君远还，欲以尺书仰累，若能为达，家君当有厚报。”遂以书付之。其人亦信士也，问北海于何所送之，妇人云：“海池上第二树，但扣之，当有应者。”言讫诀去。

及至北海，如言送书。扣树毕，忽见朱门在树下，有人从门中受事，人以书付之。入顷之，出云：“大王请客入。”随行百余步，后入一门，有朱衣人，长丈余，左右侍女数千百人。坐毕，乃曰：“三年不得女书。”读书大怒，曰：“奴辈敢尔！”乃传教，召左右虞侯。须臾而至，悉长丈余，巨头大鼻，状貌可恶。令调兵五万，至十五日，乃西伐华山，无令不胜。二人受教走出。乃谓三卫曰：“无以上报。”命左右取绢二疋赠使者。三卫不说，心怨二疋之少也。持别，朱衣人曰：“两绢得二万贯，方可卖，慎无贱与人也。”

三卫既出，欲验其事，复往华阴。至十五日，既暮，遥见东方黑气如盖。稍稍西行，雷震电掣，声闻百里。须臾，华山大风折树，自西吹云，云势益壮，直至华山。雷火喧薄，遍山涸赤，久之方罢。及明，山色焦黑。

三卫乃入京卖绢。买者闻求二万，莫不嗤骇，以为狂人。后



数日，有白马丈夫来买，直还二万，不复踌躇，其钱先已锁在西市。三卫因问买所用。丈夫曰：“今（今原作公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以渭川神嫁女，用此赠遗。天下唯北海绢最佳，方欲令人往市，闻君卖北海绢，故来尔。”三卫得钱，数月货易毕，东还青土，行至化阴，复见前时青衣云：“娘子故来谢恩。”便见青盖犊车，自山而下，左右从者十余辈。既至下车，亦是前时女郎，容服炳焕，流目清眇，迨不可识。见（见字原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三卫，拜乃言曰：“蒙君厚恩，远报父母。自闹战之后，恩情颇深，但愧无可仰报尔。然三郎以君达书故，移怒于君，今将五百兵，于潼关相候。君若往，必为所害，可且还京，不久大驾东幸，鬼神惧鼓车，君若坐于鼓车，则无虑也。”言讫不见。三卫大惧，即时还京。后数十日，会玄宗幸洛，乃以钱与鼓者，随鼓车出关，因得无忧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玄宗开元初年，有个当三卫的官员从长安回青州。到华山岳庙前，看见一个青衣婢女，衣衫破烂不堪，上来对他说道：“我们娘子想见你一面。”于是在前面引路，来到一位夫人面前。她十六七岁，脸色憔悴，神情黯然。她对三卫说：“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本不是人呵。我现在是华山府君的第三个儿子的娘子，丈夫十分凶恶。我的家住在北海，三年没有得到书信了。因为这个，我特别被华山府君的儿子看不起——听说你自远处还家，想捎封书信回去，劳驾你了！如果能把书信送到，家父必有重谢。”随即，把书信交给了他。三卫也是位讲信义的人呵，当即就问在北海的什么地方才能把信送到。夫人说：“你找到海边的第二棵树，

只要用力一敲，就会有人出来的。”说罢告别而去。三卫来到北海，照那夫人所说的去送信。敲完了海边的第二棵树，忽然看见树下有一道红门，有人从门中探出头来问他何事。他把书信交给了守门人。守门人进去片刻，便出来说：“大王请客人进去。”三卫跟着他走了一百多步，又进了一道门。迎面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，一丈多高，周围的侍女成千上百。穿红衣服的人请三卫坐下后，便说：“三年没有得到女儿的书信了！”他看完书信，大怒说：“这奴才的胆子也太大了！”于是传令召左右虞候上殿。不一会儿，二位虞候奉命赶到，他们都一丈多高，巨头大鼻子，相貌十分丑陋可怕。大王命令他们调集五万兵马，到十五日那天，向西进军讨伐华山。一定要取胜。二位虞候领命走出来，又对三卫说：“没有什么报答你的，大王让我们拿二疋绢布赠送给你。”三卫不大高兴，心想这二疋绢布也太少了吧？握别时，大王说：“两疋绢布给两万贯，你才能卖，千万不要降价卖给人家呵。”三卫走上岸来，想验证一下这件事，便又向华山走去。到了十五日这天傍晚，他远远看见东边黑云如车篷一般，缓缓西行，电闪雷鸣，百里之内都可以听到。一会儿，华山上刮起狂风，把大树都折断了。从西边吹来乌云，那乌云越来越浓，直奔华山而去。雷火喷射不已，遍山一片通红，连山泉都烤干了。闹了很长时间方才罢休。等到第二天天亮时，只见山色由翠绿变成了焦黑。见状，三卫就进京城去卖绢布。买主们一听说要二万贯钱，没有不吃惊并嘲笑的，认为他是个疯子。几天之后，有位骑白马的汉子来买，毫不犹豫，一下子就给了他二万贯钱。这笔钱早就在西市里锁着呢。三卫便问他买这绢布干什么用，汉子说：“今天，渭川之神嫁女儿，我想用它送礼。天底下只有北海的绢布为最好，刚才派人

已去市场转了一圈。听说你在卖北海的绢布，我所以就来了。”三卫得到了二万贯钱，几个月之内，他又用这钱做了几笔买卖。东归回青州时，行到华山脚下，又看见当初那个青衣婢女，向他说道：“我们娘子向你谢恩来了！”这时，只见一辆带篷的小牛车自山而下，左右跟着十几个随从。来到跟前下车，走出一个人，又是当初那位年轻的夫人。她服饰一新，容光焕发；目光顾盼，清澈有神。三卫望着她都有点认不出来了。她见到三卫，便拜谢说道：“蒙你的厚恩，把我的书信送给了远方的父母。自开战之后，我们夫妻间的感情有了好转，且日见深厚。惭愧的是没有什么报答于你呵。另外，我的丈夫由于你送书信的原因，迁怒于你，今天派出五百兵马，正在潼关等着你呢！你如果再往前走，必然遇害，可以暂且回到长安。不久，皇帝将去东方巡幸，鬼神都害怕鼓车，你如果坐在鼓车上，就不用担心了。”说完，她便不见了。三卫大吃一惊，十分恐惧，立即回到长安。几十天之后，正赶上玄宗皇帝去洛阳巡幸，他就用钱买通了推鼓车的人，随鼓车出了潼关，果然没有遇害。

## 李 湜

赵君李湜，以开元中，谒华岳庙。过三夫人院，忽见神女悉是生人，邀入宝帐中，备极欢洽。三夫人迭与结欢，言终而出。临诀谓湜曰：“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，岳神当上计于天。至时相迎，无宜辞让。今者相见，亦是其时，故得尽欢尔。”自尔七年，每悟其日，奄然气尽。家人守之，三日方悟。说云：“灵帐璫筵，绮席罗荐。摇月扇以轻暑，曳罗衣以纵香。玉珮清冷，香

风斐亹。候湜之至，莫不笑开星靥，花媚玉颜。叙离异则涕零，论新观则情洽。三夫人皆其有也。湜才伟于器，尤为所重。各尽其欢清。及还家，莫不惆怅呜咽，延景惜别。”湜既寤，形貌流浹，辄病十来日而后可。有术者见湜云：“君有邪气。”为书一符。后虽相见，不得相近。二夫人一姓王一姓杜，骂云：“酷无行，何以带符为？”小夫人姓萧，恩义特深，涕泣相顾，诫湜三年勿言。言之非独损君，亦当损我。湜问以官，云：“合进士及第，终小县令。”皆如其言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赵郡有个人叫李湜，他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去拜谒华岳庙。经过“三夫人院”时，忽然看见那几位神女全活了，并把他邀请到宝帐里，尽情欢乐，且十分和睦融洽。三位夫人依次与他交欢，结束之后才从院中走出。临别时，三位夫人对他说：“每年七月七日到十二日，庙神都上天去筹划事情，到时候我们在此迎候你，千万不要推辞。今天咱们相会，也是在庙神上天的日子，因此才能尽情欢乐呵。”从此一连七年，每逢庙神上天之日临近时，李湜就会忽然气绝，家人守在身边，三天之后才能醒来。醒来之后他说：“宝帐内备好了包括海龟在内的酒菜，地上衬垫着绮丽的席子。三位夫人摇动着月扇以消暑气，拖曳着丝裙任香味四处飘散。她们身上的玉珮闪着清凉的光，香风很浓烈。她们都在等待着我。我到了之后，她们都扬起笑脸，玉颜如花一般娇媚。谈起离别之情，她们都热泪盈眶；说到重逢的喜悦，盛情则更加融洽，难舍难分。我的才华高于我的容貌，这一点尤其被她们看重。我与她们各尽欢情。待等回到家中，便惆怅地哭泣起来。那情景，

怎不使我依依惜别？”每次他醒来之后，形貌憔悴，汗流浹背，总是病个十来天才能好。有位法师见到李湜后说：“你身上有邪气呵。”便为他画了一道符，带在身上。后来，他虽然还能够看到那三位夫人，却不能相近相亲。一位姓王的和一位姓杜的两位夫人骂道：“你冷酷而又缺德，为什么要带符前来？！”那位最小的夫人姓萧，与李湜恩义深厚，望着他哭泣不止，并告诫他说：“你三年之内不要把此事说出去，否则不仅要损害你自己，也会伤害我们。”李湜问自己能不能当官，她说：“你应该以中进士及第，但最终只能当个小县令而已。”后来，全跟她说的一样。

## 叶净能

开元初，玄宗以皇后无子，乃令叶净能道士，奉章上玉京天帝，问：“皇后有子否？”久之章下，批云“无子”，迹甚分明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开元初年，由于王皇后没有生儿子，玄宗皇帝便让叶净能道士写一奉章，呈送天帝起居的玉京，问皇后今生有没有儿子。过了好长时间，奉章批复下来，上写：无子。那字迹十分清楚。

## 王昌龄

开元中，琅琊王昌龄，自吴抵京国。舟行至马当山，属风便，

而舟人云：“贵识至此，皆令谒庙。”昌龄不能驻，亦先有祷神之备。见舟人言，乃命使赍酒脯纸马，献于庙，及草履致于夫人。题诗云：“青骢一匹昆仑牵，奏上大王不取钱。直为猛风波滚骤，莫怪昌龄不下船。”读毕而过。当市草履时，兼市金错刀一副，贮在履内。至祷神时，忘取之。昌龄至前程，求错刀子，方转其误。又行数里，忽有赤鲤鱼，可长三尺。跃入昌龄舟中。呼使者烹之。既剖腹，得金错刀，宛是误送庙中者。（出《广博异志》）

唐代开元年间，琅琊郡的王昌龄从吴郡返回京城。船行到马当山时，被大风吹得东摇西晃不能行进。于是，船的主人说：“有贵人来到了这里！”让所有的人都去庙里拜谒。王昌龄不想下船，但先前也做好了祈祷神灵的准备，就对船的主人说：“快派人把酒肉纸马献到庙上，送给庙神，再送一双草鞋给庙神的夫人。”然后，他题了一道诗：“青骢一匹昆仑牵，奏上大王不取钱。直为猛风波滚骤，莫怪昌龄不下船。”读罢这首诗，船便顺利而过。当初王昌龄买草鞋时，同时还买了一把金错刀，放在了鞋内；向神祝祷时，忘了把错刀拿出来，随草鞋一并献了上去。王昌龄向前走了一段，想拿错刀，这才知道有误。又向前行了几里地，忽然有一条三尺来长的红鲤鱼从水面跃起，蹦到王昌龄坐的船上。王昌龄喊仆人烹了它，结果剖开鱼腹一看，里面有把金错刀，仿佛是误献到庙上的那把。

## 张嘉祐

开元中，张嘉祐为相州刺史。使宅旧凶，嘉祐初至，便有鬼崇回祐家，（明抄本崇回祐家作回易家具。）备极扰乱。祐不之惧。其西院小厅铺设，及他食物，又被翻倒。嘉祐往观之。见一女子。嘉祐问女郎何神。女云：“己是周故大将军相州刺史尉迟府君女。家有至屈，欲见使君陈论。”嘉祐曰：“敬当以领。”有顷而至，容服魁岸，视瞻高远。先致敬于嘉祐，祐延坐，问之曰：“生为贤人，死为明神。胡为宵宰幽瞑，恐动儿女，遂令此州，前后号为凶阨，何为正直而至是耶？”云：“往者周室作殽，杨坚篡夺，我忝周之臣子，宁忍社稷崩殒。所以欲全臣节，首倡大义，冀乎匡复宇宙，以存太祖之业。韦孝宽周室旧臣，不能闻义而举，反受杨坚衔勒，为其所用。以一州之众，当天下累益之师。精诚虽欲贯天，四海竟无救助。寻而失守，一门遇害，合家六十余口骸骨，在此厅下。日月既多，幽怨愈甚，欲化别不可。欲白于人，悉皆惧死。无所控告至此，明公幸垂顾盼。若沉骸倘得不弃，幽魅有所招立，则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”嘉祐许诺。他日，出其积骸，以礼葬于厅后。便以厅为庙，岁时祷祠焉。祐有女八九岁，家人欲有所问，则令后白，神必有应。神欲白嘉祐，亦令小女出见。以为常也。其后嘉祐家人有所适，神必使阴兵送出境。兵还，具白送至某处。其西不过河阳桥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开元年间，张嘉祐任相州刺史，刺史的住宅一直闹鬼。

张嘉祐刚搬进去不久，便有鬼魂在他家徘徊，受尽了惊扰。张嘉祐并不害怕。一次，听说西院小厅的陈设及食物又被鬼弄得一塌糊涂，他便赶过去察看。这时，见到了一位陌生女子。张嘉祐问女子是哪里来的神仙，那女子说：“我是南北朝时北周已故大将军——相州刺史尉迟府君的女儿。我家有莫大的冤屈，想向大人陈述。”张嘉祐说：“我应当恭恭敬敬地聆听。”他进屋有顷又走了出来，刚换上官服，仪表堂堂，目光也显得高远有神。那女子先上前向他致礼，他请女子入坐后，问道：“你生前为贤德之人，死后应作贤明之鬼。可你总在昏暗的夜晚胡闹，吓得孩子不敢动弹，结果使全州的人都称这里为凶宅，这样做你还有什么正直善良可言呢？”那女子说：“从前北周将尽，被杨坚篡夺政权。我等愧为周室旧臣，怎忍社稷如此崩溃？所以想保全为臣的气节，率先倡导忠于旧制之大义，寄希望于挽救将亡之国，使宇文太祖开创的大业得以延续。韦孝宽也是西周的旧臣，不但未能响应我父的倡导而行动，反被杨坚用官禄收买，死心踏地为之效力。我们一州军民，抵挡天下累战皆捷的兵马，尽管精诚团结，浩气贯天，但全国竟无一人援助，相州城很快就陷落了。我们被满门杀害，全家六十多口人的遗骨，就埋在这厅下面。时间越长，幽怨越重，想将它化解却不可能。我们早就想向人诉说，然而那些人都被我们吓死了。有冤无处诉，就这样一直等到现在。今天，幸遇大人垂怜顾视，实在是感激不尽。如果我们这些沉年遗骨不被抛弃荒野，我们这些幽魂能得到个栖身之处的话，我们便会把死的那天当成自己生日的。”张嘉祐应允下来。几天之后，他令人掘出遗骨，礼葬于厅后，并将那厅堂改成了庙。每年过年时都要祭祀并祈祷一番。张嘉祐有个八九岁的女儿，家里人有什么事要问，就



让她进庙诉说，每次都能得到鬼魂的答复。鬼魂想找张嘉祐说话，也让她的小女儿出面。就这样，她便习以为常。从此以后，张嘉祐家中有人出门办事，那神灵必定派阴兵护送出门。阴兵回来后，都要报告送到什么地方——当然，最西面也不能越过河阳桥。